
葉聖陶集

叶圣陶集

第一卷



穷愁
隔膜
火灾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 圣 陶 集

第一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25 插页14 字数228,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平装5,000册，精装3,000册）

ISBN 7-5343-0078-9 /I·2

统一书号：10351·017　定价：平装3.20元
精装4.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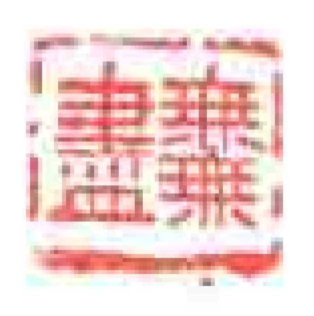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绛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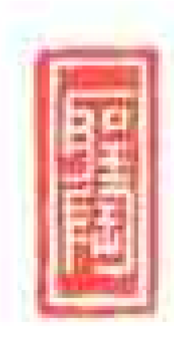
作者像　　　　靳尚谊作
一九八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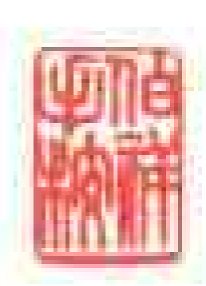


作者和编者　（摄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叶圣陶和他的子女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









作者早年刻的印章

得失塞翁馬

襟懷孺子牛

至善撰此聯寄懷語我已久請為書之今日為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余之生日也 聖陶

作者书写的对联，那一天正好八十三岁。

衫履到校弥增快快闻兒童之歡戲聆講課之時
鈴徒生厭倦欠伸隨之没趣極矣獨至鶴園暮于
攜鶴艸堂乃得少舒其意志修髮少年傍鏡自
窺其首盛妝佳麗逢人故正其眸熱客談時涎
珠飛越老翁說古意態橫生吾從旁靜觀皆具
妙相 足下厭游此種園上述諸態倘不厭觀之乎

作者在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的一段。顾先生为《隔膜》写序，引了这一段中的几句话。



作者和夫人胡彩林
一九一九年摄于湖南



《伊和他》——胡墨林抱着叶至善

一九一九年摄于甪直第五高等小学操场上。背景是保圣寺。



作者和沈雁冰（立在右边）、郑振铎（坐在中间）、沈泽民（站在左边）合影。

一九二一年四月上旬摄于上海半淞园



作者和朱自清(坐在中间)、俞平伯（站在右边)、许昂若(坐在左边)合影。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摄于杭州。为俞先生赴美留学饯别。

出 版 说 明

叶圣陶先生今年九十二岁了。我社请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三位同志主编这部《叶圣陶集》，希望这部集子能如实反映叶圣陶先生一生的工作和生活。

《叶圣陶集》包括文学部分（小说、童话、散文、诗歌及其他创作，以及对文学创作的阐说和对作品的评论），教育部分，语文教育部分，出版和编辑工作部分，日记、书信和其他部分。

我社计划在五年内完成这部集子的编辑和出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年11月

目　　录

穷　愁

玻璃窗内之画像…………………………………………3

穷　愁…………………………………………………8

博徒之儿………………………………………………16

贫女泪…………………………………………………21

孤宵幻遇记……………………………………………25

终南捷径………………………………………………29

瓮牖顽梦………………………………………………32

良心上之敌忾…………………………………………37

一贫一富………………………………………………42

某教师…………………………………………………48

灵台艳影………………………………………………51

我心非石………………………………………………57

倚闾之思………………………………………………70

旅窗心影………………………………………………77

春宴琐谈………………………………………………84

隔　膜

这也是一个人…………………………………………99

春　游……………………………………………… 103
两封回信…………………………………………… 106
欢　迎……………………………………………… 109
伊和他……………………………………………… 114
母…………………………………………………… 117
一个朋友…………………………………………… 122
阿　菊……………………………………………… 126
萌　芽……………………………………………… 133
恐怖的夜…………………………………………… 137
苦　菜……………………………………………… 148
隔　膜……………………………………………… 156
阿　凤……………………………………………… 164
绿　衣……………………………………………… 169
小　病……………………………………………… 174
疑…………………………………………………… 177
潜隐的爱…………………………………………… 182
一　课……………………………………………… 192
附录：序（顾颉刚）……………………………… 198

火　灾

晓　行……………………………………………… 211
悲哀的重载………………………………………… 219
脆弱的心…………………………………………… 229
饭…………………………………………………… 234
义　儿……………………………………………… 242

云　翳……………………………………………………251
乐　园……………………………………………………260
地　动……………………………………………………265
旅路的伴侣………………………………………………270
风　潮……………………………………………………281
被忘却的…………………………………………………287
醉　后……………………………………………………296
祖母的心…………………………………………………303
小蚬的回家………………………………………………312
火　灾……………………………………………………315
小铜匠……………………………………………………323
两　样……………………………………………………330
归　宿……………………………………………………338
附录之一：扉页题词（俞平伯）…………………………346
附录之二：序（顾颉刚）…………………………………347
编后记

窮愁



玻璃窗内之画像

陶子晋者，毕业于医学专门学校三年矣。为人潇洒风流，丰姿尤俊逸，皎如玉树临风。去年春，广济医院主人聘之任院务。一时颂声相应，谓陶医生神技，能洞见五脏症结，当是秦越人再世也。主人耳众誉，益重子晋，擢为院长。

子晋常以晨八时莅院，夕则返宿于家。其间距才两巷，故往还恒以步。两巷衔续处，有日本人设山本照相馆。屋颇暗陋，略无缀饰。惟艺术极精，故玻璃窗内陈列之照片几满。顾绝弗整理，靓妆佳丽，傍或骈以衰颜黄耇。行人过之，每驻足凝眸，意谓若个老翁何修获此，乃于画里偎傍香泽也。子晋固终岁经此者，然亦弗之傍睐，某肆某家，且可闭目以数。盖审熟极矣。

一日晨，子晋洗餐既已，匆匆赴院。经山本馆，三数人方指玻璃窗，相与笑语。唾沫飞溅，目迷如醉，狂奴姿态，颇堪发噱。因亦回头顾盼，见窗内新陈一丽者半身画像，像高及窗腰，笔工精妙无伦。丽者云鬟微松，眼波欲滴，柔荑支口，若有所思；御轻罗衫，雅称身材，窄不切肌，宽不飘举。子晋念是谁家女郎呈此色相，吾自具双目，乃未见有美于此者。更思既有此明艳端丽之画像，彼污浊之老儿男子自当摒弃，即馀诸女像亦形粪土。馆主人斥彼进此，固别具美术之

匠心。人谓其不善缀饰，殆犹未当焉。

子晋既到院，坐医室中。客稀事简，辄闭目追念适之所见，以为厥味至甘。顾镂于脑者犹浅，即其忆起也良弗易。精思良久，亦仅得仿佛。忆眉则遗目，记颊而忘唇，欲寻味其全美，苦莫能得。度今夕返家，山本馆阖矣。如愿以偿，其在明晨乎。夕宿于床，犹凝神冥想，冀此画里美人突然现于心目，解佩赠芍，伴此清宵。然何可得耶？

翌日晨起，倍早于常，整理修饰亦倍急。家人弗测其怀，谓殆将诊人家危病也。行尽一巷，山本馆已启，丽者之像犹俨然居窗内。子晋喜极，不欲雾里看花，遂出手巾清其双目，而后振顿全神，注定卿卿谛视。亡何，渐得理解，以为渠侬美丽，摄于双眸，而蛾眉樱口，云发桃腮，复一一足以副之。第不知含羞凝睇，将何所思耶？画工艳福良堪羡，乃得平视容颜，端相姿态，而调铅研粉，为渠勾描。吾亦吟"甘隶妆台伺眼波"之句。然彼美人心里，何曾知有陶子晋其人哉？

自此子晋到院，必驻山本馆窗前，视画像也。盖未抵窗前，而头已右顾；已抵窗前，而足遽收步，胥成自然之习惯。苟拂此习惯者，心必弗适。而此画像似颇存神秘，迴目偷窥，如窥子晋；澄波送笑，如笑子晋。虽并时观者或数人，而美人似都弗之注及。子晋私心窃喜，画里真真，独垂青眼。所懊丧者，不能令推窗出耳。因此医事之暇，动涉遐想。以为苟侦得美人姓氏里第者，或微有端绪之可寻。顾访诸亲朋，颇难启齿。叩于画里美人，第笑而弗言，意似谓儿家门巷，何劳君知也？

某晨，山本馆弗启。门上新糊召租一纸，浆痕犹湿，谓

照相馆已迁去，欲赁此屋者，可诣主人所论价也。子晋心头大震，双目突张，眼珠几夺眶而出。玻璃窗所障既去，可窥见室内，室内乃空无一物，倩影亭亭，都无痕迹，重来崔护，依旧桃花，人面不知何处去矣。及坐医室中，吁叹频作，精散神越，若丧魂魄，诊视疾病，几忘其襄技。同事谓院长病耶，则漫应之。庭花红绽，绿树阴圆，宏丽之建筑，明净之医室，他人以之发吟情舒怀抱者，子晋当之，都如愁天惨域，黯雾迷云也。明晨到院，犹踯躅空屋窗侧，冀或有遗钏堕钗，留与寻拾耶？然此想亦痴绝已。

俄一肩舆自远来，子晋背空屋窗以避之。舆内坐一女郎、前帘高卷，可望见其鬓发。逮近身，子晋骇然，盖舆中女郎即昨犹居窗内之画中人也。女郎流波一笑，舆已疾驰而去。子晋忽若感电，竟体酥麻。两目如铁受磁，逐舆并远。及舆弗见，始悟已木立街头。视时计，针指八时半。到院后时，破题儿第一遭也。

天女呈身，容光焕艳，子晋虽眼福靡常，已神韵毕得。转嫌山本之画犹多劣笔。微启瓠犀，含情一笑，此又岂画师所得描绘？子晋竭想之殷，竟得领略其真。高唐入梦，嗤其迷离；兜率生天，甘迟十劫矣。

自惊艳后，子晋遂移其所以念画中人者念舆中人。然日来晓途之间，画与舆两皆弗见。顾空屋之明窗，叹物迩而人远；瞩高轩之遥过，借人面其已非。最恨当时，舆夫无赖，乃弗税驾须臾；更恨职务羁人，否则随舆俱去，或可得美人里第。倘渠所居为一角红楼，而绮窗间时有鬟光钗影者，则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相思渴病，岂不因而消除耶？方思念间，

侍者进曰："翠云巷某氏适以人来请医生，视其家姑娘之病。病象绝危，须即赴也。"子晋意微恼，以为此病人殊可憎，乃断我妙曼之思。即命侍者集舆夫，己则理其药笼医具。须臾，登舆出院。舆夫皆好身手，举步如飞。过喧市，遥见一山本馆之商标。子晋心动，瞬息抵其门，见馆址较前已不侔，极崇閎华丽之致，而挂壁之画片中，美人像固巍然在焉。急侧首顾盼，藉慰相思。然才接容光，山本馆已向后驰去。

舆抵某氏，一十余年儿出迓，谓"家姊以晨罹病，昏厥已屡，今犹未醒也。"旋导入绣闼，帘幕低垂，帐幔深掩。旁坐一中年妇，愁眉紧锁，时闻叹息，殆病女之母。见子晋至，遽启帐呼曰："医生来诊儿矣，彼能令儿速痊也。"然弗闻应声。子晋顾视枕上，而头脑顿腾跃不已，眼眶狂热，几于发火，第见千万金花缭乱舞飞于前，而足以不进。盖颓然卧枕上者，即山本馆之画中人，亦即街头一见之舆中人也。流眄倩笑于舆中，十数日间耳。山本馆丽影，适之所见，亦无恙也。是何恶魔，而令为一息恹恹之病潇湘耶？想望斯人，蓬山修阻。一朝重见，宁非良缘？然重见乃于病榻昏沉之际，子晋能不魂摇心碎哉？

中年妇旋招子晋曰："医生请坐此，诊吾儿脉。"其时已抱女一臂出于衾外。子晋乃勉自镇摄，就床前坐。见女衣淡红里衫，袖缀钻扣一行。其母方为一一解之。目紧合，当日眼儿媚，弗知何去。容颜亦惨暗无光，远逊舆中之时。即画里丰姿，且只余一二。子晋凄然，默念曩谓再接芳容，除非梦里，今乃坐于床头，且将握子纤腕，此则谁豫料耶？视女春葱，犹无婚姻之约指，则复窃喜，以为门墙姓氏，一一心头，

子病就痊，吾谋媒妁耳。时袖扣尽解，子晋方伸手欲按，女喉间忽有细声如缕。子晋遽缩手，低语女母若弟曰："且勿声，亦毋令动，苏矣。"室中乃寂然。女忽张目注子晋，泪涌如泉，似含无限悲意。顾其柔媚，益莫可伦。似两腮泛红色，如晴旦之霞。子晋睹状，知非佳朕，心痛如割烹，然弗敢言。女忽竭其微力，断续言曰："……侬……去矣……母亲……虚爱侬……"语至此，目渐合，脸霞亦渐消。子晋时已半就昏，殆未聆母亲二字。一腔酸泪，遂如马背健儿斩关夺门而出，滴女淡红衫袖，如桃花片片。

1914年6月16日发表

穷　愁

阿松有衰母，聩且瞽。赁王家矮屋，未偿租值者三月矣。每来索逋，辄哀颜谢。王家人殊弗顾，谓“更一月延者，我且驱尔出舍，然后与尔计所负。”阿松惶恐。俄思一月期犹遥，阿母飧餐则旦暮间事，必弗能缺，吾且舍远谋迩耳。遂启其瓮，瓮裂纹如蛛网，探手其中，出青蚨三百，其生计之母财也。持赴饼肆，易饼盈盘，以昧旦伫于乡立小学校之侧。小学生爱学校逾于其家，朝食以赴。或嫌不耐，则挟资而食于校。见阿松饼，群喜其甘美，皆乐啖之。故学生之求钱于父母也，恒曰吾将市阿松饼。迨铃声既鸣，学生始课，则阿松之盘已空，累累之饼还化青蚨，惟数之为四百，益子金矣。以兹所赢，量米衡薪，然后赎母子一日之弗饥。儿童诚可爱，一味天真，恶尘无染，一饼之微，而寓慈善之意焉。小学校星期有假，学生弗集，阿松则携盘而入市。顾所赢殊菲，不逮赴校之日。而食欲固弗可过抑也，乃少少损其母金，于六日中勉事撙节，更补足之。为此生涯，亦已周岁矣。

先是，阿松服职于丝厂，为境微裕于今。无如工厂之制，昌于西土，殆如逾淮之桔，迁地弗良。丝厂旋歇业，阿松遂失所依恃，穷愁嗟叹，累三四月，始传曩之丝厂，有某富人继起承办。一缕希冀直透心窝，如久病之饮灵药，海夜之瓢

明灯也。急投厂中，效毛先生自荐。念厂中工作皆所素习，具辞以告，必见甄录也。然厂中人竟以工满辞。一掬精诚，遂堕万丈之渊，不克自振。后闻今之任工者，非巨绅所绍介，即富室所致意。盖失业之辈既众，即求职之途益艰。欲祛其艰，遂不得不乞灵于有力。阿松所识不出里巷鄙夫，豪富阶除，平生所未履，宁复有为之解艰难而登衽席者耶？阿松思吾母老矣，且残废，即富贵中人当此，将亦自悲衰颓，况于吾母饮食弗周，度其老怀中必有深痛至戚。惟以爱我弥甚，故不我告，并不我咎耳。为人子者，即弗言甘旨，朝昏餐食当谋无饥。而吾今乃不然。倘以奉养有缺，致促其残年，一旦不讳，吾罪当入何层地狱耶？遂谋之母，将为负贩，沾微利。母大悦。阿松自赋闲，柴米所需，均措之邻右。张家假百，李家借十，情亦大可怜。然侠情高义，往往于贫贱求之，惟贫民窟乃多和蔼乐善之人。阿松贩饼资本乃假自对舍潘媪。媪老而寡，为人缝纫以自活，一宽厚慈祥之妇人也。

某日晨，阿松梦回欲起，时榻旁老母亦醒。以室无窗牖，遂如仍在宵夜，光明之泽弗被。寒贫可叹哉。老母倾耳松榻，微闻转侧，以己之弗良于听也，度人皆聋，则高声曰："松儿醒耶？今日星期，尔不贩于校而贩于市，市集较晏，尔可饱睡。连晨早起，当欠睡债也。"阿松答曰："儿暂醒，旋当复梦。吾母宵眠安耶？今日晓寒滋厉，母仅拥薄被，吾且为母增暖也。"言已，起赴室隅，出败絮于破簏，色如积灰，且弗松，以之密裹母身。谓曰："请母安眠也。"母唯唯应，其音模糊，亡何而邯郸重步矣。阿松见母入梦，即弗复睡。念今日新寒，非棉何暖？阿母一袄，春间已敝，不与补缀，何堪着体？此际

吾母沉睡，正可为之修饰。乃引线穿针，捧袄以缝。手腕生涩，类文人宰割，殊不中绳墨也。忽复停针，瞪目向壁，眉额间立呈蹙痕，则自伤生涯惨淡，未审何日始令老母弃此敝衣，易御新制也。

工毕，母袄仅完。补痕重叠，乃重而弗柔，殊不适衰年体。然阿松以为当聊胜于无也。继之即煮粥。伏室隅破釜侧，火才举，烟弥一室，缕缕折入母鼻，母遂复醒。闻其子析薪声，知子已起，语曰："我一梦复多时矣。"言已，欠伸欲起。阿松亟以补袄进，曰："儿无状，弗能令阿母温饱。铢棉未办，无计御寒。此袄敝旧无温，复请吾母加体。儿罪戾滋重，乞母宥之也。"母抚袄觉微异，讶曰："襟袖间破絮，纍囷累累，今何往乎？"阿松曰："儿适补之也。"母浩叹曰："尔之奉养可谓尽心。吾虽食贫，讵能责尔？世惟财力是尚，温饱愉乐，胥财之賸耳。我家适短此，复无乞怜之门，则冻馁寒苦亦其宜也。幸尔非弱者，犹能以小贩自存。非然者，以余老病颓躯，当早委泉壤矣。"言已，泪自瞽目中潜流而出，如伏泉；自披其敝袄，弃床而起。阿松凄然，归其釜侧。须臾粥熟，盛以碗，侍母共餐。肴馔殊俭，盐腐一碟而已。阿松思当有以宽母怀者，乃停箸言曰："今岁大有，农圃极丰。昨我粜米，每升廉价三钱。闻肆中人云，后当更廉也。吾侪小民，别无所冀，米贱薪廉，便云至福。此岂非好消息耶？"母闻之，枯颜之上忽呈愉色，口喃喃宣佛号不止。

食已，阿松携饼将出。母呼曰："儿何衣？"阿松曰："御夹衫，儿固弗畏寒也。"母曰："儿日以清晓出，今后寒且益肆，岂亦以夹衫御之耶？吾语尔，自今日始，日节用度十之三，一

月之后，可得一敝缊袍矣。"阿松念如今不节，犹未得饱；若复节之，是寒未却而饿且死。顾不欲违母旨令弗怡，亦漫应之。既辞出，行长衢狭巷间，高声呼卖。然买者殊难遭。富人嫌其饼价贱而品劣，食之足以损大家风范；劳动者嫌其饼质量薄，虽多食亦弗能果腹，而费乃不菲也。如遇八九岁儿童，牵母衣而不前，谓我欲买饼，母竟不之叱，而遽伸手探钱者，则阿松饼售矣。然非数数遭也，故及午而饼犹未尽。念老母此时必将盼我作午炊，未售之饼吾当以餐后携之复出。念既定，遂指其家行，口犹呼卖不已。

一屋之门轧然忽辟，一人短衣侧帽，口嘘嘘吹乐谱而出，招阿松曰："若其入此屋，主顾不少也。"阿松随入，履一重堂奥，即闻喝雉呼卢之声出后屋，复入之，见有十数人者围据一案，目眈眈聚注一盒，金钱堆案上，光色奇丽。骰子声丁然，则盒启而案上金钱顿易其主。笑语悔叹之声嚣然杂作。群见短衣人已招卖饼者入，嚷曰："入局才片刻，腹已剧饥。卖饼儿真解人意也。"则各取阿松盘中饼食之。询其值，曰每饼五钱。博者弗携铜币，皆酬以小银元，曰："其赢弗必偿矣。"阿松大喜，念若辈得失甚易，些微资财固无足萦其心，而吾得之，奚啻启窖藏而获珍宝？今日之晚，吾必以之市新棉，易母袄中败絮，令老人生奇温，所补亦岂微薄耶？遂欣然挟空盘而出。未及庭户，警吏十数辈蜂拥入，首阻阿松，令毋出门。博徒瞥见，知来逮捕，惶恐甚，投其博具于地，意欲令之无见，则无辞可以加罪。然警吏岂盲人哉？案上金钱亦无暇入于囊，徒瞪目视警吏所为。其黠者则反身而走，入于后园，园墙圮，通于隘巷，警吏追之，逸其三。后者乃弗及遁，

警吏执其未遁者，一一械其双腕，终及阿松。阿松辩曰："吾卖饼者，非博徒也。"警吏怒以目，叱曰："尔出入兹地，亦岂善类？既为所执，何容多辩？"阿松泣曰："吾岂谎哉？以吾之贫，即欲博，亦弗得，公等可以思也。家有老母，待我举火，若迟归，必令忍饿，吾心何安？乞速释我，感且无涯矣。"警吏如弗闻，并群囚牵之以行，如牧童之驱群羊。案上金钱亦掏去，顾不系以械而载以囊，则其优遇金钱也。

赌窟既破，全市喧传，群来聚视博徒何如人，市嚣乃如潮汐。阿松东邻子金荣与焉。见阿松亦铁索郎当，伍于罪犯，心大异。驰赴阿松母所，自所见。阿松母骇然，额上皱纹更添万叠，颤抖言曰："金荣哥！得无错认乎？阿松佳儿，何致此也？"金荣曰："松哥我与朝夕亲者，恶得错认？其盛饼之盘，我尤审忆，今在一警吏手中也。"松母泣曰："天乎！然则吾儿囚矣，顾何罪耶？"曰："迩来禁博最严，松哥罪，即以博也。"松母急曰："乌有是？吾儿岂博徒哉？凡为博者，皆贪惰奢夸之民。吾儿节俭甚，以贫也，一文钱不妄费，宁肯以盘饼之值为孤注？岂久处溷辙，贪鄙渐萌，乃欲为此一掷以冀非分耶？松儿乎，尔此意乖矣。"言已，自揾其泪。旋问："松儿何时得归？"金荣曰："久则数载，暂亦匝月。靡可期也。"松母乃失声哭，谓"是真催我老命矣。我非儿弗活，今儿羁狱，我死辰临矣。"哭声转哀，达于户外。潘媪闻之，来叩其故。金荣具告之。潘媪遂慰藉松母，令之无哭，并恳金荣往警署探松消息，谓"松哥决非犯禁者，当由别情，或便得归也。"金荣既行，松母泣乃弗止。潘媪曰："姊且宽怀。金荣归时，必携良信。时已逾午，得无饥饿？我饭早熟，且有余，当将来饷姊

也。"松母亟摇手谢。潘已反身去，出其釜中饭来，与松母共食。

警署拘留所门禁森严，不假手钱神者，奚容探狱？金荣贸然以往，果见拒绝。固请，守卒怒，举枪欲击，金荣乃走。心念阿松母子情甚可悯，今遭此厄，痛更难言。我弗为之助，于友谊为未尽，亦何以对潘媪之托也？正思虑间，忽忆友人李某，非由警士而擢升为警长者耶？今往恳之，事必济。遂访李某，果得一诺。金荣乃入狱，阿松此际方坐铁窗下，垂头滴泪，泪承于手械，悲益难胜。突见金荣自外至，即惨然呼曰："金荣！吾母知吾事乎？"曰："吾以君母命来也，恶得弗知？"阿松叹曰："吾母愁怀何堪增但？天将绝吾母子，夫复何言？不然，祸害飞来，抑何适逢其会耶？"因语被逮之由，并谓"顷已见长官，置辩不得直。谓我盘空而囊有小银元，且身在博场，必非贩饼者。判为苦力二月，期满乃释。明日便须力作矣。力作吾所弗惮，第以冤得之，我心何甘？况我自有生迄今，与母乃未一日离。今母衰老，反离之二月，令母念我思我，痛楚号哭。金荣乎！我念此，肝肠摧裂矣。我家瓮中素无储粟，我一日弗贩，即一日断炊。如今老母飧餐将奈何耶？"言已，泪下如绠縻。金荣意恻然，旋慰之曰："君无悲。君非真干禁令者，冤当终白。吾将归语邻里，为君谋之。至君老母，好善如潘媪者必能抚而周之也。"阿松聆此意，忽有深感。念此穹宇，恶尘弥满，足之所履，只有悲惨而无愉乐。惟几家贫邻贱里，偏富浓情渥意。今我一家之戚，而皆视如共痛，相与扶助。我见富室火起，邻人相约弗援者矣，则我之荷恩乡里，非悲惨中之大愉乐耶？因语金荣："乞为我善谢

里人及潘媪，并告阿母：儿无所苦也。”金荣去，阿松犹定睛凝视，然不自知其何所见。盖心烦意乱，状乃类于痴。听窗外风声，视半窗冻月，念阿母寒矣。饿而饥肠辘辘如熬煎，念阿母当亦饥矣。狱底沉宵，脑海中益兴狂澜，起伏无已。其翌日，乃工作于罪犯之工场。

金荣之报命于松母及潘媪也，谓得显者致意长官，松哥必可即出。然明日易其辞矣。盖博徒十数，有贵介子，有硕腹贾，拘禁之后，其家或辇金或修书以赎之。长官疾赌甚，皆却而弗纳。谓若辈废时失业，败德丧财，至堪深恶，非痛苦之，终必弗悛。故金荣之谋弗得用焉。于是松母愁怨益甚。顾内自焦灼，而莫从致力。幸有潘媪时相宽慰，且餐时必以饭至，得以弗饥。

逾十数日，松母方坐户侧，曝日光取暖，其弗聪之耳忽闻足音跫然至，审为金荣，曰：“荣哥何来？”金荣曰：“我将好消息来也。”松母喜溢眉睫，额手言曰：“岂松儿已释归耶？”曰：“唯唯，否否。”曰：“尔言何指？”金荣曰：“今晨我入市，闻羁狱博徒已释其七。是何因缘？则每人缴罚金两银元也。始则金钱无灵，今乃课罚綦薄。吾侪小人，诚弗测长官何所怀也。”松母复愀然微叹曰：“此例既设，余自必令松儿出。然两银元何自求耶？”时潘媪适至，闻此，亦一筹莫展。谓所得工资，尽易柴米，囊中止存五百文，不敷犹至多也。踌躇良久，松母忽返其床头，伸手摸索，出一布裹，曰：“潘氏姊！乞为我启之。”潘媪启裹，见为一蓝绸袄，色极鲜艳，盖未尝被体者。松母顿发惨沮之音而言曰：“我与我夫同岁生，当我夫妇四十时，我夫谓：今年生计略裕，当有以自寿。顾寿筵一朝

之欢，弗如谋死后终古之适。于是购此蓝绸，各制一衣，曰：以征同心也。我夫之衣，在此日地下，当已化为土壤，而我此衣犹在人间。潘氏姊乎！吾家初非毫无长物，徒以我夫死后，阿松犹稚，故货质且尽。而此衣独留者，则弗欲违我夫遗意也。吾今已弗能见，然知此衣色泽当无殊其朔，持付质库，两银无谅可易。他日即弗能赎，吾宁拥败絮入棺，吾儿之厄则弗可不解。金荣乎！吾将劳君往质也。"语至此，已不成声，盖伤心极矣。潘媪闻此，动其寡居之感，亦从旁陪泪。

罚金夕缴，阿松朝出。囚服去身，阳光重沐。急趋家巷朝母。才入巷，遥见衰母号于途，敝衣破瓮甑釜之属绕其四围，而折足之桌，无面之椅，方自己屋中腾跃而出，着地立碎，成杂木行。既近，见居屋中者为王氏奴，口齿间狺狺然，见器物辄外掷。旁观亦弗敢声。盖一月之期复届，而租值仍无偿，故践曩言，驱之出屋也。阿松弗之顾，第趣母侧，抱母膝呼曰："母乎！儿归矣。"母闻此，号益痛，顿足言曰："造物弃我，竟如此耶？儿试视之，我侪足究何践，顶究何戴？其间抑何日以窄狭，竟有若不相容耶？"

潘媪哀阿松母子无归，让己屋之半居之。松母过于哀痛，年衰弗能胜，其明日，溘然长往矣。邻人为求得一棺，殡殓殊草草，蓝绸袄竟未能赎也。阿松负母棺葬于郊，即弗复归，市人亦终未复遇之，而小学校学生犹日日盼阿松饼也。

1914年7月8日发表

博徒之儿

余友章君，掌教小学五年矣。去今二年前曾访其校，见彼数十儿童，活泼泼地，真气弥满，粉额红腮，弥觉可爱。或伏校园瓜棚后，藉彼绿叶荫蔽，为捉迷藏之戏；或则二三小友联坐于运动场侧之凉椅，共读童话或儿童杂志，每有会意，则忻然鼓掌，笑声四彻。章君徘徊其间，温颜道貌，蔼然可亲。时一幼生趋前，注其美丽之目，振嫩喉语曰："先生乎！吾将聚吾哥哥弟弟，站一大圜，唱一支青蛙歌也。"章君则吻其小手，赞曰："甚佳。游戏以共同为之，为乐滋厚。"此儿遂欢跃以去，聚其小友。余念小学校者，殆即所谓极乐国土。试思此数十儿童，谁萌鄙吝，谁有忧思者？未经社会之薰陶，弗受人事之促迫，直任性情，是谓天真。余恨人也，然一莅此境，顿使如海秋愁亦以暂忘。可爱哉，小学校也。安得返吾于童年，为一小学生耶？

余访章君在午后。未几，铃声作。儿童则鱼贯入教室。教室中有参观席。余思章君施教必精密圆满，欲得寓目，遂入参观席。而顿有一事触余眼帘，盖二年级生座中乃有一十五六龄之童子，揆诸学龄，是儿当为中学生，何乃犹居小学二年级耶？察其貌，丰额广颐，弗类愚儿。衣履虽敝旧，然极整洁。因即专注此儿，而察其容仪与专心实超其侪偶，整顿全

神以注学业。章君所授，殆无一语一字遗也。因益异之。及课毕，学童散归，余乃以所见询章君。

章君曰："是诚佳儿，诚好学生。君乃赏识之，眼力殊弗弱也。特是儿处境良堪伤叹，全校儿童当莫逾其苦楚。请为君述其历史。君闻之，必且欷歔惋叹，为之泪下也。"余亟曰："愿闻，愿闻。"章君曰："是儿曰王根生，其父所业乃在士农工贾而外，盖所耽惟博耳。博匪业，而根生父终其岁月为之，不啻业矣。斯事之餘则概弗闻问，博而胜，则酒壶自拥，陶然觅醉；或败归，则痛骂其妇若子，或竟益以扑挞，其态乃如豺虎，不可向迩。故根生颜面时呈创痕也。然其妇则贤妇也，心非夫之所为，时婉辞谏，顾弗效。虽进之于其欢时，仅免辱骂而已。然妇弗肯怨，自以操劳之餘，制香囊荷包之属，令根生入市售之，略获赢利，以置餐食。故父虽不事生产，而三餐之供未尝弗周。其时根生才十一龄耳，负囊叫卖，居然小贩。顾智识之基未之曾受，立身之道茫乎未闻，而遽令向人海中孳孳为利，以劳其体肤而窒其性灵。可不谓人世之至不幸耶？然阅世渐深，则感触亦众。感触所起，是酿思想。根生念他儿之父各有其业，日暮归来，则出果于怀，饷其儿女。儿女则笑颜受之，绕膝作歌，以悦父母。父母更为之述故事，讲异闻，使之多智。试思此乐，南面不易。回顾我家，乃永未有此也。更念邻室之儿，晨则挟书包，唱新歌，以赴学校；归则出其新课，低回讽诵，披其手工图画之作品，则光彩烂然，至可玩爱。而吾虽欲从梦寐求之，亦何可得？盖弗入学校，固弗能梦为学生也。吾亦闻人之言曰：人而无能，弗克自立。吾父不顾其家，吾母手工所得，数亦至微，何能谓有

恃而无恐？而吾为子者，复以失学，一无能为，终日向街头负囊奔走，何以得益？混沌终身，人世所羞，况吾欲求混沌终身而不可得耶？西舍李氏弟，进小学三载，已能作书。昨见其投函邮局，寄奉其父。彼少吾四年也，乃能为此。岂不令我愧怍欲死？噫！吾必入学矣。根生念此已决，遂请诸母，谓愿节晨餐之半以为学费。母叹曰：尔今十四岁矣，负贩年年，青春浪掷。尔之入学，我岂弗思？徒以力弗能胜，遂忍心辜负耳。儿今既以为言，吾恶得弗赞成之？学费之事，尔且毋虑，吾决以节之又节筹之，然必不令尔减餐也。根生感而喜不自禁。其明日，遂来吾校，其母送之，语我曰：'此儿有父而父不顾，致令失学，及于今兹，实人世可怜生，愿先生善诲之也。'言已，泪暗下。吾因改容诺之。后洞悉其家状况，既免其学费，其母特来致谢。而根生之为学日益奋。盖其发励之志，与慈母之训，并力以为督责，故学行恒越他儿。且年究匪稚，今在二年级，为高才生矣。以此佳儿，人且誉为令子，为千里驹，而独见恶于父，诚不可解。犹记某日之晚，功课已毕，一儿忽来告王根生惰甚，今将弗携书包归也。因询王，王无言，泪珠迸出。乃携入吾室，和颜问之。谓岂以课已尽记耶，抑以归后将负贩，故无暇温习耶？若毋泣，可语我以其故。根生乃拭其悲泪，凄然曰：'父不许读也。自我来校，父亦弗置可否。惟我夜读，则必逢彼之怒，谓书声最可憎，雄豪弗如犬吠，清婉不及莺鸣，为此叨叨，怒我孰甚？昨夕我读，复逢父怒，则击我之背，并以书投火焚之。幸有阿母夺诸其手。今复携归者，此书真遭一炬矣。'语有顷，续言曰：'每日功课，是后必于校中熟习。苟有退步，愿受先生罚。

乞先生许之也。'吾颔首者再，谓之曰：'以尔勤奋，必弗致退，吾许尔弗携书归矣。'根生乃忻然去。"章君语至此，顾余而叹。余亦频叹，慨然曰："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信有之哉。博徒愦愦，乃产佳儿，不亦异欤？"

是后余浪走京华，与章君别复二年。今年夏，章君校中开毕业会。余归装方卸，闻此即赴之。章君寒暄既毕，余急询曰："王根生今何如耶？此届毕业，彼得最优等证书耶？"章君蹙额言曰："诚然，最优等也。惟此儿厄运较前益深，今岁所历尤所难堪。然其行谊，吾敢谓当世士夫未必能过。此儿诚非常人也。前夕方遭父挞，瘢卧于床。今日此会，当为其一生最初之荣誉日，乃弗得亲与，受人赞美，良可叹息。"余曰："根生近复何所苦也？父挞其常事，当有更甚者。"章君曰："信如君言，尚有更甚者。此事言之真堪痛恨，况在身受，能弗摧心？然根生弗怨，是可敬也。先是，根生之母突于昔年冬暴卒，根生爱母甚，经此，哀号靡极，寝食俱废。其母一棺萧然，暴露郊野。根生则时一过之，痛哭而昏，醒则复哭。以此形容枯槁，精神散越。乃父不谅，促之为炊事。根生惫不能兴，则大怒，挞之无算。遂强起为之。自怨曰：'吾弗应不善卫吾生，致此孱弱，累吾父愤恨，吾罪深矣。'因奋力操劳，倍于母在之日。其时父失贤助，反有柴米琐屑渎其清思，囊中博资时见挪移。顾输出绝吝，一己之外，弗能兼饱根生。故此际根生骨已如柴，颐乃无肉。君更遇之者，必谓非前人矣。逮昨年，根生父续娶。新妇素著暴名，为根生忧者咸劝其父弗娶。父不听。新妇既至，果虐根生。根生事之益谨，每有所作，未及命，先自毕之。继母虽欲怒之，无由假辞也。今岁春，继

母生一子。于是益疾根生，思有以去之，己子乃可独承家业。一日，根生自校归，见案有盏茶，油然深碧，念当是继母所陈，弗敢饮焉。入夜父归，视茶中杂草屑，怒根生曰：‘小儿事事弗慎，又将烦我手掌矣。’继母趋视，佯审良久，忽骇然曰：‘此毒草也！’以饮其黑猫，猫立毙。乃大骂曰：‘汝年才十数，乃出此禽兽之行，以此一杯毒水，将杀尔父母耶？’其时父怒已极，举拳狂击如骤雨。根生当之，立昏。继母复出梃于门侧，授父曰：‘徒手自苦耳，杖此畜牲宜将此也。’父更梃之弗已。后邻人来救，父始释手。明日，根生苏，但闻父母之詈声，与幼弟哭声相应也。然复扶疾操作，靡有怨色。前夕其父博大负，以根生泄其忿，挞伤两腿。故卧疾于床，今日犹弗得来也。”

余聆章君言已，发为之指。其父其继母何惨无人道一至于此？然一念根生，其服劳供养，受虐弗怼，又令余肃然起敬。乃瞑想其容貌，自语曰：若此儿者，谓之孝子，堪以无愧。其时毕业会已开，章君请宾中之闻人皆登台演说，卒及余。余小子何人，敢以当此？章君固请，弗获辞，乃整襟登台，取粉笔大书于板曰：“本校之光……王孝子。”书已，遂述根生之事于座客。及余下台，座客皆穆然敛容，欷歔赞叹曰：“佳儿！佳儿！孝子！孝子！”

1914年8月22日发表

贫 女 泪

前岁之秋，城东某氏，花彩盈门，鼓乐遏云，宾傺如鲫。妇人孺子，空巷来观。盖其家昆仲并日新婚，戚郗之间以为美谈，故喧阗特甚。既而隶仆成伍，舁两新人妆奁同道而至，适予观者以评论之资。帐裁雾縠，衾刺文鸳。宝镜明珠，耀光夺眼。则涎承于颊，谓是殆龙王嫁女，移来宝府，是诸珍品何乃多所罕觏耶？返顾其他，则妆奁殊俭约，且皆朴而弗华。珠玉在前，益形粪土。观者复切切以叹，谓同为女子身，何幸而生丰厚之家？瞻今朝新妯娌，可以思矣。旁人口吻，固如云出无心，随风舒卷，境有所即，斯发诸感叹。不知当之者于无形之中，已受其无疆之赐，而终以弗省也。

巧言如簧，大足喻媒妁之辞辩。然为翁姑者，必以门第之高下，家道之丰啬，为儿女婚姻之准的，则若辈弄舌，似亦弗足深责也。某氏姑见次媳嫁具若此其菲薄，已弗悦于怀，且邻里共瞻，莫从文饰。诽言讪笑，入耳何堪？吾宫室有此，如玉之有瑕，磨洗亦已弗及。兴念及此，更懊恼莫名。深憾媒妁未应相诳，当有以责辱之。顾媒妁乃不常至，怨恨填膺，待机而泄。而为之眼前人者苦矣。

某氏二子，曰芸曰薇。薇妇名云，以贫故，女红操劳，都所娴习。然入某氏为妇，竟怀才而莫能展。即展其才，某氏

亦未必嘉许也。朝昏问省以外，云唯寂坐深楼，莫与笑语，窥镜对影以为伴侣而已。薇商于父所设肆，必昏夜得归。云于薇归，岑寂乃解。顾为时至暂，良宵一梦，朝日侵帘，薇复衫帽出门矣。而彼长妇独与阿姑相得，妆楼锦褥，时承宠临。每举一二饰品，温颜如春以问曰："是非姑娘家旧物耶？于今市肆间何得有此上选也？"长妇则逊谢弗置。

某氏多婢媪，力役之暇，恒环侍主妇，承其欢笑。主妇之语，不出珍宝衣饰。婢媪究为人类，故于主妇所言之珍宝衣饰，颇具鉴别之智识，而非可语于云娘也。一夕，姑忽恩情优渥，谈言及云，谓"将为尔制春衣，绸缎绫罗中，尔爱何名色者，即以语我。"云弗能遽对。良久，姑乃耸肩微笑曰："云娘识见乃弗敌爨下婢阿松。"婢媪皆笑而和之，云赧然莫能堪。

人不幸为女子身，出门两泪，举目无亲。差堪自慰者，得好夫婿，浓情密意，恩爱缠绵，藉以少杀离家之感耳。云之与薇，正所谓一双嘉耦也。比翼连枝，誓心相爱，陌头柳色，不愿封侯。然蛱蝶双飞，难祈狂风弗妒；鸳鸯并宿，岂容甜梦无惊？盖唯薇云之恩情极密，而姑之嫉云也滋甚矣。一夕，薇云方联坐闺中，娓娓情话。姑窥见之，疾呼曰："薇儿速至！"薇趋下，大遭呵斥，谓"尔何不长进若是？彼寒苦儿恶足偶尔？尔弗之思，偏视为同命。吾已屡语尔，奈何屡忘之哉？今更语尔，苟从吾旨者，藏娇金屋，访艳青楼，不汝疵瑕也。"薇无语，然中心郁悒，莫可告诉，眉端愁意，更弗容略露。此无他，惧伤云心耳。自是以后，姑辄防闲云薇之亲。顾自嫌其计之未周。会所设沪上某肆总核缺人，乃言于夫令薇往任之，谓可止弊而无损也。夫从之，薇遂之沪。云闻信，只向

西窗弹泪，遑言南浦送行？事起仓皇，别情莫诉，瞪目相看，车马登程矣。

云有兄弟，间来探视，辄遭白眼。始而婢仆骄人，称谓慢肆；继则如入侯门，相加挥叱。主妇更命之曰："云娘家人来，毋容入内，可呼出云娘，俾相言语。"呜呼！寒苦之人，殆时有穷鬼暗中揶揄，送之弗去，不召自来。故贫者所履，厄运随之。其弗见礼于富室诚宜矣。从此云款其兄弟，必于外堂之侧室。骨肉相逢，更无别语，哀泪数行排眼眶而先出。其兄弟亦黯然神伤，欲慰无辞。云因思居此不乐，弗如归休。家虽寒素，然慈亲爱我，兄弟怜我，以视此间，如天国之于泥涂焉。即含惧耐恐，以归宁请于姑。姑乃弗禁，第诏之曰："若可脱尔簪易尔衣以去。是胥吾家所置，虽非上品，然携赴尔家，且骇尔戚里。况怀宝在身，或将诲盗。倘为尔家取付质库，赵璧不还，奈尔何哉？"云乃脱簪易服，咽泪辞姑。到家后拜母晤兄，访邻寻里，形骸之拘，略以解释。然追怀曩痛，料想后忧，又百端凄惋，谁复成欢？亦唯以泪痕洗面耳。

女子既嫁，则父母莫能庇。云归未旬日，复别母家以入愁城。怀人春浦，锁恨深楼。花好终残，月圆易缺。郎情似蜜，侬意如酥，今昔艳称，吾身亲及，亦云幸运，偏遇摧残。竟如上阳宫人，将以独宿空房，春秋坐老。彼花有再茁之晨，月有重圆之夕。以云视花月，花月弗足悲矣。更念彼农人之妇，力作原田，疲精劳神，宁非至苦？然阿姑提榼，馈食陇头；夫婿入城，市归饰品。豆棚瓜架，一家欢笑，此乐亦正不浅。云虽欲求之，乌可得哉？乌可得哉？

愁云惨雾，结叠万重。霎时而风雨猖狂，万象皆死。云

之所处已如在云雾之下，天日莫睹，而风雨淫威不旋踵至矣。一日，翁新制狐裘成，窥镜自视，试其修短。云适在侧，因顾云曰："此裘何如?"云对曰："宽窄殊称身也。"爨下婢阿松诉诸姑，少少增益其辞。姑遽为怒容，自语曰："妮子何太无耻，以彼首脸乃献媚老人耶?"阿松更以语其侪辈，谣诼之传速于置邮，于是婢仆见云，或冷笑，或目讥，益呈侮蔑之意，而流言亦渐渐入于云耳。云初闻约略，几于昏殆，头脑如裂，怨愤填膺，气弗绝如缕。勉就枕函，泪下如绠縻。半窗冷月，为伊凄迷；一幅红罗，替之贮泪。此外更无伴此伤心人者矣。眼泪既枯，继之以血，朝昏弗问，容色惨沮。姑察其哭泣，作色言曰："尔何作此态？丰食食尔，锦衣衣尔，讵尔贱骨享之弗胜，故哭泣耶？尔殆觅死耳，果然者，可即死，置殓之钱不尔悭也。哭泣则弗可。"

一日，臧获报：堂上宣德炉不胫自去，周视弗得。主妇爰大集婢仆，询谁曾见外人出入者。群对：云娘之弟适来视姊，语于侧室良久，他无有也。姑以为罪人斯得，不复稽察，诏阍人曰："云娘弟再来，可挥之门外，毋令履吾阶一步。责在汝矣。"翌日，云室门不启，及午仍寂然。众始疑异，排闼以入，见云卧于床，玉颜灰白，眼血殷红，抚之冷而且僵。盖一缕灵魂，已遗此躯体，悠然而长逝矣。其时烟禁极严。有所侦破，辄捉将官里去。然甲第连云之家，依然一榻烟霞，罔所顾忌。云娘之翁正深此癖，于其制膏时，云乘间取少许藏枕底。今竟以之脱离苦海，往生乐国。则鸦片诚灵药已。

著者曰：是篇所述，盖闻诸一老妪，妪曾佣于某氏者。并闻今岁薇已再娶矣。　　1914年9月1日发表

孤宵幻遇记

余友张君，娄东人，掌教学校有年。今岁暑中，苏地某氏延之于家，为儿辈温故。某氏固素丰，有园林花卉之乐。张喜其地堪以消夏，即欣然允诺，携琴书而至。主人供张甚备，为设榻园西斋中。是斋缀饰绝富丽，云母为屏，茜纱张壁，几案之属称是，罔不精妙。庭前有木樨四，杏一，桃一，紫荆二，此际虽弗花，而绿树阴浓，炎威无及。人处其下，如坐深山，使烦虑都消。东墙有圆月门，通于园中。是夜月色绝佳，星斗烂然，张君摇葵扇，挥玉麈，意殊潇洒。自语曰："碧天如海，清辉千里，似此良宵，付之一枕黑甜，得无令小宛笑人？"遂度圆月门，披拂径之丹荑，推挂肩之翠树，趋得月轩，凭栏杆而坐。轩背为莲花池，轻风过处，莲叶微动有声。花香暗度，沁人心骨。张君仰睇素娥，俯视莲花，于圆脸冰净之下，看翠盖红妆，越显得盈盈娇怯，风情可玩。因随口吟古人诗句酬之，自谓乐乃无极。顾彼蘧然酣梦人，真判仙凡。既而参横月下，凉风袭衣，睡魔多情，渐来相亲，遂径返斋中，灭烛登床。意谓半窗残月，犹足卧玩也。

梦回纱帐，月痕犹留一角。张念此梦亦暂矣。即侧身向内，思量复梦。忽有读书声出于床前，曰："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浑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张

睡思模糊，念此温飞卿《望江南》词也，适诵此者，其音柔婉，当为女儿所作，谛听娇喉，若含悲梗。岂夫婿抛家，深闺谁共，故诵此词句，以寄遐怀耶？正思虑间，诵声复作，所吟仍此数语。低回往复，若不胜情。张睡思渐清，则悚然恐惧。念我所处，在某氏园中，是乌得有女子？且口齿轻清柔曼，必一妙龄之丽者。我孤身独夜，风流自赏，彼乃来我卧榻之旁，微吟浅唱。瓜李有嫌，人其谓我何哉？乃回身向外，欲一觇其异。启眸注瞩，果见一丽者坐其案前，柔荑支于杏靥，若有所思。眉目之间，以月色迷蒙，莫可谛视。鬓上一簪茉莉花，则媚香正腻，遥闻芗泽。御白罗衫，宽而有致，宛然小帘罢浴时情景。张此际心摇神惑，第偷眼觇其何作。并念此岂主人之女儿耶？然初未前闻，殆婢妾矣。果尔，来此何为？岂高唐神女，自荐于楚王耶？然我初至，胡遂相慕？抑别有佳期，藉此为良会耶？转念间更一外瞩，而丽者忽杳。张顿懔然，欲呼起仆人，叩其所以，顾口竟噤不能声。时月已低沉，全斋黝黑。思起烛灯，身复弗敢微动。盖以为丽者能隐现于俄顷，当是怪魅呈身。不然，其姗姗移步而外出，或避匿也，何乃一尘不惊，寂无声息？况我复未见其移步，徒见其忽然而隐也。谓我视觉之幻欤，则茉莉之香，何以今遂无闻？岂嗅觉亦随之俱幻耶？念此益心惊不已，魂欲离舍而去。无可奈何，则闭其目。闭目之不足，则冒以两臂。人遇恐怖，其惶遽之情，往往而然。其实怪魅果能攫人者，虽蒙铁函，岂复无术破之哉？

林鸟啼晓，呼回孤客惊魂。旭日之光，明于前窗。遂披衣起身。半宵弗眠，精敝神倦。于是散步园林，以资吐纳。回

念宵来恐惧之怀，未免可笑。何遂致有口弗敢声，有灯弗敢燃也？彼乃怪魅，独自往还，当亦无相害意。且丰姿婉娈，体态可人，倘得亲近，宁非佳遇？今夕果再来者，我必呼之共语，平视其容颜，解释其忧怀，问之凄吟徒自苦，究为阿谁也。因此，即弗以昨宵事语某家人。人当惊悸既过，每有欲自告奋勇者。张君即其人矣。是夜睡时，故明其灯火。念怪魅之来，当在此时，则心复局促不安。辗转反侧，何能成寐？顾宵沉漏残，殊弗见丽者芳踪。第闻风蝉声里，间以谯鼓而已。既而斋门忽震，如叩关欲入者。张君惊心复起，摇摇莫主。欲问谁某，特弗能出声，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少顷，叩门声息，一阵窗响，如爪爬木，即闻狸奴鸣声达于耳鼓，迹之乃在屋上。始知适之叩关，即此物也。惊心遂定，而疲倦极矣。才一合眼，便闻案上翻书声，心头小鹿又突突腾跃，按捺弗住。强自启目，则骇然大恐，心魂几碎。盖见坐案前者，殊非昨之妙曼女郎，而为一高年黄耇，方挑灯观书也。此人朱颜广颡，绝无衰态，须髯苍白，掩其胸腹，眉目间凛凛有神威，使人望见，欲疑张睢阳再生，对之不寒自栗。张君初拟再有所遇，必呼与共语。及此际，斯意早抛九霄以外矣。徐乃摄其惊心，从帐隙偷视，则见老者所观，为己所珍藏之宋拓本《圣教序》。心念此人间珍本，我以重价致之，爱逾至宝，老人把玩不释，岂亦钟爱之耶？倘携以并去，是犹刓我心矣。默察老人容态，则殊露欢色，颔首者再。即研朱抽豪，书之于帖。张君爱帖心炽，故虽恐，弗肯弗窥。然惊怖之心，已更达昨度，而又过之。试思明灯辉耀，怪魅之须眉毕显，相亲咫尺之间，苟起而攫人，张君其殆矣。故张此际，头脑腾

胀欲裂，眼中徒见金花乱迸，举室回旋。弗自知以何因缘，竟得入梦。梦遇盗于途，骇而遁走，前路复阻恶溪。顾盗追将及，一呼而醒，则已半窗红日矣。起视《圣教序》，尚在案头，惟字旁间增朱圈，意以其尤佳妙也。视其所圈，知此翁眼力殊高迈。

张君以两宵无眠，且受惊悸，念居此非计，即托故辞归。来别余，为述其所遇。因次其语，著之于篇。

叶匋曰：曩读蒲留仙书，辄以为荒诞凭意构。而张君语我凿凿，有如蒲书所言，不亦异欤？良以宙合之沕穆，一心之虚幻，以此入彼，何事蔑有？辟之谓必无，无乃大愚？且别词低唱，佳帖闲评，风雅如此，世不多遘。惜张君终弗敢呼与共语也。

1914年10月10日发表

终南捷径

春申江畔，有某甲者，量十斛明珠，纳曲中名花某姝为宠。今夕何夕？盖其迎诸青楼，藏于金屋之辰也。某甲为清室旧吏，民国纪元以后，东山丝竹，不复顾念苍生，人颇以高蹈目之，谓其视朝称遗老，夕走京华者，固有霄渊之判焉，后眷某姝，遂日隶妆台，甘伺眼波。青玉为案，翡翠为屏，凡所以媚姝者，致之惟恐弗及。人复称之曰：中年心事，托之闲情，此公诚高人一等哉。姝利甲多金，更悦其柔驯。甲遂颇承美人之怜。久而情好益笃，美人心愿相从。甲喜极。于是特置精舍，侈装而华饰之，销金耗资所不计，第恐弗称美人意耳。是夕迎贮阿娇，朋好咸贺。甲意气自得，斜睨新姬，笑颜如醉。友人引觞劝酒，甲酒力已不胜，姬则擎杯而代饮之。未几，筵收客散，盼到黄昏，锦帐香薰，鸳衾梦稳矣。诸客既散，则有私议者曰："今日新姬，非某公子之禁脔耶？某公子不恒来沪，甲遂据而有之。他日公子重来，乃有人面桃花之感，则甲之奇祸不且在眉睫间耶？"他客曰："是果然，甲或未前知耳。"

某公子者，今且隐其姓氏，但言乃父居国中高位，而酷好谈兵。性所遗传，公子亦颇以知兵自豪也。甲娶姬数月后，某公子果税驾沪滨。惟行踪殊秘，弗欲外泄。盖其来为访旧，

其事脱入新闻家之耳，必且冷嘲热骂，良弗肯少留体面，公子故微惮之耳。潜自访姬旧舍，则梁落燕泥，窗封蛛网，残红满地无人扫，夜月娟娟空自明。昔年人面，不知何处去矣。公子怅然若失。访邻寻里，知名花有主，不复舞风。心含幽恨，憔悴万分。十里红楼，玉软珠温之地，一江花月，金迷纸醉之乡，公子视之，胥类惨雾愁云也。正悽惋间，忽有来告者曰："公子怀旧耶？香巢虽废，仙路未迷。彼姝者子，正凝伫水晶帘下，候公子芳躅也。"公子跃起曰："信有是耶？"其人曰："余公子之忠仆，宁敢相诳？公子随余行矣。"

银环半启，珠箔低垂。某公子翩然径入，度雕廊，排绣闼，伊人方支颐而坐，星眸惺忪，微闻芗泽。见公子至，急起相迓，道别后之思。柔情缕缕，益觉娇媚可喜。某公子乐不可支，连呼进酒。则有雏鬟三四入，肆筵设席，水陆杂陈。某公子拥花酌酒，醉而狂歌曰："曹家父子亦英豪，废汉不须反手劳。"入后渐模糊，有声而词弗辨矣。踉跄揭芙蓉之帐，倒身而卧，初不问谁家卧榻，谁氏家姬，栩然化蝶，香梦沉酣。顾当此际，某甲何所往耶？盖弗可知已。

自是公子与姬同居。红楼昼闭，则鹣影相偎；骏驷宵驰，而仙家欲妒。公子意之所欲，罔不如旨立备。食则山海之珍，不足喻其美；用则锦绣之器，不足喻其华。而公子腰缠，固未尝少解也。一夕，公子酒意微醺，姬则晚妆侍饮；双脸飞霞，一肩削玉，越显得鲜盈明艳。公子举杯饮已，笑曰："卿爱我深哉。花最可人能解语，珠从入抱更无愁。当吾过卿旧居，帘幕杳然，宁弗心碎？今乃于此，复得消受美人供奉，余艳福为匪细矣。"姬则投公子之怀，笑颜如春光中之玫瑰，娇语曰：

"儿烟花贱质，奚所贮积？一曲缠头，到手辄尽。今之所以奉公子者，盖皆出自某甲之囊。甲娶儿时，尝与相约，谓公子与儿，恩情特渥，故置儿是间，备公子南游之际，暂涤征尘。是不过欲纳交公子之意耳。"公子颔首曰："甲可儿哉。"

越十数日，公子离沪去。某甲忽膺某部命为驻沪特派委员。所职何务，著者弗当深悉，第知其俸给殊丰腆耳。

著者曰：《桃花扇》言阮圆海罢居金陵，清流戟指，遂为夷门梳栊李香君，欲以自附时贤。卒之《却奁》一幕，其怀奸忘耻，弗见容于妓女之口。不意三百年后，乃有私淑斯人，袭其故智，以猎取显荣者。人方讶其非以载宝辇金，何遂忽邀部令？岂授贤任能之美绩，于今重睹？殊弗知其探讨终南，早窥捷径，暗传消息，预贮美人，以莺燕为曹邱，得骊龙之颔珠。是可不谓宦途之殊术，吏治之异闻哉？

1914年11月18日发表

瓮牖顽梦

里巷细民，闻人道古来帝王家事，未尝不魂摇心骇，以为云霄之不可仰窥。顾其视生杀与夺操自一人，大好江山维帝王之土，又未尝弗窃窃艳羡，以为丈夫得此，宁非快意之举？特不敢出诸话言，相与告语耳。自政更共和，而数千岁帝王之泽以斩。后来之人欲识帝王何如人者，会当于读史时见之。不意草昧无文之区，乃有莽男子欲崛起而继其绝焉。观其制作，诚童稚犹弗逮，自谓行天之讨，而终以身殉，并及其孥属，是亦至可哂已。

黔地处万山间，林莽岩壑以为屏蔽。故其民习于故旧，罕知外务，以视通都大邑之人，殆弗可并居一世纪也。民国奠定，官司文告遂大书曰中华民国。黔民睹此，类弗之深考。间有怀疑者，则私相议曰："何国之非前号也？"其略有闻见者曰："清帝业逊位，自今以往，吾国且弗复有帝，是以云民国也。"此际有笑声起座隅，意殊狂肆。众迹声以视，见为村中蒙师李某，口广而目细，笑时目益细，才如一线，而其口大张，几占颜部之半。众曰："李先生何哂？果有所知，曷弗以诏余侪？先生读书人，识力视余侪胜也。"李遂敛其笑容，抵掌言曰："有君斯有国。国而无君，如含生之丧其元，乌可存全？故言民国，实非通论。"众曰："李先生言当哉。然今既无君而国矣，先

生犹何以论之？"李曰："举世聩聩，罔知大道。行有先觉，破彼迷梦。实告君辈，予曩梦龙入我室，恍惚间，又觉高居宸殿，临对百僚。故日来颇湛然深念，天殆以大命畀予躬，予必无负而可。正思惟间，适闻某君所言，以为迷误之尤，遂不觉掩口胡卢矣。"众闻言，俱以为异。顾李知书者，必弗妄言。各识其语于怀而散。

有阮某者，曾以事见执于县官，既释，衔县官甚，欲报之而无术。比闻李语，智机忽动，因径趋李所。李居附郭之村，荆扉茅舍，颇极简陋。儿童十数辈纵横列席，诵声如噪晚鸦。李踞坐其中，张其垂阖之细目回环四瞩，目光所指，诵声益厉。盖学童常窃窥先生何视也。俄而群喧倏寂，若有号令之者，则先生友至矣。李起迓客，觅座无余椅，指一儿曰："尔其与某生共坐，尔椅当以让客。"阮既坐，略致寒暄，旋询曰："闻先生有异梦，然欤否欤？"曰："良有之。"阮曰："清失帝统，罔思继之者，是犹鹿走于野，而猎人无睹也。一夫突出，捷足而逐之，获鹿必矣。天道无差，示先生以朕兆，殆令为突出之一夫。先生其有意乎？"李扼腕曰："余思此亦已累日，奈人心未附何？"曰："是未须虑。先生曩言无君不国，听者果已中心崇信，五体投地。先生又读书，智慧为遐迩冠，纤巨之事向非就决于先生者乎？纶綍其音，既已久久，今遂举邻友而臣之，谁则议先生者？故先生而崛起陇亩，人民来归，必且如水就海，迅成都聚也。惟立国于野，殊弗足尊崇体制，宜取县城为都，而后丕基斯定。先生谓何如者？"李跃起曰："君真予之卧龙哉！予为皇帝，君为丞相。"因谓学生曰："尔辈可归去，后此并毋再来，予不复为村先生矣。"学生闻此如逢大

赦，急欲归嬉，弗遑裹其书，第捧之而趋。出李门，欢声乃大作，如群鸟之惊弓。盖十里之间，李之外无蒙师。今李辍业而先生绝，诸童且永不复读，宜其喜极如狂也。诸童既散，李遂留阮于家，促膝议制作之事。

翌日，群不逞之徒集李舍，为数可四十。胥阮某为之致意，遂来攀鳞附翼，欲博他年图像凌烟阁，为开国元勋焉。夫李阮其人已属顽愚之尤，而若辈一嗾即至，自谓幸运且临，是诚无脑之人耳。此际李已更列其几案，非复前之纵横无次。已则南面而坐，群众北面朝之，惟亦得坐，盖谓朝廷草创，礼制犹得少疏也。其室故非宽广，今容是多人，乃肩背相磨，更无余地。坐既定，李曰："朕为皇帝，乃自天授。梦征一一，屡及朕躬，非天授而何？因思古时受命之君，皆追封其祖考。朕今循之，追封朕父为老皇帝，朕祖为老老皇帝，多一代即多加一老字焉。朕母犹在，当为太后。朕妻方浣衣内殿，贵为国母，而克尽妇道，宜封为贤淑皇后。尔辈视此，岂非开国盛典耶？"语已，群众皆起，呼万岁。李续曰："朕次当封锡尔辈矣。"因以次指诸人曰：若为王，若为公，若为侯，若为伯，若为子、男。得封者皆泥首谢洪恩，以为富贵傥来，已致身青云之上矣。

阮某之爵为王，于诸臣最尊。盖其谋事之智，一方之人莫与伦。第非村先生，故不甚受崇奉。今自抑以相李，李则如鱼得水，倚为辅弼。封锡已，阮起，奏曰："于今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宜即取县城，以为皇都。臣窃维县之人夙耳吾皇名，宜莫不箪食壶浆以迎者。县官愚昧，或相抗拒，吾皇则振其神威，群臣皆致其忠力，禽而僇之，反手事也。"阮语已，

有侯爵者一人起，奏曰："臣家有利铳，窃欲谨献吾皇。臣曩隶军籍，军溃，臣携械而归。军中用械皆最新式，吾皇得此，虽有负嵎不化之徒，一挥手而歼灭无遗矣。"李笑曰："卿之忠诚，昭如日月，洵可嘉哉。顾朕当弱岁，尝窥异人书，乃知利弹坚枪，皆得以神咒挫之。咒语既施，斯枪弹失其坚利。故虽或逢劲寇，朕视之乃如芦苇，甚无须携械往也。惟有此，良壮观瞻，于计亦得。则卿携之来可耳。"群臣当阮某邀结时已熟闻阮言李擅神术，今复聆李自述，皆神容骇愕，情杂惊喜。仰首详审天颜，果与常殊，额削鼻耸耳峭目细口广，乃类庙之凶神。次念吾皇一出，天下胥如小鬼之贴服，则吾侪富贵将及身而子而孙，与国祚俱永。群臣念此喜极，则欢呼曰："定都未宜迟，其以明日行矣。"李曰："准如卿等言。朕之宫眷府库财帛将载以俱迁也。"此际人声喧于后村，出视之，盖不戒于火，而庐舍为毁。村众方攘臂施救，喧声遂沸。李乃降谕曰："朕方创业，而祝融下临，示朕以火德王也。于色当尚赤。其竖赤旌，为朕表号。"

诸人既散，李自立为皇帝之说遍传前后村。闻之者皆无骇怪态而有得意容，相谓曰："天下无君，伦纲颠倒。读书多智并擅神术如李先生，诚命世之君也。他日圣衷怀旧，税驾此村，置酒高会，召吾侪道故旧为笑乐，此岂非荣幸之至者耶?"人言既繁，顷刻传入县城。是县颇极湫陋，县中之卫兵才二十人耳。县官思共和国中乃有妄人称帝，不加诛伐，良云溺职。顾盗寇之来，或挟巨众，吾之寥寥二十卒将何以御之?因遣急足诣邻县，谓明日将有寇至，乞相援也。洎明日，风高日翳，沙石飞扬。县官携其卫兵二十人，各挟枪械，以

昧旦守备于城头。历两时许，见遥处甚嚣尘上，寇众疾驰而来，赤旌高擎，其色转殷，余则不甚辨悉。

此时李某殿诸人行，携其妻并奉其母。姬发伐纣，载文王木主，李或略师其意耳。又李固自以为皇帝者，其出乃不以凤辇玉辂，盖亦俭已。有利铳之侯爵，荷铳侍行，为羽林军。余则攘臂袒胸，或以梃，或以刃，捷足为先驱。其豪勇之概，有若可与赴水火也。顾望见城头有戍卒，则皆仓皇有难色，回视李某，而足趑趄不前。李睹状，大声曰："县人抗命，朕维行天之讨。勗哉多士！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貔如离。朕于神咒，多士岂遂忘之？"诸人闻此，气大振，高呼前进，声震陵谷。城头卫兵闻之，为之战栗。又皆前闻李有神术，度已之枪弹终且无用，不如反身远避，犹得幸逃诛僇。遂弃其县官，各将离陴而下。廿卒中有一人焉，思想颇异他卒，以为神咒可敌利枪，必无是理，吾盍姑试焉？吾枪发而咒不吾却，吾勋多矣；枪发而果见却，则遁犹未晚。因举枪取准，度弹可相及，即引机突发，而一寇仆矣。时县官方呼止他卒，令无去。他卒睹枪犹奏效，胆气骤壮，遂各举枪以击。第见群寇四向奔驰，如山兽逃网，窜入林莽而去。中弹者十数，则颓然僵卧，伏尸地上，而李某及其母其妻其荷铳之侯爵与焉。检查身畔，有银币二十许，其母若妻亦各携五枚。总所谓府库之实，殆止此三十余银币也。军械狼藉于地，如梃如刃，皆不中绳式。而侯爵者所荷铳一枝，制造甚精，诚最新式云。

1914年12月5日发表，原题《瓮牖新梦》

良心上之敌忾

吾友善地，掌教沪上某小学。一日晨兴，散步门次，吐纳新气，藉旺肺量。挟书包之学童，此际已联翩而至，兄扶其弟，姊牵其妹，笑语相答，靡不欣欣然如在乐园。小儿女爱其学校，逾于其家。盖伴侣既多，读息俱乐。我辈试一入学校之门，乃不忆世界为烦恼之世界，众生为愁苦之众生。学校诚乐土哉。校庭植柳，作两行立。晨曦被柳枝，弥葱茏可爱，反映学童嫣红之嫩腮，色相得而益彰。乃觉天下之至丽极艳，胥在乎是。树之盛时在芳春，人之盛年在妙龄，天故赋以绝丽之颜色，盖并宠之也。诸童既向善地鞠躬为礼，则皆入休憩室而去。

善地方欲归就己室，预备是日功课。突闻有呼善地先生者，顾视，则王生之老父，方喘息入校门也。是翁须发已苍，状貌极慈祥，体硕而微伛，则其年事已高及更事积劳之标识焉。善地礼之，即延入应接室，询何所见教，岂于令郎之学业操行有所关白耶？翁捻须曰："否，否，某之来为贵校耳。沪地华洋杂居，侨民多有。而此间里巷，尤多某国人寄庐。某国人习性卑琐，拾人唾馀以为国。才得存立，便庞然自大。今乘欧洲剧战，列强自顾不暇，乃欺我怯弱，来相要挟。我当局既含羞忍痛，与之行成，利权丧失，何待筹算？此固人情

所共愤，吾民之奇耻也。而某国人志满而骄，忘其所以，谋我之心，方兴未艾。正如炮既实弹，但待拨机，便当爆发。返顾我国，实力弗充，何堪更创？衅自我启，非俟诸生聚教训而后，鲜克有济。而昨晚之事，殊足贻彼口实。权其实，原无关国际。而彼狡狯之外交家得此，行且以为绝妙题目也。”翁语至此，略停顿，乃续曰：“昨日之晚，余儿自校归，陈砚抽豪，将欲习字，而楮纸告罄。余遂命仆购之。仆得纸归，言贵校学生十数方向某国儿童挑战，创之。某国儿之父母出，逐贵校学生，战事乃寝。此盖非佳事也。某与贵校，情同亲族，故敢渎陈所闻。惟先生图之。”善地避席谢曰：“微翁见告，某何由知此？家庭学校能相联而轨儿童于正途，则儿童之福也。”

铃声既震，礼堂斯启。全校学生百余，以次入堂，无或哗笑。既立定，礼堂乃如空舍。盖礼堂尊严之地，训话郑重之典，非如运动之场，游戏之事，一以活泼泼地出之也。善地遂登台布辞曰：“诸小友亦知东人之子，辱我已甚，夺我之边圉，占我之实业，虽城下之盟未足喻此耻辱乎？”诸儿肃然动容，怆然改色，齐举其右手，意盖谓知之也。善地续曰：“受辱必复，有耻必洗，此非豪杰之士爱国之人所当引为天职者乎？”诸儿复举右手，作激昂慷慨状。善地曰：“吾固知诸小友皆有志者也。大仇所在，刻骨不忘，庶几有报复之一日。昨日之晚，我小友中有向仇国儿童挑战者。观微见大，我以決诸小友必克复仇，为国家光也。特是为之不时，徒轶规则，吾不得不为告奋勇之小友责耳。诸小友欲知复仇之真精神乎？吾语汝。志欲复仇者，修学之时，务锻炼其体魄，奋勉其学

业，其他非所知。洎乎学成，工商则智力以为利器，军人则枪炮以为利器，一入争斗之场，更无却顾之理。斯则真能知大义雪国耻者也。若夫徒逞意气，漫无思考，是则图功不足，偾事有余。昨日告奋勇之诸小友，无乃近是？诸小友乎，尔辈苦未之知耳。苟其知之，谁则甘为偾事之爱国者？凡与昨日之役者，可悉来我前，我将更进而诏之。”

善地固意为此举者必年级较高而又桀骜不驯之辈，集之前列，将别为训语以戒之。讵意刹那之间，十童已骈列台前，其九皆才能扶床之一年级幼生，而一则差长之三年生也。诸童笑颜相对，绝无悸色，一若凯旋之后，待授殊勋者。善地心大异，全堂学生亦作骇容，意谓似此弱龄，岂结伴创人者？善地乃温语曰：“诚实哉吾之小友！有过而弗自閟，便当奖借矣。第昨日之役，谁则发纵指示汝者？又汝辈而外，不更有同仇敌忾者耶？”最幼稚之朱生忽引其娇喉对曰：“先生乎，此事绝无指挥我辈者。我辈良心上之敌忾实自主之。先生尝诏我，父母亦尝命我，谓尔辈将来必当为强毅勇敢之国民。我辈则铭之肺肝，无敢一刻忘。近日以还，我辈聆父母之谈话，邻舍之论议，乃知东家之子侮我已甚，而吾国人低首下心，曾不敢一校，是直卑怯之行耳，宁复成强毅勇敢之国民？我辈虽在稚龄，引为深耻，爰集志同道合之爱友，为同仇敌忾之先声。昨晚一役，特牛刀小试而已。至吾十人以外，固无他人与此役也。”善地乃庄语曰：“尔辈之志可嘉，尔辈之行则否。无论当此髫年不应预闻外事，即昨日一战而胜，歼汝小仇，岂遂返我国于富强？我恐徒酿国际交涉耳。故昨日之役，实尔辈之过失。他日体强干健，身列戎行，一旦有事，则执戈杀

敌，此则最正当最荣誉最有价值之行为，而强毅勇敢之国民之所有事也。尔辈识之，不为无价值之事，必为正当与荣誉之事，斯强毅勇敢之国民矣。”诸生肃然静听，似颇理解，至此则举手示已忆。

善地旋顾差长之三年生曰：“尔年级已高，智识应异彼辈，乃见彼辈为此无价值之举动，非惟不劝，抑且同声附和，追步后尘，是岂有说耶？”此三年生谨对曰：“吾昨放学归，途遇诸同学，方挑战于某国儿童。吾因阻止之，谓‘私斗非勇者所为，迟归又父母所怒，盍舍某国儿而趣归乎？’朱君言曰：‘尔诚无志哉。彼人为我国仇，尔岂忘之？试一问尔良心上之敌忾，则必不复相阻，且将振臂相助矣。’我曰：‘劝既不从，助则弗能，我归矣。’胡君因激之曰：‘若独非欲为强毅勇敢之国民者耶？卑怯如此，后日可知。尔不尝闻今日欧洲之战耶？同盟之国，互相协助。君与我辈为同学，情好较同盟之国奚如？独不肯一相援助耶？’吾闻胡君此语，弥觉自愧，良心上之敌忾油然而作，吾拳遂不得不加诸某国儿之体矣。”善地微笑曰：“然则尔辈胜耶？”十儿聆此，顿忘昨事之非是，同声欢应曰：“胜也。彼四儿乃无反击之余地。”曰：“然则何自而终局？”此三年生答曰：“厥后某国儿之父母出，梃逐我侪，我侪遂遁归。”善地朗声曰：“是足羞矣。以众凌寡，不可为勇；逢强而退，不可为武。尔辈他日苟效命疆场，如昨日所为，则败矣。故徒逞勇武，罔顾事理者，非也。两军交绥，自忘勇武者，亦非也。昨日之役，两非兼备，以后尚欲重蹈此非乎？”诸儿齐曰：“我辈过矣，愿先生恕之。”善地和颜慰曰：“知过而能改，我之最亲爱之小友也，何罪之有？”

诸儿从礼堂出，此天真烂漫之一年级生则并坐运动场中凉椅上，各言尔志。一儿曰："吾他日当入陆军，大漠无垠，平原千里，于其间饮敌人以弹丸，乃云快意。"又一儿曰："他日必习海军，驾巨舰于海上，敌艘有过，则击而沉之。所创不更伙耶？"朱生曰："二君所言，并吾志也。第犹有进，吾必长驱入敌国，禽其酋长，献俘国社，更编其民于奴籍，使万劫不复，如彼之于箕子之裔，则我愿始酬耳。"诸儿聆此，咸击小掌欢呼曰："快哉此举！"

谷神曰：儿童心理，纯洁无疵。而好善恶恶，自具良知。善地校中儿童如是，我全国之小学生当无不如是。我以是犹持乐观主义也。善地述兹事既竟，谓余曰："此正绝好机会，故弗当过抑。因势利导，扶之正轨，为效乃绝宏也。"

1915年8月14日发表

一 贫 一 富

天暮矣，短檠上之烛光殊弗能普及室中，第照见一老苍头短褐开襟而坐。此老虽暮，目光犹奕奕有神，惟额角皱纹作洪波万叠，唇边须髯如春草经霜，非复少年故态。案上酒樽一，粗肴数事。视苍头朱颜朗润，乃如鲜霞，则知其酒半醺矣。顾犹屡屡举杯弗释。既忽击桌叹曰："国辱于狡邻，民安于危幕，至于此日，亦已极矣。吾之幼年，值海内中兴之日，上励其治，民安其业。以我所见，允称盛世。及我之壮，强邻环伺，国步维艰，少少零落矣。及吾由壮而老，而今衰朽且死，国运亦由弱而更弱，而且无可立足。不幸之国家乎，何遂与老朽同其变化耶？一昨邻家石先生语我，谓某国瞷我无能，横来要挟。我既无以为抗，则拱手奉献东陲之特权。吾思中国虽云大，能有几东陲？他日将我生息游钓之乡，禀命外人，亦指顾间事耳。噫！我念及此，心滋痛矣。吾虽贱为仆隶，然犹有人心，宁甘奴于外人？更念吾之子孙，并皆神明裔胄，又宁愿其如印度波兰之万劫不复，永沦恶道？然而杞忧徒深，视天梦梦。解祸无方，熙熙犹是。国人既欲自亡，吾一鄙夫亦恶得不俱为牺牲哉？夫人当暮年，下场应能自料。而我值此丧乱，身如浮寄，正不知红板桥头一抔土，果得埋我之朽骨否也。"言已，欷歔再三。则复擎杯痛饮，胸中之万斛牢愁，若将藉浊醪也

悉荡涤之。

忽闻门外有小儿声曰："祖父，盍出烛我？蛛网当门，乃欲幂我之面。"苍头乃秉烛立室门次，烛光所被，则见一八九龄童子，入门而趋，眉目秀朗可念。苍头曰："盘儿，尔就陆世兄家嬉，何遂忘天之入暮，直至此时归耶？"盘儿曰："陆兄父畀我绝妙好书，曰《小军人》，并为之讲解。书味浓郁，遂忘早归。然祖父试观裹中书，将不复斥我迟归之罪矣。"言已，双手奉书，苍头受之，相将入室。坐定，启裹书之报纸，突有字数行触苍头眼帘，足以夺其注意力，使专集于报纸。循览讫，面呈希望色，喃喃自语曰："人心未死，犹可为也。救国匪可托诸空言，储金乃为救国要图，斯真扼要之谈，一针见血。他日集成巨数，可以兴实业，可以振军政。于是商战而商战胜，兵战而兵战胜。今日欺我凌我之丑奴，行见其肉袒牵羊，迎于郊野。乐哉此时，吾虽老或犹及见也。"语已，抵掌而笑，酒颜益红润，如美人之腮。

时盘儿侍案侧，闻乃祖自语，有救国储金云云，因陈辞曰："微祖父言，孙儿忘之矣。学校中先生以今晚诏我侪曰：'近有人发起救国储金，将以为整顿国家之资本。尔辈同是国民，俱有负担，爰设储金箱于校中，凡尔辈父母所赐市果饵而馀剩者，不妨投入此箱。'孙念既为中华之民，则中华隆盛，即孙荣誉。而今日之中华，遑云隆盛，殆将不国。不有以挽救之，岂非孙之奇耻？是故储金之举，义不容辞。愿祖父日畀我铜元一枚，俾投彼校中储蓄箱也。"苍头闻言喜甚，抚孙儿之额，俯而亲之以唇，曰："有志如此，是我孙也。吾许尔日投一铜元矣。即在我躬，亦并当少尽棉薄。噫！我为佣工，手

头苦不得一圆或两圆。"语已，沉思少顷，曰："得之矣。吾将戒我饮。"此际闻邻舍阖扉声，苍头即起立曰："盘儿，为我执烛，是掩户时矣。"

苍头曰朱仁，隶富人王大义为司阍。观其苍凉悲叹，望而知为忠忱真挚人也。一日，客有谒王大义者，固王之至好也。仁为通报，自归阍次。少顷，客怒颜出，主人亦弗送。仁怪之，以问同侪。同侪曰："客盖来劝主人解囊者，谓'日来救国储金之举，异常踊跃，君既饶于财，好义宁独后人？且国而莫救，富将焉凭？盍解囊慨助，为狐裘之一腋焉？'主人闻客言，嗤之以鼻，谓'此骗诈伎俩，讵能欺我王某？我财自有用处，奚得委之念秧之流？'客闻言微愠，谓'君言过矣，吾特以是劝耳。君即捐施，亦匪委之某手，何便以谰言相讥耶？况此举为全国所乐从，亦吾人之天职。诚以漠然淡视，置国家荣瘁于不顾，非爱国之国民所应尔也。'主人则笑谓客曰：'君休矣。国之与我，乃如风马牛。国自贫，我自富；国自亡，我自存。今人劝人动言爱国，即此便念秧之惯技矣。'客闻言大怒，故怫然去也。"

仁聆同侪述竟，喟然而叹。私念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我孙才九龄，犹知爱国大义。主人以富家翁，居上流社会，而其识力乃不如一幼童。大人竟忘大义，可为浩叹。我国之不振，安知非此辈上流社会有以致之？彼辈意谓金穴足凭，铜山可恃，虽至海枯石烂，富翁之资格终且永保。岂知印度波兰当日之富翁，求为今日贫穷之我而不得也。念已，启案头铜罐，中贮铜元，数之得三十六枚，自语曰："我自闻救国储金之说，便戒我宵饮，沽酒钱三十，日储此中。更数十日，便

足一银元。吾当往投救国储金事务所矣。"言已，视手中钱微笑，意谓此举至得也。

某茶寮中，座客极盛。茶寮本贤愚杂糅之所，故其论议至无定程，下自里巷委琐，上至国家大事，往往并作于一室之中。顾近日以来，所言都国耻事。愤国威之损失，图补救于将来。虽未必言有真价，而一般人爱国心未泯，足以征焉。室隅三四人，有言救国储金事者，谓收数日益增加。富翁如某某，均捐巨款。案上铺收款清单。方聚观之时，朱仁之主人固在旁座隅，注目清单，则见署其大名于上，下注十元二字。心则大怒，突趋前辨曰："某非懦夫，岂受人诳骗者？尔辈书此纸，谓某助十元，某乃未有是梦，岂预为将来予取予求地步，故作此狡狯耶？尔辈休矣，趣为我去此，否则将白尔辈招摇诳骗之罪。"三数人者笑曰："足下所言何指，某等乃弗晓。徒逞客气，自伤心性，甚无谓也。"王愤然曰："某名王大义。救国储金云云特欺人之骗术，某所弗愿闻。今尔辈纸上署某名，并书捐款数，非招摇诳骗而何？"三数人者益大笑曰："足下亦名王大义耶？昔仲尼阳货，貌似而贤佞各别。今足下与捐款之王大义，倘亦名同而忠奸迥殊者矣。"王受此冷嘲热骂，羞恨交并，则破口而詈，狺狺乃如犬吠。全室闻交诟声，齐来问所以。三数人语之，则皆语斥王，谓既已冷血如下等动物，犹敢靦然人群，肆其恶声，真所谓全无心肝者已。王为众窘，置颜无地，则夺围而出。明日报纸之地方新闻已详志其事首尾，并加以批评，末谓若王其人，正宜投畀有北，不与同中国云云。其撄众人之公愤，已可概见。而王素不喜报纸，谓足以耗财而纷心，故众人事后之笑骂，未全知也。

盘儿自学校归，歌劝用国货之歌。乃祖闻之，心有所悟，辄举以劝人。谓服用器物，我国岂无精者？苟其采用舶来品，于心则未能爱国，于实则利权外溢。名实两亏，亦何乐而出此？人之闻其说者，颇加赞同。顾皆朴厚谨愿之辈，素非乐用外货者。至其同辈张福，则最反对其说，谓为昧陋不明外事。张福者，王大义最信任之仆也。一日，张憩于朱仁室，自匣中出外国牌卷烟，徐徐然火吸之。朱老矣，老人向多言，尤好责善。见张之用外货，且为消耗品也，言乃不安于怀，夺喉而出，嗷嗷曰："卷烟岂粥饭，舍之宁便不生，奈何犹嗜此弗戒？尔亦知此为外国货耶？外人以鸩毒之品，输入我国，既吸我之资财，并吸我之精神。还即以其资财，练兵修战，待机而动。一旦衅启，我则精神已疲，资财已竭，无可为战，束手为奴。及此之时之奴隶，度不复如尔我今日之与主人互有权利义务之关系也。"之数语者，张福已屡闻而生厌，且恶其干己自由，则抗喉曰："钱出我囊，吸凭我口。事不干尔，毋庸多说。"朱亦厉声曰："忠言逆耳，奴行难改，若尔者诚不足惜。我乃为尔父母痛，痛其生尔奴性之亡国民也。"张闻语大怒，左手拍案起，右手及朱肩，将痛击之。朱急避，乘势扭张胸襟，张亦还扭之，相持不下。他仆乃为之解纷，并白其事于主人。主人命朱入，严辞斥责，谓"人各自由，张福吸烟，何干尔事？即如我之所吸，为外国头等雪茄烟，尔亦将干涉我耶？总之，尔为司阍，匪命尔干涉人者。后犹如此老悖，必且驱尔出此。尔其慎之。"

前言王大义不肯纳储金，意其人必具富翁通性，吝啬一德，当其天赋。顾又不然。西式之衣履，欧风之装饰，价固

不货也，市之无吝色。偶有新制，便捐旧式。由此以观，大义特不愿舍资医其鄙陋之祖国耳。文明国之风尚习俗，彼固汲汲焉慷慨效之矣。自劝用国货之声浪日高，外国营业颇受影响，而某国商肆尤甚。大义心焉非之，谓国人程度之退步，于此可征。否则何竟舍优美精良之外货，而改用窳败劣陋之国货哉？我既独醒，宁肯随波？于是携其钱囊，日徘徊外国商肆间。虽经彼目为退步之国人所唾骂，彼亦夷然处之。某国商肆犹得支持门户于今日者，皆众醉独醒如大义辈之功也。大义亦复涉足北里，问柳寻花。既而叹曰："以此穷国，焉生佳丽？欲得奇遇，端藉蓬莱方丈，缥缈清幽。意其间必有丽人，终老温柔之伴侣。我其求之三神山仙子队中矣。"后遇桃子者，弓眉笔直，粉脸杏黄，大义视之，西子不啻也。送情施爱，缠头无数。

一夕，朱仁计钢罐中钱，复可易一银元。此盖其第三元矣。翌晨，即持赴中国银行救国储金部，不署真姓氏，但自称中国之贫民。执事者予以收据，朱仁欣然而出，觉心惬意舒，更无别事逾其快适。因之步履亦弥复矫健。将到家，微闻邻舍聚语，则谓王家主人骤殁三神山仙子家。他年桃子归国，王大义之灵魂或且随之俱归，题名鬼籍，庶以遂彼鄙弃祖国之宿愿也。

1915年8月21日发表

某 教 师

某教师坐预备之室，神思委顿，似昨宵未得安眠者。或以其热心教育，不遗余力，遂呈斯态耳。未几，起视壁间课程表，蹙额者再。以外状卜之，殆以课事至重，关系儿童毕生，深言之儿童或未能理解，浅言之则琢辞綦难，故不得不先自斟酌，以备临课。其蹙额者，殆其间有疑难问题也。移时，视挂壁时计，针指八时四十八分，距上课时仅十二分矣。遂探手衣袋中，出大英牌卷烟一盒，燃其一而吸之。其吸收之能力，乃与暴吏之敛财无异，决不令有几微之余剩。顷刻一卷已烬，则更燃其次。尽烟五卷，而精神果少振，然犹不免略为欠伸，作美人春困态。时则校中儿童歌呼叫嚣，团成一片，如狂澜既倒，银河乍翻；或竞奋其神武，纠众互斗。某固采取教育学说中最新之自由主义者，则悉任作为，弗予干涉，以为否则且摧残儿童之天赋自由也。

铃声ⅱ当ⅱ当，诸童哄然入教室。视课程表，知为修身。教师大书德目于黑板，曰“戒赌博”。目注案上教授法，讲辞遂滔滔不绝。极言赌博之害，谓败行堕操，辱亲亡身，胥导源于赌博。厥祸之烈，惟洪水猛兽差可比拟。尔辈少年，可不戒哉？诸童聆此，颇惕然有戒心。独某生者，与教师友同居，心念昨夕先生来我同居之家为雀戏，以达今旦。雀戏非

赌博耶？先生所为之事，当无恶德，何独于我侪而必令戒之？是诚疑莫能明者矣。顾弗敢质问。盖教师尝曰："尔辈当怀疑时，须悉心研究，以抵于悟。若为质问，便是依赖，我之所深斥也。"

次时课国文，文题曰"吸烟之害"。文中详述吸烟致病之由，颇足使癖好烟霞者发其深省。即在儿童，诵此亦不敢轻讶。教师讲时极淋漓尽致，并摹拟烟瘾作时之丑态，博全堂儿童一笑。此殆所谓趣味的教授法也。笑声方戢，一末座幼生起问曰："先生所吸之卷烟，亦有碍卫生乎？"诸儿闻此，咸心德幼生，以此语正各人所欲问而不敢问者。于是皆侧耳屏息，静候教师之回答。教师凝滞有顷，欲语不语者再，乃曰："尔亦不思之甚矣。余成人也，成人体格绝异尔辈。教科书中所述，盖专指尔辈幼童言也。"诸童承教，各了悟。心念烟毒于成人，原乃无害。无怪都市之间，口衔烟卷者十之八九，即在妇女，亦复嗜之若至甘。吾辈他日为成人，自当吞云吐雾，解除烟戒矣。

斜阳射教室之西窗，时计之针指三时十分，距散学时刻犹二十分也。教师潜令校役拨其针至三十分，于是当当之声大作。或者教师念儿童神思不宜过用，故以己意损益时刻欤？诸童既出教室，或挟书径归，或集先生预备室，询前五期造句统已删正否。教师则正色答曰："尔辈前作均弗佳，不值余之删正。日后见余动笔窜改者，则尔辈造句进步矣。今且速归，尔辈父母正倚闾望也。"言已，举足先出校门，若为诸儿之前导者。

教师步殊匆匆，趋入某茶寮，群居终日无所用心之辈咸

在。见教师至，群相语曰："老三恒末至，殊令人厌也。"教师则一一与之颔首，为状乃狎而不庄。既坐定，一客发言曰："今日盍花样翻新，舍其旧而新是谋，为扑克之戏乎？"他客续曰："甚佳。今有六人在，如为雀戏，二人且向隅矣。"余三人及教师者均赞同，遂打扑克于某甲家。明灯既上，博局乃终。教师大胜。群泥之饮酒，并为东道主。教师心弗喜焉，而不得辞。遂上酒家楼，擎杯狂饮，引吭高唱。所歌若《空城计》、《滑油山》、《彩楼配》、《黑风帕》诸剧，男女老少宏细之音杂然并作，而以教师之《小放牛》为尤可耳，其音靡曼，荡人心志。或谓教师在学校中，实兼任唱歌一科，宜其于声音之道，高妙绝伦也。既而杯盘狼藉，客各醺然散归。教师亦玉山其颓，步履弗复自主，蹒跚而行，曲折入一隘巷。巷中有一树马缨花，其下有小家门户。教师摸索得之，则敲门作微响。并呓语曰："阿杏开门，侬来爱尔矣。"继闻门内有莺咤燕嗔之声曰："清清醒醒不来，灌饱黄汤，乃来门首胡言乱语。谁愿款尔入哉？"言已，灯光乃渐渐而近。教师则更为亵声曰："侬知尔舍不得侬，不令侬入，尔其奈何？"此时门果呀然而启。以下之事，恕著者弗复述。

谷神曰：余造此篇，唐突教育界甚矣。但余甚祷今之教育界中，绝无某教师其人。则妄言欺世之罪，亦所甘任。

1915年8月28日发表

灵 台 艳 影

吴下白生，禀性静穆。恒独居深念，为哲学家，兼习绘事。作画亦楚楚有逸致。其画师尝诏之曰："作画须定位置于先。山水之一丘一壑，翎毛之一羽一喙，当其操翰，成竹在胸，于是纵笔挥洒，飕然落纸，而不成名画者，未之有也。"生承师训，更进而求之。以为悬想不如端相。作画之先，辄张素纸于壁，遥坐谛视，默然永日，则纸上仿佛有画。如意之所欲。蘸笔钩勒，竟尔成幅。纵未能比肩名手，亦匪可侪于下驷。静观既久，虽素纸弗张，粉墙亦仿佛有画。心念花卉，则亭亭净植，灼灼春葩；心念人物，则红袖添香，白衣示相。一一摹之于纸，皆绝妙粉本也。生缘是喜极，谓永古不泄之秘。宇宙间玄之又玄，古来言心性之哲人所未能明，我乃得而发见之，且试之而真确，屡试而罔或不然。其功固不在倍根、笛卡尔下矣。

一日，晴窗花媚，小帘半卷。生寂坐斋中，凝睇素壁，搜索我玄想中之画稿。精思所注，神归于一，几不忆自身为何物。忽瞥素壁之上仿佛有一幅美人遐思图。急抽毫伸纸，摹其轮廓。轮廓既具，更为渲染。掷笔自视，喜极欲狂。盖画里真真，妙相绝端丽，风鬟轻约，云钿斜堕，坐小阑干上，凝眸沉想，如伤春，又如怨别。罗裳飘举，双蛮搁砌畔螺石。又

如惜春去匆匆，不忍蹴损天涯芳草也。生固好澄心观物，于外缘颇能自绝。故以弱冠之年，犹虚凤卜。彼固谓莺莺婉婉者，特大化中一应运品而已。是幻非真，复何有于恋爱？顾此际对画，则不复作是想。第念以此丰姿，可谥天人。果得以为闺房静友，虽兜率生天，甘迟十劫。次念所见女子亦复不尠，俗骨凡艳，俯拾即是。幽慧贞静如此画者，乃未前见。岂真宰赋人以美，犹留缺憾，故藉我毫端，呈此幻想，聊为补恨计耶？更念内典有所谓天眼通者，能见已往未来种种形色，无有障碍。岂我与画中女合有爱缘，故神通先现，示之朕兆耶？涉想及此，心益驰骛，喜忧杂糅，莫可名状，喜者，己之推想或非谬；忧者，此女之姓氏里居无从究索，则终为画中人而已。

每当月夕花朝，生辄展图把玩，遐想万千。有美一人，呼之欲出，昏旦相共，福亦至艳。所懊丧者，微波莫托，难倩蹇修耳。假令世果有斯美，而其里居氏族复果能侦得，庶几少有端倪。然而叩诸戚友，措辞为难。谓将探画中美人之芳讯，谁不谥余以至愚？若将寻邻问里，冀获佳遇，则宙合大矣，安从遍觅？且世界无边，娑婆居一，安知此丽质丰姿不在娑婆以外之世界耶？念此，心烦意乱，莫知所可。夫生之一心，原如古井无波，自作此画，乃咏吉士怀春。甚矣，爱之一字，足以颠倒众生也。

生既溺于爱念，不复能如曩之习静端居，为微妙之思维。因过其友吴生，瀹茗清谈，聊解闷郁。论议既发，妙绪环生。吴富有书画，则尽出所藏，恣生观览。宋元墨妙，明清珍品，古色古香，琳琅满目。生固解人，对之别有会心。发为评论，

皆中肯綮。迨夫日薄虞渊，始辞吴而归。推窗延月，披襟当风，不觉隐几假寐。

忽有推之起者，顾视，则吴生也。喜起设座，并询来意。吴曰："今夜月色皎洁，不欲独玩，故特来叩关，愿与君共赏之耳。"言次，瞻顾案头，见所作美人画幅。逼视有顷，抵掌曰："斯人得君笔为之写照，平添三分秀色。君六法益神妙矣。彼人岂知君擅此，故倩君描画耶？"生闻言惊喜，心念曩之踏破铁鞋无觅处者，今且得来全不费功夫。合有爱缘之推想，当非虚谬。因实告吴生，谓"某之作画，有独得之秘。只令摄心静观，神不外属，则物之平面，仿佛都有画理。此幅美人画，吾固得之此素壁也。"言时指其室壁。续曰："味君所语，知世果有具此妙相者。谨乞君语我以其氏族，俾慰渴想。君试思，无端弄翰，竟成写真，设非天假之缘，故为作合，则一点灵犀，胡得而通哉？"吴笑曰："画中人我固知之。君诚属意，我尤愿自任蹇修。但不识鹣鹣比翼而后，将何以酬我月老也？"生曰："是当抽我两人固结不解之情丝以绣君，并双双拜倒，祝君长生。"吴随讪曰："彼人醒里梦里，犹未知有君，乃曰'我两人'，曰'固结不解'，谰言出口，宁不自恧？"生急曰："毋相嘲矣。请趣言此女果谁氏子。"吴曰："此余中表何紫霞也。容既绝艳，如君之所画，又妙解文书，才华藉甚。堂上爱之逾掌珠，必欲得一快婿。故今犹待字。我脱将君意往，谓灵心作合，天示之机，随手涉笔，乃现妙相。彼家闻之，当必欣然允诺，谓是真雀屏选也。"生拱手曰："鲰生幸福，悬君手矣。"吴则言"必不辱命"而去。

笔床彩匣，罗列几案。生循其所画故态，凝视粉壁良久。

忽一山水画稿，涌现脑蒂。于是淡墨轻黄，以次落笔。既成幅，挂壁端详，聊解心烦。盖吴生之去，未识果否有效，青鸟不来，令人盼煞。作画自遣，亦无聊之极思而已。正驰想间，吴忽叩关而入。生喜惧参半，急问曰："事果如何？"吴徐徐视壁间画，随询曰："此云林《秋山无尽图》，岂君旧储耶？"生径答曰："此余所作，才经脱稿者。今请勿言此，所悬事究何如哉？"曰："吾乃弗信。此幅的是云林手笔。"生益躁急曰："是矣。何氏究奚所云？"曰："父母爱子之心，无微不至，故于择偶之际，每不免流于俗见。吾姑所言，正坐此病。谓婿我紫霞者，必才财两赡。自君偶然作画，竟肖吾女，固不可谓无缘。顾其才财究何如？夫君之才华，吾所夙知，而君之富力，吾乃未悉，即请见告，容往报命。"生闻言，心神如死，瞠目木立，几类刻像。既而废然太息曰："事不谐矣。"

生家世清贫，无广田华厦之所有权。乃兄任事于外，仅得支持门户，免冻馁而已。今闻吴言何门择婿，兼重才财。以己当之，必以贫寒为嫌。事不可冀，不如其已。但爱女之念，卒不可置。画里真真，益珍如拱璧，相依为命。然而呼之不应，语之弗答，画图虽好，终逊其真。世固有其真者，奈何思其次而维画是爱？念此，则深思所以致富之道。果得黄金入握，富拥巨万，则一舸烟水，固许并载西施也。次忽念近所作画，吴君尝误认为云林手笔，云林之画，世所珍也。吾脱以己画为赝鼎焉而售之，所获不綦丰耶？因持其画诣骨董商。商展视良久，惊喜曰："是真云林画也。"未几，商畀万金至，谓某巨公欣赏此画，愿以万金易之矣。生大喜过望，如泥犁之鬼，骤登天堂，顾视四周，气象光昌。急趋吴生所，谓

“吾今富矣，趣为我致意何氏，某会当黄金作屋，翡翠为床，以与我心中意中之紫霞共消受之。亦令知此日之白某，非复当时吴下阿蒙矣。”吴将命而去，既而复来，谓彼家已有允意。惟紫霞言须仿太真下玉镜台故事，愿得君自作一《兜率天宫图》，以为聘礼，此画脱稿，便当如约耳。生意此亦匪难。俟吴去，便凝神面壁，细味此图当若何布置。冥想久久，迄未有得。心急意纷，益无头绪。自怪往日作画，才一构局，墙头便现其仿佛；今日苦思，反乃无悟。在他日作画不成，则亦已耳；今日此画关系美人之得失，果从此搁笔，则夙愿胥成泡影，是非所堪也。思此，汗珠雨下，心如烹割。忽闻风声过竹，墙上斗现万千个字摇曳弄姿。起视则月色满庭，星斗在天，己身固伏几上。按额际，隐隐有汗痕。始悟以前种种，皆属幻梦，而美人画幅则犹在襟袖旁也。

生念是梦大好。果得图成兜率，吾宁长居梦境耳。次念梦征或亦足凭。未识吴君果有是中表否。遂以翌晨走访吴生，不值，则取他道归。道经一衣肆，偶注目肆中玻璃窗，不禁足为之驻而神为之往。盖窗中陈一蜡制美人，衣新制丽服，雅称身材。是乃肆中之一种广告术，将藉以唤起途人之注意力者。而此模型之容貌乃与生之所图无二。生沉思有顷，忽然大悟。自念一月以前，不尝经此耶？当时见此，未尝置怀。不谓一幅印象已深镂脑蒂，厥后图成绝艳，初非墙上现画，为我粉本，不过脑蒂留影，偶然呈露耳。夫习静则心一，心一则索留影也至易。静观而物之平面仿佛有画，正以此故。又在吴君处观云林画，入梦则下笔类倪。兜率图未有前规，虽梦中亦难成幅。此尤可证留影则现，无留则否也。生念此，心地

顿清，一切绮想胥从解除。后此研究哲理，均得圆融无碍云。

1915年9月4日发表

我心非石

一

夕阳穿林薄疏处，映照平畴，缦红成碎锦。遥村人家炊烟徐上。农人饱此甘美之晚食，便将与今日之日告别矣。顾农子阿菊，时犹蹲陇畔芟杂草，无怠意。菊固佣人为佃者，心念才入初秋，田禾已挺秀穗，今岁或有丰收望。然犹惧莠草害虫，足为禾患。乃旦夕防闲，不遗余力。盖非然者，秋收告歉，田赋莫完，己且负抗租罪，不得安度一冬矣。

既而日归虞渊，霞光亦散，大地顿入幽境。眉月徐舒，明星有烂，抱树蝉沙沙作响，弗觉其喧，转增幽寂。凡此景色，与日间之群动扰扰，阳光炎赫，绝然迥异。以人事喻之，昼乃大有作为之英雄，而夜则僻处空山之高士也。时阿菊力少疲，因就陇畔顽石坐，意少休便当归去。忽见陌头一女郎冉冉来，手提竹筐，谛视果意中人，体疲乃悉解，亟起立迎曰："银妹何适？一日不见，如三秋矣。"银姑穿白葛衫，荆钗约发，插玉簪花两朵，态至静好，眉目亦秀丽可念。闻菊语，随答曰："侬罢纺无所事，早眠则夜色可惜，知哥犹居此力作，故来相伴，亦好作闲话耳。"言次，置筐于地，续曰："侬弟适自前村

采菱归，菱绝鲜嫩，故敢禗以饷哥。”菊乐甚，诚意答曰：“妹爱我深矣。”又曰：“田中莠草，大略尽锄，今日之事亦云了结。特妹既来此，余亦不思归也。”语已，银姑憩石上，已则踞坐树之根，位与银姑相对。

菊徐削翠菱，皮去，肉白于玉，纳口中咀嚼之，甘美乃无伦。觉世间诸味胥弗足以喻之。是有二因：一以才采，故特新鲜；一以所爱之贻，甘美原在味外也。静对有顷，银姑见天上一星疾流，入于他星，合而为一，因笑指曰：“哥！看星亦喜相亲也，但不知彼辈亦好絮絮话衷曲否。”菊曰：“讵不然耶？妹谅闻牵牛织女之事矣。”言次，指天一方之二星曰：“是牵牛，是织女也。二星原为夫妇，以欠天帝聘钱，遂为隔处两地，银河界之，不得飞渡，惟每岁七月七夕，灵鹊填桥，令一会面。试思别后情怀，片刻安倾？亦惟有涕泣如雨耳。故是夕之露，视他时为多，着田禾粒粒如夜光，盖牛女之泪珠也。”银姑曰：“今夕非七月七夕耶？此际想是桥头抛泪时矣。”菊曰：“是也，我乃忘之。”因仰首天际曰：“二星黯黯无光，殆各有万端愁绪郁结于怀，故乃损其华彩。”银微吁曰：“牛女有恨，神仙何羡？较其幸福，乃不逮侬。侬有慈母爱弟，刻刻相亲，又蒙哥不弃，引为至友，朝夕觌面，乐乃无已。双星，双星，侬直欲骄汝矣。”菊曰：“双星一年一见，亘万古而依然。吾辈则聚首固乐，而他日之别，苦复奚堪？”银姑惊曰：“哥何云？岂将佃于外耶？”菊视地无语。银姑续语曰：“哥居村中原大好，万勿外出。侬之所亲，母弟外惟哥，侬亦且永永爱哥，此情与双星并存不灭也。”菊心中感极，曰：“固所愿也。”言已，大地复寂然。微闻风吹禾叶，瑟瑟作细响耳。

大抵野子村娃，思想虽甚朴陋，而尘世污念非其所怀。银姑月下誓心，情浓于醴，在多文喜华者视之，必且谓有女怀春矣。而彼固光明磊落，无一毫私亵之意。天真流露，出语自然恳挚。亦惟如是，而爱根乃深植至于无既。时月丽中天，平畴一白，风过处如银澜涟漪，恍疑碧汉。二人脉脉相对，又仿佛乌鹊桥头牛郎织女也。移时，银起立曰："阿母盼侬矣。我侪盍归休？"菊遂拾地上竹筐，并肩入村中，各返其家。陇亩间惟余点点流萤，消受此良宵月色。

二

槿篱以内，菜畦数列，以粪壅之勤，菜已滋长，肥硕如翠玉所琢。菜畦后瓦屋三楹，壁少败坏，窗牖之属皆出于补缀，殊乏整一之观。屋中则杵臼耒耜，木凳竹榻，杂然堆置。诸具类破旧，屋中遂益黯淡无华。顾时或光明灿烂，有如华屋，则银姑居屋中也。莲出污泥，丰姿无减；兰生空谷，岩石为芳。天下之至美，固足以移易景物已。

时秋容渐老，白云蔽天，村亩之间惟闻落叶鸣虫之音，使人恻恻无欢意。银姑则当窗纺棉，息息弗停，轧轧之声尤足益人秋思也。忽邻舍冯媪推篱门蹒跚而入。银姑望见，停机起迓曰："媪请入室坐。甚好风吹媪到此？"媪笑曰："为姑娘来也。"语次，亟坐室隅板凳上舒其喘息。盖媪年事高矣。银母时在旁室，闻媪至，即出与酬答。

银母擎一粗瓷之杯，斟茶满之，以奉媪。随坐于旁椅，絮絮话稻粱之事。语有顷，媪乃中断其论锋，别易新题以为谈

料。问曰："银姑今几龄矣？予老而健忘，屡问乃犹未忆。"银母曰："银儿才十九龄也。"曰："银姑体态绝不似村中女娘，以彼丽质，当偶富室。予似记彼犹待字，则正当审慎选择也。"时银一意纺绩，绝弗旁瞩。而媪之所语，不期窜入两耳，则面立赪，饧眼视媪，微含娇嗔，意谓老妪呶呶，乃不顾人之羞。媪似未觉，言笑自若。银母亦无思及此，遂置答曰："偶富室固所愿也，顾安所得富室而仰攀哉？"媪龋齿笑曰："此余之所以来也。前村张家非大财主耶？肥豚成群，屯粟盈仓。以予思之，富殆可以埒侯王。彼家公子，年弱冠矣，邻家佟先生教之读书，声彻篱外。他日一举成名，必宰官身也。予昨过之，张夫人待余以殊礼，锡余米粉之饼。予食之而甘，非人间味也。夫人语我曰：'吾儿年二十，尚虚凤俦。村中女郎大都肤色如漆，面目可憎，是乌足以配吾儿？媪闻见广，眼中必有好女郎。即或无有，能为我物色得之乎？'余曰：'眼中固有之，奈门第悬殊何？'夫人曰：'是乃无妨，果得好女郎者，虽荜门圭窦之子，吾宁不能锦绣粱肉以宠之耶？'余遂辞出，曰：'然则吾且将尊命往耳。'须知余所谓好女郎者，即尔家银姑也。"

银母闻言，乐不可支。顾银姑笑曰："第不知我儿陋质足当富人意否。"媪曰："无谦撝矣。但尔肯允之者，事无弗谐。"银母毅然曰："我允矣。"媪作鹭鹚笑曰："介成婚事，胜造浮图。吾老矣，身后必获冥福。即未死之前，亦当得银姑香花供奉也。"言已，睨银姑，作丑容。时银姑愠怒已极，徒以慈母在前，媪又长老，不敢与之反唇，因置若罔闻，自弄其机杼。其母及媪以为含羞也，各一笑而罢。

在山泉水，澄然自清。银姑生村亩间，交接简少，故用情亦不纷。足以受其爱者，母弟以外，厥惟阿菊。富贵于彼何有？富人子于彼复何有哉？今忽闻阿母将以己嫔张家子，是直欲投己于荒漠之野，一入此中，复何生趣？因长跽于地，泣告母曰："母爱儿，儿有所请，母无弗许。今请实告母，儿不愿嫔彼张家子，儿爱菊哥也。"母闻言，状若甚骇，少时，颜色立霁，温语曰："阿菊固诚实可嘉，尔又与之自小相亲。但彼两肩荷一口，尔果从之，何以为生？张家富厚，尔所夙悉，一为彼家妇，金玉膏粱，享用不尽也。"银益呜咽，曰："衣食，外也；情合与否，内也。置内而求外，岂儿所欲耶？"母决绝曰："吾已允冯媪，恶可复有变更？婚姻之事，权在父母，自身无与也。"银知撄母怒，弗敢再辩。而心痛如烹割，若将弗胜。时其弟趋入，手携钓竿，亦弗问乃姊有何悲戚，但牵之起，曰："吾侪钓鱼去。"银则洒脱而归其卧次。

是晚，银伺菊于村前。未几，菊果荷镰而来，盖获稻归也。银望见菊，悲不自胜，黯然招之，至于七夕深谈之石畔，令并坐，而语以日间事。菊闻语神丧，呆若木鸡，目睛突出，欲哭无泪。忽颤声作干笑曰："今岁秋收告歉，余苟株守村里，必且冻馁以死，故明春决谋食他方。是终当与妹分离也。妹既嫔富室，良云得所，余谨为妹贺。"银悲咽曰："哥无言然，是将碎侬之心。我心非石，莫可转移。此则敢以请哥无复作违心之论，致益心伤。"著者曰：一点灵犀，息息相通。银不怪菊之薄幸，而转恐其伤心。盖明知菊之言此，初非由衷，事至无可奈何，故为决绝之词，以断其情耳。知心如此，深情可想。地老天荒，此情或未解也。

三

自是银郁郁无欢，常日含愁掩涕。母亦怜之，所以劝慰之者备至。又恐其愁损天年，便失却多金快婿，以此心尤躁急，然无如何也。一日，冯媪复来。银怒其人，自入卧内，弗与为礼。闻母媪喁喁，声细不可辨。继闻媪兴辞去，则母笑容入室矣。坐定，言曰："吾儿愿已酬，后此毋复悲戚。盖张家占婚事于龟蓍，示象乃弗吉，前言遂作罢论。所可惜者，失此一家好门第耳。"语已，作懊恼状。续曰："媪言，此事殊抱歉。吾儿既爱阿菊，彼甚愿玉成其事，以为补过。我思儿既欲之，固亦甚佳，因命往探阿菊之叔，觇其意旨。菊自幼鞠育于其叔，诸事均须禀命也。"银聆言，愁容立解，颜色焕发，如惨雾漫天忽焉云消日出，万象光昌。虽欲自掩，而喜色自然流露。怀愿将偿，转觉羞赧，因他顾而自掠其鬓。

越数日，媪来报命，并将灿烂之银饼，谓菊叔甚愿以银为菊妇，此聘币也。银闻讯暗喜。母则匆匆料理嫁衣。以时甚促，仲冬三日即嫁期也。银乃不复出门，压线朝朝，时露笑靥。母亦顾而輾然。两般心事，乐则同也。

晴檐鹊噪，梅着初花。一阳来复之时，银姑嫁期至矣。村中仪文特简，贺客亦绝稀。冯媪为冰上人而外，馀惟三数邻人，则皆顾银私语。银意彼辈评论其姿首及服御也，颇形局促。而心上温馨，惟含欢意，以为己之与菊，缘几中绝，忽焉魔障悉去，如愿以偿。回味之醲郁直无伦类。俟见菊哥时，必当交手于心，共祝情天不老。思此，渐渐沉入冥想。贺

客之偷窥窃议，遂无觉。忽鼓吹作于门外，沉想为之惊破，则鸾舆至矣。伴娘催促上妆，翠翘朱佩，红巾帕首。第闻鼓吹复作，己身渐为伴娘引入舆中。舆则徐徐前进，耳觉驺从之导于前者甚众。念菊困穷，何来金钱为此豪举？或者乃叔爱之，故告贷以宠之耳，然亦费已。

歌乐风飘，行来彩仗，一村哄动，结伴来观。银居舆中，且为红巾所幕，弗能瞩见外物。心念菊哥之居与我家密迩，此时胡犹弗达？岂欲炫其盛仪，故纡道行耶？正思惟顷，忽闻铁索琅璫声，继闻一吏人咆哮曰："抗租恶佃，非捉将官里去，何以惩其餘者？"即闻一人哀告曰："秋来暴风为厉，谷脱于穗，业到手而夺之。天实降罚，夫复何言？但某向为良民，焉敢抗租？所以迟迟者，尚未得所告贷耳。"吏人怒曰："无事哓哓，谁复信尔诡辩？有话可以向官说去。"语至此，闻竹鞭着背声，彼一人乃大号。银惕然心惊，念此人声音何酷似我菊哥？岂田赋未完，故受暴吏虐待？继思此必无之事。菊哥此日方锦衣华服作新郎，焉有新郎而被拘者？思此，因联想及农人之苦辛，勤劳终岁，卒受严刑。人生亦何乐服此惨役？菊哥盖亦幸免者耳。俟此后当叮咛菊哥，舍其耒耜，别择他业，庶少全人生之乐趣也。

思量间，舆已弗进。时众乐齐作，聒耳欲聋，人声亦喧沸特甚。银心念殆抵菊哥家矣。未几，伴娘果扶之出，参拜天地如仪，两新人更交拜焉。礼成，相将入洞房。观者争欲知新人妍丑，则从而尾之。好事者遂摘去银之红巾。障碍既去，容光焕然，众皆鼓掌道新人美，向新郎作滑稽之谀词。银羞甚，急闭其秀目。无意间乃于眼角瞩见新郎，白而丰

颐，状类书生，殊非阿菊，心乃大骇，全身汗如沃冰雪，肝肺都僵。继乃强自宁定，将前事从头回溯，终乃了然于心。盖移花接木之故智，新郎故张氏子也。悲意萦怀，不能无怨于母。以为母固爱我，何独于此竟相陷害？世有朋友而相欺以诈者，母女骨肉，岂其类耶？

蜡烛烧残，鸳衾薰暖，时宾客渐渐散去。新郎为客所嬲，饮过其量，遂扶醉入洞房，上床倒身睡，绝不知旁坐玉人，良宵第一。客亦恶作剧矣。伴娘为银料理寝事，掩户自去。银在旁展转反侧，宁复成寐？心念大错已成，如何可解？彼床头酣睡人，既非依心所属，强与同命，岂复人生所堪？旋闻遥村柝声，已报二更，餘则万籁俱息。忽推衾起曰："无可奈何，只得出此矣。"顾视新郎，则醉梦方甜，不虞遽醒。因启视箱箧，欲得旧衣被体。顾什袭箧中者，俱灿然新制。无已，则择一黑色绸衣服之。束装竟，更怀饰品数事，灭烛火，潜启户出门。经门四重，身已在村路中，私幸张氏之人无觉也。

四

银驻足道中，念将何往。脱归家，必撄阿母重怒，辱骂痛责，非所堪任。他往则亲故绝鲜。时柝声复报三更，心中乃益焦急。念天明人起，则侬计败矣。忽见村外田畔，火光荧然如豆，计其地当有人在，不如问道于彼，入城佣富室为奴，犹得保持完躯，留待菊哥。想定，遂举足疾趋。严霜砭骨，寒气中人如针刺。银虽御新衣，犹战栗不已。瞻顾四周，如张黑幕。树叶既脱，老枝杈枒若鬼臂，奋张突出，如欲撄

人，状乃绝可怖。入冬景色本是凄清，益以深夜，大地如死矣。

出村门，指火光处行，则见一十五六女郎临流投网，心志绝专一。而敝衣被体，未免有索瑟态。银乃故高其足音，至女郎侧，问曰："寒夜风霜凄厉，妹何以此时来此？"女郎闻声回顾，见银娇婉，度非强暴，乃呵手言曰："吾母老矣，织草屦为活，利微甚，虽得我为助，犹弗能谋一饱。试思吾母以六十之年，乃历此苦况，宁非为子女者之罪？顾自抚我躬，实乏点金之术，爰来溪畔，网取银鳞数十尾，持赴市集，可得一二百钱，市米肉归，以进我母。为此生涯盖已岁余，非敢云甘旨之奉，聊尽为子女者之心耳。所以中夜出者，则以日间有织屦之工，母又爱我，弗令夜出，故必俟母就寝，始得潜行也。"

银闻语，恻然动哀矜之心。因抚女郎背曰："妹真纯孝哉！"言已，探怀出金钗一，畀之，曰："侬身无半文，莫可馈赠，敢以此戋戋者为奉。妹持以易钱，亦得供高堂一日之饱也。"女郎察其言诚，即谢而受之。银因问曰："妹亦识入城途径耶？"女郎欣然曰："吾固熟稔之。盖常运屦往也。姊欲入城者，吾愿为导。"银曰："无须，但烦指点足矣。"曰："由此入城止一通道，余均小径。姊遵道行十三里即达矣。"曰："谢妹助侬，侬行矣。妹亦趣归，恐高堂夜醒，或将呼妹也。"女郎曰："姊夜行长途，不嫌孤寂耶？"曰："无伤也。"言时，忽念身御新绸衣，乃入城投人家为佣，殊弗称。视彼女身材恰与己仿佛，因复言曰："侬以不得已事入城，今此装束，于侬事乃有阻力，拟与妹易衣而衣，以成侬事。"女郎曰："是无不可。特我衣已敝，

姊御之必且受寒。"曰："此时侬心如焚，受寒亦奚恤？"语时，匆匆解扣。女郎即弛外衣易之。随曰："吾居红枫村东，姊归时可来交换也。"银漫应之。相与珍重道别，遂分手。

银遵女郎所示道行，心忧步急，不久已望见城闉，弗觉其十三里也。时天犹未明，乃踞城下础石坐。中心忽恍，如无舵之舟泛大海中，此后何所底止，正难逆料；而别母心怀，念郎情味，复时时萦绕于心。偶一举首，则东方已呈鱼肚色，关吏亦耸肩披衣，口呵呵作惮寒态，徐启其关。银即起立入城，信足而行，不辨南北。银固欲佣富室者，然既无引进之路，复乏素稔之家，安得牵路人而叩以欲佣我否？盖亦弗思之甚矣。

行数巷，路人渐众。忽有声触银耳官，心乃跳跃不已。盖昨日鸾舆中所闻铁索声也。循声所自来，举首视之，则见荷校者十数，三四吏人牵之，自巷之彼端来。行渐近，猝然魂失，眼泪如泉涌，呜咽而言，几不成声，曰："天乎！胡使吾菊哥至于此哉？"荷校者之一人亦失声曰："非吾银妹耶？胡为乎在此？"银曰："侬事言之词费，今暂弗述。哥非为官赋未偿耶？"曰："然也。昨晨被拘，便见官守。余乞缓期清偿，官守怒鞭我腿三百，血肉模糊，至今犹痛彻骨髓。"银视菊足，果跛躄不良于行，心益伤感。菊续曰："暮归拘留所，吏人索食宿资，余告无有。即锁我墙隅，鞭背五十。坚藤着体，灵魂飞越，有生以来未尝前受此痛苦也。而昨夕今晨复未得粒米沾唇。衣又……"语至此，吏人威喝曰："何物村娃，敢阻恶囚？见机者趣去，莫谓乃公无情也。"言时，推银于路旁，牵群囚自去。群囚创于严刑，不能疾行，吏性躁急，欲速达，则

一一鞭之，如御者之策牛马。银木立痴顾，不复忆此身何身，此世何世。盖其心受激刺者深矣。

旭日既升，小学生结队归校，歌声嘹亮，遂唤醒银之幻想。悲意凄怀，历历心头，念菊哥堕此地狱，苟弗援手，枉云爱好。因念怀中饰品质皆黄金，典之以偿菊负，当已足数。计定，乃叩途人以质库所在。既得之，尽出所有，仅易得银饼七枚。盖所怀初非重物，两耳环一手钏耳。乃又探知拘留所地址，访巷寻里，居然得达。入门，守者赫然如虎。银勉为笑颜相向，告来探阿菊者。守者见银秀美，则又敛其神威，涎垂垂如顽犬，丑容言曰："尔阿菊妻耶？果舍不得尔夫者，盍将银钱来？"银大愠，顾不敢发，但庄语曰："毋相玩笑，侬固来料理田赋者。阿菊究在此耶？"守者闻来完赋，自庆得于中取利，因导之至菊所。至则矮屋压眉，秽气刺鼻。阿菊受创重，弗能立，颓然偃卧墙隅，肤色惨白，类冢中陈死人，两目已无力开视，则冻馁故也。他囚或不惜费，乃得藉稻草而坐，三餐亦无缺，精神故少振，徐敲烟管，互诉服佃苦况，语鄙而旨悲。有作地狱行乐图者，当以此间为粉本矣。

银见状，中心酸楚，泪乃沾其襟袖，凄然呼曰："菊哥！侬来视君矣。"菊闻声勉张其目，一瞥便阖去。力自振喉，仅出微声曰："妹胡来此鬼域？秽气侵妹，便足致疾，是将益重余罪。"银曰："且勿言此。哥所负几何也？"曰："四千钱耳。惟在贫夫，四钱或犹弗得。"银乃出银饼，悉以畀之，曰："趣如数缴彼吏人，哥便为自由身矣。"菊举手受之，绝不推却，而衷怀之感恩知己，乃莫可言状，惟有两行悲泪而已。

菊遂就守者缴所负，恳为转纳诸官守。守者持筹计之，数

乃溢出四千。菊不敢校，遵其旨与之别。纳资购得粗粝，与银妹共食，聊慰饥肠。餐已，商量作归计。银谓哥足不便行履，不如买舟从水道归。菊自分实不能行步，即亦弗却。银乃出佣舟，既得之，扶菊入舱中。视其稳卧，便兴辞登岸。菊谓“盍同载而归？”银诡曰：“侬尚有他事，须以午后归也。”菊弗疑，任其登岸，舟即解维而去。而银之愁肠乃一刻九回，以为万般心事，惟菊堪诉。今菊既深创，何忍重伤其心？故宁蕴愁于怀，弗以己事相告。事至独伤而莫可告诉，其情尤足悲矣。正怅望顷，突有抚其背者，曰：“何处不寻到？姑娘乃在此闲眺耶？”银惊顾，则皤然黄耇，邻人秦老也。

五

秦老曰：“晨间尔母叩扉诣我，谓张家之人来告，尔以中宵遁，急欲招归。无人可托，念及我老而犹健，可以步行数十里，爰属我出村追寻。我既转恳邻人严三周行邻村，自乃入城遍访。不意相遇于此。”银方忖度，既为秦老所见，势必随之俱归。此后所遭，当无顺境，己将何以处之？思深念专，遂不闻秦老何语。秦老以为不欲归也，则喃喃曰：“姑娘归矣！尔母闻尔此事，晨餐弗进，眼泪都干。尔纵有委曲，独不念母女情也？”银固爱母者，徒以乃母一着之差，身临万急之际，遂忿不他顾，岸然独行。今闻秦老言，至性肫然而发，潸焉出涕，莫名哀戚。一转念顷，心志遂定，毅然曰：“侬从丈归矣。”

入篱门，稚弟望见。童幼无知，犹作顽态曰：“姊嫁新婿

去，何得便归也？"母闻银至，失声而号。银疾首趋跽母前，亦饮泣，断续言曰："儿罪深矣，敢怙爱乞母原宥。"母掩涕曰："余之过也，今方哀悔未遑。昨宵苦吾儿矣。"银不意母作此语，曩时悲怨，胥以消释。觉阿母仁慈更胜于前，感激之泪复潺湲不已。少顷，为母述昨今之事。母亦言张氏怒吾儿所为，已来取消婚约。余业醒迷梦，知压抑儿女心志，于己身有莫大之悲戚，因毅然置诸，无复仰攀富室之念。自今以后，余必如儿志矣。"

冻云四合，寒鸟哀啼，大千世界胥笼愁象。银方为母补缀寒衣，针息息弗停。稚弟忽推扉入，曰："今日恶晨哉！我方出游，乃见丧家，盖村头菊哥死矣。"银突闻噩音，神离于舍，持针弗准，乃穿其指，及觉痛，始哭失声。亟请命于母，愿及菊未埋而视之。母怜其苦志，即亦弗禁。遂冒凄风至菊家。惟见菊叔倚墙悲叹，菊尸则偃卧败絮中，上衣弗完，乃露背上创痕。银谛视久久，念河边一别，竟判人天，拳拳此心，同随没世。尚何事堪云真实，复何物足当念恋？世界固镜里之空花，吾身亦水边之幻泡耳。念此心寂然寞然，悲乃无有。人遇至悲而转入弗悲，必其悲非人类所堪。惟于古伤心人，乃臻此境界耳。

未几，桐棺舁至。菊叔抱菊尸入棺，破衣卒未去体。银居侧，瞠目直视，乃无泪。既盖棺，寂然自归。母念阿菊已死，银当肯改嫔他家。顾以愁苗新植，未敢骤议此事。明春，母病卒。银哀毁逾常。既货家具葬母，乃携幼弟投尼庵为佣，长斋礼佛，以了余生。偶从屋角望见牵牛织女星，辄自语曰：神仙究非人世比也。

1915年12月11日发表

倚闾之思

白云无际，银河微澹；商风振高株，叶萧萧而下；砌虫鼓翅哀吟如为应答。盖秋气深矣。常人对之，犹减欢意。若夫游子不归，倚闾望切，当此秋容惨淡，鲜有不凄然堕泪者。

徐生秋帆，以三载前游学京师。所学固以三载毕业，夏初上书父母，谓归期当在秋初。其母洪氏，闻讯喜不可支。三年分别，学成而归，是后之希望无穷，初不仅舐犊之爱也。乃朱炎既祛，商素已届，日夕望穿秋水，迄不见乃郎归装。且鸿雁不来，邮简亦复断绝。忧心如捣，惟有仰天痴望。比来秋色将残，去约期已远，心益焦急，遂泥乃夫华甫作书置邮。华甫则冷然曰："儿在外必安好，无事悄悄忧也。"继闻秋帆幼同辈砚之陆生新自京师南旋，度必知秋帆近况，因促华甫趣往问讯。日暮风酸，犹未见归。短檠如豆，相伴煎心。对此凄凉，百感交集矣。

少顷，隐隐闻巷角犬吠声。洪夫人因呼婢曰："荷儿！趣出，备应门，无令尔主久待。"时荷儿已假寐己室，以寒也，匿首衿际，呼声遂弗达耳官。夫人见不应，度荷贪懒，振喉复呼，声宏肆于前。荷儿好梦始惊破，拭目凝思，忆主人未归，犹非当睡之时，因出就主母所。瑟缩惺忪之态，乃为其才醒之标识。夫人方欲置语，门外已有剥啄声。荷儿疾趋启关，果

主人归也。

华甫年事五十余，朱颜乌须，威仪甚盛。惟眉宇之间颇蕴愁象，顾非所夙具。夫人迎见，亟问曰："君访陆世兄，彼果何语者？"华甫坐定，神思若不属，徐徐言曰："彼言吾儿安居学校中耳。"言时出声甚勉强，双眉深蹙，继发微吁，支颐瞑目作深思。夫人念子心专，未遑省乃夫态度有异，独叹息曰："既告归期，胡犹弗行，令人盼煞？即以事淹留，亦当有书来预告。今并此无之。吾儿其病矣。"泫然泣下。华甫状若不耐，叱曰："丈夫子原当有志四方，但得立功成名，便尔我为父母者之荣誉。苟其优游乡里，依倚膝下，默默无闻，侪与常辈，是固余之所深恶，度亦非尔所喜也。秋儿迟归，又何忧焉？趣释愁怀，无自伤郁。"夫人闻言，益泪下如绳。既而荷儿进肴馔，备二人餐事。华甫摈弗御，入卧内先睡。夫人亦食饭仅半碗，便尔置箸。肴馔留盆盎中至多。荷儿则大乐，携去独餐，饱乃逾常。

夫人漱口已，即归卧内。而盼子之心，靡刻去怀。自知卧亦弗得入梦，聊为女红自遣。信手拈来，愁亦萦抱，盖为秋帆制寒衣而未竟者也。先是，夫人得秋帆秋初南归之信，念秋风疾起，最易病人，吾儿辞家三年，衣当凋敝，何堪弗与重制？因市料剪裁，引线自缝。夫人虽中年，目力已微弱，裁缝至不易，弗能速成。今夕赓续前工，实亦出于勉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密密缀痕，皆历历爱恩也。人子荷戴亲恩，至深极厚，讵可尽报答也耶？

忽窗外急雨骤作，着干叶上，其声沙沙，如众蟹吐沫。窗纸既湿，风来立吸去，风遂乘隙而入。灯火为风所欺，摇曳

左右，若懦夫之避强暴。夫人感此闻见，凄然长念，以为父母之于子女，爱惜具有同情；独吾夫乃未见其然。彼于秋儿固不可谓不爱，然秋儿三载远离，彼曾未作一怀远之词。余每忆念秋儿，彼又必阻我无然，谓京师去此仅三日程，如乡里间耳，奚用系念为？但秋儿者，余生之育之，迄于成年，如影伴形，何尝分离？一旦忽束装就道，别且三载之久，那得不令人怅然若失，一刻难忘？是故每当宵寒骤作，必自念曰：未知吾儿在外，此时已否入梦？若贪眠不知添被，则酿病矣。昼热乍盛，则复思曰：不知儿衣是否过暖？若耽诵懒解，则受热矣。闻窗外雨声，则愿儿弗行道中，否则衣且着湿。望凄凉月色，则愿儿正在群居，否则意将无欢。时物新尝，或其品为北地所无，则又怅然以思，谓吾儿在外，焉得此味？北地腥膻，非儿素习，不知因此而减餐否也。岁时令节，见里闾为盛会，则又思曰：此日此时，儿当恻恻南望，乡思萦怀，身居京华，魂飞吴越矣。耳目所历，神经所感，既无一不为思儿之资料。于是日日思，时时思，刻刻思，刹那刹那，思无穷极。即在梦寐，罔或恝置。梦儿归也，则心花怒放，如获至宝，初则抱之于怀，吻之至于千万；继乃荐珍羞，酌甘醴以宠之，曰：吾儿久未得此矣。学成归来，余心滋喜，特设此筵，用奖汝劳。梦儿病也，则仓皇就道，涕泪涟涟，至儿所，则帐幕低垂，房栊凄寂，搴帐以视，儿偃卧其中，容颜惨白，非复人色。痛极而号，梦乃突醒，心犹怔忡不已。盖三年之中，梦醒都无宁刻。所藉以慰情者，一纸平安字耳。今夏既得归信，心乃大喜。而初秋犹遥，殊恨时光之迟淹，数朝计夕，幸得盼到，而足音杳然，竟失所望。此一二月间，焦

虑苦思尤倍蓰于前，此心直欲粉粉碎矣。返视吾夫，乃恬然黑甜，视如无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真莫可强移也。念此喟然长叹，泪珠垂垂滴手中衣上，如窗外之檐溜。

一线缝既竟，夫人目已昏花，因置不复缝。第支颐呆想，恍惚之间，终觉乃郎之不归，必缘卧病京师。陆世兄云云，特慰我夫妇耳。诚以秋帆至孝，间五日必修一禀。脱以事迟归，岂反无申明之书函？夫人推想及此，不能不因想生疑，因疑生信。执著疑心，于己乃大苦。私念吾儿所患，不知果何症也。其微疾耶，则客地凄凉，无人护惜，已极人生惨事；其重病耶，谁与延医，谁与进药，饥也莫得自食，寒也莫得自衣，而其结果则不堪设想矣。念此心房剧震荡，血输周匝非复常度。又念即有友人肯相扶持，为延医而进药，顾北方之医，习知北人体气，吾儿南人，当之奚能呈效？如欲就医南归，又不堪舟车之簸荡。嗟乎，苦吾儿矣！夫人幻念叠叠，其来也如贯珠。凡所忆秋帆病耗，仅得之己之空想，初未曾有绿衣邮使将恶消息来也。

忽华甫自帐内出语声。夫人幻念为之暂息，倾耳聆之。华甫曰："噫，吾儿病矣！"夫人急曰："君胡弗早告？果何病也？"曰："疟耳。"夫人曰："乍寒乍热，难受哉。"华甫突呼曰："急电来告吾儿病革矣。"夫人愕然。继思并无叩门入者，安所得急电？因启帐视之。华甫则合其双目，鼻息咻咻作响。盖梦呓也。夫人念恶梦弗醒，受惊非细，遂撼其躯使醒。而华甫复言曰："吾志已决，必往视吾儿。尔趣为我治装，无事牵我躯也。"夫人见弗醒，复力推之。华甫自语曰："人言汽车之轮疾如迅电，余乃徒觉其滞缓如顽牛。颠簸震动，愁心碾碎矣。"

夫人乃高声唤曰："趣醒！趣醒！"则叱曰："妇人作态殊足厌。吾儿尚非无望，无高声啼哭，致益病者苦痛。"少顷，乃纵声长号曰："天乎！"声作，目乃立开，面作惶遽色，眼角隐隐有泪痕。见妻在侧，复瞑目沉思，徐颤声言曰："尔犹未眠耶？宵寒滋厉，迟眠且致病。"夫人曰："君梦中何见也？"曰："无梦也。今宵之眠，安稳极矣。"夫人俯首至臆，幻念复作，以为夫既无梦，而呓语乃如此，殆以凶事将至，故朕兆先见耳。念此，呜咽不能自已。华甫亦欷歔转侧，弗复成寐。两般心事，一样伤怀矣。

诘朝，天邑阴晦惨淡，如为愁容。夫人昨宵虽亦勉就枕函，而愁肠百转，何尝合眼？更漏频催，泪与俱滴，重衾湿透，寒欲成冰，皆思儿之泪也。人当无可奈何之时，凡百景象胥为酝愁资料。而夜深人静时尤甚。万喧已息，独念凄凉，耳目既无所接触，惟馀此不可恝置之一事蟠据脑府。思之思之，只此一事。有不忧心如焚，肺肝如裂者耶？故愁人当此，惟有冀东方之趣晓。而天公狡狯，若故与愁人为难者。鸡既鸣矣，犹迟迟靳其晓色。夫人搴帐频望，疏棂上曾无末光。则合帐复思，思有顷再搴帐视，果微呈惨白色。急披衣起，自撩其鬓发。忽闻挝门声甚急，心突然惊，手足失措，梳遂堕地。颤声呼荷儿。荷儿方圆好梦，弗暇应。夫人无奈，自趋门所。一步一顿，如弗欲速达。意谓此门一开，立听吾儿恶消息，吾身生趣且从此尽矣。念次，无如已抵门首，手颤颤然去门栓，栓去门辟，即闻秋帆犹作三年前音吐曰："亲母乎！儿归矣，母胡弗令佣役启门？破晓有劳，儿心滋弗安矣。"夫人踟蹰却顾，自疑梦寐。然仰视天，则冻云万叠；俯视地，则

严霜遍布。以手扪壁，指有所触，自扼其腕，复觉痛楚焉。遂自慰曰：是真实事，决非梦境。三年垦念，数月深愁，可从此抛向九霄矣。因命秋帆趣入，夫役荷行装随之。邪许之声，乃惊醒华甫及荷儿之晓梦。

华甫闻乃郎声息，急跃起，弗遑扣衣，疾趋外室，牵秋帆袖曰："吾儿！病以何日痊也？"言已，直视其面。秋帆茫然曰："亲父乎！儿未尝病。"时夫人疑怀既释，亦觉华甫言无由，搀言曰："秋儿何尝病哉？"华甫曰："吾儿无相隐。陆世兄自京启程在一月先，彼别儿时，见儿恹恹有病容。厥后道出齐鲁，瞻拜泰岱孔林，迄于前日始返里闾。余昨往访，彼言如是，余乃知儿之迟归，必为病魔羁留也。"夫人复搀言曰："君昨语我所闻于陆世兄者乃异是。故设诡词，轻描淡写，但曰吾儿安也，是何故欤？"华甫顾睇夫人曰："尔深于爱子之心，余岂无思儿之念？为父为母，性情既有同具，爱惜斯无二致。余自秋儿北去，三年之中，片刻何曾置怀？然宁隐之于心，弗为汝告。昨晚闻讯归来，此心几裂。入夜梦想颠倒，恐怖万状，灵魂恨不离舍而去，返于沕穆。而亦弗以相闻者，诚以徒益尔悲，无减余戚。见尔悲涕纵横，且益令余肝肺都僵耳。"夫人闻语，湛然自思曰：原乃如此。当初错怪吾夫矣。秋帆遂续曰："陆兄来辞别时，儿果微有弗舒，但明日即快适如恒。至迟归之故，儿固尝修书禀明矣。"华甫夫妇异之，齐谓"未有书也。"秋帆曰："然则洪乔误事矣。儿在校中毕所业，幸得列名第三，差堪仰慰二亲期望。正欲束装就道，忽闻某大师有讲学之举。念大师学海明星，鲜开绛帐，遇此机缘，乌可交臂失之？因修书奉禀，暂缓归期。讲习之事，期以两月。大师

蕴蓄宏多，短期固难毕倾。即略述大凡，每日犹至十时之久。儿戴月张灯，暮归朝往，耳听笔受，无复暇晷。厥后故未尝作书。不意先是一书，竟付浮沉，致我二亲倚闾伤怀。是皆儿之罪也。且喜自今而后，长得侍奉左右，不复作他乡游子矣。”

华甫夫妇闻语，皆喜溢眉宇，顾秋帆而笑。环视四周，胥觉气象光昌，无复愁象。实则阴晦犹是也。及午际，邮使递一函至。秋帆接视，则已告迟归书也。验北京邮局戳记，辨为前此三日。乃悟校役耽懒，受书后忘为邮置，至近始检出耳。

1916年1月1日发表

旅窗心影

我友顽柔曰：余自壬子之春，偕隶青肄业京师，风雨联床，朝昏研习，盖未尝一日离。隶青善排布杂事，灯昏也则视其积尘，窗穿也则缀以零绨。斋中役习懒，十呼而一至，余既不欲破坏其懒性，已又弗善调度，脱匪隶青，尘封吾室矣。隶青好理学，化验分析之事弥不精。同舍生或布算弗获，辄就析疑。则为批却导窾，各便如其意而去。顾弗喜外出。余于假日，或览故宫，访帝王之残局；或临剧院，听激楚之歌喉。而隶青弗从焉。同舍生中，有恋花依柳，月耗至数千金者；有喝雉呼卢，一负至数百金者。以言其常，月犹弗一二十金。至于隶青，购书沐浴以外罔所耗。以余衡之，俭德为侪辈冠矣。复以余弗能效其苦行也，时婉讽曰："吾侪年少，正当刻苦自厉，乃克成立。尝闻之，甘食媮衣，足以贼志；良游胜玩，并欲伤生。君虽非游惰荡检者流，而自奉良不菲，殊乖俭德。盍少少惜其赀焉？"余一度闻言，即一度自讼曰：奈何隶青能持俭，而我独弗能耶？然未尝不心感其意，铭诸肝肺。迄于兹日，隶青之墓已列宿草，每当风晨雨夕，独念凄凉，回溯前尘，辄思亡友。其规我之言，犹时时萦绕脑蒂，且将没世而不忘也。

去岁初秋，隶青居斋中演一算草，凝心壹志，神不外属。

余方披览《全唐诗》，徐徐出瓶中摩尔登糖含之。余嗜此盖成癖矣。忽斋役入白隶青曰："某医院遣急件来告，君兄以骤病居院中，势绝危，趣君往视。"余闻言愕然。顾视隶青，犹振铅笔疾书，落纸簌簌有声，乃警之曰："君不闻令兄病耗耶？"隶青突然惊顾，斋役乃重白前言。言未已，隶青已疾趋出外。是晚归来，忧形于色，竟夕不能成寐。隶青之兄，固供职部曹，而寄居友人家者。公余之暇，兄弟时相过从。客中骨肉，友于之情倍挚。今隶青忽视乃兄一病恹恹，惶急自可想见。翌晨复出，出而弗归。越三夕，乃返校，颜色苍白，精散神越。谓兄病幸已大痊。余见状，知其蕴病将作，劝令早眠。是夕热果大作。

乃兄所患为一种流行病，曰猩红热，最易传染。隶青侍疾三日，不幸已传染及之。余亟欲为延医诊治，隶青坚阻，谓此乃积劳所致，养息数日，便当无恙。余无奈，其兄又留医院，弗能遽招之来。明日，隶青体热如焚，唇舌尽焦，呻吟之声弗绝。会有同乡数子来视余二人，共谓是必须得医。隶青虽弗欲，亦宜强之。余遂出延医士至，诊脉后，医士为之眉蹙，谓病象殊危，须视下药后何如。余既接方，行十数里至东安市场量药。归则以茶铛为药炉，然竹煎之。余于此等事非所素习，然隶青尝煮粥煎茶，供我平日，今当罹病，将护之职，舍我谁属？于义固不容辞，于心亦弗忍辞也。药沸，遂捧而进之。是夜隶青弗得入梦，余因和衣卧己榻，与之闲话。隶青痛楚虽重，而神志绝清。以热也，时呼口渴，余则起斟茶饮之。夜将半，忽言欲便泻，支撑良久不能自起。余乃抱之起，体着余肤欲灼。时已弗遑如厕，即取漱器承之。事

毕而喘息大作，上床颓然倒仆，如土委地。余大惊，频呼隶青。则作微音曰，“憔悴杀矣。”余心乃少定，破晓，亟延医士来复诊。医士谓殊鲜佳朕，且更药耳。余乘市药之便，赴医院访隶青兄。侍者导入，其兄犹卧床静养。余为言隶青危状，其兄惶遽无所措。但曰：“诸事敬以托君。余病新瘳，尚未能起也。”既辞出，又访同乡数子，则皆随余归视隶青。慰问少顷，即散去。俱以事羁，非薄情也。比午，隶青渐为呓语，所言多科学事。余以进药，撼之使醒。醒则复欲便泻，乃复抱之起。迄于夜分，泻乃至数十次，其体已骨瘦如柴。而余亦力薄于绵矣。此际余心忧情急，至不可名状。望凄凉月色，冷然窥人，绝无将助之雅。而平日性情相得之隶青，第有饷我以呓语，无复言笑之欢。人当此境非所谓回肠九曲时耶？

诘旦，医生来特早，诊脉毕，微语余曰：“君友不可为矣。”余不禁泣数行下。顾视隶青，气息渐微，抚之，热已锐退。逮夫日上三竿，市喧初起，而我隶青溘然长逝矣！余哭之恸，医生在侧，亦凄然无欢。旋告曰：“此非可哭泣时也。”余突悟，乃至医院告隶青兄。兄闻耗，顿足大哭。即携百金，强起随余归校。腕弱不能作书，余则为之捉刀，致其家中。可怜乃父乃母，并其病耗而未前知也。作书已，即趋市中购备殓具。交接市侩，此为余破题儿第一遭。较价论货，唇舌几敝。傍晚，同乡数子复来，遂殓隶青，寄柩某寺。余当其盖棺顷，心神几木，初不卜此日此地，乃为送死之人也。殓事毕，诸人将散去。忽一友谓曰：“此病能传染，君不宜居此间矣。”余于此端，初未置虑，故将护隶青，了无惧色。今为道破，转亦自危。益以三宵未眠，两颊炎赤，心神恍忽不定，遂疑行被

波及，此斋决不复可一刻居。因阖户而出，诸物悉任堆置，恐病菌或因风扬起也。是夕宿于吾郡会馆，被衾纸笔，概皆新置。会馆至吾校，为途可十数里。嗣后日驱车到校受课。实则余脑经此剧烈之刺激，学业尚奚能影入？不过徒有此仆仆而已。

越数日，接隶青尊人函，悲惋之情，溢于言表。于余之料理隶青身后事，复颇致谢忱。余自问尽忠于隶青者至细，此意殊弗敢当也。隶青兄病既大愈，则先扶柩南归。隶青行箧，须待余整理，方可送归。盖吾二人已泯尔我之迹，器物无分彼此，非为整理，必有混杂之虞也。后又接隶青父一书，谓隶青辞家时，余尝出百金纸币，令纫短袄中，防在外或有危急。今此金犹留袄中，请为检出，代存。余见书念百金非细，短袄置斋中，虽扃锢，亦殊可虑。因遄返斋舍，启视隶青箧，得短袄三，一一拆观，不见所谓百金纸币者。乃大惊。念斋舍久扃，何人得入此？更审诸物位置，则悉仍旧观，了无移易之迹。谓隶青已耗去此金耶，彼固持俭节用，余之所深知也。谓为胠箧之流所盗窃耶，则余即为侦探，亦且弗信有此也。无已，则据实情函覆隶青父。得报书谓金既失去，不必更事寻觅，劳君精神。隶青已死，余亦不欲重睹此金矣。此事君并可无复置怀。须知余感君至于无既，决无相疑之心也。

舍居会馆，置物备膳雇车，均为特项之开支。两月已来，费已不赀。而校中庶务员复絮絮向余索学费。辞以囊空，益啾啾不止。尝两作书寄家中，而鸿雁不来，徒自盼断吴云。至此始悟不能节用之苦，益叹隶青语为至言。自分此后不可复

居会馆，念病菌云云，不过意拟之辞。归居斋舍，或犹无碍。遂返校，拂拭案尘，撩掠蛛网，但得大致清楚，便尔坐卧其中。因忆隶青而在，必不如此草草了事也。自是厥后，伤逝之怀，更益穷愁，遂无复一刻欢。宵分腹饥，则叹购饼饵之无钱；身觉垢污，又愁赴浴室之无赀。其时已深秋，北地风多，严寒侵骨。余启箧虽有羊裘，而护首曾无皮冠。去岁一冠，盖破碎不堪御矣。挥囊无赀，遂告苦我首。夜间偶经廊下，风来袭我，未尝不痛入腠理，几疑自丧其元也。休沐之日，余向不伏居斋中，而金钱魔力有甚縲絏，彼魔暂不光顾，余只得为无形之楚囚。独影寂居，视同舍生结伴而出，又未尝不神驰舍外，心念胜游也。

顾上之所述，犹不足为余大苦。所最饮痛于心者，不得听章枚叔之讲学也。章君经义玄学，并为今世宗匠。余久已心仪其人，每得其一种著述，必寝馈以之。时章居京中，忽有讲学之举。士人听讲，止纳纸墨费三数金耳。余闻讯之顷，懊恼万状。以为程门立雪，亲接道范，此其时矣，不幸而床头金尽，遂使投师无缘。此其痛苦，以视肤冻腹饥，当又有别。盖人当一事，初则求之不得，继又垂得旋失，是最易致伤感。充其悲痛之量，大足以碎其心也。而余当时情况，适乃类似。嗟乎伤哉！

一夕，繁雨敲窗，寒气袭人如针刺，听巷角车声辚辚，愁心为之碾碎。无聊之极，遂展诵拜伦诗集，藉以遣怀。偶有数语，其意旨弗甚了了，因忆隶青有一大词典，检之或可解惑。乃从隶青架上取出，按其部别检之。页页翻来，如春风之徐过。忽一物堕衣袖间，注视之，心突然而跃，喜耶惊耶，不

可名状。盖赫然百金之纸币也。此际余心弗复注于卷帙，但念此物之出现，或由天助，隶青殆预知余之有此日，故先自移其藏金之所，使余得以失金报其尊人。诚然，则余兹取之，或亦未为伤廉。思至此，顿觉四顾光明，春气盎然，窗外雨声潺潺，如奏音乐。因复联想及明日若何出游，若何市御寒之服用，若何投章氏之门，执弟子之礼。此中滋味津津，无有穷极。次念此时之我，可谓意足而志遂矣。顾若有物梗余心者，使余忐忑不宁，此又何也？少选，脑海中呈一回想，念此金果可取耶？则适之欢意胥从打消，心地转露惭恧意，以为隶青死矣，未必有灵，其父远隔，未必及是，是皆可以隐蔽。特是己之良心，近在方寸，今缘窘迫，取及意外，他日澄观或窥镜时，且将内疚神明，外惭形影，羞愧至于无地。世惟良心上之羞愧，其难堪有十百倍于刑僇。然则取金以后，此生卒无心恬意泰之时。余亦何乐而为此？此际偶顾及隶青座，仿佛见隶青顾我而笑。余弗之骇，第自幸取金之念及早消灭，否则金入囊，为隶青见矣。旋灭烛就寝，穷困牢愁，复萦心曲，转侧弗能成寐。飘零客地，将伯谁呼？此情此景，真堪叹也。正悒郁顷，忽似有慰我者曰：尔待隶青之疾，厥功甚伟，此金盖以酬汝劳者。余因复自忖：将竟取之耶？时全身血液胥注脑海，面部沸热已臻极度。脱烛火自镜，必且嫣红有如玫瑰。深思久久，一缕之良知乃独排众念而出，意味隶青虽没，余对隶青之友谊固与余生而并不绝。夫疾病相扶持，原友谊中应有事，今略一周旋，便从取利，则余于隶青，佣主之关系耳，友谊之谓何？矧隶青尊人感我信我，视我为古人，余乃报之以欺，彼纵不知，余人格亦已卑卑矣。因悟适

间屡兴取金之念，实一欲魔蟠踞我灵台，与良知为敌。幸余良知未全隐蔽，卒乃得战而胜之。遂披衣起，烛火作书，以获金报隶青父。书竟，心神翛然，如天风鹤背，烦虑都消。登床复寝，栩然化蝶。

老聃曰：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人心起时，纷然淆乱，理与欲盖并峙焉。理胜则为君子，欲胜则堕恶道，可不慎哉？余此夕理胜于欲，实平生之至乐。往事如烟，只增凄惋，惟此思之有余快也。

1916年4月1日发表

春 宴 琐 谈

时方初春，晓寒犹峭，阳光射窗棂，烂如黄金。葆灵推枕起身，披了皮袄，开窗吸一回新鲜空气。刚出栉具，自理其云发，已听小姑碧儿在门外笑道："昨嫂约我比赛谁早起，今朝竟被我占了先。"葆灵启户，见碧儿掐一枝半开白梅花，肩头还带着融霜的水滴，随说道："破晓便到园里，防着了寒。"碧儿只顾相他手里的花，还相桌上一个霁红色胆瓶，自语道：插这瓶中，配色殊不俗。随即插下。回头见嫂梳栉，便道："今朝不是嫂请客么？我替你梳个堆云髻可好？"言未毕，早抢栉具在手。葆灵道："随便你梳吧。梅花可惜没盛开，不然，倒是客堂里绝妙点缀。"碧儿指瓶中那枝梅花道："我折得这一枝，足足寻了十五分钟。满树蓓蕾，他偏隐在深处，仿佛含羞的模样。我恨天公还不放些暖意，催他满树齐开。独有那一大盆水仙，我天天搬就阳光，已开得香浓玉笑，煞是可爱。若把它供在客堂正中桌上，殊足冠冕一室。"葆灵道："便是你绣的几幅花鸟，也可张挂起来，使堂中生色不少。"碧儿微笑道："客人看见这样粗针线，怕不笑痛了肚皮？"时手中已毕事。葆灵就菱镜照她小姑的成绩，见随意卷舒，天然风致，颇自得意。也为碧儿梳了两股连理辫。两人便到屋后鸡场视察一回。

原来这鸡场是葆灵去年春间所辟，她研究外国养鸡学，先养五十头来试验，却不拘泥成法，但采取其中精义。不上数月，居然见有成效。便陆续添养母鸡，此刻已有了五百多头。生下鸡卵，自有常主顾贩去，利息颇为不薄。鸡场一切，佣一个老妪照料。老妪虽不甚懂得，经主妇一番指导，便也驾轻就熟。葆灵自己只消随时督察罢了。

此外还有数十架织毛巾的木机，也是葆灵生利的事业。雇佣的都是附近贫苦人家女孩子。那些女孩子的父母，自己衣食还不甚周给，膝下有了儿女，益发照顾不到。休说替她们入学，便是一日三餐，也有一顿没一顿。自从葆灵收她们去做工，赚下工资，可以贴补她们父母。每天晚上，葆灵还教她们一点钟功课。并不划定什么国文算术等科目，只拣女孩子身心日用上有用的教授。一年之间，那些女孩子居然粗知礼貌，懂得些常识。她们父母自然感激到十二分。在葆灵方面，却并不费甚心力。织出毛巾，各处都来批发，还是一宗极厚的出息，人我两利，这真是个最妙方法。此刻正届旧历新年，葆灵从俗例，停工半月，让那些女孩子轻轻松松快活几天，却不扣算她们工资。因此，葆灵的宽容大度，益发受一般贫民称颂不置。

且说这天她同碧儿视察过鸡场，便回到客堂里陈设一切。她嫌平常人家客堂里，不是枯寂无味，便整整齐齐象木器店，简直没甚美感。客人到了，只觉坐又不舒服，立又不雅观。这岂是款客之道？因此她那客堂，一切布置都含着审美思想。看似不甚整齐，其实极有丘壑。无论墙隅一椅，坐了也觉竟体舒适，顾盼咸宜。有时沿窗供了几盆花，阳光射入，花光

灿灿耀目，使人心旷神怡，叹为不可更动。便是挂几幅字画，也煞费苦心，相位置，配修短，务使色色妥贴。她又以为一种陈设虽好，历时过久，便觉陈旧无味。所以她又时常变换客堂里的布置。今天请客，自然要变动一番。这时碧儿早把一大盆水仙供在正中桌上。丛叶镂碧，繁花琢玉，一堂春意都簇聚在这盆花儿上了。碧儿几幅绣画，已被葆灵取出，不问情由，张挂在左首素壁上。碧儿知拗她嫂子不过，只牵着她嫂子的袖央告道："别挂这显露的地方，替我藏些拙吧。"葆灵道："今日来客，都是初见，谁会笑你？况且你那针线，确是不差。"碧儿辩道："今天瑶琴随她嫂子同来，难道她也是初见么？"葆灵道："同学姊妹，彼此相知，她不是画过一幅弹琴图送你么？偏是你有这等羞态。"碧儿无话，只得憨笑。恰一狸奴走来，雪白可爱，向碧儿低叫几声，含着无限亲密的意思。碧儿便抱起来，同它亲了几下，还唧唧哝哝温存它一番。随说道："雪狮的瞳子，渐渐收缩，将成一线，客人快要来了。嫂嫂还不去吩咐徐妈弄什么菜？"葆灵凝睇端相着刚挂的几幅画，答道："昨夜吾已吩咐过，此刻只等客来了。"

原来今天来客，都是葆灵丈夫几位朋友的夫人。葆灵的丈夫陈乾庵，是个文学家，现在在别地报馆里当主笔，一时舆论颇为所左右。他们夫妇，情好极笃。乾庵乞假归来，葆灵常到车站去迎接。两个绿窗闲话的当儿，乾庵自数知交，道谁某谁某，都是肝胆之交。葆灵便道："既如此，他们的夫人，吾也当结识结识。彼此投契之后，君同君友的交谊岂不更深么？"乾庵深以为然，便发信与他几位朋友，说明葆灵的意思，请他们夫人如期来家一叙，万勿推却。

不多几天，朋友处回信都来了。在别地的，说舟车跋涉，殊嫌累事，改日聚首罢。在本地的，也有害羞或怕事，不肯出门的，便诿说新年里家里走不开。答应来的，只有李汪程陆七八位夫人，同李夫人的小姑瑶琴。那瑶琴是碧儿同级的同学，最是个天真烂漫活泼泼地的女郎，脑筋里头简直装满了快乐，所以她那笑靥，睡梦里也不曾敛得。她家庭里，又没一个不有说有笑。每晚团坐闲话，老的少的，时常前仰后合，大笑起来。瑶琴说："我们这样痴笑，倒象个疯人院。祖母年高德劭，还当推她做个院长。"这一语说得大家大笑起来。她祖母房间里，堆满着旧式器具，还是老人家嫁时的东西，从不肯轻易甩掉或送掉。瑶琴又说："北京的古物陈列所搬到我们家里来了，祖母又兼个所长职务，不嫌繁剧么？"她趣语解人颐，诸如此类。今天要和嫂子赴会，也同碧儿一般，分外早起。梳洗既毕，弹了一回琴。看看将近十点钟，便催嫂子动身。两人遂围了领巾，加上手衣，一路行来。遇见一个花佣，瑶琴买了两朵白山茶。到得陈家，见碧儿姑嫂两个已在客堂里。便笑嘻嘻走进去道："我们可是来迟了么？"葆碧望见，一齐迎将上来。瑶琴牵了碧儿手道："你我嫂嫂，初次见面，我们替她们介绍罢。"说时，却把一朵白山茶插在碧儿襟角上，自己也插了一朵。葆灵和李夫人早已互鞠了个躬，随即让坐。不上五分钟，两人已稔熟如旧识。原来李夫人也是极潇洒通达，不惯拘牵虚文俗礼，她以为那些都是交际没诚意的标记，谁愿去学它？今见葆灵性情温和，言辞诚挚，心想一定是个良友，便娓娓深谈起来。

瑶琴和碧儿两个说笑了一回，看了一回壁上的绣画。碧

儿道："这有甚细看？我们久不拍网球，今天晴和，何不到后园去温习一番？"瑶琴拍手道："正合吾意。"言未毕，已牵着手翩然而去。李夫人笑道："她们两个，孩气未除，煞是有趣。"葆灵道："那一天瑶琴要抱我们雪狮，雪狮偎就碧儿，不让她抱，她狠命追去，不料雪狮已避到碧儿后面，她扑一个空，跌倒于地，这已引得人发笑；后来她说碧儿庇护雪狮，应该代替雪狮让她抱一抱，且学猫叫三声。碧儿拗她不过，便让她抱了，伏在她肩上，呜呜的叫三声，简直同雪狮声音丝毫无异。这一回直笑得我十分钟合不拢口来。你想这不是更孩气可笑么？"

这时汪程陆六七位夫人已陆续而来。也有步行的，也有乘轿的。葆灵一一迎入客堂，并将来客互相介绍。一时鬓影钗光，欢声笑语，充满一堂。葆灵亲斟了碧螺春茶奉客。更端几张藤制小茶几，就客人坐处摆下，以便安放茶杯。自己也就坐下，笑向众客道："新年多暇，想来诸位也无事。彼此会见，一来好成熟识，二来也得个消遣。今日屈驾，便是这个意思。倘不嫌简慢，以后还请时常光临。"陆夫人捧着茶杯接言道："有了小孩，身体便不自由。吾是极情愿常来领教，但被孩子一牵缠，恐又不能如愿。"汪夫人坐在正中桌旁的椅上，相着水仙花出神，闻言回顾陆夫人道："原来陆家姊已有了小孩，不知是男是女，今年几岁。"陆夫人道："一个三岁的女孩子罢了，其实也没甚稀罕。"葆灵摇着手微笑道："陆家姊切莫作这样想。生男便喜欢，生女不稀罕，原是吾国的大弊。不稀罕便不留心去教养她。将来长大了，倒叫她去治家，岂不糟了么？况且聚家成国，国政不治，还要归咎到家政不修。

所以女孩子应当特别看重她才是。”陆夫人便道：“姊所说的，确是不差。但吾就自身立论。象吾这样女子，终究没甚稀罕。”众人齐笑道：“陆家姊也太谦了。”

这时忽听碧儿和瑶琴嘻嘻哈哈笑将进来。众人看时，见她两个珠汗涔涔，娇吁浅浅，两颊红霞，艳如金山苹果，觉得映丽非常。一时语声都寂，她两个被人看得不好意思，只举手自理微乱的云发。葆灵便为她两个介绍，见了众客。程夫人对李夫人道：“你们两位妹妹，打扮得这样精神，令人羡煞。”李夫人笑道：“她两个在学堂里很留心体操，故而觉得比人挺拔些。”葆灵不等说完，续言道：“便是她们两条极低的衣领，也振作精神不少。有一般人装束起来，不肯自己到镜子里照照，一条衣领直遮到颊上，远远从背后望去，一个人宛如墨水瓶，还有甚精神？”这一语说得大家笑起来。瑶琴抿着嘴指她嫂子道：“快些！快些！”众忍笑问什么。她却慢慢地说道：“你那领巾，还不除去？遮到颊上，快变个墨水瓶了。吾为怕变墨水瓶，所以早已除掉。”众又笑了一回。

那时已交午正，徐妈进来说午餐已准备好，即请就餐。葆灵便开了右面一扇小门，让众客进去。原来这一间是同客堂联络的，一切陈设，朴而不陋。中间放一张大餐台，铺了雪白的桌衣，台上中间有三个长颈玻璃花瓶，插着入腊红和水仙花，轻红淡素，娇艳欲滴。花瓶侧边放着许多同样的酒瓶，红的是玫瑰酒，黄的是木樨酒，绿的是薄荷酒，黑的是枣子酒，色泽不一，摆在一起，分外好看。又按着座位摆了一色的箸匙酒杯，却不见有一样菜。靠墙设下许多极适意的椅子，墙上只挂几张西洋名画，并不多事铺张，却也自然幽雅。当

时众客进了这餐室，葆灵便道："我们不拘俗例，随便坐罢。"众客到此，自没客气馀地，各就近坐了。葆灵自己坐了主位，指着酒瓶笑向众人道："我不会喝这东西，也不肯勉强人喝这东西。但诸位能喝的，还请拣所爱畅饮一回。"瑶琴抢着说道："我们嫂嫂爱喝木樨酒，她的量很好，不要被她躲过。"李夫人看了瑶琴一眼道："谁来信你？"便环问众人，爱喝什么酒。问过后，有五位夫人喝酒。碧儿一一替她们斟了。葆灵更说道："我们今天聚餐，换一点新鲜法儿。因为我们平日聚餐方法，颇有不妥之处。当刚摆席时候，山珍海错，陈列满台，固是整齐好看，但已嫌品色太多，吃了有伤肠胃。及到众人入席，人人在一器里下箸投匙，声音杂作，窥伺纷呈，这岂能登大雅之堂？末后酒阑人散，台上惟见残羹淋漓，骨壳狼藉，这真是生番吃野兽的写真了。我们今朝，避却这旧习，吃的东西，人各一器，诸位以为可好么？"众人齐声道："姊姊确想得周到。我们平日聚餐法，定然要改革。今天我们先来试试新法，煞是有趣。"葆灵又道："我那厨娘，手段虽平常，今天食品的搭配，却是吾所吩咐。诸位吃了，还请批评一声，大家共同研究，方好渐渐把一切家庭杂务改良起来。"众人又说："姊姊弄的食品，定然不差，我们吃了，便同餍了天厨一般，更有甚话说？"

这时候，徐妈早端进菜来，依次摆在众人面前。众看时，是一盆笋蛤汤。葆灵举起空杯向众客道："用酒的请干一杯。"不一刻，众人把汤吃了，徐妈将空盆收去。又端进多盆荠菜炒冬笋，照前在众人面前摆下。众各举箸，细细咀嚼。李夫人吃了几块冬笋，停箸说道："陈家姊要改良聚餐方法，确有

见地。吾以为即平常居家的一日三餐，也有应改良之处。普通人家，朝晨起来，便急急弄早餐。早餐完毕，又要买肉买鱼，预备饭菜。各家有各家惯例，什么三荤两素，四荤一素，是不可更改的。一样一样烹调起来，怕不费却半天功夫？吃饱过后，收拾停当，不上三两点钟，便要弄点心。到夜又要弄晚餐。一天到晚只做了口腹之事，哪还有功夫去做别事？这就是家政不理一个大原因。据我想来，餐事尽可简单。这样菜果是可口，我一天就单吃这样。或是今天想吃馒头，便馒头也可一饱。其他充饥的东西，可口的也不少，不必定要天天吃饭。果能这样，既省时间，又节经济，倒是家庭进步一个大关键。”陈夫人也停箸道：“李家姊所说，确是不差。吾在家里，单弄那些口腹之事，真厌烦欲死，最好便照李家姊所说办去。但家里旧法相传，一时难即办到。”李夫人道：“无论何事，总宜渐渐改良。立时变更，原是不妥当的。吾姊以愚见为不差，还请采取其大旨吧。”葆灵点头道：“这真是扼要之谈。我们想把旧时家庭习惯改良，总要不背习俗，只从习俗上加些精密修改的功夫，使它渐渐接近我们的理想。否则削足适履，非但一事无成，还要别生障碍。”众人都连声称是。

碧儿见大家酒杯将空，便起来斟酒。大家说酒味很浓，尽杯为止吧，醉了反而寡趣。瑶琴笑道：“这怕什么，醉了向陈家嫂嫂讨些药水，一吃就好。你们可知她还是个内外方脉的医生，她里边满橱装着药瓶，宛如药房一般。”陆夫人听说，现出很钦佩的态度道：“陈家姊多能，原来还擅岐黄之术。”碧儿拍手道：“真当我们嫂嫂是医生，怕外边就有人来挂号医病了。”葆

灵接着对众人道："这是瑶琴妹妹的戏言。我何尝懂得医术？不过看过几部卫生书籍，识得几种药名罢了。我想三病六痛，人生难免。一染了病，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往往把病耽搁下来。懂得一点，一来好定心，二来好先自医治，把病势阻一阻，再请医生。至于伤风咳嗽，皮肤微创，若都请教医生，经济方面未免不合算。自己一治，也就好了。吾略备些药品在家里，就是这个意思。"说罢，对碧儿道："替诸位斟了半杯罢。"众人不再推辞。

叠连吃了五香鸽子，炸鳜鱼，虾仁，鸡蛋卷。有一位夫人道："今年鸡子，分外昂贵，而且买不到。听说有人到乡间收了，专销到外洋去。"瑶琴抢着说道："陈家嫂嫂便是个养鸡专家，这做菜的鸡子便是她鸡场的出产。平日里商人贩她鸡子，大约也销到外洋。将来她鸡场推广开来，把全国业养鸡的一齐收买了来，成个托辣司，她就是个养鸡大王，同美国钢铁大王煤油大王并驾齐驱了。"李夫人笑道："这虽是戏言，其实今日但怕没这样有魄力的人。即就养鸡而论，倘大家同陈家姊一般，吸收外资也就不少。"汪夫人接着说："久闻陈家姊办的鸡场和毛巾厂，今天倒要观光观光。"碧儿擎起酒杯道："少停原要请诸位赐教。此刻还请喝酒。"众把酒干了，又吃了两样菜和鸡饭，便散了席。都称赞这餐法甚好，菜色色可口，而且适可而止，不过求丰富，最合卫生之道。

葆灵让众客回到客堂里。正中桌上，早摆着几大盆鲜果，无非是蜜桔，金柑，青果，甘蔗，山楂果等物，搭配在一起却非常好看。众人随便坐下。葆灵便把几张小藤儿搬近客前，更捧了果盆，请拣中意的自取。这时徐妈端进多杯咖啡茶来，

一一摆在几上。众于是啜茗清谈，剥果轻含。忽窗外一蜂飞来，作声嗡嗡，飞到水仙花旁，便睬定吸取花蜜。李夫人道："听这蜂声，仿佛已到了三春时候。便欲结伴春游，寻芳拾翠。"葆灵道："等到三月里，我们同到浣纱路看桃花可好？"众都说有兴，碧儿却轻轻唱春之花道："云霞灿烂如堆锦，桃花兼红杏。……"瑶琴也和着她曼声缓歌。两阕唱完，众人听得出神，一堂寂静，唯闻鼻息。瑶琴拍掌大笑道："你们受了我们催眠了，为何一个都不开口？"众人被她说破，也不禁好笑。瑶琴又凑近碧儿耳边，轻轻说了几句。碧儿微笑。只听瑶琴道："碧姊！我们拍网球去罢。"说时，牵了碧儿手，转身就走。李夫人道："我们不妨去作壁上观。"于是众人立了起来，瑶碧两个又相视大笑。众莫名所以，问是何故。碧儿忍着笑道："你们又受瑶姊催眠了。她说要你们跟她走，如今果然，岂不好笑？"李夫人笑道："妹妹只顾把人开顽笑，休笑痛了自己肚皮。"说时，众人齐跟她两个到后园。

这园里三面种冬青，郁郁葱葱，生意盎然。靠冬青摆着许多凉椅。一面编竹为篱，篱门过去，便是鸡场。这里花树很多，此刻方沉沉睡着，花事犹迟。独有白梅和玉兰，已是蓓蕾满树。正中一方草地，宿草未芽，不燥不滑，正好拍球。上午瑶碧两个刚拍过球，界线和界网并未收去，两个网拍也还搁在凉椅上。这时便又各取一柄在手，两个送如脱兔，迎如弋隼，对手起来。徐妈早把绒毯铺在凉椅上，请众人坐了看。拍了两刻钟功夫，瑶琴输三个"该姆"，便奔到凉椅前坐下，把素巾揩汗道："今天我输了。"李夫人道："别拍吧，我们还要看鸡场和毛巾厂去。"葆灵道："毛巾厂正值停工。请到鸡

广赐教吧。"说时，导众人走进篱门。

原来这面也是好大一片场地。靠北那面，造着一排一人高的竹屋，竹屋左旁另有小屋一间。众人走近，看竹屋里，离地一尺多高，钉着一楞一楞的竹片，上面还铺着稻草。粥粥群雌，一齐踩在上面。葆灵便唤墙角一个切菜叶的老妪道："来把门开了。"老妪过来，摸出钥匙，把锁除去，推开门，嘴里吁的一声，数百头鸡顿时争先恐后冲了出来，跑的，跳的，搜食的，但觉眼花缭乱，仿佛地皮也在那里动。众客左顾右盼，头只顾乱转，说真是奇观。那老妪握了一把菜叶屑，望空抛去。群鸡一齐飞奔过来，等到菜屑堕地，大家想抢着吃，却聚成了几大簇。挤不进的，便飞了起来，也有跨在他鸡背上。看得众人呆了半晌，还是葆灵开口道："诸位请这里来。"便领了众人，走进竹屋，过了几间鸡舍，到一间里。葆灵道："这是暖室，孵卵时用的。"众人看时，室内绝不透风，但装弯曲通气管。正中壁上，挂一个极精密的寒暑表。此刻并不孵卵，所以他种器具还藏着。走出这一间，便是场的东北角，地上铺着一丈多见方三寸多厚黄沙。李夫人道："这想是备鸡沙浴之用。"葆灵道："正是。吾的养鸡，并没新巧方法。外国养鸡学所讲的，也有烦琐难行之处。吾只在清洁二字上分外注意，还时时留心鸡的生活罢了。到今习惯成自然，觉这事简单非常，竟可谓行所无事。然而成绩倒还不差。"众都道："吾姊灵心妙手，自然到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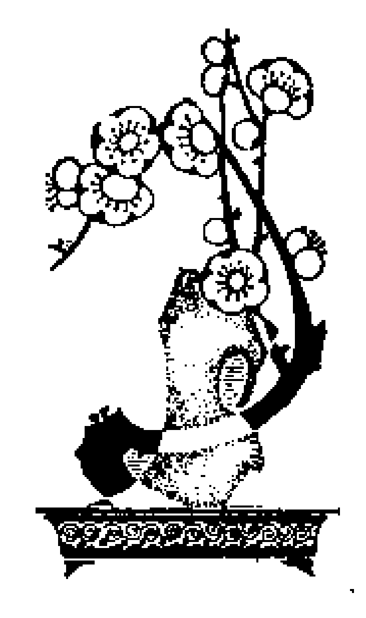
这时，徐妈来请进点心，便一同回到餐室。食罢，有几位夫人说时光不早，便欲兴辞。葆灵留不住，送到门首，说以后请时来叙谈。几位夫人也谢款待盛情，道感而去。独有李

夫人和瑶琴被碧儿留住，便遣人到家关照，说今夕不归了。时暮色渐合，太阳馀光反照云际，红鲜如玫瑰。转眼间，大地沉沉，入黑暗的碁里休息去了。客堂里点上明灯，钗光鬓影映上窗纱。但闻一派歌声从里边透出，娇婉乃如莺簧，隐约是“……红是桃花毯，青是莫邪锋，谁云巾帼不英雄？”

1918年2月5日、3月5日发表



隔膜



这也是一个人

伊生在农家，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也没有受过“三从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训，简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物。伊自出母胎，生长到会说话会行动的时候，就帮着父母拾些稻稾，挑些野菜。到了十五岁，伊父母便把伊嫁了。因为伊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掷了自己的心思财力，替人家长财产。伊夫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抵得半条耕牛。伊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个孩子，伊也莫名其妙，只觉得自己睡在母亲怀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伊的孩子没有摇篮睡，没有柔软的衣服穿，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连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魆魆的屋角里。不到半岁，他就死了。伊哭得不可开交，只觉以前从没这么伤心过。伊婆婆说伊不会领小孩，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实在可恨。伊公公说伊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绝了他一门的嗣。伊丈夫却没别的话说，止说要是在赌场里百战百胜，便死十个儿子也不关他事。伊听了也不去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伊发见了新奇的事了：开开板箱，那嫁时的几件

青布大袄不知哪里去了。后来伊丈夫喝醉了，自己说是他当掉的。冬天来得很快，几阵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伊大着胆央求丈夫把青布袄赎回来，却吃了两个巴掌。原来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经习以为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这一天伊又哭了。伊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给你哭完了！"伊听了更不住地哭。婆婆动了怒，拉起捣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几下。伊丈夫还加上两巴掌。

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后天，……将来，不由得害怕起来。第二天朝晨，天还没亮透，伊轻轻地走了出来，私幸伊丈夫还没醒。西风象刀，吹到脸上很痛，但是伊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轻些，就也满足了。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才停了脚步。这条河里是有航船经过的。

等了好久，航船经过了，伊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一见了伊，便知道是在家里受了气，私自逃走的。他们对伊说道，"总是你自己没长进，才使家里人和你生气。即使他们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总该忍耐一二。这么使性子，碰不起，苦还有得吃！况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谁呢？不如乘原船回去罢。"伊听了不答应，只低着头不响。众客便有些不耐烦。一个道，"不知伊想的什么心思，论不定还约下了汉子同走！"众人便哗笑起来。伊也不去管他们。

伊进了城，寻到一家荐头。荐头把伊荐到一家人家当佣妇。伊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没下田耕作那么费力，又没人说伊，骂伊，打伊，便觉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永远不愿更换了。伊惟一的不快，就是夜半梦醒时思念伊已死的孩子。

一天，伊到市上买东西，遇见一个人，心里就老大不自在，这个人是村里的邻居。不到三天，就发生影响了：伊公公已寻了来。开口便嚷道，“你会逃，如今寻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觉的，快跟我回去！”伊听了不敢开口，奔到里面，伏在主妇的背后，只是发呆。主妇便唤伊公公进来对他说，“你媳妇为我家帮佣，此刻约期还没满，怎能去？”伊公公无可辩论，只得狠狠地叮嘱伊道，“期满了赶紧回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哪里，就在哪里卖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伊觉得这舒服的境地，转眼就会成空虚，非常舍不得。想到将来……更害怕起来。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饭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动了。主人知道伊的情况，心想如今的法律，请求离婚，并不繁难，便问伊道，“可情愿和夫家断绝？”伊答道，“哪有不愿？”主人便代伊草了个呈子，把种种以往的事实，和如今的心愿，都叙述明白，预备呈请县长替伊作主。主妇却说道，“替伊请求离婚，固然很好，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一旦伊离开了我家，又没别人家雇伊，那时候伊便怎样？论情呢，母家原该收留伊，但是伊的母家可能办到？”主人听了主妇的话，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只说一声“无可奈何！”

隔儿天，伊父亲来了，是伊公公叫他来的。主妇问他，“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他答道，“既做人家的媳妇，要打要骂，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我如今单是传伊公公的话，叫伊回去罢了。”但是伊仗着主妇的回护，没有跟伊父亲同走。

后来伊家公婆托邻居进城的带个口信，说伊丈夫正害病。要伊回去服侍。伊心里只是怕回去，主妇就替伊回绝了。

过了四天，伊父亲又来了。对伊说，“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担当不起。你须得跟我走！”主妇也说，“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则你家的人就会打到这里来。”伊见眼前的人没一个不叫伊回去，心想这一番必然应该回去了。但总是害怕，总是不愿意。

伊到了家里，见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心里很有些儿悲伤。但也想，他是骂伊打伊的。伊公婆也不叫伊哭，也不叫伊服孝，却领伊到一家人家，受了二十千钱，把伊卖了。伊的父亲，公公，婆婆，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他们心里原有个成例：田不种了，便卖耕牛。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

1919年2月14日写毕

收入作者编的集子时曾改名《一生》

春　游

这一天是很好的天气，缓和的东南风一阵阵送过来，野花都微微颇头。河面承着天空的青翠和太阳的光亮，差不多成了一片白银的广场，镶嵌着许多碧玉——因为绉着又细又软的波纹。湖旁的田里，麦已长得有二三寸了。几个农夫农妇靠着河边，把船里载来的肥料运到储蓄肥料的潭里。他们只顾工作，都默不作声，仿佛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似的，又仿佛是几件机械在那里动。湖的那一岸，一带的山又清秀，又静穆。这一幅画图是天然的，然而没有人赞它好，只有树上的小鸟从这枝飞到那枝，侧着头，望一会野景，便清清脆脆地叫几声，唱他们赞美春景的歌。

一男一女从田岸上远远走来。他们俩约摸三十左右年纪。那男子深目，高颊，两颧瘦削，很表示一种固执自尊的态度。那女子的容貌很是普通，什么地方都可寻到伊的模型，伊是和顺而且柔弱。他们俩随意说笑，玩赏那春景，非常快活；但是伊更快活的便是依着伊的丈夫出游——这是难得的事。他们俩走到湖边，足力微觉乏了，看地上绿草干净得很，就坐下来歇息。

伊的生活很简单，又很不自然。伊幼年的时候所看惯的，是家里和亲戚家的几位太太奶奶小姐们，她们没理想，没作

为，衣食居息，率行故事，伊就得了榜样。伊嫁了丈夫，生活史上便起了个变更，伊觉得丈夫是人类里最高贵的，自己应当服从他——因为他爱着伊。他是个文士，主撰一种女子杂志，做些社论，总带着“夫妇之义，犹君臣也”这句话的色彩。还编了什么《香奁杂缀》《美人谱》……载在他杂志上，自以为“惊才绝艳”。这些文字里的话头伊也听得懂，非但懂，而且佩服，而且确信。伊丈夫快乐的时候，便是伊快乐的时候。有时伊丈夫不快乐，伊便耽了心，想出种种方法引他丢掉那烦恼。不一会，目的果达，伊也快乐了。这一天，伊丈夫携伊野游，一路谈笑，非常高兴，所以伊也高兴得了不得。

伊坐在草地上，伊丈夫指点着四围景物告诉伊说，这是什么山，这是什么树。伊却不去留心丈夫那些话，心中突呈一种奇异的感想，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不过晓得这感想超出以前所历的快乐之上。伊望着湖面，空阔光明，波澜微绉，那可爱的纹，决非人工可以织得成的。伊望着山，一派清气，象要渡湖送过来。山影倒入湖里，娟娟而且庄严，象那司美术的神在那里凌波游戏。这个当儿，伊把已往的生活忘了，伊把当年几位太太奶奶小姐们的榜样，和盘踞脑海里的丈夫的威仪言论都忘了。伊把自己也忘了，伊只觉得眼前的景物自然，活泼，高洁，自己早和这自然，活泼，高洁融和了。伊那感想深印脑筋，容貌上便显出一种快乐刚毅的神采——从前不曾有的。伊的丈夫还当伊因跟着自己出游所以快活，实则此刻是不然了。

春游的事情过去了。伊的生活依然如故，没有变更。然

而伊那感想永永牢记。根据着伊那感想，也不能说伊的生活没有变更。

1919年3月19日写毕

两 封 回 信

他寻常写封信，右手握着笔，便快快地移动，——头微微地侧着，有时舌端舔着上唇——从头至尾，决没有一刻停留，下一会思索的工夫。现在这封信，他觉得关系的重大，什么都比不上。自己是怎么一种心情，要借这封信去传达？是怎么一种言语，应该显露在这封信上？他自己简直糊糊涂涂，弄不明白。他早上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的想念和大海里的波浪一般，继续不断，而且同时并作。他总希望有一个波平浪息的时候，这变动迁流的海，顿时化为智慧的泉源，能够去解决他那糊涂不明白的疑问；可是永永做不到。他自己想，不写这封信吧；但是又觉得有一种伟大而不可抵抗的力促迫着他，仿佛说，"你要使你的灵魂有归宿，你要认识生命的真意义，非写这一封信不可。"他屡次被这个使令催促着，自觉拗它不过，这一天硬着头皮，决定写这一封信，但是他那疑问终竟还没解决。写是决定写了，然而写什么呢？因此他寻常写信很迅速的惯技，此刻竟有了例外。

暖烘烘的阳光从半开的窗帘里射进来，熏得他有些醉了。窗外墙上，开满了红蔷薇，微风吹着，时有二三花片寂寂地落下。蜂儿从花心里飞出来，发出一种催眠的声音——这是唯一的声音了，此外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得脉搏的跳动。他这

时候什么都象在梦里，环绕他的四周，他也辨不出是美丽，是闲适，或者是无聊，是沉寂；他只对于将要写的这一封信的受信人艳羡，爱慕，想象，猜度……总而言之，种种心绪都集中在伊身上了。

他那紊乱茫昧的思念，实在不容易抽出一个头绪来；蜂儿催眠的声音越来越响，仿佛有意来扰乱他的思路。映到他眼睛里，只有一幅印着美丽的小花的信笺，承着太阳，反射出光彩的白，象是个晴光万里的大海。但是他没有指南针，打从哪个方向去呢？

他知道涵青失败的事实：原来涵青先曾写信给伊。后来得伊一封回信，大略的意思是"你情愿爱护我，珍惜我，永永不改，直到有生命的最后一刻，可是我不是笼子里的画眉，花盆里的蕙兰。你的见解错了！"涵青就此绝望了。

他想涵青这样的爱慕，是世俗的，卑下的，不光明的，不人道的，这封回信正是他最适宜接受的一种教训。他又想他若去信，也要得到类似的回信么？这个怎么担当得起？同时那伟大而不可抵抗的力又在那里鼓舞着他道，"你岂是和涵青一样的心思？你要使你的灵魂有归宿，你要认识生命的真意义，非写这一封信不可。"他才迷迷糊糊地自信，以为失败是决不会逢到的，只须写就这封信，便是成功的第一阶级。但是怎么写呢？写什么呢？

蜂儿催眠的声音依旧响着。蔷薇枝上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修剔着自己的羽毛，相对叫一会。这声音清脆美妙，合着自然的呼吸，又表出玄秘的恋爱。叫了一会，有一只回头看一看他的伴侣，自己先飞到别枝上去。其余几只也就振翅跟

着。花枝受了震动，花片零零乱乱地落下来。他依旧握着笔，对着信笺出神，益发觉得沉沉如醉。那思想的引导者——理智——深深潜伏，绝对不能做他的帮助。可是那伟大而不可抵抗的力独给他充量的帮助，非但促迫他，鼓舞他，而且指导他了。他辨认那印着美丽的小花的信笺，仿佛有许多真挚的情思，华妙的辞令在上边。他那握着笔的右手快快地移动了；和他平时的神态一样，头微微地侧着，舌端舔着上唇。

三天之后，他得到回信了。这封回信，他十二分的热望着；但是又很惧怕接着它，因而懊悔，不该冒昧去信。然而回信终竟来了。里面大概说："你的见解错了！你看我做超人，我自知并不是超人，而且谁都不是超人。我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罢了。你要求超人容留你的灵魂，我既不是超人，怎能容留你的灵魂？"

1920年5月16日写毕

原题《你的见解错了》

欢　迎

搬运行李货物的工人，露出他们筋肉坟起的手腕，推着小铁轮的车子，象机器一般地向月台走来；那铁轮碾地的声音高亢而烦躁，引起人不快的感觉。旅客都守着他们自已的东西，站在月台的边沿：他们一会儿弯着身子，侧着头，向西面眺望，目力尽处，那平行的铁轨交于一点，成为一线，这时候还不见有火车来；一会儿又收转身子，很注意地看着自己摆在地上的东西。有几个客人提了提箱，在密排着的人丛中挤向前去，因此这个人阵就起了轻微而不停的波动。

对面的月台上，一样有许多人站着，都是来候他们的亲戚朋友从将到的这一趟车里下来的。

“杜威是那一国人？”一个绅士模样的人——目眶深陷，脸皮带着青色，两颊和口的四围满被着乌黑的短胡，——向他一同站着的七个人中一个少年问道。

“他是美国人，”那少年随口回答。他那平滑的脸上微微露出轻视的笑。

其余六个人都是绅士模样，齐现出和那少年同样的微笑。那发问的人听了少年的回答非常满意，捻着他颔下的短胡出神。

汽笛的声音听见了。车轮和铁轨磨擦的声音也听见了。浓

黑的烟在西面一线的轨道上涌起来了。两面月台上排着的人顿时波浪一般地移动，混乱的噪音笼罩着车站的全部。

火车停在两个月台的中间，车厢里走下许多旅客。他们携着行李，同着伴侣，都急急欲赶出车站，趋他们的目的地；或者因为坐车倦了，赶紧要出站舒一舒腿力，透一透气；有几个预知有人来等候的，便停着步，向人丛里搜寻他们的亲戚朋友。这时候杜威先生和两个同伴也从车上下来，正在寻人。刚才谈话的那个少年和他七个同伴便迎上去。少年向杜威先生说了几句欢迎的话，说的是中国话，他的脸微微红着。其外七个人很局促的站着，脸也微微红着。杜威先生答了几句，由他的一位同伴译给他们听。他们并不注意听，只依旧红着脸。

上车的客都上了；下车的客都散了。汽笛响了响，车轮又徐徐转动，载着列车往东去了。车站上一切清静，微风吹着丛开的羊肠菊摇动，小工也喝茶去了，——和平常日子每回车过之后没什么两样。

一个园里的一个厅，壁上挂着黝暗的对联画幅；玻璃书橱里藏着一部《图书集成》，纸色如新，可以见得从没有人翻过；居中一张大红木炕床；两旁四只茶几，陈设在六把椅子之间，那椅子深而且大，可以容三个人并坐；靠墙桌子上，陈列着几件古铜尊彝，上边点缀着翠绿的斑。已经斜了的阳光透不到深邃的厅里，便觉这个厅幽寂，沉郁，象什么地方的一个古物陈列所。

一个人在这巨大的炕床上躺着，眼睛欲阖未阖，只剩一

线，一定忘了他到这里来的原由了。他的国货草帽摆在炕儿上，马褂全卸了钮扣。深黄的面色，眼眶和口的四围有很深的皱纹，是他的特征。

刚才在车站欢迎杜威先生的少年，寻寻觅觅的模样，闯进厅来，见了炕床上躺着的人，便喊道："子兄，只你一个人在这里么？"

"来了么？"躺着的人闻声，突然竖了起来，搓着眼睛说。

少年就坐在六把椅子的第一把里，不住的扇着扇子，一面喘着气。随后取出烟匣，燃了一支乔烟吸着，才答道："没有哩。"

"他们到哪里去了？"那人重又坐下，扣着他马褂的钮扣。

"我们迎了杜威先生，他要看看这里的公共事业。我们想学校医院，各地都有，算不得特色，就引他去看清节堂。"

"他看了说些什么？"那人听了很感兴味，所以用极沉着的声音发问，两目直注少年，眼眶的皱纹更为显著。

"我们对他说：'这里的妇女，进来之后，永不出去。这都是本邑几位前辈先生的苦心孤诣，才成就了这一桩善举。'他听了一位先生的翻译，很注意又很慈悯地问道：'他们既然永远住在这里，他们的儿女怎样呢？'我们回答：'都带进来住。'他益发注意，声音更为悱恻动人，问道：'那么他们儿女的教育怎样呢？'亏得逖老心思灵捷，回答说：'有个为他们特设的学校。'其实只有个私塾，教学生念《学》《庸》呢……"

那人带着笑容连连点头，口的四围的皱纹也更加显著起来。停了一会，又问道："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又引他去看普济堂了。我因为要到这里来招呼欢迎的人，所以先来，那知只遇着你一个。”

“他明天演讲，不知讲些什么?”那人自言自语。

“大约不过自动主义罢了，”少年也自言自语。香烟的灰积了一寸光景，经了震动，寂寂地落在少年的雪青熟罗衫上。

天色晚了，厅里聚了五六十人，彼此不能够细认面目。不知哪一个人说了一声“来了!”大家就赶忙走到对面一个戏厅里去。那戏厅一共三间，许多人分为两起，站立在旁边两间预备着一排排的座位的前面。

正中一间，靠近戏台，横摆着一张大菜桌，桌上铺着台毯，供着三瓶花。居中和戏台同一方向，摆一把可容三人的大红木椅子。左右两旁，各设两个座位，椅子却比较小了，两横头各设两椅——和数十人将要坐的同一式样，是广漆的单靠。

戏厅里时时闻得陈腐东西的臭气，还可听得象蚊一般细碎的说话声。

皮鞋着地的声音从回廊里送来，大家便噤住了声，齐回转头去看。

杜威先生和他的同伴走了进来。

大家站得非常恭敬，头也不回转去了，气息也不使他发声，但斜睨着这位奇异的来客，不能了解的来客，显出一种好奇，猜测，慓栗的态度。

杜威先生停了步，那双深沉的眼睛看着大众，不晓得他们是什么一回事。他觉得站在人丛里没意思，便和同伴退到

古物陈列所里，靠近墙壁，看挂着的书画。大家待他转了身，全身方才轻松了好些，无数的目光也跟着送出那戏厅，脚还站着不动。

又隔了二十分钟，才有人请杜威先生坐在戏台前大红木椅子里。两旁和两横头的座位，自然是先生的同伴和几个绅士模样的人坐了。大众也朝着戏台坐了。

问题发生了，谁致欢迎词呢？大家用极细的语音交头接耳，推了半晌，方才由坐在横头的一个绅士起立，用中国话说了几句普通的颂扬语，声音低而细，或者他旁边的人可以听见。他说完了，也没有人译给他们所欢迎的人听。

杜威先生知是欢迎的话，便发出恳挚的语音作答。他的大意是"我知你们这里是历史上文化先进的地方，所以很愿意到这里来。你们能根据了这一点，使文化永永持续，进步，才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我的私愿。"

照相师在外面喃喃地说："日光快没了，要拍照须得赶紧。"

大家便拥着杜威先生到园庭里，排着高低簇齐的五排。照相师手忙脚乱对了光，胡乱开了镜头。这算留了个永久的纪念了。

1920年7月2日写毕

伊　和　他

温和慈爱的灯光照在伊丰满浑圆的脸上。伊的灵活有光的眼直注在小孩——伊右手围住他的小腿，左手指抚摩他柔软的短发——的全身，自顶至踵无不周遍，伊的心神渗透了他全身了。他有柔滑如脂的皮肤，嫩藕似的臂腕，肥美鲜红的双颐，澄清晶莹的眼睛，微低的鼻，小小的口；他刚满两岁。伊抱他在怀里，伊就抱住了全世界，认识了全生命了。

他经伊抚摩头发，回头看着伊，他脸上显呈出来的意象，仿佛一朵将开的花。他就回转身来跪在伊怀里，举起两只小手捧着伊丰满的面庞，还将自己的面庞凑上去偎贴着，叫道，"妈！"小手不住的在伊脸上轻轻的摩着，拍着。这是何等的爱，何等的自然，何等的无思虑，何等的妙美难言！

钟摆的声音格外清脆，发出一种均匀的调子，给人家一个记号，指示那生命经历的"真时"，不绝的在那里变化长进。伊和他正是这个记号所要指示的，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爱，他们爱的生命，正在那里绵延的迅速的进化哩。

他的小眼睛忽然被桌上一个镇纸的玻璃球吸住了，他的面庞便离开了伊的，重又回转身去，取球在手里。"红的……花！白的……花！"他指着球里嵌着的花纹，相着伊又相着花纹，全神贯注的，十分喜悦的告诉伊。他的小灵魂真个开了

花了。

“你喜欢这花呀。”伊很真诚的吻他的肩，紧紧的依贴着不动。

他将球旋转着，他小眼睛里的花刻刻有个新的姿态。他的小口开了，嘻嘻的笑个不住。伊仍旧伏着看他，仍旧不动。

“天上……红的……云，白的……云，红的……星，白的……星，”他说着，一臂直伸，指着窗前，身体望侧里倾斜，“妈！那边去。”伊就站了起来，抱他到窗前。一天的月光正和大地接吻：温和到极点，慈爱到极点。不可言说。

“天上有亮么？”伊发柔和美妙的声音问。

“那边，亮。一个……星。两个……星。四个星。六个星。十一个星。两个星……”

一个恋月的小鸟展开双翅在空碧的海里浮着，离开月儿远了，又折回来浮近去，尽量呼吸那大自然的恩惠。

那小鸟又印入了他澄清晶莹的小眼睛里了。他格外的兴奋，举起他握球的小手，“一个……蜻蜓。……来！……捉它！”就将球掷去。那球抛起不到五寸就下坠，打着伊左眼的上角，从伊的臂上滚到地上。

伊受了剧烈的痛，有几秒钟功夫伊全不感觉什么。后来才感痛，不可忍的痛。伊的眼睛张不开了，但能见无量数的金星在前面飞舞。眼泪汩汩的涌出来，两颊都湿了；伊的面庞伏在他小胸口，仰不起来。

这个时候，他脸面的肌肉都紧张起来；转动的灵活的小眼睛竟呆了，端相着伊，表显一种恐惧、懊悔、乞恕的神情，——因为他听见玻璃球着额发出的沉重的声音——仿佛

他震荡的小灵魂在那里说道："怎么样！没有这回事吧！"

伊痛得不堪，泪珠伴着痛滴个不休；面庞还是伏在他的小胸口。他慢慢的将小手扳起伊的面庞。伊虽仍旧是痛，却不忍不随着小手的力仰起来。

伊的面庞变了：左眼的上角高起了一大块，红而近紫；眼泪满面，照着月光有反射的光。伊究竟忍不住这个痛，不知不觉举起左手按那高起的一块。

他看着，上下唇紧阖并为一线，向两边延长，动了几动，终于忍不住，大张他的小口，哇的哭了出来。红苹果似的两颐，被他澄清晶莹的泉源里的水洗得通湿。

伊赶忙吻他的额，脸上现出美丽的感动的心底的笑，和月一样的笑。这时候，伊的感觉在痛以上了……

1920年8月12日写毕

母

弱小的菊科的花开出来使人全不经意，却颤颤地冷冷地铺满了庭阶。无力的晚阳照在那些花上面，着实有些儿寒意。原来秋已来了。

我们看那些学生一个个挟着书包，从竹篱外走出门去。竹篱上爬满了茑萝，绿的叶有些儿枯黄了，小的红花此时已皱了拢来。那些学生往往停了步，采些花儿叶儿拿在手中，一边玩弄，一边慢慢地出去。

学生们都去了，我们就移了椅子在廊下坐着谈天。那些阶前的秋花值不得做我们的谈资，不知如何却谈到了儿童问题。一位姓文的是个富于情绪而又偏于直觉的，伊常常有说不出的忧愁，又常常有莫可名的喜悦。伊刚才二十三岁，对于这个问题颇有一种预测而坚定的主张。伊说："儿童是家庭的安慰者。人生垂老，倘若没有膝下的子女，一生算什么呢？往后靠着谁呢？"一位姓简的是个持独身主义的，伊很有刚毅的性质：听了文君的话表示很不屑的神情，说道："自己的事业便是唯一的安慰。虽然垂老，依旧有事业，就继续不绝的有安慰。儿童算什么呢！"

这个当儿，我的注意力却被一位姓梅的吸引着。伊听了两人的话，眉目间的忧思格外深浓了——伊平时也常露不欢

喜的样子。伊的眼睛往下直注，但并不是看伊的手指和伊的裙子，也不是在那里观赏阶前的花；伊直内观到心里最深奥的地方，灵魂最系恋的东西。伊二十五岁，是今年暑假后才来的，和我们是新交。我们看伊不大喜欢说笑，就难得和伊攀谈，所知于伊的也因此不多了。伊教授学生非常认真，伊的沉着的读音，清亮的讲解，隔三个教室都听得见。但一出教室，伊对学生仿佛不相识似的，不象我们常常牵着他们一大群，说着，笑着，唱着，互倾自然的童稚的恋爱，伊只坐在休憩室里默想。

我被好奇心驱策着，便问伊道："你是已有子女的人了，请问对于文篇二君刚才所说持什么见解？"

伊定一定神，象是特别记忆伊刚才所想，怕他乘机脱逃似的；才很不经意的答道："我不望他们来安慰我，也不想靠他们，然而他们是可爱的，所以他们是必需的。"

文君便接着说道："你不该离开了他们到这里来。我若是你，一定不这样干。"

梅君听了这句话，很忧愁而兴奋的说道："谁愿意这样干！并且谁也不曾教我这样干！然而有个不可抗的势力使我不得不这样干！"伊的声音象琴弦一般抖动了。"我几曾离开过他们！上半年我在本地任事，每晚看他们的笑靥，日间空一点钟没课，还抽身去抚抱他们一回。谁知这就是我的错处，人家说我太恋家了。如今我来到这里，一个留在家里，一个寄养在人家吃奶，他们在那里是怎样情境，我一些也不晓得。我梦也做够了，醒的时候——象现在——也差不多是梦了，然而只来得一个月呢。我想到下一个月，再下一个月，明年，后

年，我真怕！我真不能想了！”

简君虽曾说“儿童算什么呢！”却也发一声同情的叹息。我和文君自然更为感动，所以再也说不出什么。

风也不起，蟋蟀也不叫，花间小虫跳跃的微声也没有，晚阳本来是无声的，我们四个人真坐在寂静的空间里。

秋节到了，学校里放假，梅君趁了航船归去——伊天天在那里计算盼望的居然到了。我知伊的心一定比伊的身体先到家里，伊的灵魂一定先在那里抚抱伊的儿女，当伊在航船上的时候。

隔了一天，伊来了。伊的眉目间更加上几分忧愁的记号，伊的默默失神，不大说话，也更加厉害了。论理伊记挂伊的儿女，回去看了一趟，当伊抱他们在怀里的时候，那种双方感受的灵的安慰，便该改变了伊的眉目。然而伊适得其反。这不是一个疑问，又足以引起我的同情心好奇心么？

天上洒了一会断断续续的雨，就黑了下来。桐树的叶发出吹动的干枯的声响，只有蟋蟀很没气力的接应着。室内点上了灯，我们蒙那晕圆的光怀抱着，觉得它是比较的亲切有味。

梅君坐在一张藤榻上，呆呆地出神，眼角还渗出些晶莹的眼泪。文君熬不住，就直捷问伊道：“你的儿女在家里一定很安好。他们见你到家，不知怎样的依恋你呢。”

梅君的泪离开了伊的眼眶了，继续还有得渗出来，但也留不住。伊发出凄惨的声音回答道：“归去使我伤心罢了！出来更使我伤心，然而此刻又在这里了！”

“你遭到了什么了？”文君接着问。我和简君的注意力也都集中于伊。

“我那还没断奶的孩子，寄养在人家的，他先前是又白又肥，小拳头竟象半个玉斲的球，如今却变了，皮肤里显出灰白的颜色，眼睛低陷下去，两颐也瘦削了一半。他不是我初来时那个模样了！

“这也不能怪人家。他们有自己的孩子。母亲的奶自然是孩子的权利，我儿却去分人家的孩子的权利。他们的孩子也换了模样了，和我儿正在同一的命运里。

“我去看他，他只是对我哭。我抱他在怀里，许多无形而锐利的箭攒集在我的心里。想给他吃一顿充量的奶吧，我自己一滴也没有了。想给他换个人家吧，我又何忍再去分别一家的孩子的权利！我真没法，只足足哭了两点钟。他们说：‘常常给他吃些糕饼作为补充品。’我也说：‘以后更多给他吃些糕饼吧。’其实这句话是我的下意识了。”

我和文简二君的情绪都紧张了起来。我自己觉得脉搏快了好些。但除了梅君颤动而变常的语音，室内更没别的声响。

“我如梦如醉的离开了他。”伊揩着眼泪，继续说：“我真忍心！家里的大女儿又哭着向我说道：‘你要走开去，何不带了我同去？你今来了，不放你去了。’我没有话答伊，只有哭，只有醉梦一般的哭。

“欲就此留在家里吧，我还有别的责任。想起再来，又怎忍再来！后来我的脑子不能想了，我的脚载着我的身体走上了航船。两岸的景物什么都没看见，同船有几个男，几个女，

几个老的，几个少的，也没有觉察。直到刚才一阵沙沙的雨打在桐叶上，方始提醒了我，知道我又在这里了……"

伊说不出别的了。我们也没有话说，只嘘着气，瞪着眼，各自辨那描写不出的感觉。

窗外桐叶吹动的干枯的声响，依旧只有蟋蟀很没气力的接应着。

1920年10月2日写毕

一 个 朋 友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儿子今天结婚。我去扰了他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没有喝的醉！

他家里的酒真好，是陈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里滋味浓厚而微涩，——这个要内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别出来——委实是好酒。

他们玩的把戏真有趣，真有趣！那一对小新人面对面站着，在一阵沸天震地的拍手声里，他们俩鞠上三个大躬。他们俩都有迷惘的，惊恐的，瞪视的眼光，好象已被猫儿威吓住的老鼠。……不象，象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们怕和陌生的人面对面站着么？何不啼着，哭着，娇央着，婉求着你们的爹爹妈妈，给你们换个熟识的知心的人站在对面呢？

我想的晚了，他们俩的躬已鞠过了，我又何必去想它。

那些宾客议论真多。做了乌鸦，总要呀呀地叫，不然，就不成其为乌鸦了。他们有几个人称赞我那位朋友有福分，今天已经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几个满口地说些“珠壁交辉”“鸾凤和鸣”的成语。还有几个被挤在一群宾客的背后，从人丛的缝里端相那一对小新人，似羡似叹地说，“这是稀有的事！”

我没有开口。

那几个说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们的话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结了婚再喝奶汁？那几个熟读《成语辞典》的，只是搬弄矿物动物的名词，不知他们究竟比拟些什么？

“这是稀有的事！”这句话却有些意思。

然而也不见得是稀有。“稀有”两字不妥。哈！哈！我错认在这里批改学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结婚的时候，我也去扰他的喜酒，也喝的烂醉，今天一样的醉。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或者是十三年？记不清楚了。当时行礼的景象，宾客的谈话，却还印在我的脑子里，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当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一回。我去道贺作宾客，也算是个配角呢。

我记得那位朋友结婚之后，我曾问他：

“可有什么新的感觉？”

他的答语很有趣：

“我吃，喝，玩耍，都依旧；快意的地方依旧，不如意的地方也依旧，只有卧榻上多了一个人，是我新鲜的境遇。”

我又问他：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他的答语更有趣：

“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

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惟一的感觉“新鲜的境遇”而外，哪里还知道别的。我真傻了，将那些去问他。当时我便转了词锋道：

“伊快乐么？”

“伊快乐呀。伊理妆的时候，微微地，浅浅地对着镜里的

伊笑。伊见我进内室，故意将脸儿转向别的地方，两颗乌黑的，灵活的，动人的眼睛却暗地偷觑着我；那时伊颧颊间总含着无限的庆幸，满足，恋爱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装饰，议论风生，足以使大家心折。伊又喜欢‘叉麻雀’，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工夫都消磨在这一件事上。你道伊还有不快乐的一秒么？”

后来他们夫妻俩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们俩欢喜非常，但是说不出为什么欢喜。——我又傻了，觉得欢喜，欢喜就是了，要说出什么来？这个欢喜，还普及到他们俩的族人和戚友，因为这事也满足了彼等对于他们俩的期望。然而他们俩先前并没有什么预计。论到这事，谁有预计？哪一家列过预算表？原来我喝的醉了！

他们俩生了儿子，生活上丝毫没变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对着镜里的伊笑，偷觑着他得意，谈论装饰，“叉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孩子吃的，是一个卖了儿子，夺了儿子的权利换饭吃的妇人的奶汁。他醒的时候，睡眠的时候，都在伊的怀抱里。不到几个月，他小小的面庞儿会笑了，小手似乎会招人了。

他们俩看了，觉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新鲜玩意儿。一个便从乳母手中抱过来和他接个吻，一个不住地摩抚他的小面庞。他觉得小身体没有平常抱的那样舒服，不由得哭了起来。他们俩没趣，更没法止住他的哭，便叫乳母快快抱去。

“我们不要看他的哭脸！”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岁，他们俩便送他进个学校。他学些

什么，他们俩总不问。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哪用父母过问呢！

今天的新郎还兼个高等小学肄业生的头衔！他的同学有许多也来道喜。他们活动的天性没有一处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刚才竟把礼堂当做球场踢起球来，然而对于那做新郎的同学，总现出凝视猜想的神情，好象他满身都被着神秘似的。

我想今天最乐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非但说话，便咳一声嗽也柔和到十二分；弯着腰，执着壶，给宾客斟酒，几乎要把酒杯敬到嘴边来。他听了人家的祝贺语，眉花眼笑地答谢道：

"我有什么福分？不过干了今天这一桩事，我对小儿总算尽了责任了。将来把这份微薄的家产交付给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无愧祖先。"

我忽然想起，假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给他撰《家传》，应当怎样地叙述？有了，简简括括只要一句话："他无意中生了个儿子，还把儿子按在自己的模型里。"呀！谀墓之文哪有这种体例！原来我喝的醉了……

1920年12月14日写毕

阿　菊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亲送进一个光明空阔透气的地方。他仿佛从一个世界投入别一个世界里。他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条破坏的长凳，已使他的小身躯回旋不得；半截的板门撑起，微弱的光线从街上透进来，——因为对面是典当里库房的高墙，——使他从不曾看清他母亲的面庞；门外墙角是行人的小便处，时常有人在那里图一己的苟且的便当，使他习惯了不良空气的呼吸。现在这个境界在哪里呢？他真投入了别一个世界了！

阿菊的父亲是给人家做零雇的仆役的。人家有喜事丧事，雇他去上宾客们的菜，伺候宾客们的茶水烟火；此外他还当码头上起货落货的脚夫。人家干喜庆哀吊的事，酒是一种普遍而无限量施与的东西，所以他尽有尽量一醉的机会；否则也要靠着酱园里的酒缸盖，喝上两三个铜子麦烧，每喝一口总是时距很长，分量很少，象是舍不得喝的样子，直到酱园收夜市，店门快关了，才无可奈何地喝干了酒，一摇一摆地回家去。那时阿菊早睡的很熟了。

阿菊的母亲是搓草绳的。伊的眼皮翻了出来，常常分泌眼泪，眼球全网着红丝，——这个是他们家里的传染病，阿菊父子也是这样，不过较轻些。伊从起身到睡眠总坐在一条

破长凳上，两手象机器似地工作。除了伊的两手，伊的身躯动也不动，眼睛瞬也不瞬；伊不象有思想，不象有忧乐，似乎伊的入世只为着那几捆草绳而来的。当阿菊初生时，他尖着小嘴衔着伊的奶头，小手没意识地抓着，可爱的光辉的小眼睛向伊的面庞端相着；对于那些，伊似乎全无知觉，只照常搓伊的草绳。他吸了一会奶，便被弃在一个几乎站不住的草窠里。他咿呀欲达意吧，号哭欲起来吧，伊总不去理会他，竟同没什么在旁边一样，柔和的催眠声，甜蜜的抚慰语，在伊的声带和脑子里是没有种子的。他到了四岁，还是吸伊淡薄的奶汁，因为这样可以省却两小碗粥；还是躺在那个破草窠里，仰看黑暗的尘垢的屋板，因为此外更没别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岁了。除了一间屋子和门前的一段街道，他没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声，小贩的叫卖声，母亲的咳嗽声，和自己的学语声，啼哭声，他没有听闻；除了母亲，他没有伴侣——父亲只伴他睡眠；他只有个很狭窄的世界。今天他才从这很窄狭的世界投入别一个宽阔的世界里。

一位女教师抚着他的肩，慈爱地轻婉地问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么？”他从没经过被询问，这是骤然闯进他生命里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无法应付。他红丝网满的眼睛瞪住了，本来滑润的泪泉里不绝地涌出眼泪来。那位女教师也不再问，但携着他的手走到运动场里。他的小手感觉着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是他从没尝过的，引起了他的怅惘，恐怖，疑虑，使他的脚步格外地迟缓，似乎他在那里猜想道，“人和人

的爱情这么浓郁么？”

运动场里没有一件静止的凝滞的东西：十几株绿树经了风微微地舞着，无数雀儿很天真地在树上飞跃歌唱；秋千往还着，浪木震荡着，皮球腾跃着，铁环旋转着，做那些东西的动原的小儿们更没一个不活泼快乐，正在创造他们新的生命。阿菊随着那位女教师走，他那看惯了黑暗的眼睛经辉耀的壮丽的光明照映着，几乎张不开来。他勉强定睛看去，才见那些和他一样而从没亲近过的孩子们。他自知将要加入他们的群里，心里便突突地跳的快起来，脚下没有劲了，就站住在场角一株碧桃树下。女教师含笑问道，“你不要同他们一起玩耍么？”他并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紧张的小面庞只现出一种对于他的新境遇觉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视官不能应接这许多活动不息的物象，他的听官不能应接这许多繁复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于绝无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师见他不答也不动，便轻轻地抚他的背说道，“你就站在这里看他们玩耍吧。”伊姗姗地走入场中，给伊的小友做伴侣去了。

一个小皮球流星似地飞到他的头上来，打着头顶又弹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唤醒，使他回复他微弱的能力。于是他觉得那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没有了；四顾自己的周围，那携着自己的手的人在哪里呢？打在头顶的又是什么东西？母亲的手掌么？没有这么轻，桌子的角么？没有这么软。这件东西真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里想，这里不是安稳的地方，是神秘的地方；心里想着，两脚尽往后退，直到背心靠住了墙才止。他回转身来，抚摩那淡青色的墙壁，额角也抵住在上边，象要将小身躯钻进去。然而墙壁是砖砌的，哪解

得爱护他，哪里肯放开他坚硬的冰冷的怀抱容纳他，使他避免惊恐，安定心魂呢？

阿菊坐在课室里了。全室二十几个孩子，都不过五六岁左右，今天他加入他们的群里，仿佛平坂浅冈的丛山间插一座魁伟的雄峰。他以前只有他家里的破岸桌破长凳是他的座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座位，依然照他旧的姿势坐着，在一室里就呈个特异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拥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两脚蜷了起来，尘泥满封的鞋子压在和他并坐的孩子的花衫上边。那位女教师见他这样，先坐给他看，给他一一说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学无论哪一个都好。他看了别人的榜样，勉强将两脚垂下，踏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钟又不知不觉地蜷了起来。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离开了桌沿；一会儿身躯侧向右面，靠着了并坐的孩子。那个孩子嚷道，“你不要来挤我！”他才醒悟，恐惧，现出怅惘的愕顾。一阵率性的附和的喧笑声发出来，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剧烈的震动。这个在他的经验里直是个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拥在桌子上。

女教师拿出许多耍孩儿来，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齐集注在教师的桌子上。那些耍孩儿或裸体，或穿红色的背心遮着胸腹，嫩红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将他们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来，左右摇动了几回，照旧站得挺直。真是可爱的东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扩眼界。他那简单的粗莽的欲望指挥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们，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还搭不到教师的桌子；同时那怯懦的心又牵着他的手似

乎不好意思地缩了下去。女教师已暗地窥见了他，便笑着对他道，“你将这几个可爱的小朋友数一数。”他迟疑了好一会，经过了两三回催促，才含糊地仅可听闻地数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师微微摇着头，转问靠近伊桌子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发出尖脆的声音数了，竟没弄错数序。几个孩子跟着伊的尾声喊道，“伊数得对。”女教师温颜附和道，“果然伊数得对。我给你们各人一个去玩耍吧。”

阿菊取耍孩儿在手，这是他希望而又不敢希望的，几乎不自信是真实的事。他只对着耍孩儿呆看，这是他唯一的玩弄的方法。

“你们可知那些可爱的小朋友住在哪里？”女教师很真诚地发问。

“他们住在屋子里，”群儿作谐和的语调回答。

“屋子里怎么进去？”

“有门的。”

“门比他们的身躯高呢，低呢，阔呢，狭呢？”伊非常悦乐，笑容含优美的画意，语调即自然的音乐。

“阔，高，”有几个说，“自然比他们阔，高。”在那些声音里，露出一个单调的无力的“低”字的音来，这是阿菊回答的。

“门怎么开法？”

“执这个东西，”群儿齐指室门的拉手。

“请你开给我们看，”伊指一个梳着双辫的女孩子说。

那女孩子很喜欢受这使命，伊走到门首，执着拉手往身边拉。但是全无影响。

一部分孩子见他们的同伴不成功，都自告奋勇道，“我能

开。这么一旋就开了。”

女教师便指一个男孩去。他执着拉手一旋，再往身边拉，门果真开了。伊和群儿都拍手庆贺他的成功。伊更发清朗的语音向群儿道，“我们开门先要这么一旋。”说罢，教大家依次去试。

这事轮到阿菊，就觉得是一种最艰难的功课。他拉了一会拉手，不成，又狠命地把他旋转，也不成，便用力向外推，然而何曾推开了一丝半缝。他窘极了，脸皮红到发际，眼泪含在眶里，呼吸也喘起来了，不由得弃了拉手在门上乱敲。但是外面哪里有应门的人等着呢？

那位女教师按着钢琴，先奏了一曲，便向群儿——他们环成一个圆圈站在乐舞室里了——说，“我们要唱那《蝴蝶之歌》哩。”他们笑颜齐开了，双臂都平举着，有几个已作蝶翅蹁跹的姿势。琴声再作，那美妙的愉悦的人心之花宇宙之魂的歌声也随之而发：

飞，飞，飞，飞到花园里。
这里的景致真美丽。
有红花铺的床供我们睡眠；
有绿草织的毯供我们游戏。
飞呀，飞呀，我们飞得高，飞得高。
飞呀，飞呀，我们飞得低，飞得低。
我们飞作一团，不要分离。
你看花在笑我们了，笑得脸儿更红了。

哈！哈！哈！
花呀，你来和我们一起儿飞！
来呀，和我们一起儿飞！

阿菊站在群儿的圈子里，听不出他们唱些什么，但觉自顶至踵受着感动，一种微妙的醉心的感动。他的呼吸和琴声歌声应和着，引起一种不可描写的快慰，适意，超过他从前唯一的悦乐——衔着他母亲的奶头睡眠。于是他的手舞动起来，嘴里也高高低低地唱起来；这个舞动是个触目的拙劣的姿势，没有别的孩子那么纯熟灵活；歌呢，既没词句，又没节奏，自然在大众的歌声里被挤了出来。然而这个与他何涉呢？他总以为是舞了，唱了。刚才的窘急，惶恐，怯懦……他完全和它们疏远了。只可惜他领略歌和舞这么晚，况且他能将以后的全生活沉浸在那些里边么！

阿菊第一天进学校的故事，要算他生活史里最重要的一页了。然而他放学归家，回到他旧的狭窄的世界的时候，他母亲和平日一样，只顾搓伊的草绳，并不看他一眼，问他一声。他自去蹲在黑暗的墙角旁边，玩弄他在学校里偷摘的一根绿草。说不定因这绿草引起了他纷乱的模糊的如梦的记忆，使那些窘急，惶恐，怯懦，感动，快慰，适意……立刻一齐重新闯进他的生命里。晚上他父亲喝醉了人家的残酒归来，摸到板铺的卧榻倒身便睡；他早上曾经送他的儿子进学校，进别一个世界，是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1920年12月20日写毕　原题《低能儿》

萌　　芽

他们俩现在一同过结婚生活了。他们脱去一切不自然不平等的习惯，只从两个成熟的家庭里分裂出来，好象生物的两性细胞各从本体分裂出来，结合而成一个新的生命；他们互相了解，互相慕悦，互视为爱的宗教的教主。

有一个问题使他们俩下了一番讨究的工夫：对于那不可预料的事情，儿女的闯入世界，应当怎样处置？

他说，“儿女在我们直是不需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并不缺少他们。”

伊真诚地表示同情说，“可不是么？况且我们又不是教育专家，更没有教育他们的时间；养而不教，不是我们愿意的行径，要教又如何能教？”

他忽然想起了别一方面，注视着伊说道，“倘若你我有了儿女，势必将一切幸福付与他们，自己却退居于幸福之幕后。这个未免有些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伊现出美妙的微笑，然而接着引起了浮荡无着的忧虑，“但这事是不可预料的呵！倘若他突然闯入我们的境遇里，又怎样呢？”

“这是没有的事，”他坚定地安慰伊，“究竟不是神支配

我们的。"他嘴里说时，心里还想，"这个事在伊是很危险的。人类物质文明发达，机体里自然的能力却慢慢地退化下来。一个成熟的果子，一条长足的胎牛，他们脱离母体，两方面何等地安全。在人类却已演过了无量数的悲剧。我们怎当得起这等预经暗示的惊恐呢？"

伊只是咀嚼他说的"究竟不是神支配我们的"这句话……

伊忽然精神不健旺起来了；似乎全身的骨胳支不住伊的躯体，只想躺着睡眠。人家叫伊一声或是咳一声嗽，伊也嫌麻烦。爱吃的东西怎么都变了味了？并没有醉酒怎么只想作呕？伊是在报馆里编辑新闻的，这个不健旺很不宜于伊的职业。然而还算不得什么病，所以伊依旧做伊的事。这个，但是，更加增进伊的困倦和厌烦的程度。

伊说，"难道那突然闯入我们境遇里的事来了么？"伊便连带想起，"我先前没有注意那波浪式的生理状态的出轨，从现状着想，难道竟是这一回事的朕兆么？这个将要打破我们一切的计划，愉悦，安全，给我们增加许多义务，忧虑，痛苦，多么可怕！"

他说，"事情不见得这么不巧吧。我祝望你所猜想的仅仅是一个猜想！"他心里起一种不安的感觉，但是不很强烈。

伊沉思了一会道，"果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便仗着药物的力量使他化为无事。你以为何如？"

他还没有回答，伊愁容忽散，发出虔敬的忏悔的语音道，"愿我的良心恕我的罪恶！更愿我仅有这一次罪恶！新生的萌芽寓有你我的生命，也即寓有人类的生命。我们爱人类，——

自己也在内，就应当爱这萌芽。他若是来了，我们既以血液栽培他，自当诚意地将护他，使他抽出挺拔的枝条，开出美丽的花来。"母性的爱充满伊的眉宇，慈祥而悦乐，不可描写，虽然伊为母与否还不曾确定。那先前种种忧虑，此刻退出了伊的思想范围了。

他全身沐浴在一种不可名言的感动里，说不出什么，只紧紧地握住伊的手……

胎儿第一回的震动将伊的猜想证实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真来了。伊不觉得惶恐，只觉对于伊自己有一种新鲜的爱；因为伊的生命里包含着一个新的生命，一枝射向无尽的箭。

人家说，"这个应该略为加以束缚；否则发育过大了，到成熟的时候脱离母体，难免有危险。"但是伊哪里有这般忍心。伊想，"发育得越大不是更好的事么？我正希望他这样呢。硬去束缚他是何等残酷的事！只须想自己，一经束缚，呼吸不得舒畅了，肢体不得自由了，多少难堪！我怎能以难堪的加于生命里的新生命呢！……危险呢？那是没有的事。"伊这个论断仅仅本于爱情和意志，并没有什么证据。

什么刺激性的东西伊都不敢吃。但并不因为医生的劝告，卫生学说的诏示曾经这么说，所以如此；伊明知小口开始吃第一口东西的时候还没到哩。伊认为伊所包含的生命是完美的，健全的，刺激性的东西或者要损伤他的完美和健全。为了职务，游览，或是家事劳倦了，伊体内便起一阵震动，这个仿佛是催伊休息的钟声。伊想，"他是困乏了，我该给他充分的休息。"然而真个劳倦的哪里是这个"他"呢。

伊感觉小足踢腹壁了——或者是小臂在那里伸缩——有时从此至彼竟有四五寸距离。伊又陶醉似地安慰自己，“他真长得完全了，多活泼，多精神呀！”同时更有一种奇异的心思不绝地侵入伊的脑海。“我有怎样一种能力，能使他五官，四肢，脏腑，血液，完全无缺呢？而且他有心灵，是什么时候赋给他的呢？白天么？梦中么？刚有朕兆的时候么？小足小臂舞动的时候么？这是一个大神秘，不可思议。惟其如此，越是欣欣地，急急地，要欢迎那大神秘的产物。”伊更想，“我的环境将变了；将有一个新生的人伴我，做我的继承者。这也是神秘的事呀！”

他那先前预料以为必然会有的惊恐，现在却绝不相扰；他只抱着和伊相同的信仰，以为危险是没有的事。他也涵濡在欢迎的诚意里。事情到或然或否之间，只有信仰是唯一的安慰和鼓动。

伊经过了乏极的睡眠醒来，眼皮似乎很重，只能张开一线。看护妇抱一个新生的婴儿给伊看。那婴儿鲜红的脸庞上有极柔软的短黄毛，乌黑的眼珠作无目的的瞪视。伊忽有感动，晶莹的泪珠从伊的眼眶里渗了出来。

1921年1月8日写毕

恐 怖 的 夜

天上没有一点星，浓厚的乌云一块一块地堆着，只有堆得稀薄的地方漏些滞暗的光。颤动而疾驰的电光象马鞭子似地抽过，也仿佛有紧张而有力的声音，一切景物都显得光明和晃动。但这不过是一闪的时间，鞭子过了，他们又归于黑暗和沉寂了。

电光越抽越急，结果却使一切分外黑暗，分外沉寂。滞暗的光慢慢地给添上的乌云补没，天上更没一丝儿缝，似乎大气也沉重了好些。蝉声不知为什么停了，更没别的声息。

我站在我家门前这黑暗的空间里。一盏煤油灯藏在门背后，不使透出光到街上，因为怕惹起行人的注意和惊异。期待的心使我异常烦躁；汗珠不绝地渗出来，单衫和皮肤早已粘着了。"我弟的船此刻在哪里了？进了港么？还在江中么？……今天也许不来吧？没有来得及搭火车吧？……这不见得会吧？"循环不歇地占据我的脑海的，无非是这些悬猜，疑虑，自慰的念头。

偶然有一个提着灯笼的行人，他的脚步声，衣裳窸窣声，灯笼动荡声，打破了这个无边的沉寂。他不知我站在那里，只是俯首走过，靠着灯笼昏淡的一圈光引导他的先路，一会儿，他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于是一切和先前一样。

“我回进去坐坐吧，他还有一刻才到呢。……不，他的船也许因舟人的努力或是水势的顺流，再摇一两橹，就到对面的水埠了。我待听得下篙的声音，便走下水埠，喊一声‘弟弟’，这是何等的快慰。我怎肯抛弃这个快慰的机会呢？我必须在这里等他。”我这样想，就依旧站着。

时间的脚步虽然静默，我却觉得他是很迟缓的，因此引起了嫌恶的意思。越是嫌恶越使我心地烦躁。鞭不光明的长空我不想看了，无边的沉寂里自然没什么可听的；还是背诵些诗句吧，然而一时竟想不起来。我才感觉那孤独的无事的闷郁，此时已深深地射中我的心胸了。这个感觉是说不出地难堪，我便希望再有一个提着灯笼的行人走过，做我暂时的伴侣。但是期待第二个行人，又是增进烦闷的引火线。

忽然有胡琴的声音了，想是沿河乘凉的人拉的。那声音从水面扩散开来，格外地清脆响亮。我的寂寞的耳官自然很欢迎它。

胡琴响了一会，干燥而粗野的喉咙里跟着发出歌声来，抑扬徐疾不尽和弦音一致，词句也不很清楚。忽然间翻入高调，喉咙竭力提高，却发不出声音。于是琴弦上骤然截止的散音一响，就没有声音了。接着便是一阵男女宏细诸声混合的狂笑。在这闷沉的天幕底下，那些声浪似乎凝聚了起来，隔了好一会，还在耳际荡漾。

怕要下大雨了；云堆得愈厚，使我几乎看不出对面的水埠；电光越长越细越快，一条一条地钻入云的深处。摇橹声，下篙声，还全然没有消息呢。

一个落伍的蜻蜓，它的膜质的翅触着墙上，发出干脆而

微弱的声音。这也足以略慰我的寂寞。我便想，“今夜竟没见一个萤虫。”“倘若有了蜻蜓的膜翅，”我又想，“更借了萤虫的光明，飞升起来，寻见我弟的归舟，一路照他到家，岂不比独自站在这里有味而多情？……人不如虫呀！……但是，生物进化的过程里，人却居优异的地位。……《进化论》对于生物之起源的解释，总不能使人满意。……达尔文的胡子真长真浓，吃喝的时候一定很累赘。……我的胡子生到了颈部，留起来不是和他一个样子么？……”

联想很可以拿蔓草来比喻：蔓草托根在这里，能够爬过破墙，纠结着邻园灌木的干本，末端却伏在树下的乱草里；你要去寻它的根本何在，或是怎样蔓延开来的，是一件极难的事。人心一时联想起的种种也就是这个样子，从“蜻蜓”竟蔓延到“我的胡子”。街上有脚声了，我所期待的第二个行人来了，才将我联想的藤截断。

脚声到我的前面，那人便站住了，发出冷峭的声音问道，“是谁？”我辨不清那人的面目，但听得出是住在我家后屋的漆匠阿喜的声音，便答道，“是我。”

“先生，原来是你。这个时候，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很以为奇怪。

“我候我的弟弟，他从车站乘舟归来，想来快要到了。”

“他决不会来了。今天开出去的航船没有到车站，半途折回，五点钟时候就停泊在码头了。”他个个字音都含有断定的意味。

“我们是雇舟去候的，他不坐航船。”我的语音不由得艰涩而颤动，因为阿喜的话违反我的期望。我竟没觉察他那句话

里还有别的意思。

阿喜发出迟疑的轻微的语音，“便是雇舟去接，也不见得一定会来。吾听人说，车站附近一带的火车轨道已被拆断了。”

他的声音虽然低微，却深深刺入我的脑海，我的血管突然紧张，血液流动就加增了速度。“你这话确么？为的什么事？”我仅能勉强作简短的问话。

“听说是车站东面的兵和车站西面的兵有了什么不合意的地方，便面对面迎拢来，预备开火。但是彼此又互相畏忌，怕火车载着他们真个碰了面，所以西面的兵便将轨道拆断了，——这或者正中东面的兵的心怀。这个消息一定是确的，因为本镇的水师船，今天午前一齐受着上官的命令调了出去，邮船又没有到，便是两个最可靠的证据。”阿喜的语音低到几乎听不见，又很有几个字变了音，可知他的心里正含着强烈的惊恐呢。他嘴里讲兵的事情，或者他的幻想里觉得有无数的兵举起了枪围绕着他；他怕说话被他们听见了，劳他们动怒和放枪，所以只用最低的声音说。

我听了，脑子里一阵纷乱，装满了深刻而说不出的懊丧。今晚我妻必有信来，现在伊这封信不知搁在哪里了！我的弟弟虽是十八岁的年纪，若是归家不得，流寓在绝不熟识的地方，必然会急得哭起来。我这里和他消息不通，只是期待和挂牵，又怎样呢！包围我四周的空气，我顿时觉得完全是恐怖的东西。满天浓黑的，是焚烧的烟么？又长又细又快的光，是枪弹的历程么？全市沉寂，他们在衔枚疾走，预备掩袭么？都相象，十分相象。我只希求是在一个梦里，因为我怕。

阿喜见我没有回进屋去的意思，便道，“你还要等一会吧？明天再会。”

我的下意识命令我的口答他，“我想再等一会，他也许会来的。”

阿喜进去了，黑暗沉寂的空间里，依旧只我一个人站着，似乎一切没有变化。然而我的情绪是变了，剧变了，外界的景物哪得不跟着变化呢？

这时候的感觉和情绪不是事后内省可以记录出来的，还是留下几分之一的空页罢。但是，我也可以粗略地说一说：我很怨愤地诅咒那乌云和电光，你们为什么骄我，傲我，欺弄我！这时我不复感觉什么寂寞和孤独的闷郁，我只是恐怖，但还杂着怜悯的心。我已忘了站在什么地方，和站在那里做什么了。

急迫的橹声起在右面的河面，使我一切思虑都暂停，直奔对面的水埠，跨下石级，站定在齐河面的一级上。向右望去，一条船的黑影，依稀可以辨认了。斜方体的灯光从船侧窗框里射出来，映在水里，给一枝橹搅得落花似的凌乱。河水动荡的声音，成一种短促的节奏；橹偶然触着河底的石头，发出重浊的音。“为什么还不停橹，预备下篙泊岸呢？”我正这么想，方形的灯光已到我面前，——瞥见舱里坐满了人，一瞬间便过去了。“原来不是他，我何曾料到还要担当这一个失望呢！”我呆呆地望着去舟，灯光，波纹，很觉得恋恋。一会儿，船身模糊了，不可辨了；灯光微弱了，没有了；橹声呢，先是渐渐地轻微，终于听不见了。

船从车站来，是三十四里的水程。照每天车到的时刻，我

弟若是登舟，此刻应当到了。“轨道真个拆断了么？他真个被强迫地流寓在中途么？六七分是这等情形了。”但我的意志不愿意情形是这样；我的独断的假定承认阿喜听得的是谣言，——惟其如此，才可以有一丝的希望。

我依旧站在齐河面的石级上，屡屡向右面望去，只见两列黑影似的房屋中间一条河，河面发出暗淡静定的光。胡琴声和歌声又作了，但唱的不是先前那一个人，声音清越而哀厉；琴声也圆转应节到十分。中间还夹着小孩子的号哭。

街上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了。一个语声含糊，可以辨知是老人，一个语声清而响，是个壮年。他们的步调散乱而迟缓，想是从酒店里出来的。那老人道，“……想是确的了。”

“他们都这么传说，不见得是谣传罢。况且水师的枪船一齐调出去了。”那壮年回答。

“本镇的现状何等危险！若是游民无赖乘机骚动，谁能去对付呢？”他们正走到我的门前，所以老人的话可以听得很清楚。

“还有呢。他们开了火，不能没有胜败。败兵逃散，到此地很便当，只有三十四里路，这更将不堪设想呢！”

老人深长地叹了一口气，“世界越来越不象了！他们手里拿着家伙，就要强制他人的命运……”他们渐渐地走远，字音不复可辨。脚声和语声终于听不见了。

我想这个拆断轨道的恶消息传遍全镇，全镇的人一定要震动着和刚才两人同样的惶恐的心；此刻他们在屋子里，酒店里，场上，或者正在谈同样的话呢。而且哪里止一个镇。我

们的邻镇，较远的邻镇，一定也正被较强烈的或是较微淡的恐怖笼罩着。一块小石投在小河里，海水都受着波动，虽然人的肉眼看不见。这一个消息，他们两面预备开火，怎不摇撼了凡是人类的心呢。

粗而稀的雨点下来了，河面发出一种鱼儿跳跃似的声音。急骤的风从北面吹来，河水汩汩地流动。我不能再站在石级上，急急跨上水埠，回到门前的檐下。风吹着我，汗立时干了，皮肤还很有些凉意。

不到两分钟，河面有挂篙声和人语声了。听去知那条船进行很徐缓。我也不顾雨点，重又奔下水埠；望见右面来一条船，船头上一个舟子撑着篙子。我便高声喊道，"弟弟，来了么？"

那舟子熟识我的声音，很劳倦而埋怨似地答道，"现在总算到了。我们这船险些儿和别的船一样，给他们捉去运子弹呢。幸而停泊得远了些。"

"哥哥，"弟弟的声音从舱里发出，他随即站到船头，这时船将近水埠了，"你在那里等我？"他这句短语，充满了定心，喜悦，感慰的意思。舱里的灯光只照在他的背上，使我不能细认分别了两年的他的面庞。但见舱里坐着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六七个人。

船到了水埠，舟子跨上石级，将船缆系在埠侧的木桩上。他便搁上了跳板。

弟弟回转身，向舱里诸人说道，"我的家里已到了。你们此刻去寻房屋决难寻到，宿在船中，河面又有可怕的蚊虫，且在我家住一夜吧。"他又向我说明道，"舱里一家人，他们是逃

难来的。他们雇不到船，和我商量，搭了我的船。他们要在镇上租一间或两间屋暂住，但镇上没有一个他们熟识的人。我想要寻房屋也得到了明天再说，今天且留他们住在我们家里，想你一定赞同我的意思。”

我看见了弟弟比两年前高大了些的形体，听见了弟弟亲爱的呼声，紧张的惶惧已宽弛了好些。现在他这么说，我既赞叹他处事的得当，又对于舱里不相识的一家人起了无限的同情。我便催促道，“雨点越来越密了，你和舱里诸位快上岸罢。今夜诸位一准留在我们家里。”

惊魂未定的一家人听了我们兄弟的话，说不出什么来，却一个一个跨上船头。舟子回船点了个灯笼，他又先跳上水埠照着我们。

弟弟上了水埠，执着我的手不放，我觉得彼此的手都有些欣慰的颤动。接着上来的是两位妇人，他们都抱着孩子，还有一个近十岁的男儿，一位老翁，一位老太太。

雨点急而大了，河面上，屋面上，发出爽利，洪大，激击的声音。卷过来的风声里，夹着延长不断的轻雷。我们一群人举手遮着头面，冒着雨，急急的两三步就奔过了街到门前。我取出门后的煤油灯，才得清清楚楚地审视弟弟的面目。他比先前更精神了：颧颊很丰腴的，而且非常红润，眼睛里有晶莹的光，短短的发修剪得极齐整；他很是可爱。

我们齐到客室里，两个舟子带着弟弟的行李和老翁一家人的几个包裹跟进来，一一摆在地上。

那个男儿用疑问的语气向那位老太太道，“这里安逸么？他们不打到这里来么？”他只是向窗外眺望，又凝神地听那急

雨声。

我们让老翁一家人都坐了。老太太强抑着自己的惊恐，安慰那男儿道，“好孩子，这里离他们远，安逸了。这是这两位先生的家里，今夜他们留我们住在这里了。”

我这才回忆阿喜传来的消息，不由得脱口而出道，“轨道究竟没拆断。”

弟弟不待我说完，接着说道，“我乘的是最后一趟车，此刻就不能通行哩。我下船的时候，见他们正在做那破坏的工作。”

“车站那里，究竟是怎样情形？”我舒了一舒气，就这样问。

“使我们心都碎了！”那老翁气吁吁地攒着眉，很可怜的样子答我。“我们一望野里，尽是圆锥形的帐幕，数也数不清。可怕的兵，他们都在搬运泥土和石头。有的说他们人数有五千，有的说还不止呢。谣言刻刻传来，说，‘东面来了对方面的兵了，数目比现在这里的要加倍呢！’或是说，‘他们快要开火了，一炮可以打五十里路远！’‘船被他们捉完了，铁路轨道快要拆断了，我们只得在这里等候子弹！’”

老太太发出沉默的叹息。两位妇人目注于地，现出困顿，怅惘，惊惧的神情。他们怀里的孩子都睁着小眼睛，看他们新到的境界，口里还咿呀发声，象是互相告语的样子。那个男儿，想来他还不很深信老太太的话，弱小的心依旧在那里惶恐，只是呆着出神，伏在老太太的膝上不动。

老翁继续说，“昨天各店家就没有开市，街上冷清清的；偶然有几个行人，都是失了魂碎了胆似的。警察藏了一家一

家的门来关照，说，'这几夜你们须得睡在平屋里，最好是地上，不要睡在楼上。他们一开火，那子弹是没有眼睛的！'这个景象和警告，何等可怕！我们深信已坠入失望之渊，没有什么能够援救我们。只有那冷酷，生疏，不可测的死，他正在那里等待着。

"死可怕不可怕，大家没尝过，也许是甜的，乐的，很有趣味的。但我们既是活着，就有爱生的惰性，很不愿意去亲近那不可测的死。这个惰性指挥着我们去找寻求生的方法，只要得生什么都愿意。最后就取了这唯一的方法，就是姑且一逃。

"机警的人家，早一两天就实行了我们采取的方法。我们主意定得晚，乘火车是无分了，被什么命令禁止了；又没有一条船可以雇到，他们被捉的被捉，否则也逃得全无影踪。但我们想，或者航船还有开来，万一得幸免被捉。我们便离了家，丢了所有的一切，直奔航船埠头。

"埠头哪有什么航船，只有赤热的太阳照着静定的河水——我们的汗流成泉了，气都不舒了，心不能想了，这不是暇豫的闲游呀！

"回我们的家么？家固然可爱，舍不得，最好回去。但是哪里敢！哪里去呢？我们老小七个谁都不知道。我糊糊涂涂地想，还是走向江边，看有无过路的船搭趁。我就搬着劳倦的两条腿，引着他们走，他们只是跟着我。他们的心比我还柔弱，哪里担当得起这些呢！

"刺入皮肤似的阳光射在我孙儿红嫩的脸上，使我感到深烈的心底的痛。野里一无遮盖，也遇不到一个耕作的农人。我

们在这广大而寂寥的虚空里行动，更有一种异样的害怕。后来我妻走不动了，媳妇们抱着孩子，自然更易困乏；她们的泪珠混和着汗水滴下。我只是心里难过，没什么可以安慰他们的法子——我也需要人家仁爱慈善的安慰呢。

“我们坐在焦热的地上休息，大家呆着不做声。我那大孙儿，他先看见小港里令弟的船，便指着告我。令弟真是个仁慈的青年，他不仅容留我们的身体，并且安慰我们的心。世上有象他这样的人，我更信人生确有可爱。……孙儿呀！你们好好儿睡吧。且莫问明天，今夜的安适总是真实的了，决没什么来扰你们的小灵魂。……可爱的孙儿……”

老翁感动极了，轮流看着他三个孙儿，干枯微皱的脸上现出薄醉似的笑。

窗外的风雨依然逞他们的威势，声音里满含着繁喧的寂寞，郁结的悲哀。

1921年1月25日写毕

苦　菜

我家屋后有一亩多空地，泥土里时常翻出屋脊的碎屑，墙砖的小块来，表明那里从前也建造过房屋。短而肥的菊科的野草是独蒙天择适存在那里的，托根在瓦砾砖块之间，居然将铅色的地铺得碧绿。许多顽皮的小孩子常聚在那里踢铁球，——因为那里僻静，可以避他们父母和先生的眼——将父母给他们买点心的钱赌输赢，他们玩得高兴时，便将手里的铁球或拾起小砖投那后屋的檐头和屋面的小雀练眼功。檐头和小雀都没中，却碎了后窗的玻璃。这也不止一次了。

我想空地废弃，未免可惜，顽皮孩子虽不觉得可恶，究竟没什么可爱，何必准备着游戏场供他们玩耍；便唤个竹匠编成竹篱，将那片空地围起来，这样觉得比以前安静严密了。我更向熟识的农人说起，“我要雇一个人在那里种菜，兼做些杂事，看有相当的人可以荐来试试。”

我待雇到了人，让他做主任，我自己做他的副手。劳动是人生的真义，从此可得精神的真实的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我只是热烈而深切地期望着。

农人福堂因此被荐到我家来了。他的紫赤的皮肤，粗糙而有坚皮的手，茸茸的发，直视的不动的眼睛，口四围短而

黄的胡子，都和别的农人没甚分别；但是他还有一种悒郁的神情，将农人固有的特征，浑朴无虑的态度笼罩住。

“你种什么东西都会？”我问他。

“我从小就种田，米麦菜豆都种过，都会。”他的语音很诚恳，兼欲将他自己的经历称述得详细而动听，但是他仅能说这么一句。

“那很好，我屋后那片空地将由你去种。”

他去察看了他新的工作地，回我道，“那里可以划做二十畦。赶紧下秧，二十天之后，每畦可出一担菜。今年天气暖，还来得及种第二批哩。”他说时面作笑容，似乎表示这对主人有莫大的利益。我也想，“土地真足赞颂呀，生生不息，取之无尽。于此使我更信 pantheism①了。

我们最先的工作是剔去瓦砾砖块。福堂带来一柄四齿耙，五斤多重，他举起来高出头顶一尺光景，用力往下垦，四齿齐没入泥里。他那执柄端的左手向上一提，再举起耙来，泥土便松了一方，砖瓦的小块一一显露。力是何等地可贵，他潜藏着时，什么都不与相关，但是使用出来，可以使什么都变更。他工作了两点多钟，空地的六分之一翻松了，坐在阶上吸黄烟休息。

我的希望艳羡的心情，在他下第一耙的时候已欲迸溢而出，人生真实的愉快的滋味，这回我可要尝一尝了。他一停手，我急急地执着耙的柄，学着他那姿势和动作工作起来。

---

① 英文，泛神论。

但是那柄耙似乎不服从我的样子：我举它起来时，它在空中只是前后左右地摇晃；着地时他的四齿入土仅一寸光景；我再用力将它举起，平而结实的泥土上只有四个掘松的痕迹。我绝不灰心，这样总比以前松了些，我更下第二耙，第三耙……奇怪，那柄耙的重量为什么一回一回地增加！不到二十耙，我再也不能举起了。一缕焦烘烘的热从背脊散向全身，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着。呼吸是急促了，外面的空气钻入似地进我的鼻管，几乎容受不得。两手失了正常的知觉，还象执着那柄耙，——虽然已放在地上——握不紧拳来。

福堂将烟管在石阶上敲去里面的烟灰，说道，"这个不是先生做得来的，你还是检砖瓦吧。去了砖瓦，待我先耙成几畦，打好了潭，你就可以下菜秧了。"

我既自认是他的副手，我应当服从他的指挥，况且检砖瓦一样是一种劳动。那句"就可以下菜秧"又何等地可喜，何等地足以勖勉我。我就佝偻着身子，两手不停地拾起砖瓦，投在粗竹丝编的大畚箕里。他继续他先前的工作，手里那柄耙一上一下，着地的声音沉重而调匀，竟象一架机器。

我踏在已检去砖瓦的松软的泥土上，鞋帮没了一半，似乎踏着鹅绒的毯子。泥土的气息一阵一阵透入鼻管，引起一种新鲜而快适的感觉。蚯蚓很安适地蛰伏着，这回经了翻动，它们只向泥土深处乱钻；但是到后半段身体还赤露着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钻了。菊科的野草连根带叶地杂在泥里，正好用作绿肥：他们现在是遭逢了"人为淘汰"了。

我不觉得时间在那里移换；我没有一切思虑和情绪。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这等心境，只容体会，不可言

说。

“先生，你可以歇歇了，”福堂停着工作在那里唤我，我才回复了平时的心境。腰部痠痛了，两腿战战的不能再站了，脑际也昏晕而作响。我便退到阶前，背靠着门坐下，闭着眼睛养神。这时我才感觉那从未感受的健康的疲倦。

两天之后，二十个畦都已下了菜秧。我看福堂造畦，心里很佩服他。他不用尺量，只将耙轻轻地耙剔，自然成了极正确的长方形的畦；而且各个畦的面积都相等呢。他又提起石潭槌来在畦上打成一个一个的潭，距离也无不相等，每畦恰是一百个。至于下秧是我的工作了：将菜秧放入潭里，拨些松泥掩没了根部，就完事了；但在我这不能算是轻易的事。插满了一畦，我又提一桶水来灌溉。那些菜秧自离母土，至少已经一天，应是饥渴了。

我站在畦间的沟里四望，嫩绿的叶一顺地偃在畦上，好似一幅图案画，心中起一种不可名言的快感。我以前几曾真将劳力成就过一件事物？现在那些菜，却受了我劳力的滋养了。据福堂说，隔上两三天，他们吸足了水，就能复原竖起来。此后加上粪肥，便轰轰地生长，每天要换一个样子呢。

菜园里更没有繁重的工作了。每天晨晚由福堂浇一回水，有时他蹲在畦间捉食叶的小虫。我家事务简单，他往往大半天闲着，于是只是坐在廊下吸烟，一管完了又一管，他那副幽郁的神情和烟管里嘴里缭绕的烟气总将他密密地笼罩住。

我天天去看手种的菜，距下秧的时候已是十五六天了，叶

柄还是细细的，叶瓣也没有长大许多，更有呈露淡黄色的，这个很引起我的疑惑。福堂懒懒地向我说，"这个大约因为这里是生地的缘故。但二十天之后，三棵一斤总有的。"他这句话，超过预料的成熟期有半个月，成色又打了三折，不由我不动摇对于他的坚信。这里是生地，他来时不是不晓得。他从小就种菜，根据他的经验推测种植的成绩，也不至相差到三分之二。究竟为了什么呢？

我细看叶瓣，几乎瓣瓣有小孔，前几天固然也有发见，但如今更是普遍而稠密了；有些瓣子上多孔通连，成为曲线描绘的大窟窿。我满腔的惋惜，不禁责备福堂道，"你捕虫太不留心了，菜竟被吃到这般地步。"

"这个不容易呀！"他勉强笑着，翻转一瓣叶子，就见一条黑色的幼虫坠下，他检寻了一会，"在这里了，"从泥上拾起那条虫，掷在脚下踏烂了。有时一坠下去就寻不见，只得舍了它，一会儿又在那里大吃了。

我想他时间尽多，慢慢地细细地捉虫，一定不至于此；又不是十亩八亩一个人照顾不周。以我主观的意见替他想，他过的是最有意思最有趣味的生活，就应当勤于他的职务，视为唯一的嗜好。何以他喜欢吸黄烟胜于农作？何以他绝不负职务上的责任，对于菜的不发育和被侵害又全无同情心呢？

我再四推想，断定他是"怠业"了。他于种植的技术，一定有许多不够精明之处；于他现在的职务，又一定没有做得周到完密；否则成绩何至于这么坏？但是为了什么呢？

福堂依他的老例，坐在廊下吸烟，我乘着没事，问他家

里的状况。他就告诉我以下的话。

“我家里有四亩田，是爷传下来的。我种这四亩田，到今二十多年了。我八岁上爷就死了。我听你先生说，种田最有滋味，这话不大对。……滋味呢，固然有的，但是苦，苦到说不出！我夜夜做梦，梦见我不种田了。真有这一天，我才乐呢。

“我终年种田，只有一个念头刻刻迫着我，就是‘还租’。租固然是应当还的，但我要吃，我要穿，我也想乐乐，一还租，那些就办不到了，没有了。只有四亩田，哪里能料理这许多呢！

“我二十岁上生了个女儿，这是天帮我的，我妻就去当人家的乳母，伊一个人倒可抵六七亩田呢。伊到今共生了六胎，二三四五全是女，都送给人家养去，第六胎是个男。伊生了这个男孩，照例出去当乳母，由大女儿看守着他，时时调些米浆给他吃。

“他生了不满四个月，身上有些发烧，不住地啼哭。我不懂为什么，教大女儿好好抱着他，多给他吃些米浆。但是他的啼哭总不肯停，夜里也没一刻安静，声音慢慢地变得低而沙了。这么过了三天，他就死了。待我入城唤他母亲，伊到家时，他的小眼睛已闭得紧紧了……”

福堂不会将更哀伤的话讲述他的不幸了。但是足够了，这等没有修辞工夫的话，时时可以从不幸的人们口里听见，里面深深地含着普遍而摧心的悲哀，使我只是瞪视着庭中的落叶，一缕奇异而深刻的悲绪，徬徨惆怅，无有着处。

福堂再装上一管烟，却不燃着吸，继续说：

“伊从此变了个模样了。伊不常归家，到了家只是哭，和我吵闹。这也不能怪伊，伊和我一样地舍不得这个儿子。但是我向谁去哭，和谁去吵闹？

“今春将大女儿嫁了，实在算不得嫁，给夫家领了去就是了。但我的肩上总算轻了些。

“家里只我一个人。

“先生，你若是不嫌我，我愿意长在这里，四亩种不得的田，我将转给他人去承种了。”

我才明白，他厌恶种田，我却仍使他做老本行，这便是不期然而然怠业的缘故。

我所知于人生的，究竟简单而浅薄，于此更加自信。我和福堂做同一的事务，感受的滋味却绝对相反，我真高出于他么？倘若我和他易地以处，还没他这般忍耐，耐了二十年才决然舍去呢。偶然当一柄耙，种几棵菜，就自以为得到了真实的愉快，认识了生命的真际，还不是些虚浮的幻想么？

从“种田的厌恶种田便致怠业”，推衍出“作工或教书的厌恶作工或教书便致怠业”，更可归纳成一个公式：“凡从事X的厌恶X，便致怠业”。人们在无穷尽的道路中，频频被不期然而然的怠业羁绊住两条腿，不能迈步前进，是何等地不幸和可耻！

X决无可以厌恶的地方，可厌恶的乃是纠缠着X的附生物。去掉这附生物，才是治病除根的法子。

艺术的生活……

那些窎远而僭越的忧虑，一霎时在我心里风轮似地环转。我就觉这个所谓“现在的我”，是个悲哀，怅惘，虚幻，惭

愧……的集合体。

又隔了二十多天，园里的菜真离了土了，叶瓣是薄薄的，一手可以将叶柄捏拢来；平均四棵重一斤。煮熟了尝新，味道是苦的。

以后我吃味道不好的菜蔬和果子，或者遇见粗制的器物，就联想到我家园里的苦菜，同时那些窎远而僭越的忧虑便在我心里风轮似地环转。

1921年2月6日写毕

隔 膜

我的耳际只有风声，水声，仅仅张得几页帆呢。从舱侧玻璃窗中外望，只见枯黄而将有绿意的岸滩，滩上种着豆和麦的田畦，远处的村屋、竹园、丛林，一棵两棵枯死的树干，更远处刻刻变幻的白云和深蓝的天，都相随着向我的后面奔去。好顺风呀！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快慰。但是为了什么呢？我自己也不能述说。我将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么？不是。那里有什么事情我将要去做么？有什么人我必欲会见么？没有。那么为什么快慰呢？我哪里能够解答。虽然，这很大的顺风总该受我的感谢。

照这样大的风，一点钟时候我的船可以进城了。我一登岸，就将遇见许多亲戚朋友；我的脑子将想出许多不同的意思，预备应对；我的口将开始工作，尽他传达意思的职务。现在耳目所接触——风声水声和两岸景物——何等地寂静，闲适，但这个不过是给我个休息罢了，繁扰纷纭就跟在背后。正象看影戏的时候，忽然放出几个大字，"休息十分钟"，于是看客或闭目养神，或吸烟默想，略舒那注意于幻景的劳倦。然而一霎时灯光齐灭，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现，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应付它了。

我想我遇见了许多亲戚朋友将听见些什么话？我因为有

以往的经验，就可以推测将来的遭逢而为预言。以下的话一定会听见，会重复地听见:“今天来顺风么？你那条路程遇顺风也还便利，逆风可就累事了，六点钟还不够吧？……有几天耽搁？想来这时候没事，可以多盘桓几天，我们难得叙首呢。……府上都安好？令郎会走了？话都会说了？一定聪慧可喜呢。……”我懒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时候也想不完。我一登岸，唯一的事务就是答复这些问题。我便要说以下的话:“今天刚遇顺风。我那条路程最怕是遇着逆风，六点钟还不够呢。……我大约有一星期耽搁，我们可以畅叙呢。……舍下都安好。小儿会走了，话说得很完全，总算是个聪慧的孩子。……”

我忽然起一个奇异的思想:他们的问题既是差不多的，我对于他们的答语也几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将要说的话收在蓄音片上，彼此递寄，省得屡次复述呢？这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问题的次序若有颠倒，答语的片子就不容易制了。其实印好许多同样的书信，也就有蓄音片的功用——所欠缺的也只在不能预决问话的次序。然则彼此会面真有意义，大家运用着脑子，按照着次序一问一答，没有答非所问的弊病，就算情意格外浓厚。但是脑子太省力了。我刚才说“我的脑子将想出许多不同的意思”，其实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不用再想了，而且一辈子可以应用；脑子的任务，只在待他人问我某一句话时，命令我的口传达某一个现成的意思出去就是了。我若取笑自己，我就是较进步的一张蓄音片，或是一封印刷的书信。我做这等器物已是屡次不一次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满五点钟，已听了五回蓄音片，我的答片也开了五回。

现在我坐在一家亲戚的书斋里，悬空的煤油灯照得全室雪亮，连墙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题识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对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视他，——恐怕他也是这样——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对联作无意识的赏鉴；因为彼此的片子都开完了，没有了，倘若目光互对而没有话讲，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难受，不相正视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驾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脸上，看见乌黑的胡须，高起的颧颊，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赶紧回到对联上，无聊地想那"两汉"两字结构最好，作者的印泥鲜明净细，倒是上品呢。

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个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我的躯体渐渐地拘挛起来，似乎受了束缚。然而灯光是雪亮，果盘里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欲的香气，茶杯里有上升的水汽，我和他对面坐在一个极漂亮的书斋里，这分明是很优厚的款待呀！

他灵机忽动，想起了谈资了，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拈着胡须说道，"你们学校里的毕业生有几成是升学的？"他发这个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不至再默默地相对了，而且这是个新鲜而有可发挥的问题。我便策励自己，若能努力和他酬对，未始不可得些趣味。于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个乡村，小学毕了业的就要挑个职业做终身的依托，升入中学的不到十分之二呢。"完了，应答的话尽于此了。我便大失所望，当初不

料这个问题仅有一问一答。

他似乎凝想的样子，但从他恍若初醒的神情答个“是”字来推测，可知他的神思并不属于所发的问题。“是”字的音波扩散以后，室内依然是寂寞，那种超于痛苦的感觉又向我压迫，尽管紧拢来。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灵机一动，也找出些谈资来。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乱而麻木的脑子里哪里能够想出一句话呢？那句话我虽然还没想出，但必然是字典上所有的几个字，喉咙里能发的几个音拼缀而成的，这是可以预言的。这原是很平常，很习惯，算不得什么的事，每一小时里不知要拼缀几千百回，然而在此地此时，竟艰难到极点，好奇怪呀！

我还得奖赞自己，那艰难到极点的事我竟做成功了，我从虚空的波浪似的脑海里捉住了一句具体的话。我的两眼正对着他的面庞，表示我的诚意，问道，“两位令郎都进了工业学校，那里的功课还不错么？”这句话其实是从刚才的一问一答联想起来的，但平时是思此便及彼，现在却是既断而复续了。

“那里的功课大概还不错。我所以送儿子们进那个学校，因为毕了业一定有事务派任，觉得比别处稳妥些。但是我现在担任他们的费用是万分竭力的了。买西文书籍一年要花六七十元，应用的仪器不可不买，一枝什么尺便需要二十元，放假时来回的川资又需百元，……需……元，……需……元……”我的注意力终于松散，对于他的报销账也就渐渐地模糊了。

这是我问他的，很诚意地问他的，然而听他的答语便觉

得淡漠无味，终至于充耳不闻。莫怪我刚才答他时，他表现出恍若初醒的神情答我个“是”字。

我现在又在一位朋友家里的餐室里了。连我一共是七个客，都在那里无意识地乱转。圆桌子上铺着白布，深蓝色边的盆子里盛着色泽不同的各种食品，银酒怀和银碟子在灯光底下发出僵冷的明亮。仆人执着酒壶，跟在主人背后。主人走到一个位子前，拿起酒杯，待仆人斟满了酒，很恭敬的样子，双手举杯过额，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将杯子放在桌上。那位“某某兄”遥对着主人一揖。主人拿起桌上摆着的筷子，双手举过了额，重又放在原处。“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将椅子略动一动，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对揖。这才算完了一幕。

轮到第七幕，我登场了。我曾看过傀儡戏，一个活人扯动傀儡身上的线，那傀儡就会拂袖，捋须，抬头，顿足，做种种动作。现在我化为傀儡了，无形的线牵着我，不由我不俯首，作揖，再作揖，三作揖。主人说，“你我至熟，不客气，请坐在这里。”然则第一幕登场的那位“某某兄”是他最不相熟的朋友了。

众人齐入了座。主人举起酒杯，表现出无限恭敬和欢迎的笑容向客人道，“春夜大家没事，喝杯酒叙叙，那是很有趣的。”客人都擎起酒杯，先道了谢，然后对于主人的话一致表示同情。我自然不能独居例外。

才开始喝第一口酒。大家的嘴唇都作收敛的样子，且发出唼喋的声音，可知喝下的量不多。举筷取食物也有一定的

步骤，送到嘴里咀嚼时异常轻缓。这是上流人文雅安闲的态度呀。

谈话开端了，枝枝节节蔓延开来，我在旁边静听，只不开口，竟不能回溯怎样地推衍出那些话来的。越听下去，我越觉得模糊，几乎不辨他们所谈的话含的什么意思，只能辨知高低宏细的种种声浪里，充满着颂扬，谦抑，羡慕，鄙夷……总之，一切和我生疏，我真佩服他们，他们不尽是素稔的——从彼此互问姓字可以知道，——偶然会合在一起，就有这许多话好讲。教我哪里能够？但我得到一种幽默的启示，觉察他们都是预先制好的蓄音片，所以到处可开，没有阻滞。倘若我也预制些片子，此刻一样可以应用得当行出色，那时候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我想他们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藏着，专用蓄音片说话？这个不可解。

他们的话只是不断，那些高低宏细的声浪又不是乐音，哪里能耐久听。我觉得无聊了，我虽然在众人聚居的餐室里，我只是孤独。我就想起日间江中的风声，水声，多么爽快。倘若此刻逃出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听那爽快的音调，这样的孤独我却很愿意。但是怎么能逃，岂不辜负了主人的情意？而且入席还不到一刻钟呢，计算起来，再隔两点钟或者有散席的希望。照他们这样迟迟地举杯举筷，只顾开他们的蓄音片，怕还要延长哩。我没有别的盼望，只盼时间开快步，赶快过了这两点钟。

那主人最是烦劳了：他要轮流和客人谈话，不欲冷落了一个人，脸儿笑着向这个，口里发出沉着恭敬的语音问那个，

接着又表示深挚的同情于第三个的话。——"是"字的声音差不多每秒内可以听见，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融为一体了。——他又要指挥仆人为客人斟酒，又要监视上菜的仆人，使他当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称述某菜滋味还不恶，引起客人的食欲。我觉察他在这八面兼顾的忙迫中，微微地露出一种恍忽不安的神情。更看别人，奇怪，和主人一样，他们满脸的笑容里都隐藏着恍忽不安的分子。他们为了什么呢？难道我合了"戴蓝眼镜的看出来一切都作蓝色"这句话么？席间惟有我不开口，主人也忘了我了。一会儿他忽然忆起，很抱歉地向我道，"兄是能饮的，何不多干几杯？"我也将酒食之事忘了，承他提醒，便干了一杯。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馆里。这里的茶客，我大都认识的。我和他们招呼，他们也若有意若无意地和我招呼。人吐出的气和烟袋里人口里散出的烟弥漫一室，望去一切模糊，仿佛是个浓雾的海面。多我一个人投入这个海里，本来是极微细的事，什么都不会变更。

那些茶客的状态动作各各不同。有几个执着烟袋，只顾吸烟，每一管总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几个手支着头，只是凝想。有一个人，尖瘦的颧颊，狡猾的眼睛，踱来踱去找人讲他昨夜的赌博。他走到一桌旁边，那桌的人就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待他转脸向别桌时，那人就回复他先前的模样，别桌的人代替着他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了。

一种宏大而粗俗的语声起在茶室的那一角，"他现在卸了

公务，逍遥自在，要玩耍几时才回乡呢。"坐在那一角的许多人哄然大笑。说的人更为得意，续说道，"他的公馆在仁济丙舍，前天许多人乘了车马去拜会他呢。"混杂的笑声更大了，玻璃窗都受到震动。我才知那人说的是刚死的警察厅长。

我欲探求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的缘故，竟不可得。他们欲会见某某么？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里倾心地谈话。他们欲讨论某个问题么？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讪笑，诽谤，滑稽，疏远，是这里的空气的性质。

这里也有热情的希望的笑容透露在一个人脸上，当他问又一个人道，"你成了局么？"

"成了，"这是个随意的很不关心的答复。问的人顿时收敛了笑容，四周环顾，现出和那人似乎并不相识的样子。

有几个人吐畅了痰，吸足了烟，喝饱了茶，坐得懒了，便站起来拂去袖子上的烟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没什么留恋的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1921年2月27日写毕

阿　凤

杨家娘，我的同居的佣妇，受了主人的使命入城送礼物去，要隔两天才回来。我家的佣妇很艳羡的样子自语道，“伊好幸运，可以趁此看看城里的景致了。”我无意中听见了这句话，就想，这两天里交幸运的不是杨家娘，却是阿凤，伊的童养媳。

阿凤今年十二岁，伊以往的简短而平凡的历史我曾听杨家娘讲过。伊本是渔家的孩子，生出来就和入网的鱼儿睡在一个舱里。后来伊父死了，渔船就换了他的棺材。伊母改嫁了一个铁路上的脚夫。脚夫的职业是不稳定的，哪里能带着个女孩子南北迁徙，况且伊是个消费者。经村人关说，伊就给杨家娘领养——那时伊是六岁。杨家娘有个儿子，今年二十四岁了。当时伊想将来总要给他娶妻，现在就替他整备着，岂不便宜省事。阿凤就此换了个母亲了。

现在伊跟着杨家娘同佣于我的同居。伊的职务是汲水，买零星东西，抱主人五岁的女孩子。伊的面庞有坚结的肌肉，皮色红润，现出活泼的笑意。但是若有杨家娘在旁，笑容就收敛了，因为伊有切实的经验，这个时候或者就会有沉重的手掌打到头上来。哪得不小心防着呢？

杨家娘藏着满腔的不如意，说出来的话几乎句句是诅咒。阿凤就是伊诅咒的对象。若是阿凤吃饭慢了些，伊就说："你是死人，牙关咬紧了么！"若是走得太匆忙，脚着地发出蹋蹋的声音，伊又说："你赶去寻死么！"但是依我猜想，伊这些诅咒并不含有怨怒阿凤的意思；因为伊说的时候态度很平易，说过之后便若无其事，照常工作，算买东西的账，间或凑主人的趣说几句拙劣的笑话——然而也类乎诅咒。伊的粗糙沉重的手掌时时要打到阿凤头上，情形正和诅咒相同。当阿凤抱着的主人的女孩子偶然啼哭时，杨家娘的手掌便很顺手地打到阿凤头上。阿凤汲水满桶，提着走时泼水于地，这又当然有取得手掌的资格了。工作暇时，杨家娘替阿凤梳头，头发因好久没梳，乱了，便将木梳下锄似地在头上乱锄。阿凤受了痛，自然要流许多眼泪，但不哭，待杨家娘一转身，伊的红润的面庞又现出笑容了。

阿凤的受骂受打同吃喝睡觉一样地平常，但有一次，最深印于我的心田，至今还不能忘。那一天饭后，杨家娘正在拭一个洋瓷的锅子，伊的手一松，锅子落了地。伊很惊慌的样子取了起来，细察四周，自慰道，"没有坏！"那时阿凤在旁边洗衣服，抵抗的意念忽然在伊无思虑的脑子里抽出一丝芽来，伊绝不改变工作的态度，但低语道，"若是我脱了手，又要打了。"这句话声音虽低，已足以招致杨家娘的手掌。"拍！拍！"……每打一下，阿凤的牙一咬紧，眼睛一紧闭——再张开时泪如泉涌了。伊这个态度，有忍受的，坚强的，英勇的表情。伊举湿手抚痛处，水滴淋漓，从发际下垂被于面，和眼泪混合。但是伊不敢哭。我的三岁的儿子恰站在我的椅子

前，他的小眼睛本来是很灵活的，现在瞪视着他们俩，脸皮紧张，现出恐惧欲逃的神情。他就回转身来，两臂支在我的膝上；上唇内敛，下唇渐渐地突出。"拍！拍！"的声音送到他耳管里还是不断，他终于忍不住，上下唇大开，哭了——我从他这哭声里领略人类的同情心的滋味——便将面庞伏在我的膝上。后来阿凤晒衣服去，杨家娘便笑道，"囝囝，累你哭了，这算什么呢？"阿凤晒了衣服回来，便抱主人的女孩子，见杨家娘不在，又很起劲地唱学生所唱的《青蛙歌》了。

杨家娘这等举动似乎可以称为"什么狂"。我所知于伊的一些事实，是伊自述的，或者是伊成为"什么狂"的原因。伊的儿子学习木工，但是他爱好骨牌和黄酒胜于刀锯斧凿。有一回，他输了钱拿不出，因此和人家厮打，给警察拘了去。警察要他孝敬些小费，他当然不能应命，便将他重重地打了一顿。伊又急又气，只得将自己积蓄的工资充警局的罚款，赎出伊受伤的儿子。调理了好多时，他的伤全愈了，伊再三叮嘱他，此后好好儿作工，不要赌。谁知不到三天，人家来告诉伊，他又在赌场里了。伊便赶到赌场里，将他拖了出来，对他大哭。过了几天，同样的报告又来了；并且此后屡有传来。伊刚听报告时，总是剧烈地愤怒；但一见他竟说不出一句斥责的话，有时还很愿意地给他几百文，教他买些荤菜吃。——这一些事实，或许就是激成"什么狂"的原因。

杨家娘既然受了使命出去，伊的职务自然由阿凤代理。阿凤做一切事务比平日真诚而迅速，没有平日的疏忽，懈缓，过误。伊似乎乐于做事，以做事为生命的样子。不到下午三点

钟，一天的事务完了，只等晚上做晚饭了。伊就抱着主人的女孩子，唱《睡歌》给伊听。字句和音节的错误不一而足，然而从伊清脆的喉咙里发出连缀的许多声音，随意地抑扬徐疾，也就有一种自然的美。主人的女孩子微微地笑，要伊再唱。伊兴奋极了，索性慈母似地拍着女孩子的身体，提高了喉咙唱起来，和学生起劲时忽然作不规则的高唱一样。

伊从没尝过这个趣味呢。平日伊虽然不在杨家娘跟前，因为声音是可以传送的，一高唱或者就有手掌等在背后，所以只是轻轻地唱。现在伊才得尝新鲜的趣味。

唱了一会，伊乐极了，歌声和笑声融合，到末了只馀忘形的天真的笑声，杨家娘的诅咒和手掌，勉强做粗重工作的劳苦，伊都疏远了，遗忘了。伊只觉伊的生命自由，快乐，而且是永远的，所以发出心底的超于音乐的赞歌，忘形的天真的笑声。

一只纯白的小猫伏在伊的旁边。伊的青布围裙轻轻动荡，猫的小爪似伸似缩地想将他攫住，但是终于没有捉着。伊故意提起围裙，小猫便站了起来，高举前足；一会儿因后足不能持久，点一点地，然后再举。猫的面庞本来有笑的表情，这一只猫的面庞白皙而丰腴，更觉得娇婉优美。他软软地花着眼睛看着伊，似乎有求爱的意思。伊几曾被求爱，又几曾施爱？但是，现在猫求伊的爱，伊也爱猫，被阻遏着的人类心里的活泉毕竟涌溢了。伊平日常常见猫，然而不相干，从今天此刻才和猫成为真的伴侣。

伊就放下女孩子，教伊站在椅旁。伊将围裙的带子的一端拖在地上，引小猫来攫取。小猫伏地不动，蓄了一会势，突

前攫那带子。伊急急奔逃，环走室中，小猫跳跃着跟在背后，终不能攫得。那小猫的姿态活泼生动，类乎舞蹈，又含有无限的娇意。伊看了说不出地愉快，更欲将他引逗，两脚不住地狂奔，笑着喊道，“来呀！来呀！”汗珠被于面庞，和平日的眼泪一样地多；气息吁吁地发喘，仿佛平日汲水乏了的模样，然而伊哪里肯停呢？

这个当儿，伊不但忘了诅咒，手掌和劳苦，伊连自己都忘了。世界的精魂若是“爱”，“生趣”，“愉快”，伊就是全世界。

1921年3月1日写毕

绿　衣

潮水似的狂风在空际涌过，震得我室的窗楞楞地响。灯光似乎含着烦闷的样子，放不出光明来，只是昏晕和无力。钟摆声冷峭而急促，我的耳朵听着，引起彷徨不安的感觉。它告诉我，"你所期待的时刻快到了!……正到了!……已过了!"它不顾我的失望，只是滴答滴答地赶它无穷的路程。

我室墙外是一条又长又暗的衖，一屋里各家的人都从那里出进，差不多是一条里，不过上面有屋面罢了。我坐在室内，听惯了衖里各种声音，是谁走过，是从什么东西发出来的，都能很清楚地辨别，不致错误。今夜已听许多声音经过了：提高了干燥的喉咙，发出撕裂似的声音，唱《黄金台》又转唱《牧羊卷》的——腔调自然不合传习的节拍——是住在后屋的漆匠阿喜。隔了一会，又听同样的声气和句调在衖里经过，我却知他不是阿喜，是阿喜的兄弟阿和；阿喜走路时脚尖着力，阿和却是脚跟着力，因而作突突的声音，从这一点我就将他们俩分别出来了。脚声懒懒的，而且常伴着痰嗽声的，是被公推为痰王的许老三。从他的脚声痰嗽声入我耳管，由远而近，更由近而远，终于听不见，足足要两分钟。后来有絮絮的对语声，充满了怨恨和悲伤，听不清说些什么，知是同居的佣妇翁妈和林家娘，她们一个讲伊的媳妇，一个讲

伊的婆，她们都自认为世上最不幸的人，以怨诽和诅咒为生活。与对语声同时听见的，是延长而有高低的呜呜声，这是从那条肥大的雄的黄狗叫做兴旺的喉间发出的。接着便是他一阵含怒的吠声，和翁妈很顺便的咒骂，“你这杀千刀的狗！”那些声音过后，衖里寂静了好久，只听见窗外的风声和窗的震动声。……衖里又有轻快的脚声了，一定是个孩子，许家的二官呢，还是金家的康官？定是康官，那脚声里含有快乐活泼的意思呢。但是我所期待的声音何以不来？凡不是我所期待的，偏偏一种一种地闯入我的听觉。

我所期待的，是一种沉重而紧急的脚声，很快地在墙外经过，接着我的室门呀地开了，一个人发出自然的关照的声音，“先生，邮件来了。”这时候那个穿着绿色的邮差制服，肩上背一个包，里面很饱满的样子，一手提着玻璃灯，一手拿着一大束邮件的人，就让我满意地看见了。他瘦削的两颐在灯光里显出苍白的颜色，长及肩的头发从帽沿下茸茸地分披开来，圆而大的眼睛不停地检视他手里的邮件。这个容貌若在别的地方，多少要引起人家的不快，但在我这个当儿遇见他，只觉得他没一处不可爱。今夜我从天上收了最末了的光的时候起就急切地等着，他只是个不来。每天邮船到镇，因风的顺逆，有些早晚，但是现在已经超过来得最晚的那几次的时刻了。他今夜将来得更晚么？或者竟不来了么？

我随便检一本书来看，想将我不安的心潮平静下来，然而没有什么效验，送到我眼睛里的，只有一行一行的黑痕，几行间总夹着一个短行，愈使我心异常烦躁。翻转一页吧，依旧是这样，哪里可以寻出个头绪来看下去呢？我就将书扔在

一旁，握了笔蘸了好一会墨，相着铺在桌上的那方白纸，想随意写几个字。但是写什么呢？

我觉得和世界隔绝了，那种心底的孤寂，失望，怅惘，几乎使我不信我和世界是真实的。和我隔离的人们，在我室以外的地方，我本来没有直接的方法可以证明他们的确实存在，除了根据着我热烈的信仰。从他们那里，天天有个消息传来，更使我的信仰坚强而永恒。于是我自知我的心和世界的心团结在一起，而且刻刻在那里起交流的作用，我的生命真实而有意义呀！但是，现在，从他们那里来的消息阻隔了，杳沉了，我那唯一的热烈的信仰摇动了，倘若设想他们是虚幻，是“无”，也不是不可辩护的。他们既是虚幻，是“无”，一切和我绝缘，我不是被困在一个大虚空里么？我的情绪更从哪里去求着落，我的意志更从哪里去求趋向，我虽欲强证我的生命真实而有意义，也有些不可能了。

那个每天传来的消息势力真伟大，他能给我们安慰，保证，勗勉，鼓励……总之，他能使我们快乐长进。我想起我家的佣妇方妈的故事了：有一夜，邮差来的时候，他从包里拿出寄给我的信件，还问我这里可有个方老太太，伊有一封信呢。我没有想起伊，答说没有，并且一屋子里连姓方的人家都没有，因为我从没见伊接过他方的来信。这个时候，惶急而希望的神情突然表现在伊的脸上，伊发出颤动迟疑的声音道，“是我儿的么？”我才醒悟，接那封信一看，果然是吴镇来的，便道，“正是你儿子的。”伊的声音更强涩，说出每一个字都有几秒时的间歇，道，“请先生给我看一看。”我拆开那劣制的信封，抽出一张薄而皱的笺纸，上面横七竖八地写着六

行字；意思是说半年来在行里很安好，请母亲不要悬念，并问母亲身体可安健；句子不很通顺，还有十六七个别字，我猜想了一会，才能明白地了解。我就讲给伊听。伊凝神听着，惶急的神情渐渐转换为慈爱喜悦的笑容。伊的上下唇阖着，似乎正将伊儿子传来的话细细咀嚼，咽入心的深处。这种滋味，决不是甘甜鲜美等形容字形容得来的，这个我从伊的笑容——难得呈露于伊脸上的——推测而知。伊极郑重地接我手里的信，伊儿子的信，看了又看，其实是颠倒着，却比识字的人看书还要注意而真诚。本来不识字有什么要紧呢？伊只知这是伊儿子写的，每一笔都是伊儿子精力的宣泄，里面更含着他真挚亲爱的心，看着这张纸，就仿佛见了重于生命的晨夕想望的儿子，而且己心和儿子的心粘合了，融和了，更何必管文字形体的识不识呢？伊看了一会，将信笺折叠端正，插入信封，自去藏在卧室里。伊回出来做一切杂作，比平日轻松敏捷；脸上发出一种喜悦安慰的光，也是平日所没有的。这就是传来的消息势力伟大的证据。

我平日对于方妈这一桩细小的故事本不注意，因有今夜的失望，才觉这是一桩微妙的事，才重新咀嚼里面所含的意味。这个又好似给我一面镜子，使我照出我每天迎入绿衣的那个人，细读他给我的种种消息之后，也有同样的欣慰的神情。不过这是陶然如醉的境地，当时自己不能知觉罢了。我每天得到这个，似乎很平淡，没甚希罕，今夜却使我对于伊那夜的幸福生羡生妒。倘若今夜那绿衣的人依旧推开我的室门，喊一声“先生，邮件来了”，我此刻不是很幸福的人么？

他若是来了，我此刻不是读信看书报，便是作寄人的信，

正游心于极乐之天呢。读的写的是文字，这不过是工具罢了，我拿来应用，心里必不觉得有文字；我将与世界的人们为灵的会晤，我将给他们以灵的答话，我和他们且将没有分别，只是一体。我于是扩大了，超升了，虽然在狂风孤灯的夜间，破窗暗壁的室中，我总是个光明的，真实的，快乐的我。

他竟不来！我的心如一个人伸出两手求他人把握，筋骨都疼痛了，而没有一只手来相接触。又如漂流孤岛，长呼求援，喉咙几乎破了，只听得唯一的，静默的，自己的呼声，而没有有望的答音。那些都可以使人发生一种想念，以为环绕着自己的该是虚空梦幻，怪异莫测，而己身已沉沦其中。现在的我不就是这样么？

盼望和沉思，终于转为玄秘。灯光，桌上陈列的东西，室内灯光以外的阴影，风声，窗的震动声，钟摆声，和自己的呼吸声，一切都退出我的脑子以外。我目无所见，耳无所闻，甚且心无所思。也是个陶然如醉的境地，但和我平日所遇的不同。

1921年3月11日写毕

小　　病

伊的身躯受不起风。昨天我们到学校，从田亩间走，如狂的南风吹得伊的面庞发红。今天傍晚，伊忽然觉得寒冷，周身都象收缩拢来，脑子又岑岑地发胀。伊就睡在床上，裹了两条被仿佛一层薄布，原来冷在身体的内部。隔了两点多钟，冷势退了，却换来了焦热。鼻孔里呼出的气好似炉火旁的炭气；额角的血脉跳动得迅速而显著；面庞呈鲜红的颜色。

虽然伊是小病，但不由我不徬徨，忧虑。活泼，恬静的河流好比我们的生命，一个激越的波浪便足以引起心的不安。这剧冷和剧热岂是伊所能堪！一个寒噤，一回抖颤，一个过速的脉跳，一次沉重的呼吸，都不是伊平日的习惯，如今为何忽然会集于伊身？我欲为伊立刻驱除这些，但有什么法子呢？我也自慰，这是小病，明晨热退——而且是可以断言的——便一切都复旧了。然而何以处现在？现在伊的痛苦是真实的，我不能为伊驱除，这自慰的思想不终竟是空虚的么？

现在伊热极了，只盖一条被，而且褪到胸口。头枕着右臂，散乱的头发堆在枕上。眼皮掩没了眼珠，成很细的两线。奇异的红从面庞通到耳后。我抚伊的额，只觉触手的热。

一样的灯光，一样的居室器物，但绝对不同的是此刻的情绪，这是描写不出的。衖里每天听惯而又很欢迎的脚步声

来了，我室的门呀地开了，那绿衣人给我许多邮件，我就伏在伊床前的桌上阅看。那有平日看得仔细，那有陶醉似的境地遇到，那些邮件仿佛笼着一重烟雾。

大略看完了，我便看伊。伊已入睡了，有极轻微的鼾声可以听见。我愿伊这睡眠是甜蜜的，身体上一切不舒服的感觉全无所觉察。又愿伊在这睡眠期间出一身汗，退净了热，待醒时全体舒适，和平日早晨醒来时一样。这些决不是虚空的愿望，我是这样坚信着。因为这些愿望，我屡屡看伊，坐在伊的床沿，更不作别的思想。

“你不要去！”伊突然这样呼唤。我所坚信的愿望竟成虚空，伊的睡眠这么短。

“我在这里，不去，”我安慰伊。

“小说……不要给他们做……你不要去！”

我听伊的话没来由，推伊，知伊并不曾醒，由于热极，神经昏乱了，所以呓语起来。震荡的心使我不能思想，不知如何是好，只对伊呆看。

“什么？”隔了一会，我才不自觉地这么问。

“改小说呀。你在那里给人家改小说呀。”

“我没有改小说，我坐在这里。”

“你苦极了，这么深夜，还手不停地写，”伊阖着的眼里泪珠象泉水一般涌出来，从颊上流到耳际。伊的面庞呈现非常痛苦的表情，但伊还是睡着。

这时候我的感觉异乎平常：伊醒时的鼓励，安慰，乃至极寻常的一言一笑，何尝不使我的灵魂欣悦振奋，得所寄托？但现在这呓语，这眼泪，更超出了醒时的一切，是爱的表现，

自然的而且热烈的，使我心的感动达到不可形容的程度。

伊哭泣不止，阖着的眼徐徐张开来。我为伊揩了眼泪，扶伊坐起，道，“你清醒吧。现在刚才入夜，我坐在你的旁边，并不改什么小说。”

伊虽然坐了起来，依旧是很坚信的样子，流泪说道，“我看你伏在桌子上，右手很快地移动呢。这不是太苦了么？”

“你看桌子上有没有纸，笔，砚台？”

伊怅怅地望着桌子，果然没有笔，纸，砚台。但伊热极的脑子还不很清楚，只觉伊刚才所见的剧烈地感动伊的心，回思还有余哀，泪珠如急雨初过，犹留残滴。

1921年 3月26日写毕

疑

近来伊的身体不很旺健。伊是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的，因为这是生命的表现，自我发展的工具。伊每一回对镜时，见自己的面庞比前瘦了，更瘦了；以前红润的颜色不复可见，只满被着苍白。伊每行动一会便觉气喘，吸入的气和呼出的气在肺管里乱挤。什么轻便的动作总引起伊的困乏，便是躺着休息时，也觉周身包围着一种不可名言的不适。

伊于是恐惧起来，这是什么朕兆呢？可怕而剧烈的病么？伊天天能够起来，也吃少量的食品，除了面无神采，气喘，周身不适以外，一切和常人差不多，不见得是什么剧烈的病。隐伏而惨酷的病么？伊以为这倒有些像。有些人照旧吃喝戏耍，而内部主要的脏腑已腐败不堪，一朝发觉，什么法子都不能挽救了。伊想倘若自己现在的情形正是这样，这是何等地可怕！要解决这个疑惑，只有到医生那里去。但是，倘若医生证实这个猜想，说内部的脏腑确然在那里逐渐腐烂，那时候将怎样呢！不要去吧，任身体之自然吧，也不行。果真有什么病潜伏在里面，还是医生或者有医治的法子。不过惊怖的心不将减损医药的效力么？

一种茫昧的意志使伊竟到了医生那里。医生说，"你营养排泄一切和常人一样，足证别的内脏没什么病。我看你身体

这么衰弱，更兼气喘，或者肺脏有些儿毛病?”

“肺脏!”伊如堕入失望之渊，半晌说不下去，“……还来得及医治么?”

“这是我的猜想，并非断言。肺脏的病到了外面有征象的时候，已是无可为力了。而当病原潜伏时，平常竟无法觉察，我们医生也须用一种试验的法子。用药品注入皮肤，一两天后，如果那里红肿而作脓，便是确有病原潜伏在肺部的表示。这还不过是病的最初期，赶紧医治，可以不致蔓延。你为决疑起见，不妨先试验一下。”

世上的医生往往是很冷酷的样子，他们能治人身体的疾病，却不解安慰人心魂的惶惧。他们看人的身体等于一件无机的东西，要穿凿便穿凿，要解剖便解剖，竟不管这种举动将要碎身受者和旁观者之心。试听那位医生对伊说的话，他将一件极重要极酷惨的事看得多么平淡，他对于伊的惊惶疑惧多么没有同情!他只是随意说了这些话，在伊却象上了更艰难更可怕的一课。

伊想这么一个试验法虽然便捷，但是实在悲惨。倘若一经试验，皮肤上真个红肿而作起脓来，这就是一个确实的回音，“你的病根是种下了!”医生虽然说，这不过是最初期，可以仗医药的力量不使蔓延，但是那些已经占有地位的细小的病菌，却无法使它们死灭；自己的身体里藏着这种危险东西，还有什么生趣?伊又想伊的父亲母亲都是患肺病死的，自己该是个极易染肺病的人，倘若大胆地请医生一试，十之八九是要有反应的。这个死刑的预告，哪里担当得起!不要请他试吧，只当没有这回事吧，这又哪里可以!虚空的疑虑和

真实的惶惧，同样可以使人徬徨无据，意兴索然。然则姑且一试吧。也许没有肺病，不起反应，那些衰弱的现象仅仅是衰弱的缘故。果真如此，自己就会有新鲜的朝气，更生的希望，热烈地活跃在心头。此后将身体的衰弱慢慢地治好了，自己便是个健康而快乐的人。这个莫大的安慰也须一试之后方可得到，姑且冒一回险去换取这个安慰吧。反应呢？只凭独断，判定他是不会起的……

伊循环往复地这么想，一会儿欲奋一奋勇气，一会儿勇气又给恐惧心战胜了。到末了伊想，不请他试，就只有恐惧，一试或者可以得到解放。伊无可奈何地决定请他一试，伊的喉间随着发出抖颤的一句话，“请你给我试验一下吧。”

医生取出一柄锋利的小刀，在伊的左臂上划了四条血痕，伊不敢看，身体上有一种寒噤似的感觉。医生取出三种药水，逐一滴在伤处，只留着末一条血痕不滴。伊惊怯地偷看臂上，鲜红的血已和淡黄的药水混和了，还慢慢地渗入皮肤里去呢。

现在是已成事实了，药水注入了皮肤，伊又害怕起来。倘若肺部果有病原伏着，臂上就要明明白白地宣告出来，这是身体永不会健康的宣告；于是就有荒凉枯寂的坟墓，灰败无光的白骨，历历呈现在自己的幻想里，这是自己的结局，多么可怕！伊便祝祷这些药水和清水一般，或者已失了药性，不会起什么作用。更愿这几条血痕同猫儿抓破的或是剖果品时小刀割破的一样，不几日脱了痂，皮肤完好，再没什么别的现象。伊只怕药水和皮肤没有灵魂，不能领受而且允许伊的祝祷。

伊为了要取得安慰，要从惶惧里解放出来，才大着胆冒

着险请医生一试。哪知一试之后，安慰既没有得到，惶惧的质素却更为浓厚，自己被它包围得更为紧密了。医生对伊说，“平常一昼夜之后，要起反应就起了。但也有例外，有些伏着病根的人要四天之后才起反应呢。”伊想这一昼夜怎么过，而且也许要四天！

伊回到家里，只对左臂呆看。但是看见些什么呢？雪白的纱布裹着伤处，两条橡皮膏将纱布粘着。伤痕是怎样了，全然看不见，只觉得微微有些儿痛。痛了，是发肿作脓的先导么？一昼夜之后，揭开来看时，大约要看见热红浓白的四个疮了。一缕失望的悲哀周布到全身，苍白的面庞便现出淡红的颜色。这又很像呀，许多患肺病的人不是都有这个现象么？

伊便想起伊的表妹，前年同伊分别时，伊是很健全的，伊在高等小学校读书，活泼而快乐。半年以后，他们家里写信来，说伊患了肺病，现在正在多方医治呢。这个消息传来，当时使伊非常惊异，后来就渐渐地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隔了三四个月，他们家里又有信来，说伊死了，那时伊就很恐怖地想，这个病怎么竟医不好，十四岁的女孩子就死了。

伊又想起一个朋友，是在学校里教体操的，身躯高大而强健，精神发皇和身躯相称。后来分别了一年，彼此未通消息。忽然有人来说，伊已死了。什么病呢？说是肺病。当时觉得非常奇怪，竟至描写不出，像这样的精神体魄，怎么也会染了肺病。但是这种心情不久也就淡薄了。

伊在顷刻之间，从亲戚朋友中想起了十几个患肺病而死的，他们默默地患病，猝然死去，仿佛是走的同一的路。伊虽然因为当时年岁尚幼，不能知父母的病状死状，但听人家

的述说，他们也未能外此。他们染了隐伏而惨酷的病，先前并不知道，后来外面的征象呈露了，医生也加以证实了，这个死刑的宣告，一定引起他们深刻酷烈的悲哀。然而旁人哪里知道呢？一个人间最可哀伤的音信传来，也不过引起暂时的悲感和惊异，“可惜呀，这么一个人！”时移情换，连这句话也不说了。原来不曾知道他们的悲哀，自然不能对他们有深挚的同情。现在呢，虽然伊自己有病与否还没证实，但是他们所尝的滋味便是自己此刻所尝的滋味，所以十分了解他们，对他们发生一种深挚的同情，低弱的脉搏仿佛为他们作挽歌，疲倦的眼腔里为他们流哀伤甚于得到他们死信时的泪。但是他们去了，谁更对自己抱同情，流泪，作挽歌呢？

伊更看和自己同处的人，都是极亲爱的，他们时常给伊安慰，说这是没有的事。然而这种安慰总觉和自己隔膜一层，所以只增伤感，无济于事。他们没有和自己同样的感觉，哪里能够知道自己恐惧惊惶的痛苦呢？伊更想或者快要与他们别离了，便觉灵魂都麻木了。

四天之后，伊揭开纱布来看，已揭过几十回了，——四条殷红的痂平平地横在皮肤上。这真是个从未经过的安慰。伊看着窗前经雨的小草，梅树上才透出的一粒粒的叶芽，和墙上光明的太阳，都含有新生的深意。伊就流出欣悦感慰的泪来。

1921年4月10日写毕

潜隐的爱

命运和愚蠢使伊成为一个没人关心的人。伊仿佛阶前一个小的水泡，浮着也好，灭了也好，谁还加以注意呢？伊有小而瘦的脸庞，皮肤带着青色；眼睛圆睁，看外物时常呈怅惘的神情；微带红色的发生得非常之浓，挽成发髻，臃肿而散乱，更增全体的丑陋。

伊从小时就许配陈家第二个儿子。十一二岁的时候，邻家的妇女或是自己的母亲向伊戏言道，"陈家来迎你了，你快去打扮齐整做新娘子吧。"伊的蒙昧的心灵里就有一缕不知为什么的羞愧使伊涨红了脸，咬着舌端低下头来。从此伊知道陈家是自己将来的世界，但是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情况，伊全然没有本领去推想。

伊十七岁的时候，命运判定，那个将来的世界来到面前了。伊就认识伊的丈夫，公公，婆婆，寡居的嫂嫂，——认识各人的面貌罢了，并非认识各人的心，——他们也都认识了伊；此外一切如故。村镇人家的妇女大都做一种工作：剖麻至细，将两端接着，用指头捻合成极长的麻线，预备织麻布。伊跟着婆婆嫂嫂做这种工作，他们默默地各自坐着，只有一只左手和右手的两个指头是常动的，无论是光明的朝阳，和爽的好风，清丽的鸟声，都不能引他们抬一抬头。

不幸伊的丈夫又踏上了他哥哥的足迹。原来他的哥哥娶了亲不到半年便患肺病，病了三四个月便死，现在他正遇到绝对相同的情形。这就非常可疑，这种毒虫何以必发生于娶亲之后？然而他的父母何尝疑到自己对于儿子的举措有无过误呢？他们只是哭泣，只是叹息，以为命运见欺，无可奈何。但仍有可以自慰的，三儿四儿年纪已不小，就可以给他们娶亲了。娶了亲生个孙儿，那是极快极容易的事，他们俩想到此，不由得收泪而作甜蜜的遐想。那位寡嫂引起了自己摧心的伤感，暗地落了无量的泪，但也减退了对于婶子的无名的嫉妒，心想现在你与我是命运相同的人了。

伊失了一个丈夫，也觉得十分悲伤，学着别人家伤逝的模样晨晚号哭；更起一种异样的感觉，以前好象一切都有归宿，现在自己的归宿是什么呢？伊的脸庞从此瘦起来，且转为黄色，更由黄而青。伊本来不大会说话，现在更不常说话，况且同谁去说呢？伊到水埠上去洗衣服经过街上时，仿佛有一种凄苦悲哀的空气围绕着伊的全身，邻人从背后指着伊互相告语道，"这就是陈家的二奶奶，可怜才十八九岁呢！"

伊从此止有个狭小的世界，就是自己。公公婆婆本来为儿子而娶伊的，现在儿子已死，照例给伊吃饭就是了，嫂嫂本来对于伊抱着无名的嫉妒，现在仍旧不能因境遇相同而互相接近；于是伊分外地孤独。

风痨的病忽然来找伊，伊年轻而无知，怎能知道应该怎样地医治和调理？咳嗽的声音几乎没有一刻工夫间断，而且转哑了；青苍的两颊给体热烧得通红，显出粒粒鲜红的点子；伊还是照常操作。家里的人也不教伊去歇歇，也不教伊到医

生那里去诊治，吃一些药，也不教伊避风。伊实在支撑不住，回到冷寂阴暗的卧室里，躺在床上，这么就过了三四天。这三四天里，竟没一个人走进去问伊好不好，或是给伊一点茶水，只有屋漏里透下来一线的阳光来而复去，告诉伊又经一度昏晓了。

伊家的右面原有一所空屋，近来有人家迁入居住了，这在伊也并不关心。有一天，一个佣妇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走进来，伊的眼光突然一亮，心里起一种愉快的感觉。那孩子的面庞红润而肥嫩，笑的时候现出浅浅的两个涡儿；柔美的发覆到额上，修剪得很齐；眉毛淡淡的；眼珠乌黑，活泼而有晶莹的光；小嘴略为低陷，四围凹凸的曲线显出异常的美；真是个可爱的孩子。伊的婆婆问那个佣妇，佣妇说，"我们是新搬来的，小弟弟喜欢出来玩耍，故到此望望。"

伊就这样想：这孩子多么有趣，简直和洋货店里摆着的洋娃娃一样。伊看了又看，只觉以前从没有经过这样的快活。那佣妇立了一会，抱着孩子自去。伊怅怅地望着，心想他们去了——何不再立一刻？实在舍不得。但是惧怯惯了的口里竟说不出留住他们的半个字。

幸而伊的怅然失望不到几天就得到了安慰，那个孩子又牵着佣妇的手来了，此后并且时常来玩耍，或是坐在廊下弄花草，或是佣妇抱着孩子看婆媳三个绩麻，口里还唱着《村歌》教他。这里常常和小孩说笑戏耍的是婆婆和长媳，二奶奶照旧守着伊的沉默，只是出神地相着他，独自领略那得到安慰的甜蜜的滋味。

但是伊又有新的想念了：伊妒忌那个佣妇常常抱着那孩子，有时脸偎着脸很久，有时可爱的小嘴吻着伊干黄的脸皮。这是何等的快活，安得也这么乐一乐呢？倘若可以得到，只须乐一乐，便什么都不要了，死也情愿了。伊更如梦似地想，倘若那个佣妇被辞退了，自己去接伊的任，或者可以邀他们的允许。然而这个希望太过分了，只要抱一抱，于愿已足，再不要想别的吧。

伊常常这样想，成为伊新添的功课。这实在是极困难的功课：从没和他说笑过，玩耍过，哪里就可以抱他？人家素来不放伊在眼里，什么事都没有伊的分，又怎能去抱邻家的孩子？热烈的希望鞭策着伊去搜寻成功的方法，竟没一丝儿眉目，不觉忧虑起来。在伊简单的心里，这是第一回的忧虑呢。

孩子仍然来玩耍，他带着有机关的小猎狗，彩色的积木，尺多长的洋娃娃一起来。他将积木在椅子上搭起一座桥。他抿着小嘴，眼睛专注于椅上的建筑物，厚而白的小手很灵活地搬动，这是一幅难以描绘的美妙的画。后来桥工完成，居然是一座整齐的桥，他拍手笑说道，“可好玩？”大家赞道，“小弟弟真聪明！”他也不理会他们，教佣妇旋转那小猎狗的机关。佣妇替他旋了，他就放在桥堍，要猎狗奔上桥去。手一放，猎狗前后颠动，将桥撞坍了。他又哈哈地笑起来。于是捉住那猎狗，亲着他的嘴说道，“你撞痛了，你和洋娃娃一同去睡罢。”便将猎狗和洋娃娃并头横放在椅子上。

二奶奶手里绩麻，眼睛只注着他的全身，觉得爱他的心几乎要迸裂出来了，要不抱他一抱或者就会生病；但仍旧没有

妥善的方法。忧虑进而为惶急，眼眶里就渗出泪来。这只有伊自己知道呢，他人对伊向来不关心，所以伊心里藏着唯一的希望，忧虑，惶急，眼眶里含着爱的泪，都没有察觉。

这一天是燠热的天气，陈旧的屋子里一切都潮润，地上更是泼了油似的。下午的时候，邻家那个孩子又来了，他手里牵着一条线，佣妇跟在背后，手中拿着一方红纸，那条线就穿在这纸上，他们算是放风筝呢。他在屋内环绕地奔走，佣妇手中的红纸已脱了手，那张纸起初飘飘地吹起，后来落了地，再也不会升起来了。他着了急，奔得更快，脚下一滑，全身磕在地上，正在二奶奶的旁边。这时候伊简直没有一些思想，迅速地停了手中的工作，站起来，将他抱起，——都是直觉的冲动的动作。他受了痛，哇地哭了，脸庞紧紧伏在伊的肩上。伊心里这才有想念：他这一交使伊异常痛惜，比发风疹的时候对于自己的痛惜还强烈。柔而湿的小脸庞贴在伊的颊上，伊满身感到一种甜美的舒适，每一个细胞的内心都舒适。伊忽然想，"每一刻都想望的小宝贝现在不是给我抱着了么？这是真的么？不是梦里么？"哇哇的哭声，颊上的感觉，都证明这是千真万真的，于是将颊部凑过去贴得更紧。伊入世将近二十年，这一刻才尝到世间真实的快乐，觉得生活有浓厚的滋味。伊的生命里有一种新生的势力剧烈地燃烧着，"现在自己的归宿是什么？"此刻是不成问题了。伊那丑陋的脸上现出心醉魂怡的笑，表示伊对于一切人们的骄傲。

艰难的功课现在给伊战胜了，晨夕梦想而不可得的一抱，忽然机会凑巧，竟给伊满足了欲望。伊的怯懦的心从此强固

了好些，方信这个希望并不是遥远而达不到的。抱一抱邻家的孩子，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便是天天去抱他一抱，婆婆未必就说，嫂嫂未必就笑，那个佣妇或且因为替了伊的劳力，还要感激不尽呢。然而怯懦的心使伊看得这一事非常之困难，仿佛骆驼要穿过针孔一样。但现在经事实证明，困难已成过去，伊就时常抱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也不觉得不习惯，虽然不特别和伊亲爱；他和佣妇抱着时一个样子。但是，这在伊已十二分满足了。当肥白的小手抚伊的额角，温软的小脸庞亲伊的颧颊时，伊觉得自己和他已合而为一，遨游于别一个新的世界，那个世界是亲爱和快活造成的；而眼前的婆婆嫂嫂，自己冷寂阴暗的卧室，使自己两手作痠的绩麻工作，这些事物造成的旧世界早已见弃于自己，而且是毁灭了，没有了。

这一天伊没有工作，就抱着那孩子到附近田野里去游玩，同他坐在草地上，唱些很拙朴的歌给他听。他坐了一会站起来，看青苍的天上浮着些小绵羊似的云，小鸟飞来飞去好象有人在那里掷小砖块，"居即"一声，就不见了；他面上现出又静默又美妙的神情，不知他小心灵里起了什么玄想？他又看数十条麦陇一顺地弯曲，直到河岸，都似乎突突地浮动，河中小船经过，不见船身，只见几个船夫在麦陇尽处移动。这些都引起他活动的天性，他就奔驰跳跃，发出快活优美的声音喊道："几个人过去了，他们身体一摇一摇的，在那里牵磨呢。……去了，远了，看他们回来不回来。"

伊赶忙起来牵住他的手说道："我来抱你吧，你的腿累了。"他不肯让伊抱，只是跳跃着看小船上的几个人。伊和婉地劝道，"便是不抱，也须好好儿慢慢儿走，再不要跳了。"他

依了伊的话，嘴里还嚷着"不见了！不见了！"伊便携着他的手缓缓而行，心里感着不可说的安慰。

回去的时候，伊买了些糖果纳入他的袋里，教他慢慢地吃。伊这样做已有好几回了。伊所有的钱便是绩麻的工资，数目微少，不够买一件衣服或是一些首饰，所以只藏在床角，时常拿出来数数，好象数数便是那些钱的唯一的效用。近来伊发明了钱的用途了。伊想倘若买些东西给他吃，才表示伊爱他的真心，他也必然喜欢的。伊从没吃过糖果，也不知道糖果是什么滋味，看人家都买了给孩子们吃，伊就学着他们的样。伊认那些糖果就是自己的劳力，将劳力赠与他，实在是无上的快乐，而且这才觉得每天的工作确有甜美的意味。总之，伊的外形虽然并没变更，别人看伊依然是愚蠢和不幸，但是伊内面的生活变化了，伊的近二十年的往迹对于伊的束缚，悉数解放了，伊是幸福，快慰，真实，和光明了。

那个孩子忽然一连六七天没有来，这使伊十二分懊丧，好似失掉了一件最宝贵的东西似的。为了什么缘故呢？他父母不许他来么？那佣妇不在家么？他病了么？伊不敢再往下想，伊很悔恨这第三个疑问忽然闯入脑子里。倘若果真是这样，那种担心和忧愁不将碎伊的心么？伊工作全然没有精神，晚上睡眠也不很安稳，刚才朦胧入睡，忽然身体仿佛跌入万丈的深渊，一跳便又醒了。醒了便尽想：那孩子的一个笑脸，一回跳跃，一句简短而可爱的话，一个灵活而异样的姿势，都反复温习，觉得样样含有甜蜜的意味；但现在是和他分别了多日了。回想之外，更引起了缠绵深挚的相思。消息不通，猜度的思想往往带着恐怖同来，这更使伊心中历乱，觉得是有

生以来第一回尝到的不快。伊常常盼望佣妇到来，好问个究竟，却又杳无踪影。有了空工夫，便到门前去等候，希望有些儿消息。伊望着那家的墙门，心里念着里面的他，伊的眼睛本来是怅惘的神情，现在又加上了凝想和失望的愁容，竟有些像神经病者，往往引起行人不很深切的注意。然而那个墙门里那有什么消息安慰伊呢？

伊分别那孩子的第十天，那个佣妇才独自到伊家里来。伊的婆婆便问道，“小弟弟为什么不一同来？”那佣妇坐定，嘘着气说道，“这几天我们一家慌忙得够了，小弟弟生病呢。”二奶奶听到这句话，头脑如突受打击，岑岑地发胀；“怎么！”两字同时不知不觉地发于伊的喉间。那佣妇只顾继续说，“他发热，又咳嗽，不想吃东西，只要昏昏地睡。我和男女主人轮流守着他呢。幸而现在好了，最厉害的是开头四五天。”佣妇说完了，自和二奶奶的婆婆讲别的话。二奶奶因此定了心，不可堪的恐怖好象急雨忽来，难以躲避，幸而片刻之间，雨点全收，依旧日朗天青。但是，伊总是异常想念他，不知他病后什么样子。还是从前那样快活么？正想念着做他新伴侣的伊么？最好见他一面，才得安慰久别和悬系的心。然而他住在他的家里，一道砖墙便阻隔了两地相思的人。这又使伊彷徨踌躇，劳心焦思，竭尽伊可能的力量只是筹想，希望得到一个满足欲望的法子。

一带破砖墙旁边开着一丛荼蘼花，白得象一个一个小雪团，他们是从不会引人注意的，寂寂地开了，又寂寂地谢了，就算度过了他们的芳春。偏偏那位二奶奶寻着他们，非常地欣赏，心里如得了宝贝似的，只是突突地跳。伊端相了一会，

挑半开和全开的采了十几朵，花枝上尖利的刺触着伊的手指，伊感觉细碎的痛，这实在不是很容易的工作。这一把花又怎么拿回去呢？需要的心过于切迫，伊就不管这些，拿着花回到自己的门前等着。不一会，邻家那佣妇从市上买了东西回来，伊就迎上去央求伊道，“这一把花请你带给你们小弟弟，让他供在花瓶里玩吧。我刻刻想念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引他欢喜，这些花还白还干净。”伊自觉有满腔的相思话要向伊倾吐，或者可以从伊转达给他，但是说出来时，仅仅是这样浮浅的两句，再要增加一字竟想不出了。

伊不料那佣妇发出个可惊可喜的回答，使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疑自己是在迷乱颠倒的睡梦里。那佣妇极随便的样子说道，“你想念他，何不跟我去看看他。”这是伊全然不曾希冀的，竟是可能的么？突然的兴奋和过分的快慰充满伊的脑海，伊再不思量别的，只移动两足，跟着那佣妇走进怅望了好几天的墙门。

这是一间光明洁净的儿童室：玻璃橱里陈着洋娃娃和小猎狗等玩具；桌子和椅子都是小样而精致；花瓶里插着绚红的玫瑰花，衬着许多鲜嫩的绿草；墙上彩色画都画一些天真的儿童；一张洁白的小床安放在室中，略偏于后方，那孩子睡在床上，他的母亲坐在床沿陪着他。他的母亲是个活泼而和婉的女子，脸上含着笑的表情，现在因为儿子生了病，忧愁和疲倦使伊的眼眶略为低陷，脸色也微微带些惨白。

孩子的母亲听了佣妇的述说，便向二奶奶道，“我很感激你，常常带着小儿玩耍，还买东西给他。他病了，你刻刻想念着他，更见你爱他的心。他现在是好了，你看，不过没有以前那

样又胖又好看了。”伊说着，抱他在怀里，意思是教二奶奶看。

二奶奶默默地不开口，也不看伊所入的是怎样光明洁净的一间房间，也不审视伊的邻居是怎样一个人，伊那好像受电磁力吸引的两眼早已从床上寻见了他。他脸上的红润几乎全退了，眼睛似乎大了些，不十分有神，皮肤也宽弛了许多；他躺着，一手玩弄那被角。伊心里感觉一种不可名状的惋惜，虽然这一回见面足以安慰伊多日的相思。这种惋惜萦绕不去，伊就不能再想别的，孩子的母亲的话也没有听清楚；及见那母亲抱起孩子，知道是教自己看了，急忙之际，便随口说道，“这一把花我给他的。”那母亲非常感激，笑着谢道，“这一定使他喜欢，他的喜欢便是你我的快慰。请你插在花瓶里和玫瑰一起供着吧。”

荼蘼花插入了花瓶，二奶奶的心灵就好象留居此室。伊本欲托花儿的笑靥安慰孩子的小灵魂，使他回复以前的活泼和快乐……现在是如愿以偿了。

孩子睡在母亲的怀里，小手弄伊的嘴唇，嘻嘻的笑容依然是天真而可爱。母亲吻着他的两颐，微微合眼，表出静穆深挚的爱。他小臂举起，钩住伊的项颈，他们俩互相抱着，默默地停了一会，伊唱道，“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心！”声音清婉而微颤。他也学着唱道，“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心！”

二奶奶坐在旁边看得呆了，全身象偶像一般，连眼皮也不动一动。然而伊比以前更了解了，彻底地了解了，这就是所谓“爱”，自己也曾亲切地尝过的。更看四围，何等地光明，何等地洁净，而己身就在这光明和洁净里。

1921年4月19日写毕

一　课

上课的钟声叫他随着许多同学走进教室里，这个他是习惯了，不用思虑，纯由两条腿做主宰。他是个活动的孩子，两颗乌黑的眼珠流转不停，表示他在那里不绝地想他爱想的念头。他手里拿着一个盛烟卷的小匣子，里面有几张嫩绿的桑叶，有许多细小而灰白色的蚕附着在上面呢。他不将匣子摆在书桌上，两个膝盖便是他的第二张桌子。他开了匣盖，眼睛极自然地俯视，心魂便随着眼睛加入小蚕的群里，仿佛他也是一条小蚕：他踏在光洁鲜绿的地毯上，尝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地快乐啊！那些同伴极和气的样子，穿了灰白色的舞衣，做各种婉娈优美的舞蹈，何等地可亲啊！

许多同学，也有和他同一情形，看匣子里的小生命的；也有彼此笑语，忘形而发出大声的；也有离了坐位，起来徘徊眺望的。总之，全室的儿童没有一个不动，没有一个不专注心灵在某一件事。倘若有大绘画家，大音乐家，大文学家，或用彩色，或用声音，或用文字，把他们此刻的心灵表现出来，没有不成绝妙的艺术，而且可以通用一个题目，叫做"动的生命"。然而他哪里觉察环绕他的是这么一种现象，而自己也是动的生命的一个呢？他自己是变更了，不是他平日的自己，只是一条小蚕。

冷峻的面容，沉重的脚步声，一阵历乱的脚声，触着桌椅声，身躯轻轻地移动声——忽然全归于寂静，这使他由小蚕回复到自己。他看见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来了，才极随便地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完整洁白的理科教科书，摊在书桌上。那个储藏着小生命的匣子，现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乘抽屉没关上，便极敏捷地将匣子放在里面。这等动作，他有积年的经验，所以决不会使别人觉察。

他手里不拿什么东西了，他连绵的深沉的思虑却开始了。他预算摘到的嫩桑叶可以供给那些小蚕吃到明天。便想，"明天必得去采，同王复一块儿去采。"他立时想起了卢元，他的最亲爱的小友，和王复一样，平时他们三个一同出进，一同玩耍，连一歌一笑都互相应和。他想，"那位陆先生为什么定要卢元买这本英文书？他和我合用一本书，而且考问的时候他都能答出来，那就好了。"

一种又重又高的语音振动着室内的空气，传播开来，"天空的星，分做两种：位置固定，并且能够发光的，叫做恒星；旋转不定，又不能发光的，叫做行星……"

这语音虽然高，送到他的耳朵里便化而为低——距离非常近呢。只有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几个声音"星……恒星……光……行星"他可以听见。他也不想听明白那些，只继续他的沉思。"先生越要他买，他只是答应，略微点一点头，偏偏不买。我也曾劝他，'你买了吧，省得陆先生天天寻着你发怒，'他也只点一点头。那一天，陆先生的话真使我不懂，什么叫'没有书求什么学'？什么叫'不配'？我从没见卢元动过怒，他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却怒了。他的面庞红得象醉汉，发鬓的

近旁青筋胀了起来，眼睛里淌下泪来。他挺直了身躯，很响地说，'我没有书，不配在这里求学，我明白了！但是我还是要求学，世界上总有一个容许我求学的地方！'当时大家都呆了，陆先生也呆了。"

"……轨道……不会差错……周而复始……地球……"那些语音又轻轻地激动他的鼓膜。

"不料他竟实行了他的话。第二天他就没来，一连几天没来。我到他家里去看他，他母亲说他跟了一个亲戚到上海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肯离开他母亲。"他这么想，回头望卢元的书桌，上面积着薄薄的一层灰尘，还有几个纸团儿，几张干枯的小桑叶，是别的同学随手丢在那里的。

他又从干桑叶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来，看了王复，采了桑，畅畅地游玩一会，然后到校，大约还不至于烦级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个符号。但是哪里去采呢？乱砖墙旁桑树上的叶小而薄，不好。还是眠羊泾旁的桑叶好。我们一准到那里去采。那条眠羊泾可爱呀！"

"……热的泉源……动植物……生活……没有他……试想……怎样？"方先生讲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庞现出不自然的笑，那"怎样"两字说得何等地摇曳尽致。停了一会，有几个学生发出不经意的游戏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他是我们的大火炉！"语音杂乱，室内的空气微觉激荡，不稳定。

他才四顾室内，知道先生在那里发问，就跟着他人随便说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却仍在那条眠羊泾。"一条小船，

在泾上慢慢地划着，这是神仙的乐趣。那一天可巧逢到一条没人的小船停在那里，我们跳上船去，撑动篙子，碧绿的两岸就摇摇地向后移动，我们都拍手欢呼。我看见船舷旁一群小鱼钻来钻去，活动得象梭子一般，便伸手下去一把，却捉住了水草，那些鱼儿不知道哪里去了。卢元也学着我伸下手去，落水重了些，溅得我满脸的水。这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说我是个冒雨的失败的渔夫。最不幸的是在这个当儿看见级任先生在岸上匆匆地走来。他赶到我们船旁，勉强露出笑容，叫我们好好儿上岸吧。我们全身的，从头发以至脚趾的兴致都消散了，就移船近岸，一个一个跨上去。不好了！我们一跨上岸他的面容就变了。他责备我们不该把生命看得这么轻；又责备我们不懂危险，竟和危险去亲近。我们……"

"……北极……南极……轴……"梦幻似的声音，有时他约略听见。忽然有繁杂的细语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看许多同学都望着右面的窗，轻轻地指点告语。他跟着他们望去，见一个白的蝴蝶飞舞窗外，两翅鼓动得极快，全身几乎成为圆形。一会儿，那蝴蝶扑到玻璃上，似乎要飞进来的样子，但是和玻璃碰着，身体向后倒退，还落了些翅上的白鳞粉。他就想，"那蝴蝶飞不进来了！这一间宽大冷静的屋子里，倘若放许多蝴蝶进来，白的，黄的，斑斓的都有，飞满一屋，倒也好玩，坐在这里才觉得有趣。我们何不开了窗放他进来。"他这么想，嘴里不知不觉地说出"开窗！"两个字来。就有几个同学和他唱同调，也极自然地吐露出"开窗！"两个字。

方先生梦幻似的声音忽然全灭，严厉的面容对着全室的学生，居然聚集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放弃了那蝴蝶。方

先生才斥责道，“一个蝴蝶，有什么好看！让他在那里飞就是了。我们且讲那经度……距离……多少度。”

以下的话，他又听不清楚了。他俯首假做看书，却偷眼看窗外的蝴蝶。哪知那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他立时起了深密的相思，“那蝴蝶不知道哪里去了？倘若飞到小桥旁的田里，那里有刚开的深紫的豆花，发出清美的香气，可以陪伴他在风里飞舞。他倘若沿着眠羊泾再往前飞，一棵临溪的杨树下正开着一丛野蔷薇，在那里可以得到甘甜的蜜。不知道他还回到这里来望我么？”他只是望着右面的窗，等待那倦游归来的蝴蝶。梦幻似的声音，一室内的人物，于他都无所觉。时间的脚步本来是沉默的，不断如流地过去，更不能使他有一些儿辨知。

窗外的树经风力吹着，似乎点头似乎招手地舞动，那种鲜绿的舞衣，优美的姿势，竟转移了他心的深处的相思。那些树还似乎正唱一种甜美的催眠歌，使他全身软软的，感到不可说的舒适。他更听得小鸟复音的合唱，蜂儿沉着而低微的祈祷。忽然一种怀疑——人类普遍的玄秘的怀疑——侵入他的心里，“空气传声音，先生讲过了，但是声音是什么？空气传了声音来，我的耳朵又何以能听见？”

他便想到一个大玻璃球，里面有一只可爱的小钟。“陈列室里那个东西，先生说是试验空气传声的道理的；用抽气机把里面的空气抽去了，即将球摇动，使钟杵动荡，也不会听见小钟的声音。不知道可真是这样？抽气机我也看见，两片圆玻璃装在木架子上，但是不曾见他怎样抽空气。先生总对我们说，‘一切仪器不要将手去触着，只许用眼睛看！’眼睛

怎能代替耳朵，看出声音的道理来？”

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听窗外自然的音乐，那种醉心的快感，决不是平时听到风琴发出滞重单调的声音的时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学的时候，他常常走到田野里领受自然的恩惠。他和自然原已纠结得很牢固了，那人为的风琴哪有这等吸引力去解开他们的纠结呢？

“……”他没有一切思虑，情绪……他的境界不可说。

室内动的生命重又表现出外显的活动来，豪放快活的歌声告诉他已退了课。他急急开抽屉，取出那小匣子来，看他的伴侣。小蚕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然和自然牢固地纠结着。

1921年4月30日写毕

附　录：

序

顾颉刚

圣陶集了几年来做的小说二十篇，付文学研究会刊入丛书，教我做一篇序。我与圣陶是最早的同学，他的思想与艺术，十分之八九，我都看见晓得。我虽则没做过文艺的研究，不能说明他的小说在文艺界上的地位，可是要做一篇序来说明他的思想的本质，与他所以做小说的背景，自以为我是最适宜了。

圣陶小时候，与我住在同巷。二十世纪的第一年，我九岁，他八岁，我们就在一处私塾读书。那时的情形，我现在已想不大起；只记得圣陶颇欢喜做些玩物，背着先生戏弄。他同我说的话，还记得一句：他说，"我会把象牙做朝版，你要我做吗？"象牙朝版他当然没有做过；但他看见了道士手里握的一块，便兴起了自己创作的念头，这是可信的。

他比我早进一年中学。我进中学时，他正是刻图章，写篆字最有兴味的当儿。记得那时看见他手里拿的一把大折扇，扇上写满了许多小小的篆字，我看了他的匀净工整，觉得很是羡慕。后来他极欢喜做诗。当时同学里差不多没有一个会做诗的，他屡屡的教导我们，于是中学校里就结合了一个诗会，

叫做放社。但别人的想象和表出，总不能象他那般的深细，做出来的东西总是直率得很，所以我们甘心推他做盟主。

他毕业后写给我的信，屡次把诗词来替代，开缄时往往只见一首长诗，或四五首的律诗。他的诗并不雕琢字面，也不堆砌典故，也不模仿哪一家，只是活泼泼的表情写景。现在就掇拾的方便，录出一首：

游拙政园

纤雨值休辰，园游恣幽赏。
迴沼抱南轩，几窗爱净朗。
小坐神忽清，喻之言难想。
环顾卉树森，浓绿弥众象。
稀处现楼台，微风动帘幌。
一声鹧鸪啼，忽焉聆繁响：
乃如蟹爬沙，雨急敲林莽。
此境益静寂，空山或可仿。
顿公燕都归，听雨谈抵掌：
直北是长安，冠盖属朋党。
白日妖魑现，杀人弃沟壤。
鸡鸣上客尊，狗苟公道枉。
豪游金买笑，乞怜血殷颡。
嗟哉行路难，触处是肮脏。
何当谢世虑，摄心息俯仰？
寄情孰所乐，高歌慨以慷！
帝力鼓大化，谁省我所往？
辞终各无言，看水倚轩幌：

初荷碧玉盘，水珠滚三两。

（二年七月二日）

圣陶对于文艺，没有一种不欢喜。他常要学雕刻，可怜这件事在中国是没有一点机会的，至今只落得一个想望。又常想看戏做戏，但苏州既没有机会，上海又没有力量去。元年九月，我到上海，看了戏告他；他答我道，

“此事余并无阅历，而自信有理想上之境界。”（元年九月五日）

“君于戏剧，与我同一为少有经验；然观君之评剧，……即我未聆此曲未观此剧之人，与君亦有同意。可知剧固无所谓佳不佳，惟近情者乃佳耳！余尝听人谈剧，而知剧中固多不近情者。彼演剧者亦同是人，何以乃作不近情之剧也？余与君之所见，余常以为近情；苟献身舞台，或亦不失为名伶也。”（元年九月七日）

后来他到了角直，提议在学校里造了一个戏台，自编了剧本，每逢星期三演作一次，这事的伏脉就在那时了。

他家境很清贫，使他不能专向文艺方面走。他中学毕业后，就在苏州城里充做初等小学的教师。他的性情原是和小学生聚得下淘的，无奈学生以外的人逼着他失掉了职业上的兴趣，所以他觉得很苦。他写信给我道，

“做教师之无味，不在学生之不好，乃在同事之讲不落言话，调查视学之‘像煞有介事’。坐是二者，我乃一肚皮的不高兴！”（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又道，

"昨倚栏于观鞋匠之工作，一刹那间，感想潮涌：以为以正当之腕力，做正当之事业，及其成功，当有无限快乐。所谓正当，系指实际而言；世间之伦理思想之所云，则非我所指也。如彼鞋匠，我力能以为鞋，则别无他之假借，他之思虑，抽其麻丝，持其皮刀为之不已；一鞋告成，此时之乐为何如哉！与我相较，则我必始托人引荐；得业矣，又必规规于课程；修身也，必有崇拜；同事也，必作寒暄；省县视学来，又必受牵制：首不自由。'因'既非正当，何得有正当之'果'！视彼制鞋人，羡之不已，效之无才，复三叹耳！……"（二年一月十一日。）

那时候，圣陶精神上苦痛极了；他自己文艺上的才具既不能发展，教育上的意见又不能见实诸行；称他的心，实要丢掉了教师，投身做工匠去。果然到后来，为了和同事视学不能沆瀣一气，于民国三年的秋间，给他们排挤去了！

圣陶想象的丰富，描写的精细，自中学时期以至民国三年，都可在他的诗里寻出。他欢喜逢人就侦察他们的心理，代他们设想，这在他给我的信上也可见到几条。那时他虽未做小说，然而做小说的动机与兴味即在于此了。他说，

"日坐茶寮，同学辈刺刺谈政党内阁不休。……一入政党便富于感情；某某党三字之于人，何其有如许神通也！然于广座之中，默聆各人之言论，即可以侦知其隶何党籍。小试侦探术，亦一消遣法已。"（二年五月十日）

"看上海各报，……虽明知其为肚里新闻，自撰专电，荒唐论说，而我辈看他如何想法撰法，则亦未始非趣事。"（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独至鹤园，茗于携鹤草堂，乃得少舒其意志。修发少年，傍镜自窥其首；盛妆佳丽，逢人故正其眸；热客谈时，涎珠飞越；老翁说古，意态横生，我从旁静观，皆具妙相。"（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假使他早做了几年的小说，这种"政党热"和"园游兴致"——民国元二年间苏州特盛的娱乐，——必然充做了他笔下的材料了。

圣陶与小说最早的因缘，大约是中学校里把伊尔文《见闻杂记》做英文课本。那时，他读了几篇《妻》和《大梦》，便去练习翻译。到后来，又读了些旧小说；报纸上的小说也很留意。当时作者以苏曼殊的笔致为最干净，所以他的《断鸿零雁记》等，圣陶每从《太平洋报》上抄录下来。他刚任小学教员时，酷想把自己的环境和心神做一部很长的自传，前后写了二万字；但教科太忙，不曾做完。元年暑假里，有一家报馆向他要稿子，他想用白话体做一种理想小说，名唤《世界》，所说乃无国界无金钱以后之世界；拟逐日写千余字，一百天左右登完。但那家报馆筹办了长久，转瞬开学，他也不能做了。直到三年秋间受挤去职之后，他方始有了闲暇，努力发展，所苦的，他受经济的逼迫更厉害了，他只得做了许多短篇小说投寄《礼拜六》及《新闻报》等。他曾写信给我道，

"如今为金钱计，日节一二小时为出卖之文，凡可以得酬的皆寄之。……然为文而至此，亦无赖之尤者矣！"
（三年九月二十日）

"吾今弄些零用，还必勉强写几句。然吾却亦自定宗旨：不

作言情体，不打诳语；虽不免装点附会，而要有其本事，庶合于街谈巷议之伦。……总之，吾有一语誓之君前曰，吾决非愿为文丐者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读此，可见圣陶极不愿拿文艺来敷衍生计。他不肯打诳语，必要有其本事，便可知道他的宗旨在写实，不在虚构，和那时盛行的艳情滑稽各派是合不拢来的。

圣陶因为自己所抱的宗旨与时流不合，所以对于当时的小说界很抱悲观。他在三年冬间，曾作了一篇《正小说》，把流行文字批评一下。这篇文字，他做好了就寄到一家杂志里去，我没看见。现在抄出他来信的数则做个代表：

"近来小说……皆一丘之貉。出场总有一段写景文字，月如何也，云如何也。云月之情万殊，诗人兴咏，灵心独运；而今之小说中所描写之云月乃无弗同！其语句：如谓女子则曰'诵唐诗琅琅上口，此某家不栉进士。'《聊斋志异》中，此等语虽非常见，然统观全书，亦且厌其老调；今乃无篇不然矣！公园春游，男女邂逅，三语未终，便是求婚。其后非阻于父母，即梗于离乱；中间约略点缀几句伤离怨别之套语，便自诩极文字之波澜，尽言情之能事矣！今世风行，言情独盛；言情之作，尤多老调：夫岂作者读者均弗怪为老调耶？抑亦人心淫佚，乐闻郑卫之音，温馨心上，以为'慰情聊胜无'之意耳！弹词家所唱盲词，人有两句以括之曰，'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今之小说，亦此类已！"（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今之小说，可谓皆自抄袭得来。苟指出某篇出于某书，且不胜其繁。或则窃取旧小说之一毛一发，便足命题成篇。至其语句之同，更不可数。只得谓彼辈熟读小说，故成语如流而赴也！"（同上）

那时，他所做的小说有《博徒之儿》，《姑恶》，《飞絮沾泥录》，《终南捷径》等篇，都是摹写黑暗社会的作品。

到民国五年，旧同学吴宾若君在苏州东南角直乡做高等小学校长，招圣陶担任教科。这时候，他在城里的许多痛苦受不到了，旧教育讨厌的地方也可以商量改革了。回忆他做城里教师时，有一信给我道，

“唯念于教师职务得少尽精力，使醇醇诸稚展发神辉，亦此生一乐。虽今日所呈现象每不满昨日之所怀，所幸心存希望，即是一缕动机，此动机勃发，或有美满光明之时也！”（二年十月十二日）

此种希望，在城里固因种种牵制不能达到，但到了乡下却很可自由措施了。他在这几年里，胸中充满着希望，常常很快乐的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改革情形。他们学校里，立农场，开商店，造戏台，设备博览馆，有几课不用书本，用语体文教授，……几年内一步步的做去，到如今都告成功了。这固是圣陶的一堂同事都有革新的倾向，所以进步如此其快，但圣陶是想象最锐敏的，他常常拿新的意见来提倡讨论，使全校感受到他的影响，这是无可疑的。

自五年到现在，六年之间，他没有离开过角直。八年，又把全家搬了过去，从此他做了角直人了，他每天所到的地方，只有家庭及学校，而这两处都充满了爱的精神，把他浸润在爱的空气里。于是，他把民国四年以前的悲观都丢掉了，从不再说短气的话。社会的黑暗，他住在乡间，看见的也较少了。于是他做的小说，渐渐把描写黑暗的移到描写光明上去了。

民国七年间，《新青年》杂志提倡国语文学极有力量。但那时新体小说只有译文，没有创作。圣陶禁不住了，当《新潮》杂志出版时，他就草了《一生》一篇寄去，随后又陆续做了好几篇。可喜《新潮》里从事创作的，还有汪缉斋俞平伯诸君，一期总有二三篇，和圣陶的文字，竟造成了创作的风气。去年，他的短篇小说越做越多了。今年，更加入《晨报》及《小说月报》，很奋勉的做去；所发表的文字，都是读者逐次看见的。

这几年来，他常有信给我，论小说界的现状，及他著作小说的感情和兴味。可惜许多信札都不在手头。他在《晨报》上发表的《文艺谈》，我处也没有，不能把这些摘录出来。他最近有信给我，道，

> "我有一种空想，人与人的隔膜不是自然的，不可破的。我没有什么理由，只是一种信念罢了。这一层膜，是有所为而遮盖着的；待到不必需的时候，大家自然会赤裸裸地相见。到时，各人相见以心不是相见以貌。我没有别的能力，单想从小说里略微将此义与人以暗示。……"（十年五月三十日）

这是圣陶近来做小说的宗旨。他所以表现的这种微妙的爱，并不是求在象征主义中占得一席地，只是要把惨酷的社会徐徐的转变！

圣陶做的小说，决不是敷衍文字，必定自己有了事实的感情，著作的兴味，方始动笔；既动笔则便直写，也不甚改窜。换句话说，他的小说完全出于情之所不容已，丝毫假借不得的。要说明这件事，且得举一例。原来不会做小说的人，逢

到一件奇事，或者自己有了什么悲观，就以为是很好的小说材料，去请求会做小说的人和他代做。我之对于圣陶，就有这样的几回；但他从没有依过我；或者说，“等我酝酿成熟了再讲吧！”我几次的愿望虽没有成遂，但我并不恨他的没情面，反而深敬他的不苟且。这几年的信，不幸不在手头，不能征引。我且把他对于诗上的话引了，也可以作一个推证。我于民国二年间，在海道中作了几首诗，因为自己有不惬意的地方，请他改窜，又请他和作。他答我的信说道，

> “诗不可改，前人已屡言之。盖诗在偶拾，改则遂同斧凿，生趣且立尽。我诗于成时即不改窜。有功夫改，何不另作乎？君如欲改，还请自改！”（二年五月一日）
>
> “至于和作则尤所不可。我未渡海，何以能说得出什么！苟强为之，不将如前代之赋秦宫汉殿耶？是以竟不和已！”（二年五月二日）

这番话说得何等的决绝！这便是圣陶一切创作都能使精神饱满的缘故。

这回文学研究会集刊丛书，便把圣陶三年来的小说刻了一集。这本集子，是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一部，是很可纪念的。圣陶往年极羡慕的鞋匠生涯，于今成就了：这二十篇文字，便是二十双鞋子。想他鞋子告成时的乐趣，已经经过了二十回了！我祝颂圣陶，从今以后，永永在工作的时候，即是永永在快乐的时候。到他老年时，看着这最先的二十双鞋子，就是毕生事业的起点，当更觉得发生珍重的心思了。

圣陶因为里边有一篇唤做《隔膜》，也就把他做了全集的

名字。但我以为这个名目不大好。因为集里固然有几篇——如《一生》，《一个朋友》，《隔膜》——是从骨子里看出人与人之冥漠无情的，但《母》，《伊和他》，《小病》,《低能儿》诸篇，把人类心情的相通相感之境写得美满极了，况且圣陶做小说的趋势，又向不隔膜方面进行：怎能把小部分去赅括全体呢！要是圣陶永远过民国四年前的生活，所做的小说只向社会的黑暗方面描写，那么，这一集唤做《隔膜》，是确之又确的。现在他的学校与家庭都成了爱的世界，别种无情的社会他也没有加入，他的生活是再不隔膜没有了。所以我劝他改名《微笑》,来表达这交互萦感的心神。

我所以为圣陶做这篇序，有两种缘故。一，圣陶所交的师友，没有一个是拿了文艺来诱掖他进入这范围的；但他不以没有诱掖之故，便衰颓了志气，终是独行孤往,求之不懈；到底，别人也多受他的同化了。至于他遭值的时候，在其创作初期，社会上只把文艺当消遣品看，小说更是所谓“倡优同畜”的东西,而他那时独能以“描写物情宣达社会隐潜”为宗旨；到了现在，他的艺术手腕更高超了。从此两事，都可见圣陶具有文艺的天才；他便是不生今世，不做小说，他的事业也必向文艺方面发展，造成美满的成绩。我做这序的第一义，就是要说明他是一个文艺的天才。二，历来的学问家文艺家，别人替他作传，多在暮年或身后，所采集的材料，多半是享了盛名以后的，至于早年的思想行事，早已佚去，无从寻补。然而一生的基础，就在早年，我们若是要深知一个人的性情学业，这早年的事实必不应轻轻略过。圣陶要是能

奋勉的修养和工作下去的，将来的事实自为人所易见，必有为他做详传的人，我们不必忧虑，单是现在以前的事，若不由我介绍，势将无人晓得。我做这序的第二义，便是搜集他早年的思想行事，来备将来的文献。

但是我极抱欠，他的信札，我粘贴在册上的，只有民国元年至三年，而三年的上半年又觅不到。其余的信札，都搁置在京寓，不便取览。所以记他的事实，只有两年半间是他亲笔告我的话。我将来如能把他的信札都聚合拢来，等这书再版时，或他出第二集时，加上一篇续序，这最是我的愿望。

1911年10月10日上午1时

火灾





晓　行

朝阳还没升高，我经过田野间，四望景物，非常秀丽且静穆。一带村树都作浅黛可爱的颜色，似乎正在浮动。我便忆起初见西湖时的情绪：那时是初夏的早晨，出了钱塘门，经过了一带石壁，忽然间全湖在目。环湖的浅青的山色含有神秘而不可说的美，我只觉无可奈何，同时也遗忘了一切。这是一种不可描绘的情绪，过后思量，竟是我生享受美感的很满足的一回。现在那些远处的村树仿佛是连绵的青山，而我所得的印象又与初到西湖时相似，然则我不是野行，竟是在湖上荡桨了。我原有点渴忆西湖呢，不料无意间得到了替代的安慰。

田里的麦全已割去。农人将泥土翻转来，更车了河水进来浸润着，预备种稻。已成形而还不曾长足的蛙就得了新的领土。它们狭小的喉咙里发出阔大而烦躁的声音，彼此应和，联成一片。他们大多蹲在高出水面的泥块上，或从此处跳到彼处；头部仰起，留心看去可以看见它们白色的胸部在那里鼓动。当我经过它们近旁的时候，它们顺次停止了鸣声，极轻便地没入水中。不一会，我离它们较远，一片噪音又在我背后喧闹了。

印有人及家畜的足迹的泥路上竟没一棵草。两旁却丛生

野草，大部分是禾本科的植物，开着各色的小花——除了昆虫恐怕再没有注意他们的了。细小而晶莹可爱的露珠附着在花和叶上，很有可玩的意趣。远处粪肥的气味微微地送入我的鼻管，充满着农田生活的感觉，使我否认先前的假想：我并不在清游雅玩的西湖上。

我走到一个池旁。岸滩的草和傍岸的树映入池中，倒影比本身绿得更鲜嫩，更可爱。这时候池面还没受日光的照耀，深蓝色的静定的池水满含着沉默。池面的一角浮着萍叶，数叶攒聚处矗起些桂黄色的小花——记得前几天还没有呢。偶然有些小鱼游近水面，才起极轻微的波纹，或者使萍花略微颤动。

靠着池的东南岸是一所破旧的农舍，屋后有一个水埠通到池面。我信足走去，已到了那所屋舍的前面。一扇板门开着，里面只见些破的台凳和高低不平的泥地。门旁两扇板窗都撑起，一个女孩儿站在窗下。屋前一方地和屋的面积一样大，铺着长方的小砖，是他们的曝场。

那女孩儿有略带红色的头发，非常稀疏，仅能编成一条小辫子；面孔很瘦削，呈淡黄色；眼光作茫昧的瞪视。她见了我，只是对我看，仿佛我身上丛集着什么疑讶。

我不曾走过这条路，看前面都种着豆，不见通路，疑是不能通过的了。便问她道，“从这里可以到那条河边么？”这个问询减损了她疑讶的神情的大部分，她点头道，“转过去就是。”我答应了一声，再往前走。她又说，“但是豆叶上全是露水，要沾湿你的衣裳和鞋。”我说，“不要紧，”就分开两边的豆茎，顺着很狭的田岸走去。我虽然没听她的话，心里却感激

她对于我——她的不相识者——的好意。

走完了种豆的地方便到河岸，我的鞋和衣裳的下半截真湿了。河水和池水一样地深蓝和静定，但因潜隐的流动有几处发出光亮。对岸的田里有几个农人在那里工作，因田地的空旷显出他们的微小。和平而轻淡的阳光照到田面，就象对一切给与无限的生意，一条田岸，一方泥土，和农人手里的一柄锄头，都似乎物质里面含有内在的精神。

我站着望了一会，便沿着河走。在我的前路有两个农人在那里车水：一架手摇水车设在岸滩，他们俩各执一个柄摇动机关，引河水到田里。不多时我已到了他们俩跟前。一个农人非常高大，露出的皮肤全是酱一般的颜色；面部皱纹很多，有巨大的眼睛和鼻子。他约摸四十多岁。又一个是二十出头的年纪，面目很象城市间的读书人；皮肤也不至于深赤；但是他四肢的发达的肌肉可以证明他是久操农作的人。他们俩只顾工作，非但不交一语，并且不看一看共同操作的伴侣。这个情形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遇见，锯开一段木头的两个木匠，同一作台的两个裁缝，都是好象没有第二个人在他们旁边似的。旁人看着他们，就要想他们何以耐得这般寂寞。其实旁人不就是他们，究竟寂寞与否怎能断定呢！

水车引起的水经过一条临时掘成的沟流到田里。那条沟横断我的前路，而且有好些湿泥壅在两旁。我提起了衣服，正要跨过那条沟，那个年长的农人笑着对我说，“须留心跨，防跌交。”他说时两手停了工作，那个年轻的也停了，繁喧的水车声便划然而止。

我说，“不妨事，我能跨，”身体略一腾跃，已过了小沟。我

来这一条未尝走惯的路上觉得一切的景物都新鲜，看农人车水也有趣味，时光又很早，所以就停了脚步。

他们俩见我过了小沟，便继续他们的工作。那年长的看着我问道，“先生是在那边学堂里的么？”

“是的。”

“那里的学生不止二三百吧？”

“不错，四百有余。”

“那些学生真开心，我从你们墙外走过，只听见他们笑和闹。大约不会有逃学的了。”

“逃学的确然没有。”停了一会，我问他说，“今年的麦收成想还不差，结实的时候不曾有过大风雨呢。”

“今年很好，五六年没有这样的收成了。”

“现在你这块田预备种稻了？”

“是的，”他指着五十步外一方秧田说，“那里的秧已长得那么高，赶紧要插了。”

我望那方秧田，柔细而嫩绿的秧生得非常整齐，好似一方绿绒。那种绿色是自然的色彩，决不能在画幅中看见，真足以迷醉人的心目。

他接着说，“我们在这田里车足了水，更犁松了泥土，就可以插秧。至迟到后天下午我们必得插秧。”他说时脸上有一种欣悦的神采，更伴着简朴真挚的微笑。

我说，“此后你们要辛苦了，添水拔草等工作你们天天要做，四无遮盖的猛烈的太阳又专和你们为难。你们以为这些是苦楚不是？”

“我们的日子自然不及你们那么舒服，但是也不见得苦

楚。你们看我们以为苦楚，其实我们是惯了。我们乡村里的人谁不曾将两腿没在水田里尽浸？谁不曾将身体挺在太阳光中尽晒？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管什么苦楚不苦楚？"

"你们一定爱你们田里种的东西。"

"那自然，那是我们的性命。我们看他们很顺遂地发达起来，就好比我们的性命更为坚固且长久。前年那些天杀的小虫来吃我们的稻：一块田里的稻都已开花，忽然每棵稻的中段都折，茎也枯萎了。留心看去，都是那些天杀的在那里作恶！我们没有法想，只对着稻田叹气！"他引起了以往的愤恨，语音便沉重且有停顿——这是乡村中人普通的愤恨的征象。

"你们为什么不捕捉？城里曾经派出许多人员教你们预防和捕捉的法子。"

"预防呢，我们不很相信那叫也叫不清楚的药料。晚上点了灯，盛了油，待它们来投死，确是个靠得住的法子，但是要大家一齐做才行——这怎么办得到呢？独有一两家这么做，自己田里的捉完了，别家田里的吃到没得吃了，就难民一般地搬了来，还是个捉如未捉。"

"前年的灾情真厉害。去年好些吧？"

"好些，"他冷笑着说，"但是总不能灭尽！他们作恶一连十几年，哪一年不和我们为难，至多恶毒得轻些罢了。"

"田主减收你们的田租吧？"

"总算减短些，"他仍旧冷笑。

"减短多少呢？"

"不一定。他们中间很有几家专会用取巧的法子。他们所有的田不一定全受虫灾，但是被灾的多，便统打个九折收租。他

们的意思并不是要没受灾害的得些好处，简直是使受灾的更受些灾害！然而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惟有这样才便于计算；否则怎能一块一块田都看到，确定出应收的成数呢？’又有几家，他们先抛大了米价，却挂出牌子来说田租统打七五折。大家听了这一句，以为他们的租轻松些，便争先缴租给他们。到末了他们的收数独多，还是他们占了便宜。”

“前年你的田租打了几折？”

“我么？”他播动水车格外用力，借此发泄他的不平，“自然是九折！先生可知道我种的谁家的田？”

“不知道。”

“邵和之，他的家就在你们学校的东面，先生总该知道。”

我便想起常在沿街的茶馆里坐着的那个人。他每天坐在靠墙角的桌旁。瘦削的两颊向里低陷，短视的眼睛从眼镜里放出冷酷的光；额上常有皱纹，因为常在那里思虑；总之，他的面孔全部含着计算的意思。我不曾见他和别的茶客谈话，除了和催甲或差吏计议农人积欠的田租的数目。——我所知于他的只有这些，但总算是知道他的，便答应那农人道，“我知道。”

“你想，我种的田就是他的，自然是九折了！”

“我不很知道他的底细，他收租很厉害么？”

“厉害！”他停了一会，又说，“田主收租谁都厉害，手段硬些软些罢了。邵大爷是惯用硬功的大王。”

“怎见得呢？”

“他算出来的数目就好比石头的山，不能移动一分。任你向他诉说恳求，巴望他减短一点，他的头总不肯点一点。欠

了他的租，他就派差吏来叫去，由他说一个日期，约定到那一天必须缴还。他那双眼睛真可怕，望着他怎敢再求，只有答应下来，回来想法子，借债当东西全都做到，只求不再看他那双可怕的眼睛。”

他们俩停了手，挺一挺腰，望着四围舒一舒气，预备休息一会。河面忽然有一个声音，好似谁投了一块砖石。我无意地自语道，“什么？”看河面时，水花慢慢地扩散开来，最大的一圈已碰着对岸而消灭了。

那年轻的农人用艳羡的语气说，“该是一尾好大的鲤鱼。”他说时注视着河面。

“那位邵大爷，”年长的农人向我说，因为水车停了，显出他声音的响亮，“他有一次真是石头一般地定心，叫人万万学不来。他坐了船到东面杨家村里去收租。一家人家同他约了那一天的期，但是竟没法想，一个钱也弄不到。那个男子情急了，看见船摇进村，便发痴一般地避到屋后的茅厕里。差吏进门要人时，只见一个女人，知是避开了，略一搜寻，便从茅厕里把他拖了出来。那男子十分慌张，嘴里却说，‘我已有了钱，今天统可还清。’差吏听说，自然放了手。哪知那男子拔脚飞跑，竟往河里一跳！看见的人齐喊起来，一会儿村人都奔了出来。水里的人已冒了几冒，沉下去了。那时候邵大爷的舟子见将有人命交涉，恐怕被村人打沉了他的船，急急解缆想要逃走。你知那位邵大爷怎样？他跨上船头喝住舟子不许解缆。他的脸上毫没着急的意思，大声对岸上的人说，‘欠租是何等重大的罪名！他便溺死了，还是要向他女人算！’那时村人个个着急，听邵大爷的说法又觉得不错，哪

还有劲儿打他的船，只拚命将河里的人救了起来。后来那个男子还是卖掉了留着自己吃的一石米，还清了租，才算了结。”

我听了这一段叙述，心里起一种憎恨的情绪，但并不只为那个姓邵的。因此，我低头望着河水——那时已不是深蓝的颜色，因为太阳升高了，——不答说什么，只发出个“哦”的声音。

“种了这种人的田，客客气气早日还租就是便宜。”他一手撑在水车的木桩上，以很有经验的神情向我这么说。

“象你，种田过活，还过得去吧？”我想和我对面的人或者也曾受过严酷的逼迫，所以急切地问他。

“多谢先生，我还算过得去。单靠这几亩田是不济事的。我另有几亩烂田，一年两熟半，贴补我不少呢。”

“那就舒服了，”我如同身受那么安慰。

水车的机关又转动了，河水汩汩地流入田里。我想我的工作快要开始了，怎能只看着他人工作呢？我对那农人说，“他日再同你谈吧，”便向前走去。

水车的声音里带一个似乎很远的人语声——“改日再会”——在我的背后。

1921年6月11日写毕

悲哀的重载

一艘“常熟快”由小汽船拖着，一样也能激起河里的波浪，发出“哗……”的声响，表示它异常的能力。它的容量至多可以载四十客，已使大家不能转侧了。而它载着的人间的悲哀却比它的容量大，大到不知几多倍，但是它不致因装载过重而沉没。

这两艘船是循环通行于各乡镇间的。节省时间的要求还没在生活简单的乡人的心里发生，冲坏些田岸却是大家都看见的事实，所以这两艘无知的船很受些怨恨和诅咒。但是，有了这么一件工具，人家也就不可自解地这么使用它了，虽然刚才还在或现时正在怨恨它诅咒它。因此汽船公司的生意倒也不恶。

先是一阵喧扰的声响和动作，小贩呼卖声，妇女小孩叫唤声，提携东西的邪许声，舟子拄篙声，汽笛声，沿岸观者笑语声……急忙登船的，匆匆离船的，争坐位的，送客叮咛的，以身抵篙的，奋力系两船相连的缆的……随后爽利的水声就发于船底，窗外景物都向后推移，全船顿时入于沉寂。这是喧扰的反趋，也许是悲哀的表象。

舱里坐了二十多客，差不多没有空地方了。我和我的朋友坐在靠左窗的一角，这样便于望窗外的景物。我那位朋友

从河南走了一千多里路来看我。以前我们并没见过面，但从心声的符号里彼此的心先已相通，所以现在的见面不是开始而是继续。

汽机的声响和水波的激荡使我们不想谈话，只随意看着带来的书。但是书又怎能够吸住我们的心呢？一条沿岸蹲着的水牛，一个蹲在水田里插秧的农妇，乃至同船的人一句听不很清楚的话，和一声厌闷的叹息，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间断我们的阅览。我取一本《童话集》在手，看了好一会依旧在那一页上，并且不很领会那一页上写些什么。

我常常离开书本四顾我身的周围，我的心渐渐被坐在我左旁的一位中年妇人牵引住。她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可是一种默默的启示潜入我的心里，我能感觉她一定蕴蓄着人世的悲哀。她是浑圆的面孔，皮肤呈枯黄色，慈祥的神情非常浓厚，但掩不住她心底的忧愁。她的眼眶里似乎含有泪滴准备渗出来。

她正在回答人家的问话，同她对话的是一位老太太，我从她们的谈话里知道她们本来是不相识的。她的声音很低微，几乎给汽机的喧声笼罩住，须要特地留心才能听见，每一句话徐缓且沉着，表示出她上流人家夫人的态度。

"……现在正在医院里医呢。"

"那自然，须给他好好儿医。那么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给他用镜子照过，说他的脊骨断了，又说'流注'快发作了！"

那位老太太眉头紧皱，对她深表同情。静默了一会，才问，"他食量怎样呢？"

"饭菜好些，可以吃两个浅半碗，否则半碗也是勉强。"

"现在你离开了他回去，谁看护他呢？"

"有媳妇和女儿在那里。我家里还有个小女儿，留着不放心，这一趟回去准备把她带出来，免得两头牵挂，好一心调理他的病。"

"娶了媳妇了？"

"今年三月里。"

"今年正月里？"老太太听不清楚，所以这么问。

"三月里，三月十一。那时候他的病好了许多，因而打算索性给他把媳妇娶了来，冲一冲喜。十八岁娶亲也不算早了。那时候他很好，拜跪行动一切和平常人一样，只用两个仆人在背后扶着，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谁知娶了亲不到几天，他的病又重起来了……加重得真快，离家时还是由我们扶着他，他自己跨上船，到了医院登岸，却是连人连榻抬上去的了。"她的眼眶更潮润了，她的嘴抿着，筋肉抽搐，似乎要将眼泪咽入心的深处去。她不能再说了，只看着桌面。

老太太也是不愿再听的样子，张开极细而红筋满封的老眼，现出怅然的凝视。一会儿又问道，"你只有两位小姐吧？"老太太以为转换个论点总可以减轻她的悲伤。

"一总四个呢，"她的声音更低了，我用心谛听才能辨知。"大的是前年亡故的，颈间生了'流注'，竟医不好了。第二个患的病和她姊姊一模一样，去年夏天亡故了。第三个女儿，就是现在看护她哥哥的，去秋也生过'流注'，给医院里那位医生医好了，现在颈间只有两个核，不碍什么事。我巴望那位医生的手段和去秋一样地有功效，把我儿的病也医好了。"

船经过一个村集，有几条载取水泥的船在前面横着，汽筒就呜呜地大鸣起来。舱里沉寂的空气给扰乱了，乘客都靠近左右窗眺望，悲哀的谈话也就停止了。这个鸣声更唤来了许多农家的孩子。他们赤裸着身体，跳到沿岸停泊的小船上，全身俯卧，手指脚踢地用传习的咒骂语骂我们的船。他们毫没有愤恨的态度，对于他们的举动都很起劲，骂一声往往带几声嘻笑或喊噪。可知这已成为他们日常的功课，游戏的功课了。

小船离我们的船身近，水波激荡，上下颠簸得非常厉害。那些孩子全不惊怕，骂着，笑着，噪着，很快地向我们后面退去。这里河身较狭，水声格外响亮，仿佛在高大的瀑布底下。舱里的人声也嘈杂起来，仿佛在都市地方的茶馆里，有的说孩子们有趣，有的大声笑着，有的替不开口的汽船出气，也还骂孩子们几句。

我望了一会，刚才的悲哀的谈话深入我的心，使我渐渐地不注意于外象，只是往内倾注地想。但是想的什么，我竟一毫也叙述不出——并不是过后遗忘，实因当时的情思浮荡无着，本没有凝聚拢来，只觉得很有些悲哀的感觉罢了。

舟子绞了一束热手巾出来，请每个客人擦脸。我接了他的，略一展开，便放在桌上。擦脸实在不愿意，不接呢，怕舟子错会了意思，以为我不肯给他小账，所以这样做，——对付无论什么都要经心，也许是人世的苦事了。我偶然向头舱里看，见一个老人接了手巾，正很用力地在脸上擦。手巾离开他的面孔时我才得细认他：深的皱纹满网着他的额部，标记他一生的困苦和劳倦；嘴的部分向前突出，上下唇紧缩，掩

不没龈肉，两排焦黄的牙齿全然露出；他有个很大的鼻子，鼻孔上掀，露出浓黑的毛；就他面目的全部看，我觉得他对于人生有淡漠或竟是厌倦的感觉——当然是我主观的见解。他重重地擦了两只手，又将手巾塞入嘴里擦他的牙齿。我不想再看他，转身向左，一个乡村女子——她坐在我对面偏左，手中抱一个一岁光景的孩子——又吸住了我的视线。

她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深赤的皮肤，厚的嘴唇，不很灵动且染有目疾的眼睛，都显出她的简单和困苦。她的孩子更使我惊心：他睡在她怀中，双目紧闭，黄白的脓封着，有几个苍蝇在那里依恋不去。这不是一个小尸体的模样么！幸而他胸部的轻微的一起一落证明他是活着。她接手巾在手，便擦他黄瘦的小脸，特别在眼部往回地擦，引得他哭了。她没有法子，也不开口，只在他背心上乱拍。

刚才谈话的那位老太太便问她，"你到哪里去？"

"我回家去，"她现出不愿意同人家谈话的神情。

"为什么出来？"老太太并没注意她的态度，只是很自然且很关切地问。

"想去吃人家饭，"她说话全没有表情，若不是特别注意她，也许要不明白这一句话是谁答的。

"那么你出来了多时了？"

"昨天出来的。"

"什么！"老太太觉得奇怪，"昨天出来，今天又回去了？"

那村妇低下头来，很勉强地说，"昨天寻到一家荐头，他荐我到三家人家，他们都说我有这孩子是讨厌的。他嫌麻烦，再不肯荐我到第四家人家，我就只得回去了。"

"什么！三个铜元，只有一把！"这个声音宏大而沙，使我不自禁地回顾。原来那个用手巾擦牙齿的老人在那里发泄他的不平。

一个舟子站在他面前，手里理手巾，强作笑颜答话："我们这条船租给他们公司里，一个月只有十二块钱呢。请你老先生想，我们六个人吃饭，这个数目怎么够得上？不靠客人们的小账贴补贴补，我们粥也吃不成了。"

"谁叫你租给他们？我又不曾牵累你！三个铜元一把手巾，我总觉得不愿意。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航船钱是一定的，一里路一个钱。现在什么事都变了，小账就要三个铜元！在以前不就是一趟船钱么？什么事都变了！"他说时屡屡叹息，并且将头转了过去，不欲再看那舟子，好象那舟子就是现代的象征，他所最厌恶的东西。舟子见他这样，带着求人谅解的神情走开了，嘴里喃喃地自语，听不出他说些什么。

这个小小的争论就成了众客的论题。有的同情老人，说舟子取小账不应该这么多。有的自以为了解舟子们的生活状况，说船公司实在太苛了，他们全靠小账开销呢。他们谈话的头绪蔓延开来，后来谈到了乘火车的情形。

"坐头等车二等车，吃些大菜，赏茶房们一块两块钱，那是不算稀罕的事。"这句话是一个年青的女子说的。她的衣服虽是布的，却非常整齐，是时下流行的式样。她不穿裙子。她梳着的发髻十分光滑，常常向玻璃窗照着，还举起手来轻轻地抚摩。她的面孔纤小而很加修饰，目光流利地顾盼。我猜想她该是富室的婢女或仆妇，但是我没有向不相识者随意问询的习惯，所以只是默默地观察。

在旅程中，好事的人到处可以遇到。她的话刚说完，就有一人问道，“你从上海来吧？”

“上海来，”她极喜欢讲话的神情，还微微地笑。“我本来不想回去，他接二连三托人写信来催，我延了又延，到今天是顶期了，只得走一趟。”她所谓他，我从她略微含羞的态度知道是指她的丈夫。

“你在上海帮人家吧？”

“在家里没趣，住不惯，还是出去帮人家。不过也没有什么好处。”

“到手的总不少吧？”一个乡间的老太婆很艳羡的样子笑着问。

“平常的人家我们是不高兴帮的。要有汽车的人家，我们才肯留下。所以十多块的进账总是有的。”她说时带有漂亮高贵自傲的意态，足以使全舱的人都爱听她的话。“可是费用也不小：穿着是时常要添补的，插戴也必须置备，同事的姊妹一个小生日，也要送一两块钱的份子。他以为我积下了不知多少钱，一封一封的信来催我回去！”她略微嗔恼，但与其说是嗔恼，不如说是作态。

那个老太婆凝想了一会，似乎不很相信的样子，但也不敢驳她，又问道，“你的男人在家里种田吧？”

她现出鄙夷的神气，随口答道，“是的。”停了一会，她又特地告诉那老太婆道，“我是就要出来的，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惯。地方又气闷，又肮脏，用的东西要一件没一件。太阳还没出来就要起来，太阳没有下去又要睡了。真是一口猪。我哪里高兴过猪的日子！我们在上海要九十点钟才起身。晚上

太太们在家打牌或是出去看戏，我们在旁侍奉，正是最有兴致的时候，不到两三点钟总不想睡。”

“太太们也喜欢打牌么？”那老太婆实在怀疑。

“自然，体面的太太们都喜欢打牌。还时常请客呢。我们到一家人家，不单看那家有没有汽车，还要看那家的太太老不老，厌烦不厌烦。如果那位太太老了，厌烦了，一个月里只照例请几回客，难得打几场牌，我们也转身就走。现在我那位太太是天天打牌的，戏也看得我厌了。”

全舱的人听她说那些话，似乎听新鲜的故事，虽然和自己疏远，但能满足好奇的心，也就觉得趣味很浓厚。我的朋友才听江南的话，说得慢的，特地注意着说的，他能明白十分之七八。现在她的话圆熟且柔细，使他完全不明白。他就问我，“她讲些什么？”

我正在沉思，她这一段话也许是农村破裂的先兆：农家妇女能做许多工作和男子们一样，现在她们厌弃农作的生活，往都会里跑了，农村里除减少劳动力之外，还减少了粘合力——家庭的爱情，那不是极容易使农村破裂么？在现在这时代，固然，农作的生活不是好的生活，但正当的办法在急图改革，决不在由厌弃而毁灭这种生活。走她同一的歧路的男的女的，我看见听见的实在不少，她不过随同附和罢了。我们决不能说这是他们的过误，赶他们走上歧路的那种势力多么狠毒呵！所以她对于歧路虽然那样赞扬而且爱好，我总觉得她身上印着全部农人的悲哀。

我这么想，听我的朋友的问话就迟缓而且模糊，因问他，“你不明白她讲的话么？”

“是的，我全都不明白。”

我就将她的话告诉他，附带述说我的感想。他听了不说什么，只是皱着眉头苦苦地想。过了二三分钟，他忽然拉住我的手道，“我觉得江南的人都是非常平安的，无论做什么工作，总觉得他的趣味就在他的工作里。你说她身上印着全部农人的悲哀，这是你的思想罢了，她何尝这么想呢？她因为不知道，所以能得平安的生活，这正足使我们生羡。我们能断言知识不是痛苦的源泉么？”

“也许，”我说。“但信仰是我们的光明，它在无尽的路的前头照着，我们全没恐慌了。”

“信仰？我几乎不解信仰两字是什么意义。我生活在北方，经验越积越丰富，使我觉察人间的意味只是‘阴险’和‘防备’。我无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我就想，不这么说，不这么动作也未尝不可，何必定要这样呢？所以我的一切生活都有点勉强：我不辨什么是梦，什么是事实；也不辨什么是我所想的，什么是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将要怎样，只觉每一个细胞里都充实着烦乱。这几天领略了江南的景物，体会了江南人平安的生活，才觉得有些甜蜜的醉意，使我忘了以前的烦乱。”

他的话引起我对于现实的感慨，心绪颇觉麻乱，道，“一条大江怎么就能将‘阴险’和‘防备’拦住了呢！”

船已行入一个很大的湖里。远处的岸细如一线，线的上下，天和水一样是滞白色。风虽然不大，因为湖水深广，已涌起有力的软浪。全船的人如在簸摇不停的筛子里；一切琐屑繁杂的谈话都被震恐的心镇住了；有几个人觉得不很舒服，

都闭着眼睛，将头枕在窗上或自己的胳臂上。只有汽机喧闹和水波激荡的声音送入耳朵。

我的朋友望着湖水，默默凝想。对面抱孩子的那个村妇，他们母子都阖着眼睛，尽让苍蝇在面上飞舞。头舱里为手巾钱而不平的那个老人已作鼾声了。左旁那个中年妇人时时发出仅可听见的叹息。全船充满着烦闷沉寂的空气。

我忽然想，我们这悲哀的重载也许要沉没吧！

1921年6月26日写毕

脆弱的心

学校里放暑假，本来喧闹的地方觉得格外地寂静。譬如一个深密的树林，原是小鸟的世界，他们跳跃着，歌唱着，都在那里。一朝小鸟去了，绿沉沉的树林便满被着静寂，这静寂是异样的，使人疑想：这还成个树林么？学校是小孩们的树林，小孩们是学校里的小鸟，现在彼此判离，很容易引起人同样的疑想。

徐先生和莫先生，学校里的两位教师，他们坐在办事室里乘凉。办事室里开着南北窗，爽利的风在室内通过，吹得他们清凉无汗，然而寒暑表的水银线已升到九十一度；猛烈的阳光笼罩着窗外一切景物，似乎各个分子都在那里膨胀和蒸发。

莫先生打了个呵欠，随即举手揩着眼睛，夏令的天气竟象催眠的药剂，使人终日如在醉梦。"转眼暑假一过，又要上那陈旧和枯寂的轨道了。我们究竟为了什么？我们的趣味在哪里？"他似自语似问询地说。

"我们有我们的趣味，我们是有所为而为。"徐先生很沉静地回答，仿佛教士说教的态度。

"请你给我解释，止说个'有'字不能使我明白。"

"我们的事业刻刻活动，刻刻创新，若是真努力去做，趣味将超于我们的希望呢。我们接触无数的儿童，他们纯洁且

自然。他们将心赤裸裸地呈露，我们因而认识他们各异的个性，辨知他们各异的天才。这是何等的趣味！”

“那些自然是教育家应当说的话，”莫先生带着嘲笑的神态说。“我若作论文，或者在什么地方演讲，也止有这么说。但是想到实际，我就怀疑，我就烦闷。哪一个儿童是可爱的，是驯良的！他们的形容肮脏且卑贱，他们的行动狂跳而乱叫，他们的性质愚蠢和顽皮。他们虽是不同的父母生下来的，我止觉是一个模型的产物。哪里有什么个性？又哪里有什么天才？”

“这不尽然。如你所说，有的确是他们的本真，我们应当拿来做根据，发展我们的事业；有的原于他们环境的不良，并非他们的过失，我们更当加意研究，希求渐次改造的，所以我们最丰富最终极的趣味乃在改造社会。社会若是一个太阳系，我们就是太阳，我们的光无微不照，我们要运转一切使活动。这还是盲目的干燥的事业么？”

“那些话，”莫先生还是嘲笑的神态说，“可谓习见习闻的了，哪一种报纸杂志，哪一个社会改造家不是这么说。可是我不信！我觉得一个人没有这么伟大的力量。我极端承认我的微小。我们当了十多年的教师，我们的成绩在哪里？止目送一班一班的毕业生跟着社会的步调走去！谁能说这个不是确实且普遍的事实？我们纵不甘心屈服，然而事实使我们屈服了。徐先生，还是给我个新鲜且实在的解释罢！”

徐先生答不来，仰首沉思。窗外银杏树上两蝉对鸣，一个发急迫且尖利的声音，那一个的却舒缓且轻扬，使人感觉四围的空气是不协调的。

消息传来，大学者许博士假期旅行，经过本地，将有一个公开的演讲，这个震荡了莫先生的心。许博士是哲学的名家，他的关于哲学的著作重印过几十版。他的通俗的论文常见于有名的报纸杂志，人家看见署着他的名字，便不自主地留心细读。一般人的谈话或论文里，往往有"许博士怎么说""许博士的意思怎样"那些话，可见他是维系人心的一条索子。象他这样的人更引起人家钦敬的爱慕的相思：他是怎样一个人，长的还是矮的，清瘦的还是肥硕的，多须的还是没有胡子的，……都是刻刻萦绕的问题。现在他来了，满怀的相思将有所着落，一切的问题将得到解答，怎不惊喜欲狂而使心异常地震荡呢。

一所广大的会堂满坐着听众，不知是多少，莫先生和徐先生就杂在听众之中。全堂的空气非常严静，大家是好奇且虚心的样子，准备受领那先觉者的提撕。莫先生看着黑版上大书的字——但止有"许博士"三字入他的视官——在那里出神。他觉得这三字非常伟大，每一笔画都含有神异的力。他又想，"隔不到一会工夫，被这三个字称代的本体就与我有一见之缘，这是先前没有梦想过的。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又将发怎样一番言论呢？"快要如愿的期待心使他有一种似乎颤抖的感觉。

一阵鼓掌声里，许博士高高站于讲台向听众致礼。这一刻全堂的目光齐注于他的一身。他是瘦削而微现苍白的面孔，目镜里显出近视的眼睛，顶部的发已稀疏，上唇有浓黑的须。他的身材不高不矮，穿着夏布长衫是普通的式样。

"他为着学问，为着群众，致这么瘦弱，顶部的微秃更表

示他的多思。这就可以钦敬了。他的目光何等地沉定！这应是哲学家独具的目光。”莫先生这么想，他的心境已入于被催眠状态了。

许博士的演讲大概是以下的意思：“今天在座的大多是教育界的人物，大多是小学教师，所以我的讲题就取个‘小学教师的趣味’。小学教师的趣味最多，而且很真实，但不在按时到校不缺课和逐课教完一本书。真的趣味在超乎那些的地方。诸位有很亲密的小伴侣，他们就是趣味的泉源。他们有各各不同的个性和天才，诸位以科学家试验的态度把那些逐一发见出来，从而想方法利导他们。那在诸位的事业上一定是长进和成功。真趣味就在这个地方！但是诸位还当扩大你们的世界，不宜限于学校的范围。真有修养能活动的教师，他影响社会的势力常同影响他学校的一样。现在的社会何等黑暗呵！教育家应自任为社会的监督者指导者和改造者。须知我们不改造社会，社会就要改造我们。我们若是被改造了，还有什么教育可言？所以我们要不怕一切，我们要做，使我们成为动的原力，运转社会使它上改进的道路。更丰富的真趣味就在这个地方！”

许博士的演讲对于莫先生有一种吸引的伟力，使他无思虑，无回忆，如听动人的音乐，竟体陶醉，唯有合着抑扬徐疾的节奏而为呼吸。许博士下台了，听众纷散，莫先生跟着徐先生回校，他还是全心浸润在小学教师的趣味里。他觉得这是新鲜而又实在的意思；至于和徐先生所说的差不多，他是无从想起了。他的精神异常兴奋，似乎全身的细胞都在跳动，渴望做一点事，这“做”字里包含着他无限的希望和趣味。他向

徐先生说，“他的话不错呢，小孩子不是一个模型里产出的！把他们当做艺术品，鉴别他们，欣赏他们，已是无穷的趣味，况且谁都有运转社会的可能，谁都应改造黑暗的社会。一个人若是社会的中心，社会的光，又是何等具有真义的生活！”

“我们有我们的小伴侣。我们运我们的心力总可以影响到社会，譬如投小石于河，激起的波圈是无穷大。全部分的权柄，可以享受人生至乐认识人生真义的，都在我们的掌握，因为现在我们正为小学教师。我们能不安慰，能不快乐？”徐先生很诚挚地说。

徐先生的话提醒了莫先生，使他退出被催眠状态，自思道，“原来我先前已为且现在正为小学教师！”怀疑和烦闷的细菌又侵入他身体的不论哪一部分，兴奋是退败了。

1921年8月9日写毕

饭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了！你们的先生呢？”

两间屋子，已经上了年纪，向前倾斜，如人佝偻的样子。门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这时候正是中秋的天气。淡蓝的天空浮着鳞纹的白云。朝阳射在几棵柳树上，叶色显得嫩绿，象是春光里所见的。平远的田亩里，稻穗和稻叶受微风吹拂，顺风偃倒，便成波纹。更远的村树构成个大圆环，静穆且秀美。微微听得犬吠。这真是诗人的节令和境地呵！

但是住在这里的都不是诗人，屋子里六七个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入秋水涨，他们的田里盛着过量的水，和河水并了家，露出水面的稻只有三四寸高。他们的父母整天愁叹，或者说，“饿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孩子们很以为奇，有的说，“我们种田的，怎会饿死？”父母说，“你不见稻全浸在水里，一粒谷都没有结实么？”有的说，“去年很多的谷若不粜去，今年就好了。”父母说，“谁喜欢粜去？你懂得什么！”有的说，“我们不要到学校，大家拚命踏水车，把水车出去就得了。”父母说，“车到哪里去呢？河面同田水一样平了！”

于是孩子们相信自己的见识不及父母，饿死就在眼前是千真万确的了。他们想，“死象睡眠一样，模糊且黑暗。被死

蒙住的时候，饭是吃不成了，玩也玩不成了。并且不能动一动，大概被什么东西缚着，不知道几时才得解开?”

他们想得异常害怕，因为饿死究竟是什么滋味实在不能料定，而它一定要来了！他们不自觉地改变了平常的态度：似乎互相追赶并没什么意思，提高喉咙大喊也觉得不大高兴，只好静静地坐在室内，低低讲捉蟋蟀的经历，声音里含着惊恐且烦闷的气息。

靠左一间屋里架着一张床铺。赤裸的一张桌子靠着床头。墙角堆着锅灶瓶罐薪柴等东西。一切埋藏在阴暗里，全不露清楚的面目。只从不到一尺见方的壁洞里射进斜方柱体的阳光，照在地上，显出高低不平的泥土。一道板壁把两间屋子隔开。右面一间却光亮得多，两面都有板窗，现在正开着。板壁上一块小黑板歪斜地挂着。十几副桌椅一张破旧的长方桌外，屋内再没有别的东西，也摆得不十分齐整。

六七个孩子就坐在那些椅子上。他们都歪着身子，面对着面，讲那捉蟋蟀的事情。起先声息很低，讲了一会，他们觉得世界上只有蟋蟀了，便起劲了。一个孩子拍着桌子高声说，“好一头大蟋蟀！它在玉蜀黍的根旁，这么一把就被我按住了。以前的三头都被它咬得要死。它……”

这个当儿，从黑板旁边的门走进来一个人。孩子们瞥见，齐对他看，高声讲蟋蟀的也就停了声音。他们对于这个人有点儿知道，但是不大清楚。他们的父母这么说，“这位先生很有点力道，他在衙门里出进，时常同县官讲话。”又说，“他是管先生的先生，先生还怕他。”他们所知于他的只有这少许。可是他们并不觉得他可怕，他一身耀眼的衣服倒是很好玩的。

这个人走进室内，随意看了一看，忽然眉头一皱，目光四注，象是侦察而带忿怒的样子。随着发出鄙夷的声气问学生们，就是篇首的两句话。

吴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丝篮，篮里盛着雪里蕻豆腐油瓶等东西，一手提着一条长不到八寸的腌鱼，从烂湿的田岸上匆匆走来。他瘦削的面孔红到颈际，失神的目光时时瞪视他的前路，呼吸异常急促，几乎是喘息。

原来他已得到了消息。一个妇人告诉他，"你须快一点走，管你的那位先生来了，我刚才看他向学堂走去，他的船就停在东栅外。"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使他周身起一种拘挛的感觉，脑际全没有意念。他两足急急搬动，眼睛频频前望，似乎都不出于他的主宰。

吴先生得在那两间屋子里当教师，很不是容易的事。他由一位绅士恳切地介绍，才得在学务委员处记个名。一线的希望就在他脑子里发起芽来，专等后继的好消息来到。他本来处一个乡村的馆地，一节有五千钱光景的进款。家计的担子压在他肩上，他知道这一定支持不下，非得换一条路走不可。新的路已在前面了，他怎能不希望着呢？

这么希望了一年，梦里也不曾想到，学务委员竟写了封信来。里面的话是叫他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这分明是绅士的恳切的介绍发生影响了。他把那封信看了好几回，自信料想不错，得赶紧去才是，但不免怀着一腔的馁怯。

他第三回去的时候，那位学务委员居然在家了。于是他坐在客厅下首的一把椅子上，只点着了一边，上身前俯，保

持全身的稳定。他的眼睛本是迷蒙的，现在又只顾下注，也许他所处的客厅和对面谈话的那个人都没看清楚。那位学务委员穿着汗衫，斜躺在藤椅子上，右手枕着头，眼睛斜睨着他。鄙夷的心思忽然来袭学务委员的心，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吴先生不顺眼。他不情愿地说道，“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

吴先生汗珠被面，全身感觉不安，心想这确是不容易的事呵，便发出很轻的颤音答道，“是。”

“乡立第二国民学校缺一个教员，我想叫你去，——但是，你没进过师范学校吧？”

“没……”吴先生异常懊悔，但对方的问话逼迫着，不由得不回答。

“那就为难了！该校学生都是乡村人家的孩子，教员不懂得教授法，简直不会有效果。”

室中静默了一会，吴先生却听得自己的脉搏尽响。他好容易鼓着一口气，努力地说，“讲教授法总该有书籍，我可以买一本看看。还愿意得到先生的指教。”

“再说吧，”学务委员的话就此止住了。

吴先生退出来的时候，觉得希望的芽遭到损伤了，失意引他回到昏暗的路去。他恐怖非常，惟有再去请托那位绅士。绅士替他写了一封信。由这封信的引导，他又坐在学务委员的客厅里。

“我本想请一个师范毕业生，”学务委员表示严重的神情说，“现在既有这封介绍信，我就任用你了。”

“没有错，听得很清楚，他答应了，”吴先生这么想。他心

里只觉晃荡，回答不出什么。他的头却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

“我们办学的规矩，非师范毕业生月薪六元。后天你就可以到校开学去。”

吴先生答应了几个“是”，便退出来，他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一个月后，他遇见一桩不可解的事情：他到学务委员家里领薪，拿到了三块钱，还有三块须待十天以后，可是学务委员叫他写了一张十元的收据。“何以数目不符呢？”他这么想。自馁和满足的心使他不敢开口便问，“我不是师范生呵！外边师范生多着呢。六块钱比较以前处馆地优裕得多了。”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脑子里，带着三块钱回去。

小孩们听了学务委员的问话，三四个齐声嘈杂地回答道，“他买东西去，买豆腐，买葱，”有几个在那里匿笑。

“不成个样子，这时候还不回来！”学务委员喃喃地自语。停了一会，他又问道，“他天天这样么？”

“天天这样，他要吃饭呢，”一个拖着大辫子的孩子说。

又一个孩子说，“我妈妈有时给他代买点东西。”

“不要信他，不过……”

一个耳戴银圈意气很粗的孩子还没有说完，吴先生已赶了进来，两手空着，他的东西大概已放在锅灶旁边了。他看见学务委员含怒的样子站在黑板旁边，简直不明白自己应当怎样才是，身体向左右摇了几摇，拱手俯首地打招呼。

学务委员点了一点头，冷冷地说，“上课的时间早到了，你此刻才来！”

吴先生很想说出几句适宜的话回答，可是哪里想得出，他的踢蹐不宁的态度引得孩子们吱吱地笑。遮饰是无望了，只得颤抖而含糊地说老实话，“我去买东西，不料回来得迟了。”

“买东西！”学务委员的语音很高，“时刻到了，学生都坐在这里了，却等你买东西！”

“以后不买就是了，”吴先生不自主地这么说。孩子们忽然大笑起来，指点着他互相低语道，“先生不吃东西了，先生不吃东西了。”

学务委员觉得吴先生真是个坏教员，越看越不顺眼，因为他不热心于教育，对职务没有尽责的观念。但是他想到了为此而来的更重要的事情，也就耐着。他站得累了，想歇一歇，先在一把空椅子上吹了几口气，又郑重地攓起长褂的后幅，恐怕脏了皱了，然后慢慢地坐下来。他右手支着头，眉头微微皱着，却装做没事的样子说，“你这里太不成个样子，只有这几个学生！日内省视学快来视察，他见学生这么少，就可以断定这是个不良的学校。为你的面子计，你得去借十几个孩子来才行——不论哪一家的孩子都好，只须教他们坐着不要动。这本不关我的事，和你关切，所以提起一声。”他说完了，左手抚摩上唇，象老人捋须的样子，目光注视着吴先生。

吴先生一身无形的绳索差不多全解除了，觉得宽松了好多；铭感的心代替了恐惧，兴奋到不可说的程度。他虽然不明白怎样去借孩子，但也想不到问了。他只是拱手过胸，喃喃地说，“承先生指教！承先生指教！”

他忽又想起，“这不是个很好的机会么？去了两回没遇见，现在他走上门来了。”一种冲动使他随口就说，“上月的……”

说到这里又觉得不好意思，便缩住了。

“什么?”学务委员以劲捷的语音这么问。

“上月的……”吴先生无可奈何，目光不敢正对学务委员，依旧没有勇气说下去。

“你尽管说就是了。”

吴先生知道不说也是个不了，只得硬着头皮说，“请把上月未发的半份薪金见惠。”他再也不能多说一个字了。

“你有什么用处呢?”

“吃用都等着这笔钱呢。”

“你刚才不是买了吃的东西回来么? 怎么还等着?”

“家里的人——家里还有三口，我怎能只顾自己，他们等着呢。”

“吃”字的声浪传到孩子们的耳朵格外地清楚，他们看先生和客人谈话本已忘了一切，现在却被唤醒了。拖大辫子的孩子牵着前坐的孩子的衣襟低语道，“听见么?先生家里等着这个人给东西吃，不然，快要饿死了。”

戴银圈的孩子不赞成这个推测，斥他道，“先生比我们发财得多，我们的骨头烂了，他肚子还饱胀呢。你不要乱说!”

“我们一定要饿死烂骨头么?”一个很小的孩子接着问，他露出惊怖的眼光。

“你今天回去就没有饭吃，明天饿死，后天烂骨头，烂得象烂泥一样，”戴银圈的孩子非常得意的样子这么说。

很小的孩子不再问了，他已沉入了神秘恐怖的幻想。

吴先生难受极了，他希望孩子们坐着不要动，他们却非但要动，还要旁若无人地乱说；对他们看了几眼，却全然没

有效果。孩子们真顽钝，他们竟不能感应吴先生的心，暂耐这一刻。吴先生只得把手一挥，含怒呵斥道，“静！”

孩子们絮絮的语声象秋雨初收的样子，零零碎碎地停了。大家看了吴先生一眼，略微坐正身躯。椅子不耐震动，作咭咭格格的呼声。

学务委员放下右手，挺直上半身，上眼皮抬了一抬，表示庄严的样子说，“教员不尽职，照例有相当的惩罚，你今天应当罚俸三分之一！”他从衣袋中摸出一块钱，随手向桌上一掷，清亮的声音引得孩子们同时射出异样的眼光来。他说，“这是你应得的，拿去吧。”

吴先生哪里料得到有这么一回事！欲待申辩，不但话语说不出，连思路也没有了。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竟是一块大洋呢。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里，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觉。

1921年9月24日写毕

义　儿

义儿最喜欢的东西就是纸和笔了：不论是练习英文的富士纸，印画地图的考贝纸，写大楷的八都纸，乃至一张撕下的日历，一叶剩余的文格，不论是钢笔，蜡笔，毛笔，铅笔，乃至课室内用残的颜色粉笔，一到他手里，他就如获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笔干，左手五指张开按着铺在桌上的纸，描绘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鸟；他的头总是侧着，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舌尖露出在上下唇之间，似乎要禁止呼吸的样子。他能画成侧形的鲤鱼，俯视形的菊花，从正面看的农屋。他画成一样东西，常常要端相好几回，还给加上几笔，或加上一部分。有时加得高兴了，鲤鱼的鳞片都给画上短毛；菊花的花瓣尽量加多，以致整朵花凑不成个圆形；从烟突喷出的烟越涂越多，所占纸面比屋子还大。他看看这不象一幅画了，就在上面打一个大×，或者撕成两半，叠起来再撕，如是屡屡，以至于粉碎。他留着的画稿都折得很小很小，积存在一个旧的布书包里。

他当然同别的孩子一样，喜欢奔跑，喜欢无意识地叫喊，喜欢看不经见的东西，喜欢附和着人家胡闹。但是他不喜欢学校里的功课。他在课室里难得静心，除了他觉得先生演讲的态度很好玩，先生加狂的语声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时候。若

是被考问时，他总能够回答，可是只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懒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几位先生的心里成立了。就是那位图画先生，也说他不要好，只知道乱涂，画的简直不成东西。这是的确的，他逢到画图的功课，随随便便临了黑板上先生画的一幅画，缴给先生就算了，从没用过一点心，希望它好。

他的父亲早死了，母亲养护着他，总希望他背书象流水一般地快，更读通一点英文，将来好成家立业。但是实际所得的只是失望和悲伤，义儿今年十二岁了，高等小学的二年级生了，赞美他的声息一丝也听不到，却时时听得些愚笨懒惰欢喜捣乱等对于他的考语。她很相信这些考语是确实的，不然，何以义儿回了家总不肯自己拿出书来读，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总是一字一顿地读，从不曾熟诵如流水呢？他只喜欢捉虫子，钓鱼儿，涂些怕人的东西在纸上，这不是捣乱么？而且有什么用处呢？她想到这等情形时，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旧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现在给你撕得粉碎了，”她老是对义儿这么说。义儿听了，也不辨这句话何等伤心，只觉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脑子里。因此他一切照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将积蓄着的母亲给他的钱买了两匣纸烟匣内的画片，有两次他跑到河边，蹲在露出河面的石头上钓鱼，再有几次，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亲的恼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说伤心的话绝对没有效果，但是总希望得到一点效果，便换了个似乎较有把握的办法，就是打。她的细瘦惨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颤颤地在他身

上乱抽，因为怨恨极了，用了好大的力气。可是他一声都不响，沉静的面孔，时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急促，断断续续地问，“可知道你的错处么？下次还敢这样么？”他只当没有这回事，并且侧转他的头。她没有法子了，馀怒里却萌生一丝智慧，就说，“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饶恕了你这一次。”这时候他的头或者微微一摇，或者轻轻一点，或者只有摇或点的意思，都被认为悔过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咽下去了。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义儿是个难得教好的孩子，想起的时候就默默流泪，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更伤悼丈夫的早死。

母亲终究是母亲，虽然觉得今后的失望是注定的了。义儿上学校去的时候，她总要问他穿的衣服够不够，肚子吃饱了没有；有时买了一点吃的东西，或是人家送了什么饼饵糖果来，她总把最好的留着给他吃。他是难得教好的，他是引起她的失望和悲伤的，她却全然不想到了。

义儿还有两位叔叔，也是时常斥责他的。不知为什么，他对于那位三叔特别害怕，一看见周身就不自由起来，好象被束缚住的样子。对于他的劣迹，三叔发见得最少，因为三叔看见他时他总是很安定很规矩的。人家发见了义儿的错处，就去告诉三叔，靠三叔来达到训诫他的目的——就是义儿的母亲也常常如此。三叔训诫义儿的时候，义儿的面孔就红了，不敢现出沉静的神态了，头也不敢侧转了；三叔教他以后不要再这个样子，他就很可怜地答应一声“知道了”。胜利每每操在三叔手里，三叔就发明了处置义儿的秘诀。三叔向义儿的

母亲和旁人这么说，“处置义儿唯一的方法， 就是永远不要将好颜脸对他。我就这样做，所以他还能听我的话。”义儿的母亲对于这句话非常信服，可是她熬不住，不能不问暖问饱，留最好的东西给他吃。

一张山水画的明信片，上面有葱绿的丛树，突兀的山石，蓝碧的云天，纡曲曳白的涧泉，义儿从一个同学手里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宛如得了宝贝，心想临绘一张。不干不净的颜色盒。是他每天携带的，他取了出来，立刻开始工作。一张桌子不过一方尺有馀的面积，实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砚台，颜色盒，明信片，画图纸，两条手臂，等等东西。然而一个课室里要布置五六十张桌子，预备五六十个学生做功课呢，怎能顾得各人过分的安适？好在义儿已经习惯了，局促的小天地里他自能优游如意。此刻他将墨水瓶摆在砚台上面，明信片靠着瓶口，就仿佛帖架托着画帖。左手拿着颜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铺画纸了。他画得非常专心，竟忘了周围的和自己的一切，没有思虑，没有情绪，只有脑和手联合的简单的运动，就是作画。同学的喧声和沉重且急速的脚步，或是走过他旁边的暂时止步而看他一看，对于他只起很淡很淡的感觉，差不多春夜的梦一般，迷离而杳渺。功课又开始了，同学都上了他们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进了课室了，他周围的空气全变，而他如无所觉，还是临他的画。

竖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加上义儿那坐着作画的姿势，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不免有点恼怒，“他在那里作画，连课本都不拿出来，分明不愿意上我的功课。”他这么想，宏

大而严正的呵斥声就从他喉间涌出："沈义，你做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的课本哪里去了？你不爱上我的功课，尽管出去，你在课室外画一辈子的图我不来管你，在我的课室里却容不得你这样懒惰捣乱的学生！"同学们听了，有的望着义儿，看他怎么下场；有的故意看书，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红涨的怒容只是微笑；课室内暂时静默。

义儿被唤醒了，还有几株小树没画上，他感觉不舒快，象睡眠未足的样子。他知道不能再画了，便将明信片画幅颜色盒放入抽屉里，顺便检出读本来，慢慢地翻到将要诵习的一课。他并不看先生一眼，脸容紧张，现出懊丧的神态。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说过了，若是不愿意，就不必勉强上我的课！你恼怒什么？难道我错怪了你？上课不拿出课本来，是不是懒惰？因你而妨害同学的学习，是不是捣乱？我错怪了你么？"

"是的，没有错怪，"义儿随口地说，却含有冷峻的意味。"现在课本已拿出来了，请教下去吧，时间去得快呢。"同学们不料义儿有这样英雄的气概，听着就大表同情，齐发出胜利的笑声来。刚才的静默的反响就是此刻的骚动了，室内不仅是笑声，许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动的声音，桌椅被震摇而发出的咭咭格格的声音，英文先生把书扔在桌上并且击桌的声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觉得这太难堪，非叫义儿立刻退出课室，不足以维持自己的威严。他就很决断地说，"你竟敢同我斗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课！"其实英文先生并没仔细地想，说这句话很危险的，假若义儿不听话，不立刻退出课室，

岂不更损了威严？果然，义儿听到驱逐令，只将身体坐后一点，以为这样就非常稳固了，——他绝对没有出去的意思。同学们的好奇心全部涌起了，先生的失败将怎样挽救，义儿的抵抗将怎样支持，都是很好看的快要上演的戏文。他们望望先生，又望望义儿，身躯频频转侧，还轻轻地有所议论，室内的空气更显得不稳定。

英文先生脸已红了，他斜睨义儿，见他不动；又见许多学生都好象露出讥讽的颜色。这是何等的侮辱呵！他的血管胀得粗了，头脑岑岑地响了，一种不可名的力驱策着他奔下讲台，一把抓住义儿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来。义儿有桌子做保障，他两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动；他的脸色微青，坚毅的神色仿佛勇士拒敌的样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只将义儿的左臂震摇，桌子便移动了位置，并且发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齿酸麻之感的声音。义儿终于支持不住，半个身体已离开桌子了；桌子受压不平均，忽然向左倾侧。一霎的想念在英文先生的脑际涌现，他想桌子倒时一定发出重大的声音，这似乎不象个样子。他就放了手，义儿的身躯重复移正，桌子便稳定了。于是课室内的战事暂时休止。

同学们观战，早已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了；有的奋一点无所着力的力，同情于义儿的拒敌；有的只觉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长一刻；有的觉得这是个机会，便取出心爱的玩意儿来玩弄，或是谈有趣味的话。总之，在课室之内，上功课的事是没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惊奇的目光又集中在先生脸上。

英文先生把手放了，忽然觉得这个动作太没意思，况且

许多学生正看着自己的脸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觉包围全身，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围诸人。他只喃喃地说，“你不出去也好， 我总不承认你留在这里。刚才的事退了课再同你讲。现在且上功课，你不爱上，同学们要上呢。”他很不自然地走回他的讲台。

学校里从此起风波了：英文先生将义儿的事告诉了级任先生，说以后一定不要义儿上他的课。级任先生口里虽不说什么，心里却异常踌躇，不要他上课就是不肯教他，哪有学校里不肯教学生之理？并且在英文课的时间叫他做什么呢？若是还叫他上英文课，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么顾全？说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动怒，又生出另外的枝节来。级任先生宛如受了过大的激刺，觉得满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诉了义儿的三叔，他们俩是天天在茶馆里会见的茶友。许多同学呢，他们将义儿的事作为新闻，一散课就告诉别级的同学，象讲述踢球的胜利那么有味，——于是别级的同学流动不居的心里又换了个新的对象了。他们怀着好奇的心在那里观望：课已退了，英文先生将怎样办理这一件事呢？义儿仍旧取出抽屉里的东西，完成他的画幅，可是心里总觉不安定，有点惊怯，以后将有什么事临头，模糊而不能预料。一块小石的投掷可以激动全世界的水，虽然我们不尽能看见波纹；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了。

三叔听了级任先生的诉说，当然痛恨义儿的顽劣；一方面想法解决这件事。他说，“由我训诫他，已经不知几回了！当着面他总是很能领受的态度，自称情愿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个过失就来了。他母亲打他骂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课，

更没有什么用处，当时他就不肯说一个改字。我们须得换一个方法才行。”

“是呀，须得换一个方法，”级任先生连连点着头说。“他在课室内这样捣乱，非但同学们和授课的先生受他的累，连我也觉得难以措置。总要使他知所畏惧，以后不敢再这样，才得大家安静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赔罪。为他的话的威信起见，不妨令义儿暂时不上英文课；到哪一天，说‘你确能改过，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后再叫他上课。”

“你这办法，解除了我的为难了！”级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压在他肩上的无形的重负似乎轻了好多。“就这么办吧。可是怎能使你家义儿确能改过呢？”

三叔轻轻击一下桌子，端起茶杯呷了口茶，然后说，“就是你所说的那句话，要他知所畏惧。我想他这么浮动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触而来的。若是叫他住在学校里，和外间一切隔离，过严苦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动的心情渐渐定了，一方面尝到严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觉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么坏的行为做出来吧。”

“这确是一个办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间里好了。但是，你先要给他一个暗示，重重地训斥他一顿，使他没搬进学校就觉得懔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都照三叔的计划进行，义儿搬进学校里住了。他本来很羡慕住校的同学。他常常想晚上的学校里不知怎么个情

形，课室里点了灯，许多同学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么？可是他并不曾向母亲要求过要在校内寄宿，因为他不能设想这事的可能。现在母亲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里，实在是梦想不到的。这就是他往日的学校呀，但在他觉得新鲜。晚饭的铃声，课室里点了火的煤油灯，住校的同学的随意谈笑，夜色笼罩下的操场上的赛跑，都是他从来不曾经历的。他听着，看着，谈着，玩着，恍恍忽忽如在梦里，悠久而又变化多端。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张《洛川神女之图》，到末了画那条衣带，墨色沸了开来，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觉舒适。母亲的唠叨现在是非常之远，好似在她怀抱里的时候的事；画完一幅画，居然没听见"又在那里涂怕人的东西了"的责骂。更可希望的，一个同学约他明天一早去捉栖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床上想，到哪里去取竹竿，怎么涂上了膏，预备怎样一个笼子，怎样伸手……渐渐地模糊，不能想了。

两三天内，级任先生暗里观察，希望看见义儿愁苦怯惧的面容。可是事实竟相反，义儿还是往日的义儿，而且更高兴了一点。

当级任先生到茶馆时，三叔就问他，"义儿可又闹了什么事？"

"暂时没有，"级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态，语言间带着冷然的调子。

"他住在校内觉得怕么？"

"怕？"级任先生斜睨着三叔，"哪有这回事！他还是往日的模样，而且更为高兴。"

"他竟不怕么？"三叔怅然愕视。　1921年10月29日写毕

云翳

"'一体'这两个字最能说明我们的关系了。五官，四肢，脏腑，筋骨，种种配合而后成一个身体，不能分割。有了头部，缺得了足么？有了脏腑，缺得了筋骨么？我们最好不要起什么五官四肢等等名称，也不要说这是身体的一部，那是身体的又一部，只是这么想，这配合完全的是一个身体。你若说，她是我的妻，我是她的夫，那就错了，因为同我们起了名称，把我们分割开来了。我们原是一体呀。若是打我一下，两个都感到痛楚；看她一眼，两个都觉得光辉；有思想，就是两个混合构成的；有行动，就是两个共同表出的：——实在没有适当的言词可用，说'两个''混合''共同'已经不切实际了。人家往往说人与人的隔膜，我想朋友兄弟父子之间或许有，我们俩可绝对没有。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勉强把我们分割，有什么效果呢？

"最可怜的，有许多人自己把一体分割开来。从极细微的事件里，就可以看出他们至愚极蠢的计较。他们硬要讲自由，规定两个的自由权，这一个得到的信，那一个不给代拆。信里有秘密么？便有秘密，自己还要瞒自己么？他们全不思想，就这么做了。于是一体分割了。他们反而说，'谁的心里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两个之间，至少有百分之一的不满意，

必须容忍才行'，'这是自然规律，无可逃避'。谁知造成这个自然规律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只要不信仰这个所谓自然规律，认定一体的意义，他们就有福了。如不信，请看我们。"

小说家孟青同他的夫人异常爱好，他相信夫妻不是两个独立的人，夫妻相合才是社会里的一个单位。以上一番议论是他常常向朋友讲的。朋友问他"你们的爱情究竟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或是有人谈夫妻间隔膜事件的时候，他就开始宣传他的教义。他庄重的脸涨红了，讷讷地说着，声音沉重，要使每个字都注入人家的心坎。人家随意地嘲笑他，说他是空想之论，天然是两个人，怎么能并为一个？纵使理论上说得非常圆满，实际还是两体。他就坚毅地答辩，说，"这个境界确然是有的，只要你们真能体会，便信我言不谬。现在你们驳我，你们不是我，不能知道我所体会的，所以我无法取信于你们。可是我所说的确然是我所体会的。"人家总对他露出不信任的笑容，或是故意提起别的话语，以免再事论辩。

孟青作小说很多，大半成于寓楼。秋季的一天，窗外的天一片深蓝色，大气暖融融的，使人有暮春的感觉。瓶里的羊肠菊和鸡冠花露出芳春的颜色。羊肠菊的鲜黄的花粉落在桌上，铺成薄薄的一层，引起孟青浮荡无着的冥想。忽然灵机一动，他早先搜集的预备作小说的材料，组织完成了。他就展开稿纸，举笔写成以下一篇小说。

* * *

无论先生学生，差不多一个样子，放了假再做功课，觉得太对不起自己了，似乎平日做功课纯是为别人的。于是平日一切惯做的事全变更了，周身的细胞都不安定了，结果只

得到一个"无聊"。早上醒来，便想起来吧，又想早起也没有事，便躺着看帐顶。看了好久好久，以为时间去得很多了，懒懒地坐起来，看看小钟或是手表，还不到平日起身的时刻。起身之后，刷一回牙延了二十分钟，洗一回脸延了三十分钟。对着早餐，似乎并不饥饿，吃它实在是多事；但是也可以延这么一二十分钟，就随便吃了。回到房间里，坐上久与为伴的椅子，觉得有点奇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适。姑且拿一本书看看吧。看了半行，没有兴味，便翻过几页。哪知更糟了，第一个第二个字便非常可厌。只得把书搁在一旁，顺手提起笔来。写什么字呢？随便从报纸的残幅或者枯黄色的日课表上看到一个字便照写一个字。写不到几个，又想这算什么呢？于是纸和笔被丢开了。这时候没有希望，没有愉悦，也没有哀苦，只觉一个广大无边的"无聊"包围于上下四方，自己如没入水里，有挣扎不出的不快之感。

双十节那一天，学校照例放假。这是个特别的假日，许多学生先生发狂似地高兴，一早起来便升旗，欢呼，布置会场，商量聚餐。别的假日总是来进攻他们的"无聊"，今天可退却了。但是它集中力量单攻符先生一个人，竟比往日格外胜利；符先生的周围和内心被它完全占领了。

符先生早上起来，同别的假日一样，温习了一切无聊的举动；坐在书桌前，觉得更没有法子可以消耗那连绵悠久的时间。从窗间望出去，走过廊下的人都带着兴奋的笑容。心想他们有什么可乐呢？无端规定一个日子，大家便对于这个日子发生快感，强烈且真挚，这也可说是疯狂的一类。疯狂是何等可怜；但是他们怎能觉悟呢？粗豪嘈杂的歌声作了，接

着是拍掌欢笑的声音。符先生听着，无聊到极点。还是不要听吧，然而种种声音偏要钻进他的耳朵，一一回震荡，便好象周身加一重裹扎。自知此刻若有事可做，该会舒服一点；但是刷牙齿，洗脸，看书，写字，都做过了，都没有效果，不愿意再做。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他实在有事可做呢。他每天写一封信寄给他的夫人，成为惯例，此刻他正可以写信呀。他想起了，便取出信笺来，一壁磨墨，一壁凝想。窗外廊下经过的人时时牵引他的视线，使他思想不能集中。他就将窗帘下了。他希望凭这封信，将全部的情思倾注于夫人的心底。他开始写：

> 今天光明的阳光，青苍的云天，同昨天一样。但是有许多动作和声音与我接触，使我起不可名言的岑寂之感。他们都庆祝佳节呢。他们的面容笑得变了样，喉咙喊得几乎暗哑，四肢躯体都浮涨，走路时呈异样的姿态。人家说起来，这何等热闹呀！在我听着看着，只觉得格外地孤寂。他们和我不相爱，不相了解，他们越热闹，当然越显得我孤寂了。惟有同你在一起，我就象有了全世界，有一切的喜悦和骄傲。

他写到这里，心想假若此刻真同她在一起，就可以打退那个敌寇——无聊——么？他就回溯以往的经验，小小的书室里，和她默对无言时，也曾感觉强烈的无端的烦闷。信里的话岂不是不尽真实了么？以下又怎么写呢？现在脑子里似模糊又似空洞，竟想不出再可以写些什么。他这么想着，觉得这封信没有写的必要了。或者换过一张信笺，不要这么说

吧？或者停一会儿再写吧？但是他立刻认定想的都不对。每天必写的信，怎么可以忽然间断？没有写的必要，当然是不通的话。不这么说，又怎么说呢？总觉得对她这么说是最适当的。停一会儿再写，此刻做什么呢？况且寄迟了她就不能在今天晚上接到，岂不累她等待而失望？于是决意继续写下去。并想到她昨天来信说起身子有点不爽快，此刻应当问她一声，并且好好地安慰她。他就继续写：

> 你说有点儿不爽快，使我急切地想念。这几天天气虽好，早晚总有些凉意。你起得早受了寒么？没有注意风的方向，随意开了窗么？最使我难受的，就是不知你此刻爽健了没有。四百里相隔，本来算不得什么，搭火车当晚就可以相见。可是明天一早我就有课呀。
>
> 若是你还是昨天那样不爽快——这是我万分不愿意写的几个字——千万不要容忍，赶快请苏医生诊治。这不是我的话语，不是我的文字，乃是我的心音。你是爱听我的心音的，一定能照我说的做。若是你早已舒适如常——我所祝祷的就是这个——千万不要努力学画，一刻也不肯休息。园里枇杷树下，若是天气晴好，可以多坐一会。在那里看看画帖，或者念几首小诗，于你的精神很有益的。想来菊花开得很盛了，我真想立刻回家，同你一起玩赏呢。

他写到这里就停了笔，计算归期应在何日。后天星期五没有课，星期六只有一课，可以托人代授，自然是后天了。这时候会场里合唱国歌的声音起来了，一顿再折，越折越高，转入低徐而完毕。他一壁听歌声，一壁想起行旅的不方便，三

点钟光景的火车差不多有三天的悠久，车座的拥挤，上下的劳顿，都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又想，她不爽快，不应当回去看看且安慰她么？旅程虽然可怕，只得耐着。况且她何等盼望着他啊。若是只说一句空话，他想立刻回家，岂不将使她疑为敷衍之辞？他就很坚决地写下去：

> 你是知道的，后天星期五是我可以归家的日子，我一准乘头趟车到家。你看到这一句怎样欢喜，我是完全能够揣知的，你的心一定笑了，即使不很爽快，也减去大半了。后天你或者同上一次一样，到火车站等我吧？如果那样，我自然说不出地欢喜。但是记着，你身体有万分之一的不爽快，就不要出来，虽然从家里到火车站那样近。

他搁笔了。从头至尾读一遍，觉得今天的信太短，只写了两张半信笺。往日总要写四五张呢，非再写些什么不可。忽然提起笔来，冲动地写：

> 设想我现在已到了家，正同你联坐闲谈，岂不有趣？你有趣味浓厚的故事讲给我听么？不，我先来告诉你一个有趣味的梦。

他的笔忽然顿住了，仿佛有什么力在那里按住他似的。他须得考虑一下，那个梦要不要写上去。于是他将昨夜的梦仔细地温理一回：月光皎洁的花园里，齐踝的花草栽成图案画的花纹，中间一大堆菊科的花，他也不知其名，只觉美丽得

醉心。他坐在花旁凉椅上，全身浴在月光里。旁边坐着个女子，容颜静美，难以描写。洁白而绣花的上衣，露出嫩红的肤色，且能辨胸部的涨缩。她同他谈话了，谈的是美丽的诗歌，名家的绘画；每一个声音使他陶醉，每一句话语使他倾倒。他觉得无论同什么人谈话，都比不上这回有意味；人间伴侣的情愫，惟有这回才是真正的交流。他愉悦极了，一切时间空间的观念都泯灭，只觉得和她融而为一，便是个其大无外的实体，莫穷始终的悠久。梦忽然醒了，他不免起一种懊恼之情。一转念间，便又自慰，这虽是个梦，然究竟有了这样一个梦了。

他将那个梦温理完毕，觉得不能够写上去。他以为自己虽没有别的心思，梦是自然来的，但给她知道了或者要引起疑猜。两人之间本来明澈如青天，何苦无端加上一层云翳呢？他就想把第三张换过重写。可是他取出一张空白信笺时，随即放下，仍旧在已写大半的那一张上继续写下去：

花园里承着月光，一切花木都显出幽静净美的姿态。一个凉椅，在花丛之旁，就象是神仙的座位。我同你并肩坐着，这是何等的乐事啊！你唱《新月之歌》，又唱那支《小鸟》，你的声音柔美极了。我谈到组织新村，谈到邀集同志，同你我一样的已有数十家。你说你能为新村布置点缀，使它富有美术的意味。谈了不知多少话，忽听夜鸟飞鸣，你我才住了口。后来不知怎样，模模糊糊地记不起了。你昨晚也作这个梦么？你还记得以后我们怎样么？

第四张已有五行了。他重看刚才写的一节，心里想这个不诚实无关紧要；况且惟有这么写才能使她欢喜。决定是这样吧，他不复加以思索。又动笔写完第四张的馀幅：

> 今夜有提灯会，到处都有。他们那种狂热的感情的举动，你一定不高兴看。你自有你爱看的东西。他们疯狂大作的时候，我这封信到你手里了。我愿你读我这封信的时候，得到无上的心底的愉快！
>
> 你的瑜

符先生折叠四张信笺，插入信封，写了地址，封好了，立刻命仆人投入邮筒。他呆呆地坐着，听礼堂里有浮散的许多人的说话声音，脑子渐渐起麻木的感觉。那个敌寇——无聊——又猛烈地进攻了。

* * *

孟青写完了这篇小说，仔细地审读一遍，想付小说杂志《星》发表。他忽然想，“篇中‘两人之间本来明澈如青天，何苦无端加上一层云翳呢？’这句话，应该好好考虑。不要自己却违背了这一句。若把这篇发表，她是爱读小说的，尤其是我的小说，一定是到手立刻读。篇中写符先生的心理，原从观察他人而得，但是太细密了，她或许要疑我自写心象吧？那就糟了，我并没有这回事，却因一篇小说给她个引起疑猜的暗示，——我对待她不尽出于真诚。我们是一体呀，有一点儿疑猜，便分割了。她会疑猜么？会，易地以处，我也会……”

他想得非常可怕，似乎这篇一发表，一切幸福都牺牲了。

于是决定不发表。又想原稿留在行篋里，将来总有到她跟前的一天，这仍是个危险，不如把它毁了干净。“擦”的一声，他手里的火柴发火，烧着稿纸。这篇小说终于埋在灰里和他的心里。

1921年11月2日写毕

乐　园

小学校里的情形，惟有学务委员知道得最真切而详细了。

当什么人批评小学校露出不满的脸色的时候，学务委员就说以下的话：

“你们过于苛求了。瘦到露出骨头的黄牛，怎能耕出丰收的田亩呢？吃不满一块豆腐的水鸟，怎能衔起小孩那么大的鱼儿呢？小学教员的情形就是这样了。

“他们和一切人一样，须要必需的口粮——或者说，须要一家人的口粮。可知道他们能够得到多少换取口粮的钱？在我们的祖父曾祖父听起来，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六块大洋！

“这还算是很好的呢，在我们丰裕的省分，才有这个数目。我听说北京有一位先生，到黄河沿岸调查教育。走到一处学校，坐着两三个学生，没有先生。等了好久，辘辘的声音自远而近，到门前停了；骡车上下来一位先生。调查教育的先生问他办学校为什么这样办，他的回答很妙，他说，‘我的薪水是六块大洋一年呢！若要我专任教员，前五年就饿死了！’他教了一课书，坐不到一点钟，又驾着骡车去了。

“我们这里的教员比起那位驾骡车的先生来，当然好得

多了。据我所知，以教员为副业的还没有。可是，饱的日子，他们也决不会有。人纵没有别的奢望，总望得个饱。所以他们的身体虽在教室里，他们的心却在‘机会之流’的旁边迫切地等待。适宜于他们的机会到了，他们就离开教室了。

“一般等不到机会，没有资格拜访机会的，就是现任的教员了。他们怎样过活，我都知道。他们的学校里总有个小灶，自己煮饭吃。除了授课的时间，来扇馆①是他们的常驻所，因为乡民都在那里喝茶，有时受乡民的嘱托，代写些香疏经牌，可以得到三五斤菜，十来个鸡子的报酬。他们也恋着家庭，隔不到十多天，便跑回去看看，虽然离家有十里二十里的远近。第二天从家里出来，常常误了上课的时刻。

“我呢，从来不苛责他们。我去视察的时候，往往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翻了，先生还在来扇馆里捧着茶壶有情有趣地喝茶。我就把先生唤来，说他几句——我是好意呢，我说，‘上课时候不在校内，未免不好意思。给我撞见，固然毫不要紧，我能原谅你。倘若给县视学省视学撞见了，可有点不方便！’事情就过去了。看他们红着面孔，现出恐惧的神态，可知他们也爱惜他们的地位。只要对于我的话能够信服，我也就满意了。

“还有几处，学生实在很少，我去的时候，却总是‘银镶边’。什么叫‘银镶边’呢？这是我们几个同行题出来的名目。狭小的课室里，坐不下三十个学生，已经连先生教桌的前面和两旁全是学生了，这仿佛器具的金银镶嵌，便流行了这个名

---

① 乡村里的小茶馆，炉火不常燃，客来时，扇起炉火，煮水泡茶。

目。我的眼光岂是瞒得过的，两三回就看出来了。有好些学生竟是跟着我走的，我视察到哪一校，他们就坐在哪一校的课室里。这叫做‘借兵’。我虽然看破了，也不说穿他们。他们‘借兵’总是要好，爱重地位，对于我知道怕惧，我何必与他们为难呢？只要他们运气好，县视学省视学来的时候平安无事，总可以从我手里领到六块大洋。

“况且县视学省视学未必不与我一样心思。”

迈儿今年四岁了。他能唱“棉花白似霜”“咿哑咿哑踏水车”的歌。他知道清晨的鸟鸣是鸟儿睡醒的歌，晚上来叩门的绿衣人是邮差。他还能编造如下的故事：“一个孩子走到花园里。花园里一个池塘。捉起一条鱼。又捉起一只虾。又捉起一只蟹。又捉起一个蚌。又捉起一只蟛蜞。蟛蜞钳了孩子的手，哭了三日三夜没完结。”

这是一件很费计虑的事，迈儿的父母刻刻想起的，就是迈儿该入学了。他们为郑重起见，特地去参观附近的几所学校，观察正在学校里的学童。

第一次走进一个学校，最触目的是那位教师。包着紧张的皮肤的枯瘦的面孔反射青光；他坐在教桌后面写什么东西，只觉森森的有一股冷气。十来个学生坐在他面前，大概是感染了他的气质，也变为滞钝且冷漠。迈儿的父亲想，“迈儿是热烈的，活动的，这里不是他适宜的学校了。”

又走进一个学校，除了课室，只有不到课室一半大的一个院子。课室很昏暗，仿佛已在傍晚的时光，几个学生在桌椅间乱跑，几个在院子里墙角下坐着不响。问学生先生在哪

里？学生说不知道。迈儿的父亲想，"迈儿需要光明，这里不是他适宜的学校了。"

附近只有三所学校，迈儿的父亲去访问第三个学校了。这里学生最多，他们在空场上奔跑，象热石头上的蚂蚁一般，当时走过一位先生，衔着纸烟，吸得很重。他绝不看一看学生，似乎旁边并没有他们。迈儿的父亲想，"迈儿总要有一位亲密的教师，不幸这里又不适宜于他了。"

迈儿的父母听街上孩子骂人，那种意念和态度，决非孩子本来就有的；又听邻儿说话，一连三句必然有一个间歇，每一个间歇之后就改换了所说的中心点，而且说不明白；又想遇见的孩子都粗野而愚陋，没有清明壮健的气概：这些都引起了没有学校可以送迈儿进去的忧虑。他们想，"不送他进学校吧，自己还有业务，那有整段的时间来教育他？而且他需要小伴呢。孩子有了小伴，仿佛鸟儿入了群，飞着，叫着，更见快乐。不入学校，他就成为失群的小鸟了。这个损失太大。"

他们又想到搬家。但是经验告诉他们，别处地方象他们这样的父母也正想搬家呢。

他们问学务委员道，"有可以送孩子进去的学校么？"

"你们还不知道？附近就有三所学校，都收学生。"

"不是这么说，我们指好一点的。"

"将就得过就是好，世间哪有绝对的好？我所说的三所，都还将就得过。"

迈儿靠在母亲的膝上，明澈的双瞳含有期望的神情，看着母亲的脸，娇语道，"你说学校是乐园，不是么？我要到乐

园里去。明天你给我做书包。我要有一条皮带的。你给我买几本有人的书，有花的书。你送我去。你领我回家。”

母亲只得答应他，免得使他不起劲，心里却引起深深的惆怅，因为迈儿的乐园还不知在哪里呢！

1921年11月22日写毕

地　动

“再讲一个吧，爹爹。”明儿靠着父亲的膝，两臂略略推动，父亲的身躯也轻轻地摇摆了。他那红润丰满的两颐，各有个浅浅的涡儿，在灯光里越显得美，覆额而剪齐的头发又含有可爱的潜力，使坐在旁边的母亲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亲母亲祖母三个的心可以比做车轮的辐，那么明儿就是中心的轴了。

“再讲什么呢？”

父亲抚摩着明儿的头发，又托着他的后脑使更靠近一点；明儿的面孔就贴在父亲的膝上了。他的明净的眼睛从眼角里注视着父亲的嘴，好似父亲的嘴里有个可喜的世界就要涌现了。他说，“就讲地动吧。”

他还牢记着昨晚的事：那时候一家人同今夜一样，什么小鱼小虾是父亲嘴里的故事，又温和又甜美的是祖母和母亲脸上的笑，宁静得几乎什么都忘了的是明儿听讲故事的心。最先是母亲觉察，怎么身子有点儿摇动，桌上的花瓶也晃动了。随后便听得窗外有哗……的声响，房屋的骨骼也咭咭格格地响起来了。母亲才想到这是地震，悄悄地颤抖地说，“地动了！”于是父亲的讲说中止了。明儿的眼珠突出，瞪着不转动，虽然他并不知道地动是怎样恐怖的事。室内全然静默，只听

得狂风似的声响在窗外的远空掠过；又觉得身体动荡，仿佛在惊涛骇浪的小船里。"我们下楼去吧，到场上去吧，危险呀！"父亲轻轻地说，但是他坐着不动，祖母干枯的脸上显出青色，似乎要说话的样子，上下唇动了几回，可是没有说出什么来。大概经过四十多秒的时间，地动才停止了。"什么呀。"明儿这一声打破了室内的沉默。大家才谈起地动来。恐怕它再动，不免引起忧虑。但是也没有法子；只得凭独断来互相安慰，以为决不会再动了。祖母就讲她早年的经历：哪一年地动，招来了"长毛"，哪一年地动，入秋大雨四十天，田中颗粒无收。这时候明儿处在暂时被忘却的地位，静静地听着，也满足了爱好故事的欲望；并且学得了"地动"这个名词，体会了什么是"地动"。

"我就讲地动，"父亲执着明儿柔美的小手说。明儿注视的眼睛放出希望的光，似乎要将父亲所讲的故事立刻整个儿摄引出来。父亲开始讲了："那一天地动，动得很厉害，比昨晚还厉害。一处地方有个塔，很高很高，几乎矗入云中。"

"比我们这里的方塔，谁高？"明儿曾经由父亲抱上方塔的最高层，父亲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时，他只是看不见，后来说看见几个苍蝇在那里慢慢地走。他因此认识了方塔。

"高得多呢，四个方塔那样高，四个。地面动个不了，那个塔便向四面乱晃，象个将要滚倒的陀螺。后来它实在站不住了，倒下来断成六段。塔就此坏了。来了个匠人，看见塔断了很可惜，愿意修好它。便去取一桶浆糊来，涂在每一段的断处，一段段粘起来。他做了半天的工，那个塔复原了，同先前一样的一个塔横躺在地上。太阳还没有回去的时候，他

已将那个塔竖在原地方了。”

祖母同母亲都笑了。明儿听得出了神，身体一动也不动；听到这里，才咂着上下唇，象吃了好吃的东西似的，问道，“还有么？”

“完了，没有了，塔已经竖在原地方了。”

“那么再讲一个吧，爹爹。”明儿说着，将上体竖起；小手从父亲手里褪出，拉着父亲的衣襟，表示恳求的意思。母亲顺着他的恳求说道，“再讲一个吧，讲地动时候的一个小孩子吧。”

这是他们的惯例，随便想几句话编成个故事，只挑明儿能够了解的或曾经经历的。明儿从去年秋间，他出生了三十多个月的时候起，就尝到听故事的好滋味，到今已有一年了。

明儿得到母亲的帮助，知道必能如愿，拉着衣襟的手就放下，他走到母亲跟前，背心贴住她的双膝，表示依恋的情态，仿佛给她的一种报酬。

室内充满了妙美的静默。父亲又开始讲故事了：“那一天也是地动，也比昨晚还厉害。桌子上的花瓶，水盂，墙脚边的痰盂，树上的鸟卵，宝宝的皮球，全都在地面滚个不停，好象活起来了。有一个孩子，他本来站在场上。地动了，他似乎脚下一滑，就跌倒了。不好了！他自己作不得主，身体只是一仰一俯地滚。他滚过了昆山，滚过了上海，再滚过去就是大海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滚得格外快，只觉得面孔刻刻着水又刻刻朝天。”

明儿的眼睛睁得比平时大了，似乎还在那里放大。他悄

然说，"怎样呢？"

"他滚过了海面，又在外国的地面只是滚。好了，有一垛高墙在那里！他给墙脚挡住，停了，不滚了。"

明儿的头点了几点，小嘴里呼出一口深长的气；同时他的背心贴得更紧，差不多全身的重量都支在母亲的两膝上。

"他躺在墙下，也不起来，象睡在床上一样。那边有碧绿的树，树下种些青菜，他以为就躺在自家的场上。一个人来了，来了。走近时，看见一个孩子躺在那里，就把他检了起来。那个人有个口袋，很大的口袋，在他的衣服上。他把孩子放进口袋里，象检得一个苹果一样。

"那个人到了家，吃过晚饭，看他的报。"

"还要写信呢，看书呢，"明儿提示他父亲。

"他看完了报，是的，写他的信。写完了信，看他的书。时候不早了，月亮快回去了，他解开衣服想睡。忽然口袋里的孩子叫唤起来。"

明儿好象进了恐怖的洞窟，脸上突然紧张，仰起来看一看母亲的脸。

"那个人才想起口袋里有个检来的孩子，便取出来，问他道，'你为什么要叫唤？''我没有吃晚饭。我要母亲。'"

明儿的小嘴抿着，下唇渐渐突出；眼眶里潮润了。可是父亲没有留意到他，还是往下讲："那个人说，'你就要回家是办不到的，你的家离得远呢！晚饭我给你吃。母亲呢，只好过几时再见了。'"

"呀"的一声，打断了父亲的讲说，明儿哭了。他的身躯尽往后退缩，似乎要逃出这最初的悲哀的包围以外。母亲便

抱他起来。让他依贴在怀里，并且亲他的面孔。柔语道，“你的母亲在这里呢，你的母亲在这里呢。”

祖母也唱催眠歌似地安慰他道，“你的母亲在这里呢，你的母亲在这里呢。”

可是没有用，他哭得至于呜咽了。父亲急忙续讲道，“小孩说，‘多谢你，今夜送我回去吧！’那个人说，‘可以的，你先唱一支歌谢我。’小孩便唱了一支《种田牛》，唱得真好听。那个人听完了，取一张邮票，贴在小孩额上，把他交给邮政局。邮差当夜把他送到家里。他母亲正等着呢。他母亲抱起他，说，‘你来了，抱抱吧！’娘儿两个都快活得要酥了。”

“好了，他在娘的怀里了，”母亲催他止住哭，轻轻拍他的背心，这么说。祖母顺着说，“明儿，他已经快活得要酥了，你还哭什么？”

明儿的哭声停顿了；隔一会，又哭一声。眼泪滴在母亲手上，又滴在母亲的衣襟上，湿了一大摊。他的身躯还在抽搐，呼吸又粗又急，好似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已深深潜入他的心里了。

1921年12月9日写毕

旅路的伴侣

坐过火车的人，才懂得航船行得慢的真意味。坐航船的惯家却这么说，“反正是个到，何必急急？坐了火车，一霎就赶到了，到了又干什么呢？”或者说，“一包花生米，三个铜子白酒，得这么一点儿醉意。横下来呼呼一觉，待船家喊醒时，就跨上埠头。这岂不爽快而有味？”

他们说的当然是经验之谈。可是我总不大欢迎航船，虽然我的性情算不得十分急躁，而且也能喝一点酒。幸而我与航船没有联系的必要，到别处去，有他种工具将我运载。但有时遇见从乡间坐航船来的朋友，他们说，“今天顺风，只走了四点钟，”或者说，“今天大逆风，在船中坐了八点钟，”我就代他们感到寂寞和烦闷，以为这是一种可怕的遭遇。

三年以前，我为职业的关系，搬到乡间去住。那个地方三面抱江，一面是个大湖，非船只不能和别处相通。好在我没有必须到别处去的事，邮船又每晚载着邮件回来，所以还不觉得什么。

有个朋友来了一封信，约我去会他。于是我必须坐航船了。还没跨上船头的时候，我已经异常担心，全身微微起拘挛的感觉。没有人相与谈话的孤寂，切盼到达目的地的焦思，船舱内浊气充塞的闷郁，左一侧右一侧的震动，想到这些，都

足以阻遏我跨上船头的勇气。但是答应赴约的信已经寄出，不得不强自振作，走向埠头，跨上航船，钻入高与腰齐的舱里。舱中已有男的女的四五个人，因为骤入昏暗，很不容易辨认他们的面貌；更兼怅惘充满了我的心，四围的一切都如虚似幻，即使竭力辨认也不容易认清楚。舱里铺着一条一条的板，是乘客的坐位，摸上去指尖触着一粒粒细屑，知道是灰尘。我就将靠左舷的一条板略一拂拭，颓丧地坐下。

在这种时候，时计仿佛是无用的废物。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虽然时计告诉我只半点钟，——又来了两个老妇和一个女孩子；舟子们早饭吃罢了，供全船的人取饮的红泥大茶壶的茶也泡来了，才见船前边两旁的岸懒懒地向后移去，船身也按着韵律颠荡了。

沉寂和疲倦是这时候的最高权威，谁都受支配。呵欠差不多成为传染病，这个人刚打过，那个人就接应着。有的人靠在舱板上，脸贴着板，就闭了眼。有的人横躺下来，身体蜷成虾的样子，不一会也发鼾声了。便是我，也觉头脑昏昏，眼皮沉重，虽然起身的时刻和平日一样，并没欠什么睡债。

我怎样的孤寂呵！统计全船人数，大约在十五以上，可是我觉得只有孤单的一个我。所谓孤与不孤，该不是从形象说而是从内心说的吧。要是我对面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彼此的内心相互交流，我就骄傲了，仿佛全世界属于我了。要是心和心之间筑起了无形的墙壁，又厚又坚固，决不容摇撼或窥探，那么即使在千人万众之中，又怎能不引起孤寂之感呢？

我勉力支撑，不愿也沉沉地睡，便从舱板的缝里看岸上

的景物。田里的稻都割去了；田岸还是没在汪汪的水里。偶然有几株小树，缀着鲜艳的红叶，闪在几丛落叶将半的树后，使我起茫漠的美感。远处村树仿佛一道短篱，篱那边便是无际的天；都好象笼着一层轻雾，模糊而微微地颤动。一株很高的银杏树，叶已落尽，树枝不自然地盘曲，站在平野中间。我想这差不多象个鬼魅。我心有所注，情思渐渐地单纯了，本然了。

呀，为什么这株银杏树老是在那个地方，不见它移向后方呢？再看靠近船身的岸，憔悴而将枯的蓼花无力地摆动，宽而缓的波纹推到它们时，才较用力地点几点头；也不见岸退得很快。于是"无聊"又来侵袭了。孤岛之上吧，世界之外吧，都可以用来作比，都十分相象。怎能知道内心和我交流的人此刻正在做什么呢？正在怎样地想念我呢？我和他们暂时隔离了。

"快到吧？"女孩的声音破了全舱的沉寂。她就是跟着两个老妇一起来的，坐在右舷的前方，两个老妇的中间。便是一句话的声音也稍足以安慰呢；我不能自己分析，似乎有点感激她的意思，随即举首看她。她下颔尖瘦；皮肤洁白，但带着淡青色；眼珠略微突出，流转敏活，有少年的明净的特征；身上穿着布袄，结束整齐，且又清洁。我想，这两个老妇中间定有一个是她的祖母了。

"到？船才开呢！你耐性坐着，到了总要带你上岸，不会留你一个人在船上的。"女孩左旁的老妇这么回答。她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双眼睛；眼皮翻了转来，眼球上网满了红丝，虽然只张开一线，望去就见两摊潮润的红肉，引起人难受的感

觉。她时时举起青布的手巾擦眼泪。看她说话时嘴唇和舌端很快地运动，以及点头指手的神态，便知她是个健谈的妇人。

我又看女孩右旁的老妇。她是普通妇人的型式；微微的笑，静定的目光，新制而不入时的衣服，都显出她的谨愿和质朴。她接着向女孩说，“你父亲知道么，我带你去？”

“没有知道，他喝茶去了。我向母亲说的，她许我。”

红眼的老妇擦着眼泪抢着说道，“你放心，又不是带她去卖了；人家想念她，正用得着她，你带了去，有什么要紧？”

“不是这么说。她父亲回家时不见了她，知道由我带走，便要吵到我家里去。当家的就要责怪我了，无事无端去游上海，还惹出些是非来。”她现出凄然的神情，似乎已经被责怪了。又推动女孩的胳臂，懊恼地说，“我不该带你出来！我不该带你出来！”

“他不会的。况且已经向我母亲说了，她许我。”女孩这样回答，显出很不以父亲为意的样子，又抱着对于前途的热望。红眼睛老妇随即批驳道，“这倒不大对；你说你母亲许你了，你父亲就会听从她，也许你么？你母亲太软了，哪里可以做他的主，只有怕他服他就是了！不然，照她现在的年纪，正可以出去这么五年十年，挣一点钱回来，好好儿做家人家；而且她自己也吃得好一点，岂不是好？”

“这也不能怪他，她一出去，一家就此散了。他常常说，无论怎样穷苦，总不愿让一家散了。就是珠儿，如果有好好的人家要，本来可以把她给了人家，免得她跟着吃苦。但是他哪里肯呢？”珠儿右旁的老妇说着以上的话，似乎动了怜悯的心情，声音里含有哀愁的意味。

“这倒要赞他一声的，他对于儿女没有一个不喜欢。就是他叫珠儿做什么事，珠儿不立刻去做时，他恨极了，手颤颤地举了起来；可是碰也没有碰到她的身体，又放下了。他赢了钱，带回些橘子花生米，往往醉迷迷地说，‘珠儿，拿一个去。巧儿，桂儿，大家拿一个去。花生米你们分了吧。’只有珠儿的娘从来没有份。”

在右舷的后方靠角坐着个客人，他本来在那里瞌睡，我只注意他那庞大的身躯。现在他的头仰了起来，开口了：“她父亲干什么的？听你们说，大约是个无赖的人。”

在航船里这又是个通例，除了沉寂，便是打听人家的事，随意评论，以为消遣。这身躯庞大的人睡醒了，幸遇机会，便搀问一声，开个谈话的泉源。他的面孔也特别大，与他的身躯相称。脸皮深赤，粗糙象橘子皮。看他微淡的眉毛，如线的眼睛，不很鲜红的嘴唇，觉得他缺少神采，仿佛全身染着灰色。

红眼睛老妇回答了：“她的父亲么？有过房屋，也有过航船。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一家六口，租了我家一小间屋子住着。他不过抽了一筒烟，什么事都不干了。他能够写信。又能扎小孩玩的玩意儿，什么风筝，小篮，各种的灯，都做得很精致。”

“倒是个细心的人，那么为什么不去找一点事做呢？”身躯庞大的人眯着眼睛这么问。珠儿右旁的老妇接着说，“他哪里肯做事呢？他的妻子是我的甥女。我的舅舅家他们很发财呢，棉花庄布庄都开着。他们同他虽然是远亲，听见他的境况很可怜，写信来说，若能把烟戒了，便可以到他们庄里做一点

事。他毫不动一动心，只当一阵风吹过罢了。”

红眼睛老妇很得意的样子，笑道，“要吸烟的人戒烟，比要他死都难。今年夏天我们在街上乘凉，我同他说着玩，‘珠儿的爷，你若能把烟戒了，我就养你一世，你每顿到我家来吃。’他说，‘真的么？我明天就戒。’我说，‘自然真的。’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就溜到阿二家里去了。……那一天的钱拿回了四百，后来怎样？”她忽然想起了别一事，回头问珠儿。

“起先母亲向他讨了四百；他晚上回家，又拿出三百给我，我就给了母亲。”

“那是全数取还了，究竟你母亲知道他的脾气。”

这一问答引动了身躯庞大的人的好奇心，他又打听了。红眼睛老妇毫不厌倦，恳切得如同熟人说话似地说，“珠儿的娘最苦恼了；他们一家六口，全靠着她十个指头。她一早起来，就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做针线；晚上两更三更的时候，我们一觉醒来，望他们屋子里还有昏暗的火光。她还要出去买东西，在家煮粥，洗衣服，抱最小的孩子，给几个孩子纠缠。我常常对珠儿的爷说，‘横竖你不做事，在家煮煮粥，洗洗衣服，空下来抱着小的孩子，带着大的孩子出去走走，好让珠儿的娘一心一意做针线，多挣几个钱，免得大家粥都吃不饱。’他哪里肯依我，一起身就提着茶壶出去了。

“她很要争一点面子，没有给人家做成衣裳，从不肯先向人家要钱。今天的过活，单靠昨天收入的工钱。她生第四个孩子那时候，单薄而少吃油水的身躯实在支持不住了；可是躺了四五天，就勉强撑起来，索索抖的手，拿着一件没有完工的小衫，又在那里缝了。我看见她，便说，‘珠儿的娘，你

再歇一两天吧。’她说，‘不要紧’，但是她吁吁地喘了。看她青白的脸色，薄皮包着骨头，真有六七分不象活人。

“刚才说的是前几天的事。那一天珠儿的爷躺在床上不起来，大约他实在没有法想，不能出去了。小孩们在娘跟前缠扰，使她引针的右手时时受妨碍。她向小孩们说，‘我这衣服快缝好了，送了去，取了钱，煮粥给你们吃。’这句话让他听见了，仿佛给他开了一条路，就跳起身来出去了。他赶到杨二嫂家里，口称要先取缝衣的工资大洋五角。他们知道他家里的情形，又知道珠儿的娘的脾气，起先不给他。他又说，‘因为有急用，我的妻叫我来取的。’他们自然不疑了，就给了他。

“朝市将散的时候，珠儿的娘手里的衣服完工了，急忙送去，才知道工资给他取去了。她不再说什么，回来含着泪悄悄地对我说，‘今天过不去了，杨二嫂家的衣服是白做的！’她都告诉了我，我也没法想。她又说，‘最好他午间回来，或者可以向他取回一点。’那天傍晚，她笑着告诉我，‘他午间回来，我同他商量，借一点钱来买米买柴，取了杨二嫂家的工钱便还你。他居然摸出四百钱来，说，“你借去吧。”这不是一半已经取回了么？真是运气！’想来他后来将三百钱去作赌本，赢了，便假作给与珠儿，按原数还了珠儿的娘。”

“究竟他也有良心，这么刻苦的一个妻子，若还要逼迫她，真太难了。这一次大概他真到无可奈何，才做出来的。”身躯庞大的人似乎发见了新奇而正确的见解，点头闭眼地说，表现一种难看的样子。

“这还是珠儿的娘摸得准他的脾气之故。假使同他说破了，他就存着个反正我拿了的心，不一定肯再拿出来了。”红

眼睛老妇接着申说，表明身躯庞大的人所说的话不见得完全对。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从后舱发出，他是轮到休息的舟子，他道，“他们夫妻俩很好的；不然，怎么孩子倒生了四个？”

红眼睛老妇一笑，露出已有缺落的两排黄牙齿，道，“说他们坏呢，实在也不见得。可是她哭泣的日子一个月内总有二十多天。我常常向她说，‘你们有了四个小孩子也够了。’她现在又怀了孕五个月了！他们一家最吃苦的就是她，要剩下来的粥才轮得到她，头发没工夫梳，衣裳没工夫补。但是你们看，今天珠儿走出来，看得出她是粥也靠不住的人家的孩子么？……珠儿，你要记着，总要孝顺你的娘，知道她怎样吃苦！……珠儿这孩子真奇怪，别的人使唤她，总是笑嘻嘻答应着去了；独有同她的娘常常要斗口。我对她的娘说，‘你真是苦命，连珠儿也不孝顺你！’你们知道她怎样说？她说，‘死了就完了！’”

她左右顾盼地说，语气似怜悯又似嘲弄，全舱的空间差不多让她的声音独占了。珠儿被她推了几推，又受她的数说，活动明净的眼珠转了几转，仍旧回头望船头。那个身躯庞大的人叹息道，“这样一个女人真是少有的！遇到这样一个男子，大概她前生作了什么孽了。不过她为什么不走？出去帮人家，很正经的事，男人也说不得什么。”

红眼睛老妇立即回答，“男人固然不愿她出去，她自己也不愿出去：她要抚养四个孩子呢。她从没想到过出去，宁可断了腰，脱了手，瞎了眼，还是靠十指过活；宁可时时哭泣。我可怜她，有时略微帮助她，多煮一点粥，或是多下几条面，‘珠儿的娘，你也盛一点去吧。’我不喜欢自己热腾腾地在那

里吃，人家却冷冰冰地在旁边看。我们还是吃得饱的人呢。”

她说到这里，露出满足的笑容，同时擦那不绝流注的眼泪。身躯庞大的人听了，对于珠儿的父亲总觉得不服气，愤然道，“你帮助她确是好心肠，老太。可是他有这样一个好妻子，不知道顾怜她一点，太岂有此理！”

“顾怜，他顾怜自己还来不及呢！直到真没法想，他才挨在家里。不过这种时候还少。幸而他生的少爷脾气，他若是赢了，身边有钱，看见人家过不去，‘某人，你过不去，要多少？’他过不去的时候，自然也有人问他了。他还有一种好处，他向哪一个借了钱，他的妻子悄悄地替他还了，就决不向那个人借第二回。若是他借了自己还的，到过不去的时候，‘某人，又要对不起了。’这是他的好脾气，他的好脾气。”红眼睛老妇忽然连声称赞他，对于他这一点深表同情。身躯庞大的那人也不再用不平的声气，点头道，“他在外面倒有知心小弟兄。家里不管，外面去却很慷慨。这也是个道理。”从这句话揣想他的心理，珠儿的爷的罪恶至少减轻一半了。

无力的橹声听得见了，因为几个人的谈话暂告中止。红眼睛老妇要看看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回头向头舱，恰与一个村间妇人对面。面对面往往是不相识者互相问答的引诱，何况她本来就想开口了。她问道，“你们带了这个小娘，到上海去做什么？”

珠儿右旁的老妇抢着说，但语音很轻缓，“就到我的舅母家去。舅母今年七十八了，正用得着人，搀扶搀扶，倒倒茶，点个火，装几袋水烟。他们丫头也有好几个呢。听见珠儿家穷苦，写信来说，‘把珠儿带来，让她做点事吧。我们不把她

当丫头看待，她也免得有一顿，没一顿。将来给她配人家，你们爷娘说好的，就算数。’”

“再好没有了，到底发财人器量大。”村妇听得有味，不由得透出艳羡的心声。

“你们没有知道珠儿的爷怎样说呢！”红眼睛老妇以鄙夷的面容和不平的声气插入这么一句话。珠儿右旁的老妇不慌不忙地继续说，“他说，‘我的女儿，由我自己作主配人家，不用别人代劳！’他们原叫他作主，谁一定要替他代劳呢！后来不见送去，他们也不再提起了。

“今天她到上海去，我说同你一起去，望望舅母，顺便玩一玩上海。珠儿送我们到船埠，我们无意中说，‘带你上海去吧。’她就奔回去告诉了娘，跟我来了。现在想想，很觉得懊悔。”

她的眉头皱了，定睛凝想，不复往下说。珠儿向她看了一眼，笑道，“不要紧的。”

“小娘喜欢到上海呢。上海街道最难走，你要留心着，不要到马路上去。倘若是沿街楼，在窗台上望望，马车，汽车，电车，真好玩呢。”村妇热心劝告，仿佛对她自己的女孩。身躯庞大的那人却耸着肩说，“她到了上海，吃得好，看得好，包你不想回家呢。而且吃了些油水，面孔要比现在好看得多；现在已不错，将来怕不是个美小姐么？”

后面休息的舟子接着玩笑地说，“上海的小后生也俊俏。她看惯了，将来定要同爷娘吵闹，不是上海小后生不嫁呢。”

全舱的人笑了，连不曾开过口只在那里默听的人也露出笑颜。身躯庞大的那人笑得咳嗽起来，唾沫飞溅，身体前后

摇动。红眼睛老妇只是揩泪，青布手巾放不下来。

我从舱板缝里向外看，认得远远的有几垛白墙的一个村落，是陶村。水程还不到三分之一呢。可是珠儿家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感情，又暂时却退了我的无聊，我不得不感激红眼睛老妇身躯庞大的人这几个人——我的旅路的伴侣。

1921年12月19日写毕

风　潮

这是十四年前的事。

学校里新请了一位历史教员。他没有到校的时候，那一天开始授课的布告贴了出来，便引起许多学生揣测探听的心绪。他什么学校出身，他的脾气怎样，他的容貌怎样，都是他们想要知道的。有的说知道他的底细，许多人便围拢来要他讲。讲的人描摹得十分尽力了，听的人还是大半模糊，认识不清那位将要见面的新的历史教员到底怎么样。其实见面时总会认识，何必事前揣测探听？可是学校里每逢新教员到来以前总是这样，这是平常的情形。

这一课轮到上历史了，学生们满怀着好奇心，坐在课室里等待。新教员来了。他跨上讲台，很矜持的样子，匆匆地鞠躬，都和别的教员差不多。可是他的全身成了许多眼光的集注点。他的脸色近于深紫，额角突出，两条乌黑的浓眉以下特别低陷，深藏的眼珠闪闪有光，颧颊高起，嘴周围长着不到三分的短胡。他的声音很洪亮，但略微口吃，每句话不该停顿的地方往往顿住了；因为要催促下面的话快说出来，右手在空间一按一按地助势。他就这样开始教授历史课。

一个学生想，“这一定是个不大好缠的教员；不然，何以他的面貌看在眼里这样不舒服？”他这么想，自然而然以很矜

持的样子听讲了。其余许多学生，情形大致相同。新教员的第一课安稳地过去了。

大约是第四五次上历史课的时候。教员说课本上第三行的一句不大通顺，应该修改。他说着，便转身向黑板，将他拟改的句子写出。后排一个较小的学生，他莫名其妙地信任课本，冲动地说，“何必改呢？”声音不很响亮。可是教员听见了；回头相着这较小的学生的面，浓眉蹙着，目光凝定，显然是发怒了。静默了半分钟光景，冷然说，“你叫什么？”这个学生很窘，头也不敢抬了，只略微点起脚，算是起立，颤颤地将自己的姓名说了。

影响来了，下午课毕的时候，校长召这个学生到办公室去；翻开历史课本当天讲到的地方，指着第三行的一句，叫他依原文讲。他讷讷地讲了，为了回护课室里说的那句话，添上些句子里没有的意思。校长掩转课本，相着他的脸问道，“书可以这样讲么？”他红着脸，眼睛看着课本的封面，答不出话来。

校长见他不答，叫他取作文本来。他去取了来。校长翻阅他最近作的一篇文，一壁看，一壁只是皱眉和摇头。“这一篇必须重作！这一篇必须重作！原来你的文理这样不通！”校长看完后，重重地训诫他一番，叫他承认国文的不通和上课时的不守规则。他都承认了，才退出办公室。

许多学生都在办公室近旁等候他退出来，希望尽早知道他在办公室里的经过。他的脸还是红着，说话错乱没次序，叙述得又累赘又不明白，显见他正在惶愧呢。经诸人一再诘问，他才把一切经过说清楚了。

不到一个月，历史课要举行考试了。这位新教员说，“我不知道你们听了我的讲授究竟怎样，非考试一回不可。”学生不料他有这个警告；要想同他开口，又没有人有这种勇气。时间不肯回转头来等一会儿；已听见上课的钟声了，这一课正就是历史的考试。

全级学生站在廊下。本来是排齐之后就一个个连贯着走入课室，现在却有的靠在墙上，有的抱着柱子，密一段，疏一段，不象个排齐站着的横队。有几个以牢骚的语气随口说，“该死呢，考不出。”

“管他，随便写一些就是了，”一个挟着书本，神情潇洒的这么说。

“他来不到一个月，”一个声音宏大，满面鲜红，表示他是多血质的说，“就要考我们，我们缴一本白卷给他！大家赞成么？”

“赞成！赞成！”许多人发出故意压抑不使高扬的语声；同时大家的手举过了头，招了一招，重又放下。“走吧，走吧，钟打了一会儿了。”大家转身，懒懒地向课室走去。

这位新教员进了课室，在黑板上写了题目，便分发考卷。许多学生将第一个题目抄上卷子，便回头看旁座的人的脸；微微牵动眼皮和嘴，彼此示意。可是大家都坐着不动，有的想，“这太快了，总得挨到差不多的时候，才把卷子缴上去。”有的想，“不成了，为什么没有人先缴呢？”有的想，“这五个题目里，有两个倒容易回答，就答了这两个吧；”然而还是执着笔不写下去，眼珠如风轮般旋转，看全室的同学有什么举动。

满面鲜红的那人坐在最后一排；他看众人静定不动，勉

强咳嗽，借此警告大家。他的嗽声异样，大家回头看他；他便向教台努嘴。大众的心差不多凝成一气了；有几个人手里拿着卷子，身体作起立之势。大家都注视这几个人，只等他们起立，便也照样做。但是这几个人试了几试，终于没有站起来。

大凡考试的时候，课室内最闲适的是教员了，既不必提高了喉咙讲授，又不必留意学生的秩序，他们自能驯顺地做功课。这时候这位新教员徘徊室中，摸着胡子相一会寒暑表，凭着窗台望一会远景，又细细地剔十个指甲。

忽然一个被称为瓦老爷的站起来，将卷子扔在教桌上，转身走出教室，许多人便跟着他，做同样的举动；步调很急遽，脸上露出胜利的笑。教员急急的跨上教台，接收卷子；许多卷子歪斜散乱地堆在他的两只手里。他翻看了几本，都只有第一个题目！他颜色立变，皮肉似乎紧张起来；目光含有怅惘的意思，眼角里并且有水光了。他的唇皮翕张了几回，终于没说出什么。最后一个人的卷子已在他手里了；他只得整理了这些没有作答的卷子，颓废地退出教室。

这是何等严重的事！不一会，揭示处贴出新的布告，那个被称为瓦老爷的学生给斥退了。全班同学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勇敢的英雄，举出代表来向校长请愿，希望收回成命。许多人挤住了办公室的门口，做代表的后盾。室内外立时充满了不稳定的空气；监学先生特地装出十分庄严的态度，在室内踱来踱去。

代表多方陈说，校长只是不答应。门口的人动怒了，各凑在人背后发一些短语；

"不应当斥退！"

"要斥退一起走！"

"专制的办法！"

每一语的末梢沉重而曳长，含有示威的意味。监学先生目睛突出，并不专注地向众人四望；但是没有效果，这些愤激语继续从人丛里发出来。

校长表示决不收回成命，代表只得退出。不知道谁的口里喊出"我们一起走呀！"大家潮水似地涌到自修室里。

"全班告退，要走一起走！"

"签名，大家签名！"

"这是公共的意思，没有发起人，没有赞成人，应当将大家的名字写成个圈儿！"

摆在阶前的盆花，窗上的玻璃，四方的柱子，顿时全化为可厌可恨的东西。一个人一脚，将一个花盆踢破；大家齐拍手。一个人接着一脚，又踢破了一个。另一个人取一支铜尺在手，将玻璃击碎。清脆的玻璃碎裂声里，迸出更繁喧的掌声，接着一阵欢呼。好几个人踢着那些柱子，发出沉浊的房屋激动声。这时候监学先生的影子也不见了，不要说突出的目睛。

大家果真都签了名，写成个圈儿。

"要不要说一说我们告退的理由？"末一个签名的人掷去手中的笔，这么问。

"这倒要的，"满面鲜红的那人不思虑地喊着，"但是怎样说呢？"

"历史教员没有本领，教法不好！"

“他的脾气又坏，无端责罚学生！”

“他教得不好，我们当然考不出，当然只好缴白卷！”

“第一个缴卷的人不应当斥退！”

“学校讲专制，一定要斥退，我们反对这种专制手段，所以情愿走！”

所说的意思都有用，由一个被推为国文好手的贯穿起来，潦潦草草地写在签名的那张纸上；大家似命令似推举地叫刚才的代表送到校长那里。同时一哄出校；奔驰的步调，激情的怒骂，兴奋的面貌，都似乎含有浮动的膨胀开来的意味。

路上遇见相识的人，问他们做什么时，他们以夸耀的声气回答道，“我们起风潮了！”

1921年12月21日写毕

被 忘 却 的

天上有下雪的意思，灰一样的云飘浮而过，向西南方驰去。黄昏还没有到，可是昏暗的天容早使飞鸟错认，以为应该栖宿了，便一齐歇上枯枝。四围沉寂极了，只听见堕地的桐树的干叶，经风吹动，发出低微的干脆的寂寞的声响。

小学生的喉咙平时是喧闹的泉源；这种喧闹是清婉的，愉悦的，比较市上的嚣声，群众的嘈杂，里边含有混乱的烦闷的意味的，当然性质不同。但是，现在竟低沉而不扬，泉源暂时壅塞了；即使仔细谛听，依然沉寂异常，似乎这里并不是一所容纳三百个学生的学校。

功课已经完毕的学生，都匆匆地回去了。男的背着书包，手里拿着刀尺墨水瓶三角板之类，项颈缩短了好些，走着紧急而并不轻松的步子。女的大半披着大围巾，颈部的形象几乎泯灭了，远远望去好象是各种颜色的墨水瓶；她们的手和手里的东西，给围巾蒙着，看不见了。其他不披围巾的，因为衣袖短，衣领低，不免现出索瑟的神态。

他们从两行冬青树中间的沙路走去；出了校门，向左小折，经过小桥。过了桥直去或者向左向右，都是通路。他们就分散了，各向通到自己家里的路走去。他们家里虽不一定生着火炉，也不一定有什么甘甜可口的饼饵糖果贮备着，可

是慈母的期待便抵得过火炉的温暖和糖饵的甘美，怎不使他们铁针向磁石似地赶回去呢——何况外间又是这般阴寒枯寂。

邬先生夫妇两个功课也完毕了，便同行回家。他的帽子戴得很低，齐了眉毛，右手拿一包书。他夫人披着紫酱的围巾，浓厚而蓬松的头发就象个帽子。他们并着肩走，随意谈些关于功课的话。将要出校门的时候，他站住了，仰望天空，随即说道，"快要下雪了，我们还得赶紧一点走；"说着，左手拦着夫人的背，表示催促的意思。于是他们的步调加紧了，一会儿走出了校门。

这真是平常不过的事，邬先生夫妇两个每天都是同行回家的。但是，此刻却使田女士发恼了。田女士的卧室是楼上向南的一间，下望正见出校门的那条沙路。她本来对着昏暗的天容在那里沉思，想的什么，她自己也不明白，只觉满身满腔感到莫可名状的不快；她两手托着两腮，两臂支在沿窗的桌子上。待邬先生夫妇两个的背影投入她的视圈，别的景物仿佛都隐灭了，她只见紧密地相并几乎要融合为一的两个人。他们这么走去，或许寒冷奈何他们不得吧，因为他们的心情那么温暖。但她立刻感觉他们两个有故示骄傲的意思，便从揣想转而为愤怒。他们走得那么慢，不是要使她看见得长久些么？他们那么情意绵绵地谈话，不是要衬托出她的孤零么？更厉害了，不可堪了，他竟从后面抱她的腰了！

她不愿意再看；希望所看见的仅仅是个幻象，或者立刻退出她的视圈以外，更退出她的记忆世界以外。可是不从命的眼睛偏偏被吸住似的，只注在他们两个的背影上，绝不肯

离开。看他们步调加紧了；两人挨得那么紧，全没一丝儿缝。他们出了校门走上小桥的时候，从侧面看去，两人的侧影重叠了，只见混合的一个；下了桥，转入向左的路，于是看不见了。

她心里充满了愤怒，虽然平时与邬先生夫妇并没有什么恶感，而此时此地的邬先生夫妇，她以为太使她难堪了。他们那么走一趟，在她的视圈里走一趟，含有多少骄傲嘲笑鄙视等等的意思啊！他们又有一种强大的威力，足以压服她，使她不敢不看，这又多么刻毒啊！她于是诅咒他们，以为他们将有恶运降临，将不再能够对于她显露骄傲嘲笑鄙视等等；而并肩回去，这将是末了的一次。这当然是她悬荡无着的嫉妒，在邬先生夫妇是梦想不到的，他们偶然侵入她的思念，就让她诅咒的箭射中了。

她不自觉地放下手来，四顾室内，感到异样的孤寂。这一间屋子何其宽大，似乎特意要衬出她的微小。一切的陈设又似乎没有安置妥贴，件件都不稳定。两个床铺完全是旅馆里的那种式样；虽然说不出缘故，总觉得与全室不相调和。书桌只觉得不适于工作，椅子也不能使她得到安适的憩坐。洗脸的桌子站在墙角，多寂寞冷落啊！壁上的小画幅并排挂着，又多么没意思啊！微小的她就处在这许多不稳定的东西之间。她觉得这许多东西都放出一种浓密的空气，压迫着她，排挤着她，使她不能安定地坐在那里。其实就是逃到室外，又何尝没有这种空气？空气的浓密不浓密，原来由于她主观的感觉而定的。

寒冷的侵袭更增加她的烦闷。她不能坐了，便站起来，懒

懒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头抵在墙上，腰部垫着折叠的被袱，两手掩着眼睛。两行冬青树中间的沙路上，两个紧贴着前去的背影，又出现在她眼前了。她更能看见他们背着她的面容，两人全露出骄傲的嘲笑的鄙视的笑容，而且是特地向她表示的。

真没有办法，眼睛已经阖拢了，还是有所见！她为要逃避内观所见的这两个可怕的笑容，特地想着其他的事情，希望用来抵御他们。但是，来到她回忆里的事情岂能减少她的烦闷呢？连绵不绝的烦闷，正就是由回忆引起的。于是她的心绪纷乱之极至于淡漠，伤感之极至于麻木，想的什么，她自己也不明白，依然只觉满身满腔感到莫可名状的不快了。

她在这个学校里当教师已经两年。有个六岁的女儿带在身边，编入幼稚班，起居吃穿，早晚可以自己照顾。其实留在家里又有什么人照顾呢？小孩在心爱的人面前，自然是可喜可爱的小宝贝；在对他们淡漠的人面前，便往往是引起烦恼的资料；至于厌恶他们的人，那更不用说了。而厌恶的原因，又往往不全在小孩本身，和小孩有关的人物更见重要。她的女儿，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必须由她带在身边，住在学校里了。

她早先是个师范生，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出嫁了。嫁后还是继续上学，可是随即触着不可避免的礁石。学业的准备和为母的准备同时兼作，双方损失到若何程度是难以计算的。毕业的时候，女儿也出生了。以后她就在本地小学校里当教师，同时尽那母亲应尽的职务。这样过了四年，不知为什么，她被辞退了。

她的丈夫在别处地方做事，大概是公司的职员衙门的科

员之类。这年年初，他从别处地方回家，就托人介绍她到现在这个学校里。这里离开她本地一百多里，她于是带着女孩同作一百里外的异乡的旅客。丈夫呢，照旧到别处地方去做他的事。

书信往来，同以前一样，一个月总有两三回。两三个月之后，她的丈夫忽然把应复的书信耽搁了。她也并不写一封信去问，是邮局遗失了一回信呢，还是他有别的事不能即复。似乎她深知他不复的缘故——她当然深知，不过旁人不明白罢了。从此之后，他们两个就没有通过信。这好象两人对话，说到尴尬的时候，彼此怀着要说的许多话，但是因为深知说出来于双方都有不便，便都忍着不说，终于成为长久的静默。他们沉入这样的静默了。

逢到暑假和寒假，她同别的教师一样，回到本地去。她的丈夫却绝不回家，变更了以前几个月回家一趟的成例。假期满了，她还是作她一百里外的异乡的旅客；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没有什么有异于往时的情形。但是，有些同事不免起了极轻淡的好奇心，何以不见她的丈夫寄来一封信，也不见她寄一封信到丈夫那边去呢？探听她的丈夫的情况，回答又很模糊。于是种种的揣测，成为同事中一部分的谈话材料了。

功课完毕以后，她常常对着不论什么东西沉思；阶下的小草，窗外的粉墙，游戏的儿童走散了的秋千架，孤零零地啄食的麻雀，她都可以瞪视好久好久——虽然是不是看那些东西也说不定。她不大留心她的女儿，任她同小鸡一般，摇摇摆摆地各处去玩。自有学生们喜欢牵着她的小手陪她玩，同

事先生们也时常抱她。女儿玩得倦了，想起母亲了，才摇摇摆摆地回到她那里。那时候，她自然想起母亲应做的一切事情，想起爱她的女儿了。

有时候她躺着看小说，希望全心倾注，不再起别的感觉。可是小说非但不能如她的愿，还使她心里增加些什么东西。她又回忆六七年前当学生的时代，设想现在就是当时。固然，起居吃喝，现在和当时并无二致，她还是个她，可是她心里却又觉得缺少些什么东西。密网似的烦闷将她紧紧裹住了。今天天气阴寒欲雪，偏又看见两个紧贴的背影，当然将这个网织得更密一点。

不过在最近两三个月内，她的心里更增加了些什么东西。这虽然不能解开裹住她的密网，但可以使她暂时忘却，以为本来没有裹什么网。她是枯草原那样的心情啊，现在枯草原里透出一丝嫩芽；风起时，枯草瑟瑟作响，但也展开葱绿的叶子来。这是什么一种情味，她自己也不容易说。

她躺在床上，尽作些茫漠的浮想，禁受那莫可名状的不快，忽然坐了起来，仿佛受一种势力指挥似的。抬头看窗外，飘扬着稀疏而细小的雪花。她就站起，将玻璃窗关上，从床横头移个白泥小炉子，生起火来。又从桌子上一个玻璃瓶里取出已经剥光的栗子，盛入一个泥罐，搁在炉子上煮着。于是她坐下，面对着炉子。

室内的温暖，象薄雾一般，渐渐地浓密，将她笼着。她的面孔本来憔悴，独有颧颊的地方显出深红色；现在给火光照着，全部呈现鲜明活泼的光彩。她眼睛注视着婴儿的小手似的火焰，含着感到趣味的神情，又时时回顾室门，分明怀

着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刚才的烦闷怅惘完全异趣了。

门外有紧急的脚步声了；接着室门开了，童女士带着略微疲倦的神情走进来。她把讲义夹书本表簿之类东西，随手放在书桌上。她困倦地坐下，说，“冷极了。他们做功课偏偏那样慢，直弄到这个时候！”

田女士注视着童女士，现出甜蜜的笑容，温语道，“我知道你冷，早生起火炉了。”她说着，走向门首，将没有关上的门掩上。回身到童女士座旁，执着她的手，紧紧地尽捏。更将下颔贴在她的发际，头略微倾侧，眼睛现出微倦欲眠的神态，说道，“你爱吃甜栗子，我煮给你吃。”童女士抬起眼光来看田女士；两人相视而笑，超于快乐的笑。室内是柔和的静默。

窗外雪花默默地落下，一切没有声息。这就仿佛一室之外再没有世界了。泥罐里的水慢慢地沸起来，发出轻微的催梦的声音，就觉得室内多一种新鲜的趣味。童女士梦醒似地问道，“怎么珍媛还不来？她的功课早就完了。”田女士掠着童女士的额发，随意说道，“她自有同她玩的人，我们不要管她。她不来，我们在这里，岂不更舒服些？”她随即吻着童女士的额角。

这位童女士来这里还不到一个学期。由学校里事务员的支配，和田女士同住一个房间。她象小孩一般，又天真又活泼，人世的忧患还不曾叩过她的心门。散课的时候，常常牵着几个小孩的手，同他们做伴。运动场内或者校园内，时时有她的清亮的笑语声，使人听着高兴。

这是很平常的情形，女朋友初见，彼此赠送些化妆品，一

同买些东西吃，此外谈论入时的装束和所闻的趣事，叙述家庭的情况和自己的经历，也是最经常的，一触即发的。田女士和童女士初见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缔结她们的交谊。

可是不到一个月，他们的关系进步了，长足地进步了。虽然是新近认识，却已彼此全部了解，差不多可以融为一个。便是绝不开口，大家默着，也要两个人在一起，才觉得舒适，否则便似乎欠缺了生命的一大半。紧紧地握握手，静静地闲话，这中间包含着无量的欢愉和安慰。她们是超于朋友了。

童女士和小孩们渐渐疏远了，不常牵着他们的手在运动场和校园里游戏了。田女士对于珍媛的关心也更淡薄了些，任她在许多小朋友中间过她幼年的生活；当然，凡是母亲所能有的感情是不会淡薄的。

田女士从此有了新的生活，好似美丽空幻的柔网将她兜住了，一切心底的深哀全给拦在网外。她陶醉在甜蜜而浓郁的爱里，稚嫩而逐渐滋长的爱里，不回忆已往，也不期望将来。可是总有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或者童女士上课去了，或者她自己先回室内。那时候被拒却的深哀就偷偷地从柔网的隙缝里侵入，唤醒她的记忆，也就给她笼罩上原来的烦闷的密网。她仿佛独留在孤岛上，而从前却是曾经流连于欢乐之都的。每起一番回忆，总催着好些酸泪咽向心头。虽然屡屡设想，不承认那些回忆，但是终于失败了。

今天她刚才的情绪就是这样。但是从生火的时候起，缠绵的恋爱的情绪重复萌生。她仿佛期待她的情人；为情人预备火炉，预备吃的东西，多么有味呵！待童女士来了，两人手触着手，眼看着眼，她就有了全世界了。凡是人间的欢愉，

都比不上她独有的骄傲。

泥罐里还是发出催梦的声音。炉火融融，在傍晚的室内，四围有模糊的光晕。窗外昏暗，依旧非常寂静，大约雪下得正起劲呢。

她们两个静默地依贴着。

1922年2月10日写毕

醉　　后

我醒来时，纸窗上已经明亮耀眼了。同时听见遥远而飘浮的兵士操练的呼声，清亮而宛转的喇叭声，凄厉而延长的小贩叫卖声。我便起一种不可名状不可剖析的感觉，象是很微淡的，但又象是很强烈的。这大约近于烦闷之类。然而又不愿意让它离我而去，姑且浸在里边，竟异常甜美。因此，在被窝里翻了个身，更蜷缩得紧一点。

联床睡着的季亮也醒了。他因鼻管微塞，呼气的声音响而且促，使人不快，接着咳了两声嗽。他昨夜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给几个朋友邀去喝酒，到了十二点钟，还不见他回来，因想或者他喝醉了，就睡在朋友那里。我息了灯，头贴着枕，便蒙胧了。

我就问他，"季亮，喝多了酒么？为什么回来得这样晚？"

"喝多了，"他无力地回答，中间又含着我平时感觉惯了的他的烦闷的气息。酒醉的情况，我是最熟悉的。脑际的昏晕，舌本的淡漠，脏腑运动的异乎常时，仰望天容只觉灰黄如死，踏在地上只觉柔软如棉，都足以引起无边无际的烦闷，尤其是神思渐复而酒力未消的时候。季亮此时，大约正在这种状况之中了。

院子里的阳光越多了，反照窗上，一片烁亮。女佣走动的

步声，火炉上水壶中发出的水沸声，和平日早晨一样，告诉我们应该起身了。我就披衣离床；刚才的不可名状不可剖析的感觉，消散无余。对着窗外满屋面满院子的阳光，胸次异常开旷，又似乎充实着什么新鲜的希望。季亮也悄悄地起来了。

漱洗早餐等事完毕以后，我做平常的功课，执着笔只是写。季亮翻开一本书，但是看不下去，便推在一边。又从抽屉中取出没有完毕的文稿，预备接写下去。但是凝想了一会，提起笔来写了几个字，又全都圈去了。他放下笔，眼睛向纸窗瞪视着；随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他有离索之感，更兼昨夜酒醉，很不宜于作文。因而劝他道，"这有什么要紧，今天不要写吧。离索之感固然不可堪，但也得善为排遣，不宜自损怀抱。"

"并不是离索之感，也不是宿醉。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了什么，此刻有想要哭出来的感觉。"他这么说，眉目间大有颓唐的神情，语音更含有凄怆的意味了。

饭后我们游公园，遇见了好几个朋友，一同散步。和暖的轻风在柏树荫下吹拂，笑语声在远处的路旁和溪上流荡，彩色的衣裳在日光中舞动，便觉睡着的公园梦醒了。我们随意谈笑；有时大家默然，凝视着引起注意的人或景物，只听见轻轻的脚步着地的声响。

季亮独自低着头走，走得很慢，离开了我们的群。当我们走入柏树林中，停步聚谈时，他也止住了脚步。我回头看他，见他凄然的孤影，与许多柏树对比，显出他的微小和孤独。

我同季亮回寓的时候，踏着松软的沙路，留下几行歪斜

的新的鞋印。道旁的屋子，经过的车辆，似乎全是浮幻的，在我脑际不起什么印象。只觉得两个人无言地并肩而行，比独个儿走更为寂寞，不免引起怅惘之感。

到了寓里，彼此不作事。傍晚的阳光让白云遮了，风又转得紧一点，扬起尘沙，满天呈浑浊的黄色。室内渐渐昏暗，书架旁的盆花等物不甚明显了。我们默默坐着，各自尝那沉寂的滋味。

忽然我不自觉地说，"我们去听落子[1]吧。"我们曾听过好几回落子，也不觉有什么意味。我此刻这么说，不过想打破沉寂罢了。

季亮轻悄地答道，"不去。"停了少顷，又说，"以后不到这等地方去了。"他的语言微微颤抖，显然心里蕴蓄着什么忧悒。

"为什么？"好奇心驱使我这么问。

"徒然得到些惨痛的印象罢了，我觉得难受。"他的语音渐就沉着，继续说道，"她们引吭高歌的时候，曳声很长，抑扬起落，有如浪纹，听众以为这是好处，便拍手欢呼，表示欣赏的满足和快乐。但是我看她们屡屡挺胸，勉强逼出高度的声音，又乘歌词落顿处，急急地张大口腔，耸肩换气，希望掩饰力竭的痕迹，我就提不起拍手和欢呼的勇气。音乐奏得越繁越促，她们的上下唇翕张得越急速，脸上顿时泛红了。这不是什么可爱的颜色，只使我头脑里感觉到她们所感觉的岑岑的痛。"

---

① 落子馆里歌唱的都是女子。唱的是时调小曲，梨花大鼓，莲调，淮调，靠山调，西皮，二簧，梆子腔，等等。

我不作声，他的简单的话将我的心意占领了。他忽又慷爽地说，“索性对你说了吧！”

“什么？”我坐近他一点，右手支着颧颊，眼睛注视着他的让昏暗笼罩着的模糊的脸。

他就讲他昨晚的故事：

“昨晚喝罢了酒，他们的兴致浓极了。这也是当然的，谁醉了酒不起一种变态心理？经过了几条胡同，大家的躯体似乎飘飘然的，到了一家他们认识的女子们的家里。雪亮的电灯光里，男的女的晃晃地舞动，好似电影中人物。狂欢的笑声，尖锐的语声，将空气搅得太混杂了，完全听不清笑的说的是什么。我有点倦意了，只坐在屋角里一张椅子上，听头部的血管突突地跳动。

“时间默默地过去，不知道去了多少；只觉同伴们的兴奋期过了，笑声既不高扬，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了。忽然一个女子在门口探首进来，正对着我。我看她有些秀美，不自觉地说，‘这个女子还可以。’说了以后，才领悟这句话是不必说的，我又不想告诉谁。然而已经这样说了 。

“影响来了，接着就是一阵拍手和狂笑，室内恢复了刚才的情况。两位朋友更拉着我站起，又牵着门首探视的那个女子，一同送到别一间屋子里。他们说，‘你们谈谈心吧，’语音里含有玩弄的气息。他们便转身而去；我听见他们哈哈的笑声。其外几个朋友和女子应和着，也发出浮扬的谑笑。

“那女子微笑着，请我在绿绒榻上坐；她自己挨在我的身旁坐下。她问我的姓氏和里居，我都告诉了她。当她听见我说出里居的时候，显出亲密的情态，拉住我的手说，‘那么先

生是我的同乡了。东城鹅儿巷口，不是有一口青石栏的井么？我家就在那口井旁边。’

“我的怀乡的情感让她唤起了。深曲的鹅儿巷，常有乱头粗服的女子在那里汲水的青石栏的井，立时涌现于我脑际。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我的故乡是个可爱的故乡。什么时候才得和它重见呢！眼前的她就是从故乡来的，似乎与我有故旧的感情，我便捏住她的手更紧一点。

“我的眼光不似先前那样模糊了。看她不很丰满的面孔，微蹙的双眉，都含着天真而浮荡的悲哀，虽然她正在作笑容呢。她的手不很柔泽，在我的手心里，我只觉细小而可怜。

“我就问她，‘你来了几时了？’

“她说，‘去年才来。来了之后，才开始作现在这生活呢。’

“‘想回南去么？’

“‘怎么不想！’她收起笑容，露出凄然的眼神，别离的悲感侵袭她的心了。她看着我的脸一会儿，又极轻而无力地说：‘谁同我回南去呢？’

“我不敢注视她，可是又不欲我们的谈话中止，就朝着旁边的一架盆花问道，‘那么此间有你的亲人么？’

“‘只有一个，就是我的阿姨。’

“‘亲的么？’

“‘自然是亲的，’她似乎不愿意回答这一句，说了以后便默然了。

“我从这默然之中明白了她的内心，很懊悔我的发问。我轻轻拉着她的手说，‘在南方有什么人？’

“‘父亲和母亲，他们在上海呢。父亲抽几口大烟，到今还没有戒，所以将我送到此地来了。’

“‘他们在上海做什么？’我又问。

“‘我们不要讲这些吧，’她脸上很窘的样子。接着又说，‘我也不知道他们。’随后又默然了。

“这真是个不可堪的沉寂；我身有所倚，足有所履，可是，总觉周身让强烈的不安激刺着。我想避免这种痛楚，于是又问了。‘现在你在这里觉得怎样？别的且不说它。’我对她的关心胜于切己的事了——其实我已经忘了自己。你可知她怎么回答？

“她懊丧地说，‘这种生活真一言难尽！有几个来惯了的，后来他们家里有了人，便不到这里来了。几个照常来的，象我这样年青，孩子气，不免得罪了他们。难得遇见个可怜我的人，亲密了一点，又惹得姊妹们嘲笑和妒忌。’

“我的不安更强烈了，由全身集中于脑部，仿佛我就是沦没在地狱底里的最惨苦的一个。我怎么安慰她呢？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我面部的肌肉抽搐，有哭出来的感觉，可是眼眶里没有眼泪流出来。

“我想坐在那里有什么意思，越是潜隐的悲哀越是难受。这是耐人寻思的，一寻思，就火一般地燃了。酒后的轻寒又一阵阵地袭我的躯体，我便欲回来。她再四留住，请多坐一会，姿态又天真又哀婉，差不多小孩子不放母亲走似的。

“可是我终于走了。当时是不是醉还没有醒，是怎么走成的，我都不很清楚。我只记得走出室门时，她面向室隅，并不对着我。

"都对你说了。"

季児的颤抖的语音至此截止，室内更见沉寂。光线更微弱了，我辨不清他的容貌。可是我已辨认了他的心，被引起的绵延的惆怅，直到现在尚未消释。

1922年3月14日写毕

祖　母　的　心

杜明辉夫妇医室的门前，忽然停着一乘蓝呢的小轿，白铜蝴蝶的轿饰，一齐的乌丝的流苏，后面插着绚红的名片，印着引人注目的三个大字“戈白萍”。这戈白萍是著名的儒医。这时候是傍晚了，懒懒的阳光照在人家墙头的上半截和屋面上，已经没有使人昏昏然的威力；穿着单衣的行人开始觉得有些儿凉意。著名的医生总在这个时候，凭轿夫的精健的腿力，飞奔似地赶到病家。现在戈白萍到了杜家了。喜欢留心闲事的行人就对他的同伴说，“你看，他们男的做医生，女的做医生，人家都相信他们。现在他们自己打招牌了。他们家里人生了病，却请有名的老法医生。以后人家还会相信他们么！”同伴看看戈医生的小轿，点点头，鄙夷地笑了笑，表示完全同意所听到的议论。

生病的是杜明辉的七岁的孩子定儿。戈白萍来到之前，明辉夫妇俩已经诊察过，知道是剧烈的热病。照治疗的方法，应当一面服药，一面用冰囊贴着身体，却退热势。这“冰囊”两字便惊动了明辉的母亲，她立刻阻止道，“胡说！你们要他的命么！”明辉说，“这是妥善的方法，我们学医的时候，就试验过好多次，现在给人家治病，也时常用这个方法，都很稳当。我们哪敢用冒险的方法乱治呢！”

老太太固执地拒绝道，“我总不相信你们的方法！你们给人家治病，我只为你们担心，怕你们伤害了人家。从来没有听见过，孩子这样发热，好用冰囊治的！”

明辉的感情有点激昂；看看躺在床上的定儿，面孔干燥而火红，无力的目光茫然直视，时时发一声短促的咳嗽，更起了怜惜之心。因而恳切地答说，“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为孩子治病，肯有一点儿不当心么？母亲，你放心好了，让我们治吧！”

“他是我的孙儿，唯一的孙儿呢！”老太太也动了感情，凄然的目光似乎表示她暮年的黄金似的希望将要丧失了。“因为你们说出这种奇怪的方法来，无论如何，我不要你们治。我自会请医生给他治。任你们去胡闹，倘若有点儿错失，不是要我的老命么？”

明辉没有话说，胸口有闷郁的感觉。他夫人眼眶里有点儿潮润，但是忍耐着，没让眼泪滴下来。老太太自任看护妇，根据她的经验，把定儿盖得紧紧的；门窗早已关上了，还怕窗缝里门缝里有一片片的风吹进来，这最容易伤及病人，因而将窗帘门帘都下了。病儿短促的咳嗽，她说是咳呛没有通畅，于是燃烧起樱桃和枣子的核来。病榻前缭乱地涌塞着浓烈的刺激性的烟，一切都象隐入幻境之中。果然，病儿的咳呛频数而且不短促了。老太太和伺候的佣妇也彼此响应，咳几声干燥的嗽。

明辉夫人觉得忍不住了，特地向老太太申说道，“他的咳嗽是气管里有毛病。现在只有想方法让他的气管滋润些儿。燃烧果核的烟最是刺激气管的东西，恐怕不大相宜吧。”

焦虑往往连带地引起愤慨，老太太回答说，“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个方法最有效验；你看，他的咳呛通畅得多了。你尽管放心，一切由我作主。我是喜欢他的，决不会损害了他。”樱桃和枣子的核陆续增添入火盆里，浓烟没有消散的路，只觉室内的一切更加微淡模糊了。定儿的咳呛更加通畅，几乎没有间歇，中间夹着力竭的哽咽。

戈白萍来过之后，老太太因为他也反对冰囊却热的方法，赞同燃烧果核的方法，她的自信心更坚固了。她深幸自己有见识，没有任凭儿子媳妇去胡闹。

明辉夫妇俩既没有给一点助力的机会，只得离开了定儿的病室。过了一会，又进去看看，只是看看罢了。根据病象，心里不免要诊断；但是不能给他进一点药水或粉末，也不能实施一个处理法，让他舒服些儿。惊恐和怜悯交织着，心里感到异样的不安，没有别的可恨，只恨自己懂得了医理。又因独有他们两个闲着，更全心倾注于病儿，只是失了宝贝似地凄惘着。

戈白萍每天傍晚来诊脉开方。老太太皱着眉心，蓬松着疏发，坐在病榻旁边。她的干枯的眼睛注视着孙儿，看他的每一回急促的呼吸，听他的每一声力竭的咳呛。药熬好了，她亲自喂他喝，微微颤动的手显示她的衰老和惶急，病儿一呻吟，她便悄然问道，“觉得怎样？舒服些么？”病儿不答，眼皮慢慢地合拢来；不一会，她又这样问了。到了夜间，伺候的佣妇和明辉夫妇轮流去睡觉，独有她就蜷缩在定儿床边。但是哪里能阖眼呢？精神的异样紧张，早已将睡梦驱逐得远远了。

这样经过了八昼夜，定儿居然退热了。最欢慰的自然是老太太，既喜自己看护得周到，又喜请戈白萍来诊治，眼光究竟不错，更喜当初拒绝了儿子媳妇的意见。倘若不这么办，现在情形怎么样，未可知呢。明辉夫妇当然也非常欢慰，眼看一件宝贝掉在水里，自己不能动手去捞，幸而宝贝未被冲去，现在又捧在手中了。至于医术被轻视的愤愤，随即完全消释；这原是干本以外的枝叶，自不足数。

以后的事情便是给定儿充分的调养。老太太凭昏花的眼光，亲自洗剔燕窝，煮给他吃。又每天给他吃两枚鸽蛋。这些都是珍贵的补品，多病的有钱人常常吃的。明辉夫妇闲时谈起这一层，明辉夫人说，“鸽蛋确是很滋补的东西，倒也罢了。燕窝这东西何等腻胃，也在病后胃力薄弱的当儿给他吃！”明辉摇头道，“不要说了。老太太相信它是滋补的东西，病后该滋补，当然吃得。什么腻胃不腻胃，消化不消化，如果我们向她陈说，她又认是一派胡言了。现在只有让他吃去。”

滋补品很多地吃下去，定儿只是没有旺健的气色。皮肤的底层似乎衬托着一层黄色。颧颊上现出几条极细的紫色的脉络。上层眼皮有点异样，显出眼珠的深陷而且失神。他不大高兴开口，奔跑和嬉笑更为难得。不论站在谁的身旁，就不自着力地靠着，悄悄地延过好久的时间。病后食量增旺，是一般人的通例，他却不然，每餐只吃一小碗煮粥。

老太太绝不灰心，承认这是滋补未足之故，更忙着洗剔燕窝，烹煮鸽蛋，称量丸药等事。八昼夜一眼不阖的看护，对于身体究竟是过度的使用，更兼她已经衰老了。给孙儿病后

调理，又都是些琐屑烦心的事。因此，她觉得腰背疼痛，每天到下午，便精神不佳。她躺在床上将息的时候，因生理上的不适，便引起心理上的愤慨；喃喃自语道，"只有我当心定儿的事。他病了，我给他日夜看护；他病好了，我弄滋补品给他吃。这种劳苦比老妈子还要加几倍。要是我没了，谁还管他的账！"她虽然这么说着，待竖起身子来，又全心倾注地干那调理定儿的事了。

初秋的早晨，屋内充满着一种凉爽之气。沿窗一排湘帘都卷起。正中一张桌子，定儿和他的姨表弟静儿在那里读书。老太太坐在一旁，督促他们做功课。这时候，定儿壮健得多了。他的两颐颇丰满，皮肤洁白而有活色，乌黑的眼珠放射晶莹的光；比照着静儿的滞钝的面目，细小的手足，更显得明朗可爱。

两个孩子相差一岁，都读《国文教科书》第三册。老太太这么说："现在学堂里，抬轿子的，做小买卖的，什么人家的小孩都有。香花掉在茅厕里，得不到什么好处，只有染了一身污臭的气味。所以我的定儿决不让他进学堂。"去年春间，就请了一位先生来家教读。静儿家顺便把静儿送来附读。那位先生有晏起的习惯，每天十一点钟才来。老太太觉得早上的时间可惜，便督促他们温理旧书。直到仆人传说"先生来了"，才叫佣妇送他们进书房，将督促的责任交卸与先生。这已是惯例了。

《国文教科书》不比儿歌，没有流转和谐的声调，唱着唱着，只听得一个个艰涩而滞重的字音。两个孩子因为不容易

唱，不免常常住口，指着书上的图画，折着书页的下角，或者注视着屋内的不论什么东西，忘了正在做功课。老太太用手指轻轻点桌面，警告他们；更以严正的劝诱态度说道，“你们再读二十遍，就可以去玩，待先生来了。乖的宝宝，只读二十遍。”

静儿听说，开口先读了。他用自己的小手指计数，读完一遍，便屈转一个；又怕手指不自觉地伸起来，错了数目，便将另一手按住那屈转的手指。他的身躯前后摇动；唱书的声调只是不谐和的一轻一重的声音轮流发出罢了。

定儿起初也跟着诵读，读不到两遍，他的注意力给不知什么东西吸引了，便住了口，向前方呆看。两人混杂的歌唱中，突然间一人的声音中止了，这是很容易听出来的。于是老太太重申警告，“读呀，读满二十遍就完事了！看你静弟，他只不住嘴，要比你先读完了。”定儿被唤醒似的，端相着书面，重又发出寂寞的声音。

这样好几回，定儿还读不到十遍，这使老太太有点发恼了；她的上下唇时时抿紧，可知里面留牙已经不多的两排龈肉正在咬着；微皱的脸皮也有点紧张。她沉重地说，“你又不是耕田的顽牛，为什么也要加一鞭才肯走一步！”正在这当儿，静儿的手指告诉他二十遍书读完了；他就带着成功的骄傲告诉了老太太。定儿对于祖母恼怒的口吻也只漠然，他还是慢慢地把眼光移到书面，不就发声。

“他读完了！”老太太不复可耐，举手在定儿执着书角的小手上打了一下，同时爱惜的心主宰着她颤抖的手，使这一下似乎声势厉害，实在并不沉重。“你比他大，反而这么不爱

读书，一句一催，仿佛你读了我有好处似的！”她更引起其他的感愤了：她说，“好的东西给你吃，好的玩意儿给你玩，我何等喜欢你！惟有读书，不容你放松。这也是喜欢你啊！现在你不肯认真读，你长大时自会懊悔，自会明白我是真个喜欢你。但是到了那时候，你懊悔，你明白，已经来不及了！除了我，还有谁来管你的读书！照他们的意思，不要这么迫着你，你将来还成个什么样人！”她气极了，面孔转成苍白色，头颅微微摇动。

定儿难得受到祖母的责打，手上并不见得痛，可是幼稚的失爱的悲哀使他呀的一声哭了。对于祖母的愤愤的话语，他没有听见，即使听见也不能理会。这时候静儿走开了，自去找看护他的佣妇。室内止有孤寂的哭声，延续不已。阳光已照在庭中西墙的上半截了。

明辉夫人在自己室内，听见老太太的愤语和定儿的哭声便走过来。一边为定儿擦额上的汗，一边催他止住哭声，赶快读书。她心里真有点恨，恨他不将二十遍书一气读完；但也觉得他可怜，好似一头被猎人窘迫的小山羊。经过一阵劝诱，定儿才一个字一个字不连续地读出来，中间夹着逆了气的抽咽。明辉夫人用指头指着他所读的每一个字，完了一遍，再指到课文的开端，这才使他不致有间歇。老太太默不作声，面容很严肃，听着孙儿断续的读书声，似乎得到了足以抵偿刚才的感愤的安慰。

这一天午饭过后，明辉夫妇坐在休息室里，上半天诊察了二十几个门诊病人，两人都有点累了。明辉坐的是宽而低的藤椅；他手里摇着折扇。明辉夫人坐的是合式而朴素的藤

榻，在明辉的侧边。几上供着叶茂花繁的两盆建兰。窗纱和细帘子将香气笼住了，时时闻到一阵甜香。

定儿掀起帘子冲进来了。他追赶一头刚长成的白猫，猫奔进室内，他就追进来。那猫很敏捷地避到藤榻下边，靠近墙壁伏着，很闲适的样子，徐徐开阖它的眼睛。定儿抓不到它，顿着脚，扬着手，口里喊着，“出来！出来！”那猫只是不动，微作呼呼的声音。

明辉夫人拉定儿到膝前，抚摩他的头发，温和地说，“不要追它吧。我对你说，对你说一句话，以后早上必须依祖母的话认真读书。你听了我的话，我将更喜欢你。”

定儿兴奋的容色顿时收敛了，低头弄自己的手指。一会儿娇语道，“我要猫出来。”这分明要转移母亲的论点。这时候那猫轻轻地从藤榻下走出来，一溜烟奔往室外。定儿瞥见了，便挣脱了母亲的搂抱追了出去。

明辉夫人对明辉说，“我们虽然不愿意这样嘱咐他，却又希望他完全依从我们的嘱咐。今天早上，听他勉强唱着不明意义的辞句，声音竟象寒虫，真觉可怜得很。偏偏静儿这孩子脾气好，叫他读二十遍便是二十遍。他又比定儿年幼。相形之下，更见得定儿不认真了。我总是这么梦想：有一天他得到解放，送进学校里去，我心里才舒服呢。”

明辉失望似地回答说，“这一点，我的意思总与你不同。现在将他禁锢在书房里，连早上也要迫着他唱那不明意义的辞句，固然给他不少的损害。但是，学校就不给损害么？学校的见解，就和老太太的差不多，‘凡是滋补的东西，给他吃总

没有错。'他们又何尝反省过，只是同老太太一样的口吻，'无论如何，总是要他好。'如果送他进学校，他挤在群儿之中，只占到一两尺见方的地位，不是一样的禁锢么？一课算术，三四五六地唱一阵，一课体操，举手伸足地做一回，不是一样的逼迫么？"

"世间本没有绝对好的事情；我不过说，送他进学校，总比现在好一点。照你这样尽情批斥，怎样的路才是我们现在应当走的呢？"

"我的意思，不承认学校比我们的书房好，两个正是等量地坏。较好的教育方法，世间或者已有人懂得，但不是我们。我们的教育只是给损害的教育呵！让他自己去发展，自己去搜求，或者好些。可是，这样地步我们也做不到，这是我不可消释的苦闷。我们对于他的抱歉，我想就在这一点了。"明辉说罢，凝眸深思。他夫人也默然。

定儿又奔了进来，手执一朵荷花，脸上十分高兴；他嚷道，"吴妈给我这朵荷花。你看，中心有小小的莲蓬，有许多须。告诉我，它为什么有这许多须？"

明辉夫人见他还没进书房去，催促道，"你乖的，赶紧进书房去习字。荷花给吴妈藏着，待放了学再玩。"她非心愿地说这两句话，不免显出做作的神态。

定儿一腔高兴被打消了，转身，倒提着荷花，慢慢地掀起帘子出去。这时候，明辉望着他小小的寂寞的背形，凄然想道，"你若能早晚和猫儿荷花做伴，便是你的幸福了！"

1922年5月15日写毕

小蚬的回家

厨刀剖开鱼肚的事情，孩子看惯了。他看清楚刀锋到处，白色的肚皮便裂开了，脏腑随即溢出；又看清楚向上一面那只茫然瞪视的眼睛，一动不动；也看清楚尾巴努力拨动，拍着砧板，表示最后的无力的抵抗。

他照样尝试了，虾替代了鱼，小钱是厨刀的代用品。要对分地剖开虾的肚皮，并不是容易的事，更兼小钱没有厨刀那么锋利。于是他改换方法，将虾切成几段。这是勉强割断的，割断处没有刀切的那样平准；只见几颗半透明的肉微微地颤动着。他庆幸成功似地说，"我也杀鱼，我把它打了段了！"

我说，"你这样做，它母亲在家里哭了。它怎能再回去见母亲呢？"

"虾也有母亲么？"孩子张大乌黑的有光的眼睛，好奇地问。

"你有母亲，虾当然也有母亲。什么东西都有母亲：虾有，鱼有，螃蟹有，蟛蜞有，杨梅有，桃子有，荸荠有，甘蔗有。它们的母亲同你的母亲一样，非常喜欢它们呢。"

孩子仿佛受催眠了，他默不作声。

"你想，虾偶然出来游玩，是它母亲叫它出来的。它母亲

说，‘你在水中玩得厌了，今天到陆上去走走吧。但是，要早点儿归来，不要累我等待，使我焦心。’它于是到了陆上，到了我们的篮子里，到了你的手里。现在，它不能回去了。它母亲等待它不见到家，将要怎样地难过？她要懊悔，叫它出去游玩，却把它丢了。她再没有‘好孩子，好宝贝’可叫了，再没有心爱的孩子抱在怀里了，一定会哭出许多眼泪来。你看，明天河里的水要涨到齐岸了。”

孩子很不高兴，头向左略偏，同情的忧愁的眼光看着我。

“你再想，它被你切断的时候怎样地难过？它想到家里的母亲，从此不得再见，它的心先碎了。它希望母亲来救它，希望你放了它，但是两样都不成。它只得默默地远远地告诉它母亲说，‘母亲呀，你叫我出来游玩，如今不得归家了。我遇见了个凶狠的小孩，他把我，你的好宝贝，杀死了！’你……”

孩子流泪了，但并不放声哭，随即侧转头，枕在我的胳臂上，面孔紧贴着我的身体。

隔了几天，我牵着他的手从田岸上走去，想到眠羊泾旁看小鱼。他手里玩弄着一个小蚬，是刚才来的一个渔妇给他的。

两旁田里的油菜尽已割去。泥土已经翻过，预备作稻田了。初出的粉蝶还很软弱，只在田岸旁的小紫花附近飞飞歇歇，引得孩子的脚步徐缓了。四望村树云物，都沉浸在清朗静穆的空翠里。我想，“近处，远处，这边，那边，都不象正有纷纭的人事在那里炉水一般沸腾起来。这外象何等安静呵！”

我们到了眠羊泾旁，孩子首先注意对岸的两条小黄牛。这

一条的还没长角的前额，凑近那一条的，轻轻地互相摩擦。他们很舒服的样子，徐徐阖眼，又徐徐张开来；面孔都似乎有笑意。孩子说，“他们做什么？”

我似乎感受到两条小牛肉体上的不可说的舒适，随口答道，“他们相好呢。”

孩子忽然问，“要不要让小蚬回去看它母亲？”他低着头看河水潜隐地流动，面上现出趣味的笑容。不知道他心里正作什么幼稚的玄想呢。

“很好，让它去看母亲。”

河面发出个轻悄的声音，“东”，小蚬回家去了。

1922年5月21日写毕

火　灾

女孩诞生到今足有七个月了。她已能极清楚地发出“妈”这个声音，当她感到什么不满足的时候。她又能独自坐着，不用扶护或依倚。她能笑得很热烈，能用小手抓眼前的东西，能注视活动或有色彩的品物。

可是她最难感到被抱的舒适。或是她的母亲，她的祖母，或是我，有时抱到手里，她便轻轻舞动四肢，间歇而低微地啼着。我们自以为十分当心了，因她啼哭更换个抱法，但不能够便收效验。我们都以抱她为最难的功课。

关于抱她的故事，不能不想起我友言信君。他到我的乡间的第二次，先一日从上海寄信来，预告那切盼的再见快达到了。我同他第一次来时一样，第二天傍晚便赶到船埠去等候。呜呜的汽笛声听见了，小汽船的烟囱望见了，我的心里只觉又热又乱。汽船后面拖着一艘“常熟快”，船头上挤挤地站着十几个人。有一个穿白衣裤的，举起了白帽子只是招。虽然还认不大清楚这人的面目，我不禁也举起胳臂只是招手。

船泊了岸，言信君最先离船，紧紧握着我的手。我觉得他的手很冷。他上下唇的胡子长到三四分，脸色干枯而黝黑，大有苍老之气。他的裤子沾了好些的泥，皱纹也不少。

到了家里，我的妻去预备茶水，就将女孩给我抱着。言

信君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她，粗大的手抚摩她柔发稀疏的头顶，道，“这就是我们的小姑娘，我们的宝贝！”他认识他想望中的小女孩了。

女孩在我的抱持中不大安定，身体时时翻动，似欲挣脱而去的样子；又发出一两声急促的啼声。言信便把她接了去，圈转左臂，使她周身贴服地躺在上面，上膊恰枕着她的头；右手轻轻地拍她肩膀。他柔蜜地说，“我们抱持她，要使她全身都感到甜美。尤其要将整个的心倾注于她，使她的小心灵十分安慰，仿佛包在一个快乐的网里。我们对她的心如其少倾注一分，她立刻能够觉察。于是她因求慰而啼哭了。”

我起一种奇异的想念，言信君这么说话，这么侧着头将自己的面孔紧贴女孩的面孔，都含着女性的美。假若单看他这样一个人，很难信他会有那样的举措。

女孩果真很安静了。言信君目光低垂，注定她微倦的双眼。他只是不语，在室中踱着，发出寂寞的足音。

女孩在楼上跟母亲睡了。醒来索乳，不免有些呜呜的声音。言信君端相着灯火，侧首枕在桌上，说，“我们的小姑娘睡醒了。”

我说，“你也睡罢，行路劳顿，须得早点休息。”

“这算什么劳顿！我现在不想休息。”他说着，竖起头来，两手按住散乱的头发。停了一会，他又说，“我现在很兴奋，你不知道我的生活全在这兴奋之中。不仅是我，我们那里的人差不多全是这样。因为要求兴奋，所以欢迎激刺。譬如将饮食来比，我们不想吃饭吃面喝甜汤，却欢迎辣椒，臭蒜，烧

酒和鸦片。陈旧了的，力量渐渐薄弱，难以引起强度的兴奋，故而我们更愿意不绝地感受新的激刺。你要了解我们，须首先明白这一点。”

“哦！”我细细玩味他说的，觉得出乎意料。随着又说，“你们那里的人全是这样么？”

“怎么不是！我们那里是土匪的产地。人家以为土匪的唯一的欲望是钱财，是粮食。谁知那些只能居于副贰的地位，主要的还在猎取一种剧烈的激刺。他们肩着枪在路上走，看见农人在田里种麦，忽然高兴，便一枪把农人打死。他们走过一个寨集，忽然高兴，便放起火来。他们不一定要劫财物，夺衣服，这么做了，扬长自去；因为他们已满足了受激刺的欲望了。”

我听了只觉诧异，这似乎神话里的事实，竟会发现在言信的家乡！这种情景不可设想，杳渺而浮散，凝结不成一个想象；正如许多未曾经历的事团结不成一个梦。

“农民呢，也觉得种田的事太平淡了，当着锄头便有点懒倦。他们很高兴守寨；因为每逢到守寨，总是与土匪对敌，于是他们可以放枪了，即如我的弟弟，此刻定在家里擦枪管呢。”

“你回去之后怎样？”

“我也欢喜放枪：不为别的，只为放枪能引起强度的兴奋。我告诉你，生活在兴奋之中的人实在与疯子无异。前年我住在省城里，就得了这个绰号。在我的家乡里，共认为疯子的与老人孺子一样地众多。我的姑母就是个疯子。还有我的一个同学，他眼看父母弟妻被土匪杀了，自己肩上受了三刀却没有死；从医院里医好了刀创出来，早已成为一个疯子。就

是我，省城里人赠以疯子的绰号，也非常确当。我可以作一个譬喻：一个人受了猛烈的火烙，在身体上留下个可怕的斑痕；以后只消抚摩到或者看到这个斑痕，当时一切被烙的惨状就完全涌现于心目中了。这怎能叫人不要成为疯子！怎能叫人不要只求在兴奋之中生活！”

“何以转变到这样呢？”我听得有点呆了，心里这么想，嘴里便说了出来。

“这真如一场大火灾，人的心就是引火的材料！起火之期远在不知多少年前，现在蔓延得周遍了，什么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幼的心里都燃烧起来了！”言信君的右臂平举，手掌徐徐移过，表示周遍的意思。他的眼睛放出可怕的光；语音凄悄，含有神秘的意味。我仿佛坐在一位古怪的预言家的面前，当此夜深人静，颇有点懔然的感觉。

我忽想这意思，便说，“这样的大火灾，很值得教人家知道。外间知道的很少呢，——就是我，怎知道你那里有这么猛烈的人心的大火灾。你把它写出来吧，便是一烟一焰，都有相当的价值。”

言信君合掌，手指交互，双目下视，似乎祈祷的样子，说，“火灾，火灾，是我回去之后唯一的工作了！外间人不管，我总逐篇寄给你看。”他因我几句话的新激刺，引起了强度的兴奋了。

言信君住了两天，他要走了，他渴望他的母亲以及家乡的一切。这早晨下着急雨，我们留他待雨止了再走。他说，“雨的河上也新鲜，不如走吧。我们再见很容易，说不定下半

年就来。现在我们分别吧。"他辞了我的一家人，悄然便走，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拿着白帽子。我没有什么可说，跟在背后送他。

这一天没有开出小汽船，他只能乘航船走。我们到航船埠，衣裳给雨沾湿了，——很奇怪我和我的一家人都不曾想起带雨伞这回事。他催我马上回去，一壁钻入那低矮而黑暗的舱里。我从篷侧方孔中望进去，约略看见白衣服的背形在那里移动，知他正在选定坐位。舟子的篙举起了，在岸旁一点，船便离了岸。我向那一方白衣服的背形说，"再会！"可是被雨声盖住了，一点没有影响，摇不到二三十橹，那船已穿过桥洞，又转弯去了，桥洞外一片迷濛，再不见别的，我于是冒着雨踱回去。

六七天后，他的信来了，是从开封发的；因为民匪相持，道路阻梗，他只能淹留在开封。信里说："我毕竟不能回家。我不明白自己的心象，天天在麻醉之中。"又说："道路传言，家乡附近的县城被烧后，在一条街中拖出尸二千余条。'票子'拉走二千余，少数得归，大半死却。"

言信君的预言现在应验了，由人心的火灾引来了一场真实的大火。象我生长在江南的人，听到这等消息只有惊怕。望着来信，似乎正在那里喷烟吐焰，也不大敢重行细看。

以后他继续来信。在途中当然不能有桌子，有砚台，只用铅笔模糊地写着，我仔细辨认才能读下，有几个字终于揣详不出。因此，知道他与两个人结伴同行。他们全不晓得前途的情形，田间没有一个农夫，寨都闭着门，不能进去，有时看见大队马步在远处冲过，便是土匪。忽然背后的寨里放

起炮来了，前边不知什么地方也发出连续的枪声。他们只得坐在坑中，听一夜的枪炮声，仿佛守岁。明天再走，只遇见了一个带着两个小孩子的女乞丐，她将要逃进附近的寨中去。他们绕着村外的高粱田走，炮声隆隆地响着，彼此的面都发白了。言信君说他时时想着不该回家，但是他实在要回家了。

走到离家十数里地的时候，遇见许多队伍从前面来，说向西一步也不能走了。他们也看见山上有许多肩枪的人散处着。但是他们不管，用小衫蒙着头，运动着两腿只向前奔。……万幸竟到家了！

百里之中只有他们一个寨尚在守着。寨内的人满满的，几乎连走步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防着敌人的来攻。

言信君说，他的父亲很强健，同他一样，过那欢迎激刺的生活，整天整夜在寨上，同人兴奋地谈话。他的弟弟天天擦枪，他的母亲和小孩子都好，都有劲地讲着寨上防御的事，独有他的夫人不受外象的摇动，很冷静地整理她的家务。

他遇见的人都将他们所经历的悲哀的故事告诉他，——随着人家的习惯，用这悲哀两字，实在那些故事不是这两字所能形容了。但是他没心去听。

他那里好久不雨，秋禾快坏，天天刮着黄灰。活着的人都起了迷信，传谣开来。不知由何而来的金钟罩，说不怕洋枪，洋枪的子弹不能进肉。于是那里的人十之八九都吞起朱砂符来。言信君说，这火灾方兴未艾，或者就有个更痛快的燃烧在后头。

我从多封信中知道了这些可怕的事实；但悬悬的心总算得了个着落，言信君已到家里了。遥想他当在开始他的工作，

将那大火灾的一烟一焰保留下来。我天天盼望总题为《火灾》的文篇从邮差的手中送到。

《火灾》只是不来，连信也没有。从报纸上打听消息，常看见言信君那里匪乱炽盛的记载。这不免引起我的疑惧；又时时自为驳斥，疑既无谓，惧复何必。邮差每天走进门，有几天要来两三回，但总是送到别人的信，不是言信的。

差不多两个月后，出乎意料之外，竟收到一封言信的信。这信在路上着了潮，框线的红色渗了开来，而且转为淡淡的。歪斜而干枯的字迹，不待细认下首寄书人的姓名，我已知道是谁写的了。

他信中说患了一场恶性的疟疾。病剧的时候，神志昏迷不醒，全不晓得。病势略退，便念着我和我的家。但是苦不成象。他只想到我家客室那个小门内外；想出门外，又想入门里，他的昏乱的脑袋中这样反三复四地变转着。至于我，我的母亲，我的妻，我的大儿和女孩，以及我家的女佣，诸人的面孔和情绪，他一点不能想到。

他又说他的病仍然不好，形神已损害得不堪了，大概也不能外出作事。

他又说最近土匪只在夜间攻击了一回，守寨的人也老练得很。未经收藏的麦子落在地上，此刻下了雨，遍地都是麦苗。至于田里，早先因干旱不能种，到今时节已过，雨又连绵不止。来年的麦收已在失望之中。

他末后说他再不想写什么了，这一场病使他一点心思也没有。

我怅然沉思：这于他是何等的转变！前此他生活在兴奋之中，今后将生活在哪里！《火灾》的不遽出世，又岂仅是我的失望！

妻抱着女孩走近我，急切地说，"言信君怎么了？"她随手接了信去自看。

大儿听着他的母亲说言信君，引起有味的回忆。他娇婉地说，"言信君第一次来时，带着一篮的枇杷，香蕉，桃子，罐头装着的牛乳和罐头装着的葡萄呢。"

女孩忽然啼哭起来，两手和头颇动摇着，表示她的不快。这使我立刻想起言信君的话。她的母亲正在看信，不将整个的心倾注于她，于是她马上觉察，因求慰而啼哭了。

1922年12月2日写毕

小　铜　匠

陆根元跟着六七个同学被先生带进高等小学里，觉得与平日有点两样，周身不大舒服，但是形容不出。高等小学里的学生围着看他，都放出好奇的目光。根元只想什么地方有个洞，自己隐藏在那里，不让他们这么看。然而哪里有个洞呢？只有惘然站在那里，无聊地四顾。继而微微觉得那些目光里更含有高傲的意思，似乎不屑将他容纳进去，他于是深切地感到失望与孤寂了。

他看那高等小学里的运动场也十分可怪，广阔到难以言说。他站在廊下望对面的围墙，低矮且渺茫，他想总有两三里的距离吧。许多学生在场中踢球，足尖触着球身，那球突然升腾空际。空洞的音响散布开来，似乎一切都有点震动。他觉得自己的微小，飘飘然几乎没有重量，差不多不能稳定地站着。

幸而他的先生便来招他，一同见那高等小学的先生去。

他的先生平时穿着蓝布的大褂，今天却换了一件新的深蓝纺绸的，还加上一件玄纱的马褂；衣服上纵横的褶纹十分清楚，可知被搁在箱子里的时候久了。先生举步时，头向前微俯；脸部的肌肉很宽弛，上唇皮很短，露出深黄的牙齿，仿佛一直在那里微笑。不论是谁，总说他是个谦恭不过的人。今

天他特意表出他的谦恭，当然立刻使人家觉察了。他带了自己的几个学生走进高等小学的办事室，与室中人相见后，室中人便请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他只坐着椅子的一角，上体向前，两手支在膝上，这才坐稳了。他和婉且谨慎地说道：“敝校只有这几个毕业生。论他们的程度，十分惭愧，大概够不上升入贵校。但是叫他们就此习业，未免太早计了。留在家里，太闲散了也不好。我这么想着，便亲自到各家去劝说，让他们的孩子升学。希望诸位先生鉴谅这一点意思，收容了他们吧！但是，太劳费诸位的精神了。”说罢，他的头俯得更低，上体前屈，算是鞠躬。

一位头发梳得很光，戴着玳瑁边圆眼镜的先生随意答说：“他们在本校念书就是了。但是，停一会有个试验，请关照他们等着。”

“是，是，”根元的先生连忙答应，仿佛属僚受了上司的命令。

那一天根元的先生到根元家里，根元的母亲正在劈竹做洗帚。这是她每天的功课；一息不停地劈着，可以赚三百钱光景。买一点米，买几块豆腐，一家人勉强得以过去。那个镇上，靠这种手工艺为生的不下五十家呢。至于根元的父亲，他从来不问米盐的事，只在赌场里看着骨牌和银钱；若逢饭时在家，当然也要吞下两三碗饭。

先生坐定在小竹椅上，便陈述他的来意。愤慨照例是中年人的事，况兼根元的母亲的生活那么不好，她便回答道，“不要见怪，先生，读书不是我们的事。你看我们的饭米要这么一刀一刀劈出来，还升什么学！不比他们大户，饭米有佃

户送来，银钱有管账先生送来，一切都不用担心。孩子们空着没事，才去读书，将来做官。"她说着，手中屡屡换取竹片来劈，不肯荒废一点工夫。

先生觉得有点无聊，但爱好学生的心鼓起他再说几句的勇气。"根元现在所学这一点，实在不够用。升了学，再毕了业，他能耐加增了，一定可以帮助你不少。越是境况苦，越是要升学，前途才有巴望呢。——难道已找到一种职业预备叫他去学习么？"他自喜游说的技术这么高妙，说罢，堆着笑脸，候她的回答。

她由愤慨而忧愁了；这才停了刀，悄然说道，"还没有呢！托过隔壁张先生，不论什么业，只要给饭吃，学得到一点本领，我们都愿意。张先生熟识的人多，面子又大，总能够照顾我们这一点。"

"既然如此，不妨先升了学，免得在家里等待，养成闲散的习惯。张先生那边有了消息，再离开学校，并不嫌晚。至于学费，可以同以前一样，办个全免。"

她才觉得无可无不可，重又工作着，说道，"那么随先生的便吧。"根元因此得与几个同学同进高等小学的门。

此刻根元相着那位头发梳得很光，戴着玳瑁边圆眼镜的先生，见他受先生的十分的敬礼，只觉得害怕。更看其他不认识的先生们，个个有一种异样的威严，他非常不好过，仿佛周身在那里压迫拢来。

根元有三四天不到学校了。级任先生点名时偶然问起，有几个他的邻舍的学生回答说，"他的母亲死了。"级任先生随即

起一种浮荡无着的伤感。虽然根元进校还不到一个月，他的母亲平时怎样待他不得而知，但是儿子与母亲的死别总是可悲的。

第二课正开始，根元推开了室门走进来。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白布长衫，上边很有些油污的痕迹；束着白带，束处成难看的皱褶；然而白布长衫依旧嫌长，下缘只是在地上扫。他掩上了门，双手下垂，便隐藏在长而宽的衣袖里。当他向先生行了礼，走向他的坐位时，中空的衣袖口轻轻拂动，正象街上走过的道士。这使全堂的同学觉得有趣而低笑了。那笑声普遍而骤然止住，仿佛初秋的晴天突然洒一阵从云中吹来的细雨。

根元的没表情的脸面与往日一样；只瞪视着前方，口略张开，颧颊微泛红晕。这就是他被笑的羞愧了。全堂的同学端相着他的脸面和白衣。他觉得四围全是眼光，于是更为惘然了。

“你的母亲死了？”级任先生忧愁地问。

“死了，”根元很平淡地回答，似乎讲起的是不知是谁的母亲。

“患的什么病？”

“不知道，”根元愚蠢地摇着头。他觉得这差不多象被考问功课一样，懦怯的心使他的头低着，又慢又轻地继续说道，“只听她说不好过，在床上躺了两天，便死了。”

“葬了么？”

“葬在周家场的坟堆中。”

“家中什么人守着？”

"锁着。"他的手在衣襟那里按了一按，又说，"父亲出去了，钥匙在我的衣袋里。"

级任先生无可再问，望着根元只是出神。他想：根元这么蠢然无知，唯一的母亲离他而去了，他还是绝不伤心，这正是一种更深切的悲哀。悲哀织成个致密的网把他网住了，虽然他不自觉察，但已终身不能挣脱。倘若有一天，他忽然觉察自身早给悲哀的网网住了，又将怎样地心碎呢！

全堂的同学听着两人的问答，不知道里头含着什么悲哀，单觉锁着门到学校，衣袋里藏着钥匙，是一件有味的事。先生不问了，根元也不答了，他们便继续做他们的功课。

此后根元照常到学校。他的功课做得很不好：叫他讲书，不要说了解意义，连一句完全的短句也说不出来；作文簿上只见死苍蝇似的一行行模糊的字迹，难得有一两句被先生保留着。全校的教师都说他是低能儿，难以教导。尤其是教算术的田先生，因他练习演算没有一回算得准，颇有点愤愤。他曾指着根元的额角说，"你这么笨，今生学不会算术了！到学校里来也无谓，希望你不要来吧！"

过了重阳以后，根元果真不到学校了。他那个坐位从此空着，下一年春季，一个插班生把那个坐位占了。

这一天学校里整理房屋，预备暑假后开学。有几处门窗的旋手和窗钩已经损坏了，须唤个铜匠来重行装过。唤来的铜匠便是根元。他穿着破旧的青夏布衫，裤管卷到膝上，赤足拖着草鞋，正和平常的小工匠一模一样。他的脸很脏，全蒙着铜污；手里拿着铁椎锉子等工具。

他见了学校里的诸位先生，都叫一声，与其他工人招呼他们的雇主一样，漠然而少有情意。羞愧和懦怯现在与他远离了，他不再瞪视着前方，口略张开，颧颊微泛红晕；也不再低着头。他简单的脸上似乎微笑着，不等先生们答应，便走了过去。

他工作了两三点钟工夫，应行修理的门窗都弄好了。他用脏黑的手拭了脸上的汗，带着工具自去。

这真是一件细微的事情，但感动了田先生的心。晚上他同几个同事在运动场中乘凉，忽然拍着葵扇说道，"我们不如那个铜匠，不如那个铜匠！"

一个同事正在记认天上的星座，听他突然说这没来由的话，问道，"什么？"

"陆根元这孩子，我们都说他是个低能儿。我们用尽了方法，总不能凿开他的浑沌的窍。谁知他学铜匠倒有点近情！今天到这里来作工，几扇门窗上就留着他的手泽了。"

根元的级任先生坐得较远，在一带短篱旁边，篱上蔓延着茑萝，在星光中现出朦胧的影。他听田先生说着，便表示自己的意见："用尽了方法么？这还不能说。象根元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不能使他们受一点影响，不如说因为我们不曾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我们与他们，差不多站在两个国度里，中间隔着一座又高又厚的墙，彼此绝不相通。我们怎么能把他们教好呢！"

田先生不免想起了一些讥讽的意思，紧接着说，"你先生何不把这座墙打破了？"说罢，大家默然。他觉得无聊，便又说，"我以为我们与他们中间并没有什么墙，只是我们所用的

教法太柔弱无力了。根元的师父铜匠王三，镇上人都叫他烂醉鬼；但是他教徒弟并不烂醉。他不问怎样，不听他的话就是打！这才使徒弟有个惧怕，不敢不用一点心。我们命令学生有他命令徒弟那样有效么？我们也能照他那样做就好了，可惜不能！”

“这就根本怀疑了？”级任先生失望地说。

田先生不回答。但是他心中想：“诚然，对于教育早就根本怀疑了。学生如能同艺徒一样，因惧怕先生的责打而绝对服从先生的命令，那多好呢。当那样的先生才觉得有效而多趣味；象现在，算什么呢！”

他望着运动场中夏夜的幽景，又想：“如其自己就是铜匠王三，此刻不在窄隘的小铺子里凑着昏晕的煤油灯工作，便在酒气熏人的小酒店里靠着墙壁醉倒了。总之，决不会在这夜景清幽的运动场中乘凉。”想到这里，他又觉得当学校教师究竟还有些意思。

1922年12月10日写毕

两　　样

若樟、若榆两个孩子被送到外祖母那里去了；才出生一周岁的若枫饱吸了一顿奶，由佣妇抱着，到邻家去玩。家里便觉得静寂，而且有点空虚。南面来的阳光平铺在地上，默默的似乎永不再动的样子；庭中一棵石榴刚开两三朵花，叶子微微摇曳，但不觉得有什么风。

伟如从椅子上站起，催促他夫人道："我们走吧。"他的态度不大自然，只是整理衣襟。

"真的去么？"他夫人迟疑地问，但显出希望的笑容。她的脸有点憔悴，苍白，并且有很细的皱纹；眼睛深深的，似乎很干枯，少有流转灵活的姿致。

"当然真的去，"伟如说。"孩子们都打发开了，这不是我们特意要造成这机会么？"

"我这裙子太难看了，不要去吧，"她觉得忧愁了。

"这有什么要紧！"伟如紧接着说。"我们一同出游，原是要得一点新鲜的趣味。人家的衣式怎么样，我们穿的是否与他们相同，管它做什么！我们只要得到趣味就满足了。"

她听了这个话还是忧愁，说，"话虽这么说，衣式不入时，总觉得不大好。"

"我们双双出游，正是绝大的骄傲，比时式的衣裙荣耀得

多呢。我是这么想，你未必不这么想吧？”

她才不再说别的，匆匆走到伟如面前，说，“那么，我们走吧。”

伟如戴上一顶转成黄色的硬草帽。她提着个白缎的钱袋，却是很新的，上面用红丝线绣着折枝桃花。这就是出游的准备了。不期然而然，他们俩并肩站着，四目对视，却不动身。约有半分钟的工夫，伟如觉得没意思，先举足向外边走。她也就跟在后头。

他们俩结婚已历八九年了。两人的性情虽不尽相同，但能够互相了解，所以很相爱。最初的一年差不多是一个甜美的梦，只觉软软的，温温的，此外就难以形容。过后回想，也只觉那一年是很可恋念的，别的就说不大出了。

第二年上，若樟出生了。隔了四年，生了若榆。去年的这个时节，又来了若枫。她继续不断地尽母亲的心，又慈爱又周到，抚摩着孩子只是迷迷地笑。她常对伟如这么说：“他们是宝贝，他们是我们的宝贝。”但是，有时候她想起不能自由自在做一点事，什么都被孩子们牵绊住，或者照见面容憔悴，感觉体力疲乏，也就伤感起来，叹道，“差不多全付与他们了！这个我早已毁了！”

伟如当然也爱孩子们。但是矛盾的心情时时萌生，又觉得他们于他不利。他们固然并不是故意做他的仇敌，但实际上却使他夫人离开他些。他也明白，心情是决不会离开的，所谓离开，只是形迹罢了。不过形迹的离开也就难受。有时他同夫人谈话，正当两心融合，忽然孩子们“母亲母亲”地闹着，谈话便中止了；或者从外面归家，怀着很多的意思要向夫人

倾诉，而她正忙着大儿的衣著，二儿的吃食，末了陪着若枫先睡了，他所要说的话终于藏在肚子里过了夜。那些时候他便感到一种无形而强烈的压迫，只有对孩子们默默叹气道，"你们是侵掠者！可怜我的被侵掠啊！"

他在那里默默叹气，面貌就沉郁起来。他的夫人偶然觉察了，关心地问道，"你有什么不快意的事了？"

"没有什么，"他掩饰地回答；但是脸上的沉郁还在，并没有掩饰。

"你要告诉我，切不要隐瞒着独自愁闷。你试想，你应该将真心情瞒着我么？"

他的良心告诉他这实在不应该，便颓丧地说，"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们变了，我们有点儿离开了！"

他立刻觉得这话太不明了，恐怕引起她的误会，使她伤心，赶紧辩正道，"这不是说我们的心情，你要知道。我们的心情是永永融合，决不会变的。我只是说我们在形迹上有点儿离开罢了。"

"完全没有这回事，"她以为他这话出乎意料。"你从什么地方见到呢？"

"没有么？"他沉思着说。"也许没有。不过按我的幻觉，总觉得以前那样两体而一体的，现在已经离开而竟成两体了。"

她有点凄然，声音轻微且颤动，说，"为了什么呢？难道我有不自觉的过误么？"

"不，决不！"他着急了。"我自己剖析起来，大概为了孩子们将你占有了之故。"

这使她笑起来了，随即以慈母的温颜安慰他道，“这算什么，也值得快快么！你与孩子们争这一点，真同孩子们一般见识了。我们自有我们的情爱，岂是他们所能侵占的？”

他凝视着她的脸，仿佛有一种奇妙的温暖将他包裹得紧紧，心里酸酸的，泪便滴了下来。他捧着她的脸说，“我深信他们不能侵占。刚才所说，只是失当的疑虑罢了。”说着，他自己的脸便凑上去，与她的脸贴着。

但是，过后不多久，他又感觉那并不是失当的疑虑，是真切的实际。于是又默默叹气，脸上又沉郁起来。

外边有什么有趣的集会，如音乐会运动会美术展览会之类，或是山林园场有什么应时的佳景，他总向她说，“我们一同去玩赏一回吧。”

她的回答总是这么一句：“我想不去了，那也没有什么趣味。”

“你总是一点兴致也没有。还没有去，怎么知道没有什么趣味呢？”

她受到这轻轻的责备，引起了潜在的伤感，凄然说，“我也知道有趣味，但是大大小小的绳索绊住我的身体，怎能自由自在去玩赏呢！”

他听了这话，周身如突然通了电流，有一种痠麻的感觉，只是说不出话来。当然，出去玩赏的事是作罢了。

也有些时候，外边消息传来，她先高兴地说，“我们去看看吧！”

“好，好，我们一同去！”他当然异常兴奋。

于是叫大孩子留在家里，对他说回来带糖果给他吃。大

孩子不希罕什么糖果，一定要跟着走。两人无法摆脱，决意让他跟着。二孩子见哥哥奋斗成功，就想效法，跑来牵住母亲的衣裳。脚下不当心，跌倒在地上，便放声大哭。两人止住他的哭，又费了好许多工夫。最后想让三孩子吃一顿充量的奶，免得饿了啼哭。谁知他偏不要吃，勉强要他吃，他便哭个不歇。

这样，两人的呼吸都有点气吁吁的了。麻烦的话说了不少，舌根颇觉干燥。出游的兴致早已阑珊了。尤其是她，心里光想着孩子的啼哭和不肯吃奶，怅然说，“我们不要去吧！”

她母亲看惯了这等情形，很为女儿女婿扼腕。近日碧梧园里新荷才放，人家都去玩赏。她要女儿也去一趟，就想个方法，叫把两个外孙送到她那里，只留个若枫由女佣抱着。因此，伟如夫妇俩没有什么牵绊，得以自由自在地离开他们的居室。

伟如夫人走到室外，向邻室楼上关照自家的佣妇说，“我们出去了，你好好抱着枫囝玩，不要让他哭。这里楼下没人，你静听着有没有送信的或是别的人来。”

“是，知道了，”佣妇在那边答应。

碧梧园里游人很不少，彩色的衣裙在炎热的阳光中闪耀着，人们只觉得眼花缭乱。人声在林间和池边浮荡，当然，其中含蕴着喜悦的意味。

池中碧叶亭亭，有三四朵粉红的荷花高出叶上，轻轻摇动。池旁一条宽阔的路，全是卵石铺着。一排凉椅朝荷池陈设，满坐着兴致勃勃的游人。头顶上丝丝的垂杨，好似遮阳

的锦伞。

伟如夫妇来到园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可是说不出究竟是什么。他们两个觉得人家的目光仿佛电光一般，想道，“我们该有特别引人注意之处；不然，那些目光为什么集中在我们身上呢？”两人虽不曾互相印证，而所想相同，便都低着头，默默地走过去。池中的新荷，游人的衣裾，他们全没看见，只见几步以内的石子路不绝地向前伸展。

伟如以为这样真无聊了，人家的目光为什么全注在他们两个的身上呢？接着他又想，那些目光未必集中在他们两个的身上，疑念往往是虚幻的多。他就特意走得慢一点，同夫人并着肩。

热空气使他们两个微微出汗，背上热烘烘的，不大舒适。伟如夫人不自觉地走得快一点，伟如便落在后面。他抢几步上前再同她并着肩。可是，不一会，她又落在后面了。他们两个终于不成均齐的步调。

伟如觉得很窘，又特意慢走等待她。待肩膀相并时，很不自然地说道，“我们亭子里去坐一会吧，那边清静些，而且阴凉。”以下没有话了。他以为这样开端总有许多话好说，不料只有这一句。

“去坐坐也好，”她似乎神思不属的样子。“此时枫团在家里，或许因想吃奶吃不到而啼哭了。”

“不至于，决不至于，”他认为她这个念头仿佛是一种病菌，所以急欲扑灭它。“我们才来呢。你看这树上的桃子，鲜红如霞，多好看！”

“确然红得好看，”她仅仅说这么一句。以后就只听见两

人的脚步声了。

他们走进亭子，各就一个花瓷磴坐下。他脱了草帽，当扇子扇着；吹着口笛，眺望四围的树木。她取出手巾在脸上按着，还掠起额际的短发。

他回头问她道，“你觉得快意么？”

“当然没有什么不快意。只是天气热一点。”

“天气热一点，固然。但是，你为什么不大高兴开口呢？”

“没有的事，我何尝不高兴开口？并且，你又何尝高兴开口，说一大篇话来？”

他被问倒了，手指弹着帽顶，作进行曲的调子，只不答话。

她寂寞地自语道，“枫团一定在那里找我了。”她说着，神情很不安宁。

树林外时时有游人经过；也有向亭子走来的，见先有人在，转身自去。青年牵着女郎的手，雪白的葛衫映着湖色的衣裙，使人们得到雅洁的印象。淡红衫子的一群少女跳跃着经过，仿佛玲珑的小鸟，又使人艳羡她们的活泼。在树林外亭子前出现的游人，总不外乎这几类。他们的笑语声绝无禁抑，任意播散开来，中间还夹着些清美的歌声。

伟如默叹道，“我们不如他们了！”既而向他夫人说，“七八年前，我们同他们一样呢。可是现在，显然不相同了。”

“这正是青年的豪兴，现在想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

他失望地说，“他们那样怪兴奋的，未必便没有意思吧。浸润在里边，陶醉在里边，就是极深广的意思了。”

“我们没有浸润的所在，陶醉的所在么？”她现出自傲的神

色。"我们的趣味，已超乎青年的豪兴以外，我总是这么想。何况我们有宝贝，三个可爱的宝贝。"

她站起来预备要走，说，"这里不很适宜于我们，我们走吧。我心念着枫团，必须回去了。"

他领会到另外一种意思，感叹道，"我们不很适宜到这里来了！"便戴上草帽，陪着她走出亭子。

笑歌的男女青年，跳跃的红衫女郎，他们在林中和池边来回游赏，谁将伟如夫妇留在眼中呢？葱绿的林叶，红妆的荷花，也毫无情意，绝不向他们两个点一点头。这更足以证实伟如说的"我们不很适宜到这里来了"。

他们赶到家里，果然听见若枫的哭声转成沙哑了。她急急把若枫抱在怀中，解出乳房给他吃。他含着乳头狂吸，还是一阵阵的哽咽，久久不止。

1922年12月17日写毕

归　宿

怀芷低着头沿着轨道走去，一横一横的枕木在他眼前闪过，似乎有一种魔力，使他什么都不想起。他的两手插入裤袋里，肩膀略微耸起，衣的背部有几条很深的皱纹，是他常常和衣昼眠的成绩。

轨道两旁都是棉花田，此刻棉的枯株还没有拔去，却掩不没铅色的泥地；很少的几处种着些菘菜。远处错落地布置着许多精美的家屋，那些房屋与蜂房式的店铺或厂屋全然两样，有各异的风格和结构。夕阳照在朝西的玻璃窗上，反射出鲜艳的红色。火炉的烟囱里徐徐冒出轻烟。

震荡而绵延的一声钟响使怀芷警觉，从不思想的境界里退了出来。他举头看时，原来那座古式的教堂已在左旁了。他无意地站住，端相那教堂的高而窄的钟楼，和矗起的屋尖。屋尖的十字架黝然黑暗，附缀在上边的璎珞已经毁坏了。一阵乌鸦绕着教堂乱飞，慢慢地落下来，在教堂后面几株无叶的高树上歇着。

不知什么地方的兵营里或学校里送出一阵喇叭声，辽远而凄清，有时沉没在空气里，细微到难以听见，一会儿却又悠长地透了出来。

这或者是一种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灵感，在这样的境

界中，急需有个归宿。象鸟儿归宿到巢里也好，象教徒归宿于真宰也好，总之，在这暮色迷茫之中，倘若彷徨歧途，便是人世难堪的事情。怀芷这样想起了，旧有的不快之感忽然来袭，“我真傻极了，只顾走，只顾走，有什么意思呢！”他本来因街市喧嚣，攘攘往来的都不是他愿见的人，所以避往田野，希望解免闷郁。起初任两腿走去，渐渐入于不思想的境界，倒也很好。不料一幅暮景又把他的闷郁唤回了。

他回转身来走，预备回寓所。可是他想，“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寓所比不得鸟儿的巢，岂便是我的归宿！”因此中途改道，不往寓所而往他的朋友陈君家去。

他经过几条繁华的市街，耀眼的电灯光使他觉得一切都有点异样。男的女的穿着闪光的衣服，以漂亮的姿态在他眼前走过；有几对手牵着手，或是臂抱着腰，而且恣意笑语。汽车中的男女亲密更甚，两个头颅相并，几乎合为一个；有几辆汽车中似乎只坐着一个男的，但仔细一看，原来女的头依贴在男的胸前。他看着这等形象颇觉愤愤，不知道是何原因，只觉得这于他非常不适合，于是低着头走，只看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

到了陈君家门首，他懒懒地叩门。本来，他找陈君只是无聊消遣，门早一点开，迟一点开，都没有什么关系，便是一辈子不开，也同马上就开没有什么分别。不一会，一个女佣开了门，见是常来的熟客，便说，“请进来吧，我们陈先生早回家了。”

怀芷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这不是对我表示骄傲么？她知道我没有家，特地说这话来呕我！”他这么想，一声也不答，头

也不回，径往里走。女佣当然料不到随便一句话已经开罪于来客，关了门自去做她的事。

陈君独坐在书室里烘火，椅子就在火炉旁边。炉的下部烧得有点红了。温暖的空气使人周身起一种活跃的感觉。灯光照到墙上一幅叫做《九月之晨》的画上，画的是一个裸体少女站在淡淡的溪上洗浴，又引起人一些凉意。

陈君移一把椅子到炉旁，两人相对坐下。怀芷差不多仰卧着，深陷的眼睛注视着承尘，不发一语。他的颧颊高起，额际有一些皱纹。他简直是个病夫的模样，否则也象个久病新痊的人。陈君与他常常见面，所以不疑他有什么病，只是殷勤地问道，"从哪里来？觉得舒服么？为什么不开口？"

"我么？"怀芷有气没力地看着陈君。"我从野间来，因为没趣，到那边去散散步。"接着又带着讥讽的语调说，"我不象你们，工作一完，就往家里跑。"

"那自然，我们是有了归宿的。谁象你那样飘飘浮浮的！"这是个诙谐的报复。陈君说罢，笑看怀芷，似乎表示满足的傲意。

怀芷觉得不可堪，将右臂搁在椅子的靠手上，枕着自己的头，眼睛紧闭，似乎勉强觅睡的样子。这时候陈君的夫人同孩子走了进来，他站起来见过了，便将孩子拉到自己跟前。

那孩子大约四岁光景，穿着白绒线结就的外衣，面孔肥白而泛嫩红色，乌黑有光的眼珠十分可爱。他见惯了怀芷，一起玩得熟极了，现在很自然地让他抱在手中。

怀芷这才露出童稚的笑容，憔悴的颧颊显着微红——这或者是炉火很旺的缘故。他举起孩子，高过自己的头顶，仰

视着说，“怕么？高了，更高了，怕么？”

“不怕，”孩子俯视着说。实在他有点怕，看他的身体略微蜷缩，他的笑容渐见勉强，就可以知道。怀芷见他说不怕，把他升得更高，竭尽两臂可能的限度。又把他降下来，再行升起，仰视着说，“怕么？高了，更高了，怕么？”

这样做了好几回，怀芷退后，仰卧在先前那把椅子上，让孩子伏在自己胸前，脸贴着孩子的脸，徐徐磨擦。孩子觉得痒痒的，只是吱吱地笑。怀芷也和着他任情酣笑，把什么都忘了。

吃过了晚饭，怀芷同陈君夫妇随意闲谈，更同孩子玩笑取乐。后来孩子倦了，眼眶有点涩有点痒，举起小手不住地擦。陈君的夫人说，“宝贝倦了，去睡吧。”她说着，带着孩子自去。室中便异样地寂静，仿佛一间虚空的屋子，虽然怀芷和陈君还是对坐在炉旁。

陈君开了火炉的门，添入一些煤，又把它关上。新煤燃着，便发出低微的“红红”的声响。怀芷又是先前的样子，右臂搁在椅子的靠手上，枕着自己的头，眼睛紧闭，似欲勉强觅睡。陈君见他这样，便说，“怎么，你又不高兴了？”

怀芷微开双眼，凄然说，“总是无聊，不想起时还好，一想起便不可堪了！”

陈君原知道怀芷所谓无聊是什么意思，并且很想帮助他解除这个无聊，刚才的诙谐不过是偶尔戏谑，现在却严正地表示同情说，“这确实无聊，但是你应当好好儿自为排遣。”

“排遣么？什么方法都想到了，可是实际上一点没有用处。我的希望并不奢，我只求不论何时不要想起那懊恼的念头。谁

知它竟象一条恶毒的蛇，潜伏在我心的深处，不停不息地只是在那里钻动。"怀芷说话又低又慢，正合诉说哀怨的情调，使陈君听了，也感到不欢。

"最可怕的，"怀芷接着说，"就是那半夜的醒来。越是希望开眼便见曙光，越是半夜里便醒了！醒来之后再也不能入睡，毒蛇般的念头在心里乱钻，你想这是什么味道！有几夜银样的月色大胆地躺在我玫瑰紫色的被袱上。这可以说是一种嘲笑，也可以说是一种诱惑，我觉得睡在一个近乎梦幻的境界中，但又觉得这个被窝是冷酷而虚空的。"

"哦，哦，"陈君一时说不出什么来。静默了一会，才转换论点安慰他道，"我想这一定可以解决。我们朋辈给你留心着，有相当的介绍给你，或者便是将来的幸福的施主，也未可知。施主来了，无聊就去了。"

"我决不希望这一着，"怀芷略微坐正，摇着头，毅然这么说。"自己的事由人家来牵合，只有圈里的家畜才那样。我怎肯效法家畜的行径！"

"那么，你先得从事交际，只有交际才会碰到自然的机会。"

"所苦的就在没有这个自然的机会，因为我绝对不曾同女性交际，而且可以预断将来也不会有。"怀芷说到这里，声音渐高，语调渐爽利，类乎激昂的演说。"我可以断言，现在有许多男女，为了不得与异性交际，没有自然的机会，而在那里感到异常的苦闷。其实交际并不是什么难事，难只难在开始。永远没有开始，男的与女的就永远被隔绝在无形的墙的两边。倘若有了开始，以后什么都可以任其自然了。"

陈君屡屡点头，赞许怀芷所说合于实际；但是想果真如此，怀芷便不免绝望，又引起深切的忧虑。他从衣袋中取出一只烟卷盒，开了，授与怀芷道，“吸一支吧？”

“我现在不想吸。”

陈君知道怀芷的脾气，不再劝他，自取一支，划着火柴吸着。喷出来的烟徐徐腾散，化成种种花纹，两人的视线都无意识地集注在这上边。不一会，怀芷又寂寞地说，“我刚才说有了开始一切就好办，实在也不是精确的议论。试一细想，许多不容任其自然与不能惬心满意的事正就跟在开始的后面。”

“哦，这怎么讲？”

“没有对象的时候，固然觉得空虚；有了对象，就又让牵萦与执着弄得心烦意乱了。这是要解脱也没法解脱的，怎能象无心的浮云，一任自然呢？并且女性是素来疏远的，差不多同世外的仙境一样，不知道里边究竟是怎么个情状。单是凭空地揣测，主观地摹想，便须费不知几许焦虑。更想这个揣测和摹想是不是便合于实际，又不能不引起莫可名状的惶恐。假使全不合实际，当然进行无效，我这里迎上去，对方面却表示抗拒，或者只是个消极的不理睬，这多么难堪！失望和羞愧惟有使心碎神木罢了！想到这里，便不敢冒昧进行，总要确知必可中的，然后发箭。可是这个确知的时机一辈子也不容易等到，只任火样的热情在心里秘密地燃烧着。这种境界，我虽然还不曾达到，但已微微觉察，知道它就在我的前途，它的苦闷的程度正不亚于我现在的境界。”

陈君慨叹道，“这真是个不可解的谜，既然感觉到这种境

界未必恬适，却又喜欢向它奔趋！”他说着，弹去烟卷的灰，定睛默想。

“因为这里边含着人生的美。譬如哭泣，大家知道是哀苦的，但当两行热泪从颊上流过，心酸到难以描摹的时候，立刻感觉这是个极美的境界。人固然不希求逢到哀苦，然而为了领略人生的美，也不避哭泣。就象我，从一方面想来，可谓苦闷已极；但从另一方面想，我正被包围在一个极美的境界里。我为什么要避开呢？终身这样子，也没有什么要紧。”怀芷冷然笑了，这显然不是愉悦的表示，而是感愤的流露。

“这层意思，我也能参悟。但我总希望你早点脱离现在的境界，进一步而领略更微妙的人生的美！”

“当然，我也这么希望。但假若机会不来，或者机会来了而我的箭不敢便发，就只有保守在现在的境界里。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牺牲。大地之上，男男女女，为了不得所爱而郁郁的，正不知有多少呢！”怀芷神态严肃，躯体坐得很端正，右手作势，帮助说话的力量，很象教士的说教。

但是，不一会，他又向后倒卧，迷梦一般喃喃地说，“恋爱于我无缘了！”

陈君把烟卷的残尾扔在地上，按手唇际，微微阖眼，细辨怀芷的话的意味。后室里陈君的夫人在唱睡歌，轻柔而美妙，在静寂中可以仔细地听到，想来孩子甜蜜地睡在她怀中了。

怀芷举手掩面，依旧喃喃地说，“紧握女性的手究竟有怎样的感觉？密接女性的唇究竟有怎样的滋味？”

“你没有这等经验……”

"我全然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抱着女子睡眠究竟是怎样一种境界！"他悲苦极了，声音颤颤的似乎要哭出来。他勉强耐着，忽地起立，整理好散开的衣襟，说，"此时我应当走了。"

"还早呢，再坐一会吧，"陈君说着，也站了起来。

"再坐一会又有什么意思！不如回家——不，不如回到自设的牢狱里去睡觉好一点。"他望一望窗外，说，"今夜没有月亮，呵，可感谢的黑夜！假使半夜里能不醒，我更有福了。"

"你一定就要回寓，我也不再留你了。"

怀芷眉头一皱，想起了什么似的，一壁走出书室，一壁说，"不一定便回寓，我想去喝一点……"以下他不说了。

陈君送他到门首，彼此点一点头，他就低着头慢慢地走了。尖厉的寒气向陈君身上乱扑，使他的肩膀耸得高高，两臂交叉于胸部，贴得紧紧；直到怀芷寂寞的背形消失于远处的昏暗之中，他才关了门进去。

1923年1月14日写毕

附录之一：

扉页题词

吾心归来呀！

从人间，归来！

——俞平伯

附录之二：

序

顾　颉　刚

圣陶将一年半以来所做的小说继续编成一集，就取第十七篇的名字《火灾》做这一集的名字，并且嘱我做上一篇序。我在《隔膜》的序上原说过：他寄给我的信有好许多可以说明他的环境和思想的，但放在北京，不便取览。若得把他的信札聚合拢来，等《隔膜》再版或编成第二集时加上一篇续序，最是我的愿望。现在圣陶要我履行这个约言，但我的身子给环境束缚住了，没法到北京去，这个愿望是白白的许下了。我自己很知道没有文学的才性，又没有文学的修养，所以做《隔膜》序时，只把圣陶的历史叙述了一遍，而不敢批评他的文艺作品。我所以为圣陶作序的话，除了不在手头的信札以外，可以说是已经说尽了。已经说尽了能说的话，而圣陶又敦促我做第二集的序，这使我不得不僭越而批评他的文艺作品。但这是我做文艺批评的第一回，我很没有自信的胆量，所以专注目在他的思想，而不及他的艺术，使得范围可以缩小一点。

《隔膜》这一集，最使我感动的，是下一半。这一半写的情感，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极深刻的。圣陶在《阿凤》一篇里说："世界的精灵，是爱，生趣，愉快。"他的理想中有一个美满

世界的精灵；他秉着这个宗旨，努力的把它描写出来，可说是成功了。试看这几篇里，写学校中认为顽皮的学生和低能的儿童，婆婆认为生气的养媳妇，在平常人的眼光之下，真是不足挂齿的人物，但这辈不足挂齿的人物的内心里，正包含着无穷的生趣和愉快。至于没人理会的蠢妇人，脑筋简单的农人和老妈子，她们也都有极深挚的慈爱在她们的心底里。她们虽是住在光线微弱的小屋里，过很枯燥的生活，虽是受着长辈的打骂，旁人的轻视，得不到精神的安慰，但是"爱，生趣，愉快"是不会给这些环境灭绝掉的。不但不会灭绝，并且一旦逢到了伸展的机会，就立刻会得生长发达，从前的痛苦一切都忘了，她们都感受到人生的真实意义了。

平伯说，"读《绿衣》到方老太读书的一段，不禁泪下。"这是圣陶描写真切的效果。我最爱读的是《潜隐的爱》，对于陈家二奶奶正与平伯对于《绿衣》有同样的感觉。二奶奶的境遇可悲极了：没有人爱她，没有人理她，她又是一个蠢笨的妇人，她的生死和世界没有一点关系；但她的内心蓄着极丰富的慈爱，而这极丰富的慈爱只能够偷偷摸摸的发泄在邻家的孩子身上。她的心灵是何等的伟大，她已把全世界的垢污洗刷去了。我读了这一篇，使我觉得她真是一个爱之神，世界上没有她，真不知要变成何等的枯燥和寂寞。我恨不得到她的身边，拭去了她的泪，安慰她的心，帮她照顾她的心爱的孩子，虽是明知当着她的面，仍不过是一个蠢笨的乡下妇人。

我们生存在这种冷酷的社会里，受着一切的逼迫，不由得不把人的本性一天一天的消失了。我们感到用了真性情处

世的容易受挫折，于是各人把自己的心深深的掩埋着，专用蓄音片说话。我们感到爱人的徒然自苦，自私的可以得到实惠，于是用了全力去做自私的事，凡是能够达到自私的效果的，一切都可做得，不管矫饰和欺骗。我们的生命固然保存了，但生命的源泉——爱，生趣，愉快——是丧失了。读了圣陶的小说，只使得我们对于非人的行为起了极端的憎恶，而对于人的本性起了亲切的回省和眷恋，希望把已经失去的宝物重新寻了回来。世上象二奶奶这般的人正不知有多少，他们是弱者，他们的爱在不自然的境界中，从血和泪里洗刷出来越觉得光明澄澈。他们有种种不同的悲哀和欢乐的心境，可以帮助人们去搜寻已经失掉的宝物，但那得借了圣陶的一支笔，把他们都写了出来呢！

在第二集里，写出这种倾向的，有《地动》，《小蚬的回家》，《醉后》，《义儿》等篇。《地动》里的明儿，因为他的父亲的故事讲话里说一个小孩子流落到远方，不能看见母亲，就引起了他最初的悲哀，哭得至于呜咽了。《小蚬的回家》里孩子，因为对于杀了一只有母亲的虾的忏悔，把一个别人送与他的小蚬投到河中，让它去看它的母亲。《醉后》里的季亮，因了一个初见面的娼妓对他讲了几句真情的话，使他在醉中感受潜隐的悲哀的无奈，引起了永久的怅惘。这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施爱，也不是为了历久的情愫而生眷恋，只是他们正在伸展他们的本性；他们已经用了他们的爱，把全世界融成一个不可分解的实体，没有什么唤做“我”，唤做“人”的界限了。

《义儿》一篇，很可与第一集的《一课》合看。明明是很有

趣，很能自己寻出愉快的小孩，但社会上一定要把他们的生趣和愉快夺去了。甚至于最爱他的母亲，也受了社会上的暗示，看着他的生趣和愉快，反而惹起了她怒恼和悲戚。义儿的叔父自诩他处置义儿的秘诀，就是永远不将好颜脸对他，读了这篇，不由得不使人感到冷酷的社会所需要的分子乃是没有生趣的人，越是冥漠无情，越容易在社会上占到稳固的地位，而所排斥的，乃是天才和没有失掉本性的人。社会上如此冷酷，也并不是有意，实在他们的宝物失去了多时了，没有人发出寻觅的呼声，他们就想不到宝物的可爱，一任生活上了错误的道路，——而一般人方以为正应如此！

要享受人生的愉快，是社会上所不容，但要往下堕落时，社会上却是很乐意的招接。圣陶的小说中，以描写教育界的情形为多。试看《乐园》中，小学教师为了吃不饱饭，使他们的身体虽在教室，他们的心却在“机会之流”的旁边切迫的期待。等不到机会的，只得时常到小茶馆里，承揽乡下人的香疏书写，得到一点青菜鸡子。以致到了上课的钟点，学生在学校里闹得翻了，教师还是在小茶馆捧着茶壶。这难道是小学教师的自愿堕落么？《饭》这一篇，写的更显著，教师为了没了钱，只得自己上街买菜，以致误了上课的时刻，学务委员为了要从教师身上括下钱来，所以板了面孔责备他，罚去他的薪俸。这种在经济势力的高压之下，一层层生出的堕落，也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么？所以《脆弱的心》里莫先生听了许博士的演说，当时很能够领受他的意义，知道小学教师有无穷的趣味，并且有运转社会的可能，然而到他想起自己正为小学教师的时候，他的兴奋又退了。究竟这《脆弱的心》是他的本质

呢，还是社会上逼成的呢？圣陶在《苦菜》里有几句话道：

> “凡从事X的，厌恶X，便致怠业。
>
> “X决无可以厌恶的地方，可厌恶的乃是纠缠X的附生物。去掉这附生物，才是治病除根的法子。”

他酷望着一切的生活都成了艺术的生活，但实际上一切的生活都给它们的附生物纠缠住了，以致只有堕落而无愉快。这是何等烦闷的事！

把上面的许多话归纳起来，就是圣陶做小说的一贯的宗旨：

> 人心本是充满着爱的，但给附生物遮住了，以致成了隔膜的社会。人心本是充满着生趣和愉快的，但给附生物纠缠住了，以致成了枯燥的社会。然而隔膜和枯燥，只能在人事的外表糊得密不通风，却不能截断内心之流；只能逼迫成年人和服务于社会的人就它的范围，却不能损害到小孩子和乡僻的人。这一点仅存的“爱，生趣，愉快”，是世界的精灵，是世界所以能够维系着的缘故。

唤起世界的精魂，鼓吹全人类对于人的本性都有眷恋的感情，寻觅的愿望，这是圣陶的责任。“如何可以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现实生活的损害？”这是我们读了圣陶小说以后应当激起的烦闷，应当要求解决的问题。

1923年3月25日

编 后 记

第一卷收三本短篇小说集：《穷愁》《隔膜》《火灾》，按写作的先后排列。后两本集子是作者自己编的，初版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早年用文言写的小说散见于当时的各种期刊中，商金林同志收集到二十篇。现在根据作者的意见，删去五篇，编成一集。援小说集《隔膜》《火灾》的先例，取其中一篇的篇名《穷愁》，作为这个集子的名称。集子中的十五篇小说，都经王泗原同志校阅。

作者自己编的《隔膜》和《火灾》中各有两篇散文，现在编入《散文甲集》（见第五卷）。两本集子的附录都是原有的。

1986年11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叶圣陶集
作者＝
页数＝３５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